

第五章 浮冰

雪森厚夫看了看涂着绿色夜光的表针，5点35分，已过了起床时间了。闹表的铃确实不曾响过，昨晚稀里糊涂地忘了拨闹铃了。

打开电灯，将要去洗脸间，看见桌上的纸袋，不由得苦笑了一——我已被解雇了。那纸袋里，装的是他存放在布川汽车修配厂衣柜里的全部物品。自己买的工作服5套、洗脸用具、内衣、二级汽车修理技师执照、英日辞典。当他把这些东西装进纸袋时，心想：我从此就销声匿迹了。他象从旅途上的旅馆里走出来似的，提着那个纸袋，离开了车间。

昨天早晨，刚开始工作不一会儿，藤山君子来告诉他，说是社长有请。社长如果有事，早会时就可以告诉他；如果是指挥或监督车间里的工作，布川平时总是亲自出马。有些蹊跷。

“有什么指示么？”雪森厚夫问道。君子有点儿慌张。她说：“我不知道呀。光是叫我赶快叫你来。”看得出她明明知道情况，却在隐瞒。

来到社长室，两周前刚刚雇用的青年技师汐见达郎也在场。

“本来，这话很难启齿，”布川的语调一反常态，室内并不算热，他却在擦汗。“想请您辞掉工作呢。”

“哈哈，是这种事呀。”厚夫半开玩笑地用手做了一个砍头^①的动作。

① 日语俗语，辞退和砍头是同一个词。

“我不是开玩笑。”布川瞪大眼睛，眼珠子都要进出来了。“我在认真地对你说。请你辞去社里的工作吧。”

“我明白了。无可奈何呀。”厚夫并无恹意，点了点头。虽然是突然宣布，但已早有许多预兆，表示这一步快要到来了。“不过，我可以问两三个问题么？”

“想叫我说出理由么？那些事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

“这样说可不好。你明明知道还说不知道。反正，你我合不来，这对于小企业是致命的。你懂吧……”

长久以来，厚夫看惯了布川一郎一直表示亲近的面孔，但是现在，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由责难和否定所组成的了。太讨厌了。不，也许这样的面孔，才是布川一郎的庐山真面目呢。也许从一开始，他对雪森厚夫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就瞧不起；而在1月中旬那次闯入停车场事件之后，围绕被毁车的处理问题，两人之间就产生了裂痕。按月交费存放的汽车40辆、送来整修的汽车12辆，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尤其是靠墙停靠的车，群众逃走时把它当做踏脚，车身和玻璃的毁伤十分严重。布川认为群众闯入和“天灾”是等同的，会对被毁车辆的修理，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厚夫的意见是，在某种程度上的赔偿是必要的。

“某种程度，到底是多少？”

“就是说，顾客送来整修的车的全部，加上墙边损坏严重的车。”

“那就要修理20辆车了。会社就破产了。”

“不，不是底盘和发动机，主要是修车身，用不了多少费用。”

“不过，会社并没有责任呀。是学生们擅自闯入造成的。”

“可是，我认为应该承担保管不周的责任。”

“要是那样说的话，愚蠢地刺激学生引他们闯入停车场的是谁

的责任？组织自卫队，形成学生攻击目标的又是谁的责任？”

“我认为那是另一个问题。”

“不是另一个问题。两者有很大的关系，更明确的说，就是因果关系。如果要为被毁的车子赔偿的话，就应该由造成损坏的人赔偿。这次是学生造成的，但是，如果学生不能赔偿，那就得由放进学生的你来赔偿了。”

“你太……”雪森厚夫激动得满面通红，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死死地盯着直冒汗的、象煮章鱼头似的布川一郎的秃脑袋。“学生们闯进来是因为机动队追赶，我不认为是受了我们的刺激。”

“那样的话，他们也可以逃到别的地方去呀。附近还有那么多空地、庭院，为什么选上了我这里？就是因为有防御工事嘛，他们认为逃到这里他妈的安全嘛。”

“可是……”

“看看，怎么样，你无法反驳了吧。你不承担责任，学生也不承担责任，只叫会社承担责任，你算是认错人了。”

“……”厚夫终于无话可答了。

自那以后，大约10来天，他白天黑夜都忙于和被毁车主交涉。按照布川的授意，他提出学生“天灾”论，尽量把损坏修理费推给车辆保险或者车主负担。和那些发脾气的车主交涉，有时还得争吵几句。一遇这种事情，布川就一点儿自尊也没有了，总是过分地取悦客人而受到损失。反倒是在下面工作的厚夫，用充分的理由说服了对方付出必要的经费。当这样的争吵告一段落之后，修配厂里的工作也恢复了正常。1月末，有一天的早会上，布川出人意料地给大家介绍了一位白皙面孔的青年。

“这位是汐见君，今后他就是咱们的技师，在这儿工作了。”

关于新任技师汐见达郎，立刻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说。金原园子热心收集情报，然后又广为传播。根据她的消息，汐见是布川

父辈的远亲，四五年前毕业于布川的母校——私立的K大学，作汽车和电子工程的专家，在一家大商号工作，布川用高薪把他给拉过来了。园子耳语说，汐见的工薪超过车间主任厚夫一倍，比普通员工勇吉的十倍还要多。

“真想不到……”厚夫自言自语着。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把超出布川汽车修配厂车间主任的工薪，给一个新来的20多岁的毛孩子。

“这可是真的。”园子今天刚染过头发，又漂亮又年轻，象小姑娘似地噘着小嘴儿。“我给社长室送梅花，君子扬扬得意地对我说，人家在大学里就是高才生，研究电子计算机控制装置，毕业论文就写的那些呢。”

“电算机么，”厚夫长叹一声。最近，在汽车发动机上引进了采用电算机的电子燃料控制装置，这种装置发生故障时，不懂原理的厚夫就束手无策，只好去请教商社的专家，别无办法了。虽然看了两三本入门书，但由于在这个领域里他本来就缺乏素养，仍然不能理解，无能为力；就和当年进陆军航空机械学校，因为不懂物理化学而消化不了课程，竟至开了小差，被送进陆军监狱一样无能为力。

“而且，那个人还有二级汽车修理技师执照呢。”

“是么……”厚夫又长叹一声。他没有学历，全凭实际经验，拚命地用功，用了3年时间，取得了“底盘”、“汽油发动机”、“内燃发动机”3种三级技师执照。后来，又用了3年，前年刚刚取得二级技师执照。为了考取二级技师，下班后吃晚饭的时间也没有，就得赶快跑到运输大臣指定的修配技术讲习所，忍饥挨饿地听课，受了不少苦。可是，人家一出大学校门，轻而易举地就是二级技师……

“你要当心，”园子还在唠叨。“那个姓汐见的，可要取代你了。”

“没法子呀，现在是知识和能力的时代。象我这样钻在车底下，不怕脏累干活儿的，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不能认输。因为你是来厂里最早的呀。工人们都相信你，依靠你，你如果走了，车间就领导不好了。”

“是啊，会变成什么样啊。”厚夫低头沉思着，但也想不出到底会怎样，只觉得泄气。

就在这种情况下，几天前的一个晚上，阵内勇吉失踪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在寮里的房间空了，他没向任何人打招呼，失踪了。

第二天早上，厚夫给北海道根室的阵内虎吉打电话，回答是勇吉并没回去。又给住在厚岸的彻吉发电报询问，回电说行李到了，却不见本人。厚夫把这情况向布川报告，布川又提起十七万圆失窃的事，并且一口咬定勇吉是因此而逃走的。

“这件事你并没有证据。”

“但是，你也不能证明我就没有证据吧。”布川和藤山君子互相看了看，好象他俩还掌握着别的证据。厚夫正在疑惑，布川又给了他另外一击。“加油站月底收回的款子全部被窃了。这一次可是大数儿，四十二万七千圆。收款员把皮包放下去洗脸，有人趁机偷走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

“昨天傍晚，4点多钟。”勇吉是昨天夜里失踪的。

“你能证明勇吉是犯人么？”

“还要什么证明？那么，为什么款子被盗的夜里他就不见了？”

“阵内在一周之前就把行李运回老家了，也许他忽然起来就走了。”

“那就更不对了。事实证明是他预知收款日期，有计划地犯罪。总而言之，这次的数目太大了。我已报告警察，彻底搜查寮和大

家的柜子。”

不久，警官来了。首先检查勇吉的房间，桌子和衣柜，用银粉显出指纹；在更衣室里，连厚夫的东西也检查了。不出所料，什么证据也没查到。几年前，勇吉丢的钢笔，反而在角落里发现了。在工人们的行李当中，翻出不少塑料封面书和自慰用的淫具，警察只好苦笑，一切都与犯罪无关。傍晚，布川把厚夫叫来，命令道：

“警察要到公寓去搜查你家，请你协助。”

“为什么搜查我家？”厚夫板着面孔。

“不，不，并不是怀疑你。”布川怯懦地挠头。他这个人看上去蛮横无理，其实又是非常胆小和怯懦的。“因为你是他舅父嘛，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

“是社长对警察这样说的吧。”

布川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向身旁的搜查官摆出一副善良的市民面孔。

下班后，两个年轻的便衣来到厚夫的公寓，检查了两个来小时。他们似乎知道厚夫有前科，说话的口气就象看守对待犯人似地粗鲁。厚夫虽然毕恭毕敬地如实对答，但心中觉得被当做犯人怀疑，十分不快。警察故意叫他重写好几次供述调查表，然后签名盖章。

在那些日子里，他亲手筑起的、坚固的、保护自己的壁垒，一座座地都崩溃了。

布川仅仅把辞退厚夫的理由归结为“合不来”。但是，厚夫察觉到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情，都是辞退他的理由。那并不是辩解一下就能结束的单纯的问题，就如同在海上设下的巨大的定置网找不到出口一样。厚夫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布川的宣判了。

“什么时候停止工作？”厚夫问布川。

“嗯，可以干到3月份发薪那天吧。”发薪是每月26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新任车间主任是谁？”

布川对汐见眨眨眼。

“给我退职金么？”

“当然。工作一年给一个月的工薪。”

厚夫在那里工作了7年，所以可以领到相当于7个月工薪的退职金。再加上失业保险和储蓄，合起来总可以生活一年。在这期间，必须找到另外的工作。

“那么，我现在就不干了。”厚夫说。他没有再干一个半月的兴致了。在汐见手下，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在大家的同情下干活儿，他绝对不干。

回到车间，厚夫被解雇的事人们早已传遍了，工人们的眼神、态度都改变了。有的故意表示顺从、有的不听他的指挥，有的白眼相加、有的挤眉弄眼，叫人非常不舒服。午休之前，完成了车体分解的组装，疲惫不堪；下午就不再去车间了。在更衣室里整理完自己的私物，到寮里去和大家告别，金原园子抓住他。

“我听说啦。社长太过分了，把扩建修配厂的第一功臣叫去一句话就解雇了，真是前所未闻。大家要搞签名运动呢。”

“算了，我已经决心不干了。再也不想干了。”

“罪魁祸首是君子。她和阵内的父亲大吵大闹，所以恨阵内和雪森桑^①，想把你们赶出去。上次那十七万圆和这次的四十多万圆，说不定都是她自己偷的。两次丢的都是君子管的钱，太奇怪了。”

“不要说了吧。”

① “桑”，音译，日本人相互之间的尊称，相当于中文的“先生”。

“不，我还要说，”园子泪珠滴上面颊，说得更快了。“君子原来说那个姓汐见的是社长的远亲，其实是她的表弟，到现在才说出来。她把自己的亲戚弄进布川修配厂，想要吞并这个会社呢。一肚子黑心肝……”

“再见吧，谢谢你关照。”厚夫悄悄地拍拍园子的肩膀，走出去了。

走到停车场出口，厚夫回头望了望。修配厂、加油站、停车场都看起来和平时有些不同了。今早，我还是内部的人，把自己的岗位看做自然是属于自己的；相信与厂里和睦相处，两者的关系将是长远的。但是，这一切都是欺骗，是社长一句话就破灭了幻影。现在，他作为一个被排挤出去的外人，在那里观望别人的场地了。在车间前面，友山带领那些青年向厚夫招手。他们已不再是他的部下，完全是陌生人了。他们在新车间主任汐见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工作。将来他们也会落后于时代，而象他这样被抛弃吗？

厚夫望着车间，他觉得从前也有过和现在同样的感受。噢，想起来了，从监狱里出来时就是这样的心情。他作为一个服刑者，一旦脱离了长年在里边服劳役的高墙，脱离了看守、铁窗、牢房和纪律严格的生活，变成解放了的自由的市民时，再返身回顾，就是现在这样的心情。

他手上提的纸袋非常轻，在那印着S书店商标的粗糙的纸袋里，收藏着他在布川修配厂历经7年辛苦的全部所得，不过是他一天的食粮的重量……

厚夫抚摸一下桌上的纸袋，到洗脸间去刮脸，但他想起已经不上班，没有必要刮脸了，于是停止了。作为纪念，他想蓄起胡须了。每天，为了会社来的客人和同事们，总要刮脸，多么麻烦的事，却不厌其烦地坚持到现在。平时，为了赶乘7点08分的巴

士，要准确地完成日程，最后把西装穿得整整齐齐。今天也都不必了。因为肚子也不太饿，早饭也不想吃了。拿起报纸，躺在床上，但是，报上谈的都是些工作岗位上的事，他也不感兴趣，夹在腋下，呆呆地望着墙上的虾夷鹿。忽然，他发现电视机上放着和香子遗忘的香烟，顺手拿起一看，由于潮湿，已有一点儿发霉，但还能抽。拿一支放进嘴里，点上火。那是完全忘却了的烟味呀，又苦又辣，烟象一块坚硬的鱼刺，卡在嗓子里，咳嗽起来了。从绝对禁烟的监狱出来，吸第一口烟时，他也曾有过这种感受。咽喉的疼痛和咳嗽给他打开一个新世界。吸完一支，身体已适应尼古丁，产生再吸一支的欲望。厚夫开始吸第二支烟，这时，他看到报纸的头版上大号铅字印着：“新干线爆炸，死亡2人，负伤多人。”去取老花镜怪麻烦，就只看大标题：“激进派的罪行？”“青年男女，现场目击。”照片上是被爆炸的车厢内部。厚夫觉得这是大事，就去取来老花镜，坐在床边看下去。

昨天下午4点发车的特别快车“光”号，通过新桥车站后，第2节车厢发生爆炸，爆炸物可能是放在行李架上的，据云和去年6月发生的横须贺线爆炸事件手法相似。

厚夫心想，这种犯罪太愚蠢了。爆炸区区新干线，世界不会产生任何变化。何况爆炸的威力仅仅在一节车厢的前部，列车既未颠覆，也未脱轨。而且发生在高架铁路上，虽然车窗玻璃和行李架的破片落在桥下公路上，却连行人和车辆都没有受损。也就是说破坏的程度和去年横须贺线爆炸事件差不多，是模拟式的犯罪。虽然我犯过盗窃、侵占、强盗伤害等等罪行，但是，杀人是绝对不干的。虽然在某种情况下我能满不在乎地行窃，但是，为了钱财而杀人，我没有那份胆量。

厚夫顺着那袅袅紫烟，想起了横须贺线爆炸事件之后，刑事警察来检查枪支弹药的事，不由厌烦起来。这次，肯定会对持枪

者以定期检查为名前来调查。一发生爆炸事件，就要受到怀疑，真受不了。

去年，虽没出什么纰漏；但是，警察指示他枪和弹药不要放在同一个柜子里。昭和 41 年^① 6 月有了这规定，他忘记了。但是，该规定没有处罚，所以只是提醒一下，刑事警察就走了。后来，因为房间里没有空隙放新柜，一直没有改动。所以，这一次他想至少也要把弹药单独保管。可是，新柜子放在哪儿呀。把电视机放在冰箱上，把餐具柜搬进厨房么？或者把床下的纸箱扔掉，放小型保险柜？屋里挤得满满登登的东西，挪动一件就必须搬动相连的两三件，太麻烦了。而且，一件东西被安置在那儿，就因为那地方最合适，最方便，不好移动。有一次停电，在黑暗里他并没感到有什么不方便，只要一伸手，差不多就能准确地摸到那里有什么。

厚夫在厨房里一边煮咖啡、烤面包，一边寻思今天干些什么，怏怏不乐。上班、劳动、回家，一向划分得清清楚楚的每天的日程，变为模糊一片了，好象生活在漠漠的大平原上，找不到方向。虽然他也想到，既然无事可做，索性躺在床上过一天吧。但是，厚夫的禀性是不肯无所事事、虚度光阴的，那样反而使他痛苦。他愿意不停地做事，不论是看书、打扫、散步、工作或者溜冰，只要活动身心，干什么都行。能在不知不觉之中把时光打发过去就好。

好吧，今天就下决心去溜冰吧。冰场 10 点开场，并非假日的冰场，人一定很少，可以尽情地滑。一旦决定了行动，他就有了精神。8 点半出发之前，他要干许多事情：打扫房间、洗衣服、擦枪，紧忙。他拨在 8 点半上的闹表响了，他立刻走出外面。

^① 即 1966 年。

一看见那半圆形的冰场穹顶，厚夫的心情就宁静下来了。尽管他已经失去了工作，这里仍旧是一如既往地欢迎他的地方啊。在他来这里的路上，不论是在巴士和电车上，或是在那些西服革履的上班乘客的洪流之中，他都强烈地感觉到，他已是一个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人了。现在，在这应征的、坚定地迈向目标的日本混成旅团行列中，唯独他是没有所属部队的逃兵了。

马上就要到10点了，售票处门前只不过排着三位家庭妇女，她们似乎是常客。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高个子外国人，那几位妇女一齐向他行礼。从她们交谈的内容听得出来，那外国人是神父，妇女们和他是同一个冰上舞蹈学习班的伙伴。开场时也只有这几个人，当他们走进宽敞的冰场时，就几乎象一座无人冰场了。厚夫占据了中央的一块冰场，开始练习8字形、3字形转体和规定图形。晶明如镜的冰面上，冰刀的钢刃刻下细细的轨迹。内心的不平衡、身体的违和与缺乏练习等等，全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那些轨迹上了。

利用冰和重力，他的身体柔和地动作着，他的心集中到单纯的几何图形上去。随着那形状逐渐圆满，刻划出美丽的轨迹，他的心也逐渐地稳定下来、充实起来。他忘掉了一切烦恼，全神贯注着每一个动作。

“哟，雪森桑。”

忽然有人叫他。他吓了一跳，差一点儿摔倒。那是星期日常常遇到的一位60多岁的胖夫人，据称她从战前就在冰场溜冰，已经坚持40年了。

“少见呢，今天来溜冰，会社里休假？”

“嗯，星期天干活儿了，今天补休。”

“你滑得很好了。”

“哪里话，糟得很。”

“你滑 3 字形转体时，腰的摆动似乎大了一些。你看，转体的冰印儿乱了。”

夫人指着厚夫刚刚划出的图形。3 字形转体是一种按着阿拉伯数字 3 的形状转换方向的技巧，必须划出左右对称的轨迹。但是，这是很难达到的。其实不用夫人说，教练也再三提醒他注意，所以他正打算克服那些缺点。

“哈啾，谢谢。”厚夫虽然点头称谢，心中却有些嫌她麻烦。夫人满意地笑了，好吧，你练习吧。她在一旁看着。厚夫不愿在别人面前练，心想你快走吧。正在这时，夫人又批评起正在练冰上舞蹈的神父了。

“虽然外国人腿长姿式好看，可是，那个神父的腿不会打弯，简直是直挺挺地用脚尖儿踢，那就找不好重心，你看，打晃了。”

她所说的很正确。但是，那神父似乎已经了解自己的缺点，正在努力克服。所以，夫人的批评也是多余的话。

其实，这位夫人始终是一位对于别人的溜冰方法的“批评家”，而自己从来不示范。谁也没见过她滑得如何。她穿着华丽的短裙滑冰服，每次更换不同的颜色，粉红、紫色、黄色，一流的服装，就是不溜冰。只顾在场里和人们说三道四，观察别人的毛病。

和她相反，也有人属于“教练迷”。这种人很自负，以为自己的技巧比一般人高出一筹，在冰场里用贪婪的眼光寻找目标，只要发现一个稍稍不如自己的，立刻就跑过去指导。

一位穿长裤的、已经年逾 40 的妇女，她先以相当快的速度在场内滑了几圈儿，当她看见几个女学生在练跳跃时，便接近她们，开始教起来了。那几个女学生大概属于大学溜冰俱乐部的，穿一样的运动服，相当熟练。“教练迷”好象给她们指指点点地说明跳跃的脚步应该怎样动作，然后她开始示范。但是，实在无法认为

她的技巧比女学生高明。反而她那爱弯腰的毛病，使她的姿势不象样子了。

“你看哪，”“批评家”夫人又吹起来了。“那两下子还要教训别人，学生们都厌烦她了。啊，我想起来了，前不久池端和香子来了，她很长时间没来呢。”

“唔，”那女人总算改变话题，说出一件他感兴趣的事，但他故意装做无动于衷的样子。自从1个半月之前的那一场塔的攻防战之后，他一直没见到和香子。那天夜里，她乘都营电车回家，厚夫一直送到小川町车站。自那以后，厚夫由于心事太重，星期日的课程也停了，所以没有机会和她见面了。

“她滑得真好，在I教练的学生当中，要数第一了。”她说出厚夫的教练的名字。

“是呀，她有才华。”

“更重要的是她用心。她每天一定来滑。最近她又来了。我一直惦记她，可她突然出现了。”

“她什么时候来的？”

“等等。嗯，大上星期的星期三，或者是星期四。啊，就是文京区滑冰俱乐部上课那天，所以是星期四。整整一个星期了。可真有趣儿，她平素总是在冰场当中滑，那天却跟一个穿速滑刀的青年在冰场边上绕场滑。后来，我问她那个男人是谁，他说是您的外甥，雪森桑。”

厚夫装做知道的样子，对她使个眼色说：“是的。”苦笑着。

倒也不算十分意外。因为，警察检查勇吉的房间时，同屋的友山交出了勇吉寄存的一本大学笔记本。里面用他那拙劣的小字，写满了诗和短歌^①。对短歌略有所好的厚夫，为其中的一首吸引住

^① 短歌，每首31个字，音节为5、7、5、7、7。

了。

修长的双腿，少女在冰上旋转；秋来红花盛开，处处飘香。

勇吉写诗歌，已出乎厚夫所料，而他倾心于和香子，这就更出乎意外了。和香子的两腿修长，勇吉是去年秋天在冰场里见到穿着红色运动服的和香子的。现在回想起来，塔上发生武斗时，勇吉是乐于照顾和香子的。给她送湿毛巾，送饭的也是勇吉。因为勇吉说过，“她装模作样的，挺讨厌。”所以厚夫以为他命令勇吉照顾和香子他是不情愿的，看来是估计错了。两周之前，勇吉忽然提出要休年假，当时正忙得连星期日都加班，不知找谁给他替班，厚夫也没介意。

现在“批评家”夫人和“教练迷”夫人在一起谈笑风生了。刚才还被她用恶语贬低的人，现在象久别相逢的知己似地在一起有说有笑，她俩在评论女学生们了——她们的流派和教练一样，受着前一个时期的思潮影响，对年轻人采用那种旧式的滑冰教法，真不知教练在想什么……

厚夫被她俩干扰得再也不想练花样规定动作了，他忽然跑到外圈，全速迅跑起来。他穿着花样冰刀，但是速度快，超过了穿冰球刀和速滑刀的人，耳边风声呼呼直响。由前进变为倒滑、向左右划曲线、旋转，岔开双腿鹰式滑行，他变换花样，绕场滑了20圈，汗流浹背了。这样的自由速滑，运动量大得远非划图形可比了。他喘息着，走出界外，正要休息片刻，一位穿西装的中年男子走过来说道：

“了不起的速度啊。”

厚夫不想搭理他，白了一眼，不意那个人倒是一副很可亲的

样子。他不停打着鼻响，微笑着。

“你看，我上小学时很爱滑，不知现在还行不行，30年没练了，毕竟不行了。您，我这话有点儿那个，像您那样的年纪，还能达到这个水平，可见滑冰资格相当老了。”

厚夫不愿再谈滑冰的事，佯装没听见，反问道：“您在哪儿工作？”

“不，”那男人好象散发着一股臭味儿，他用手摸了摸已经很旧的领带，那领带的打结处已经象绳子似的了。“您可问得太巧了，这一问就象往我心上猛扎一刀。实不相瞒，我现在失业了。用不着隐瞒，我是卖被子的，不，我自己没有店，我是通过别人的店，承揽被子里絮棉花的活儿。可是，现在化纤制品价格便宜，大量倾销，我这样的行当就被淘汰了。我到目前为止，给两家干活儿，那两家都不用我了。你明白了么？”他又嗤嗤地打鼻响。

内衣里的汗凉下来了，身上发冷，厚夫请那人一同走进有暖气的房里。虽然对那个有些醉熏熏的人有点儿反感，但对他坦诚地承认自己失业，很感兴趣。

“这里很暖和，”那个絮棉匠高兴地说。“我滑了一圈儿就跑不动了，很冷，就打算回家了。既然这里这么暖和，呆上一天也没问题了。”

“你愿意的话，就呆着吧。”厚夫坐在长椅上，呆望着冰场。“批评家”夫人站在女学生们面前。

“后来嘛……”那个絮棉匠说，“唉，说到哪儿啦？”他用拳头用力地敲脑袋，几乎打出大包来。“又忘了，这个没有用的脑袋。”

“你讲到失业了……”

“对啦，失业。我告诉山神了，可是没告诉饿鬼。饿鬼是上小学2年级的小女儿。早上她就说：‘爸爸上班啦。’她以为爸爸还在工作。那我白天怎能呆在家里呀？所以，每天早上我就说：‘我

上班去啦。’就和饿鬼招招手，走出家来。可是没有去处，必须找个地方消磨时间，等到晚上。唉，如何是好呀。”

“是啊……”

“弹子房、咖啡馆、电影院，都要钱呀。好吧，就去票价低的动物园吧。下雨天就上水族馆，那里楼上爬虫馆有一个大水槽，那里有好多个龟。龟这种动物呆住不动，过10分钟，才有一只弯一下脖子。再过20分钟，也许又有一只龟爬行两三步，我就在那里死盯盯地等着看。有时就在那儿呆上一整天。上午看龟，在食堂吃一碗汤面；下午改变一下情趣，去看蛇，然后又去看龟。死盯盯地等待着，于是那龟……”他模仿了一下龟的脖子动弹的样子。

“你去找工作了么？”

“唉，”絮棉匠一下子就火冒三丈，几乎要和人吵架了。“我去找过了。已经不知道往职业介绍所跑过多少次了，今天我还到饭田桥的介绍所去过呢。有各种各样招工的，最多的是清扫工和业务员。可是，我当絮棉匠是有点名气的，不愿再干别的。不过，没有人招聘，一个招聘絮棉匠的也没有。”

“告诉你吧，”厚夫十分严肃地说，“我也是失业了的。”

“是真的么？”絮棉匠跳了起来，但是他立刻又颓然坐下了。“你说谎，你不应该骗我。”

“真的呢。昨天被辞退的，不过是个失业的新兵。”

“那是真的了。”絮棉匠嗤嗤地打鼻响，泪水涌在眼眶上了。“你也是为了让孩子相信你上班，才来冰场么？”

“不，我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

“为什么，”那人不解地摇头。“离了么？”

“我一直是独身。”

“噢，”那人高兴得拍手。“你是独身主义呀。我听说过有这样的人。太好了。其实，有个家就是个大包袱啊。独身，好极了。不

过，你这个人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呢。一开始，我把你当做大学教授了。白天来这里玩的有三种人，那就是像我这样的失业者、退休人员、或者大学教授。也即所谓的现代三大闲人。因为你如果是失业的，太神气了；退休的，你又太年轻；所以，把你当做大学教授了。”

“似乎有点儿象，其实是徒有外表罢了。我是个工人，低贱的修配工人。”

“那不是很好么，很光荣的职业。”

“怎样，你不再滑一会儿么？”厚夫站起来，汗消了，暖气室里的空气有些憋闷。

“好吧。”絮棉匠也站起来。

冰场里人多起来了。虽不象星期天那样拥挤，但中心部已基本上被占据了。右半边是大学生，左半边是家庭妇女，周围的跑道上 20 来个大学生冰球队员在教练的喊喝声中以飞快的速度迅速滑行。两三名退休老人，在角落上躲着冰球队，战战兢兢地滑着。

“现代的缩影啊。”厚夫说。

“是，是。”絮棉匠诧异地敷衍着。

“男人们在会社里，奴隶似地处于强迫劳动之中，挣来的钱供给老婆孩子去玩乐。多年积劳的老人畏畏缩缩地生存着，被会社抛弃了的自由人、失业者，没有出路。”

“果然，你真象个学者。”

“他们当中有批评家。”厚夫望着正在和家庭妇女小组的教练说话的“批评家”夫人，她那件鲜艳的红色运动衣，特别醒目。“她自己什么也不干，只盯住这世界上的某一部分，又批评、又演说；她们既不概观全体，也绝不展望未来。”

“越发是一位学者了。”

“还有教练迷，他们就是所谓教育家、教育创始人等等。他们教育别人，人生必须如斯，但自己却放荡无羁。唉，他妈的，滑吧。”

“等等。”厚夫把那人丢在背后，在一列纵队的冰球队员外侧滑行。他超过了队员们，跑在最前面。大概激起了教练的对抗心理，大声叫道：“噢——哟，加快速度！”青年们在冰上奔跑的声音激荡人心。但是，仍然是厚夫快，滑到第3圈，已经追上他们的尾部了。他本想再追越过去，看见絮棉匠满头大汗的可怜相，就来到他的身旁。

“怎么了？”

“没什么。冰球队的那小子挂了我，摔倒了。他也不道歉，好象没有那回事。我本想说他几句，可是现在这些大学生比流氓还要坏，忍着吧。后来，女学生练跳跃，又踢了我，也不道歉，还说我‘碍手碍脚的，滚开！’简直是一伙暴徒！”

“深表同情。我要出去了。”

“啊，我也出去，这地方已经呆够了。找一个便宜饭铺吃饭吧，咱们都没有钱，各自付款好么。”

“赞成。”

厚夫生怕疏漏，他又回头向冰场里望了望，和香子确实没有来。到了临走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从他一到冰场就在盼望她来。女学生们青春的肢体动作，在他看来颇象和香子化了妆在表演。那个女学生从跳跃进入上身和上肢保持水平的燕式旋转，修长的腿部，优美的轮廓，厚夫看得入迷。每当她旋转时，她的大腿的根部，就把他的视线吸引住了。渴望见到和香子，渴望拥抱和香子的欲望猛然向他袭来了，厚夫慌忙把视线避开。

这两个失业者往车站走去。正是午餐时间，上班的人们正上街吃午饭。他俩被那些西装革履，以及身穿事务员服装和作业服

装的人群所排斥，逃到背胡同去了。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小胡同里，掀开了穷嗖嗖的大众食堂的门帘。

“喝一杯好么？”絮棉匠问道。

“喝酒？白天我从来没喝过酒呢。”

“纪念日嘛，喝吧。你我相识的纪念日。”

炸土豆和炖章鱼当酒菜，喝烧酒，厚夫觉得挺顺口。那个人也很有酒量，于是一杯又一杯地喝起来了。

“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我虽然没有工作了，可是目前靠失业保险和老婆打零工，还过得去，不用担心。但是，困难的是时间。时间这东西，你想消磨它，它反而膨胀起来，不好处理呢。不过，时间也有个弱点，就是容易被酒精给烧掉，只要喝酒，它就熊熊燃烧了。唉，说起来怪难为情，刚才在冰场里和你搭话的时候，我就正在熊熊燃烧哪，从早起就喝了3罐外加两瓶的啤酒，所以想起了从前的事，也就是滑冰。你明白了么？”

“明白，明白。”厚夫点点头。他看见那个絮棉匠脸上的肌肉都松弛耷拉下来了。

“我的鼻子有点儿可笑吧，这是职业病，棉尘吸多了，内里出了毛病。戴口罩又讨厌，所以不戴。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刮鼻骨……”

絮棉匠用力地把鼻子弄得嗤嗤作响，令人感到他是在从里往外擤棉花。厚夫笑了。

“唔，笑了。你这是头一次笑啊。人不笑可不行。你，太伤感了，完全垮下来了，是么？不过是失业嘛，用不着哭哭啼啼。象我这个人，已经失业好几次了。棉花被褥已是夕阳西下了，不可能再时兴了。不过，10年前的那个亥年，紫棉被可时兴了一阵呢。你知道么？”

“不知道。”

“那种紫棉被，不知由哪儿刮起了一阵风，说是盖上它能长寿，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国，卖得飞快。这种紫棉被是必须用棉花絮成的，于是全国的被褥店，兴起一股招募絮棉匠的热潮。雇用这种匠人是有年期的，不能象学生打零工那样，所以我也沾光大忙了一年。连夜里都干活儿，所以赚了钱。那一年运气好，小区住宅也中了签，太好了。但是，你得知道，人生一到了得意的顶峰，紧接着不顺当就跟来了。幸运就好比是青春，一纵即逝。所以，我现在是处在最低潮上，你也是如此吧。”

“嗯，是那样。”

“既然到了最低的地步，那就是说以后就该上升了。振作精神吧。”

“尽管你认为现在是处于最低潮，但也可能还要下降呢。人生一世，能看见最高，却看不见最低，因为向低处下降是没有底的呀。”

“呀，你说得那么可怕。我认为目前已经处于最低的境地了，难道还会下降么？”

“下降……的可能性是有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也有被毁掉的可能性。”

“你，好象有什么事情遭到过挫折呢。”

“好象么？”厚夫觉得这个絮棉匠有点儿罗嗦了，他就象对方刚才那样激昂地说，“我是个被毁掉的人，失去了一切，坠到最底层了。什么是最底层？就是这个社会的底层呀。我徒具人形，已经快不象一个人了。”

“请你不要瞪我嘛。”絮棉匠象乌龟似地把头缩在两肩之间，祈求似地合起掌来。

“哼，”厚夫向食堂里瞥了一眼，没有别的客人，女侍兼出纳正在看着电视里的智力测验节目哈哈大笑。厚夫出其不意地对那

人说道：“我是从监狱里回来的犯人呀。我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最低贱的人呀。什么山神啦、饿鬼啦，不要自命不凡地对我说那些多余的话啦。”

“请你原谅吧，老师傅。”絮棉匠都快要哭起来了，不停地向他作揖。

“不，我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厚夫的口气缓和下来。厚夫也怕自己说着说着就把一肚子怒火喷发出来。

“开玩笑么？老师傅，你可真吓人。”絮棉匠拍了一下手。“再这样下去，我以为你会杀了我呢。”

“请你原谅。这一阵子，我烦躁不堪，总爱吓唬人。”

“我理解这种心情。再来一杯好么？老师傅。”

“别叫我师傅了。叫我雪吧，天上下的雪。”

“雪先生么？我姓山村。”

他俩又继续喝起来了。当他们蹒跚着走出食堂时，日影已经遮住马路，寒风习习了。过路的人们躲避着这一对酒鬼，他们来到了岔路口。左边是去布川修配厂的方向，厚夫毫不踌躇地向右走去。走了一会儿，上坡了。在坡上看见高大的、黑乎乎的鸟居^①。

“到了靖国神社啦。”

“唔，怪怀念的啦。战时常来。”

“老山兄，战时，你是军人么？”

“当然喽。陆军上等兵山村武前来报到。”

“上等兵么？我是军曹呢。我在华中，你在哪儿？”

“南方，菲律宾。军曹长官。”

他俩挺起胸，正步走，上了坡道。

神社都建在高台上，北海道根室市的护国神社也是那样。每

^① 日本神社大门前的“开”字形华表。

当有人入伍参军，街里的人就倾巢出动，排列在坡道两旁，高声喊叫万岁、万岁，雪森二等兵万岁，为御国、皇国、神国日本而战的战士万岁，感谢军人……等等口号。雪森厚夫走在队列的最前头，也是街里民众的最前头。他挺着胸膛、迈着大步，暗自心想，漂泊流浪、为非作歹的生活该结束了，从今天起就是光荣的日本陆军士兵了，这是他最理想的出路，最大的发迹。死也要为护国而死，做一个护国之鬼，他相信英灵会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他似乎已经视死如归了，飘飘然走上坡道……

他俩从大鸟居下面走上白果树和樱花树林荫道，树叶已落尽了，黑黝黝的枯枝在寒风中挺立着。白色的小石子路那样宽阔，一个人影也没有。巨大的石台上，矗立着梳发髻、穿和服的日本陆军缔造人的铜像，那姿态在他们记忆中并不陌生，他俩在铜像前举起手来行了军礼。

“来参拜一下护国的英灵吧。”

“军曹长官，参拜之前，我想喝点水。”

为了找水，他俩来到“御手洗”^①，用长柄白木勺子饮水，有一股香气，喝下去很清爽，似乎虔诚起来，产生要稽首礼拜的心情了。

“很多战友都死去了。”

“我的战友也死了很多、很多，简直数不过来了。”

“象我这样的人生存下来，颇感内疚呢。”

那是一次在中国的夜行军，漆黑的田地里，摸索着畦埂前进。忽然，升起一道桔红色的火柱，他以为遭到敌军突然袭击，立即准备战斗。但是，周围一片寂静，一片漆黑。不一会儿，探明刚才是地雷爆炸，正在呼叫救护班。用手电筒一照，一个士兵左臂

① 日本神社和寺院里都设有“御手洗”，即用清水净手之处。

从根上炸飞了，他身旁的上等兵直叫“冷”，救护人员发现他大腿上咕嘟咕嘟直冒鲜血，厚夫用布巾给他按住包扎，但是软溜溜的一团掉在他手上，原来是那士兵的肚肠……

“我，现在，正在怀念我死去的战友。”厚夫说，“我也是的。”山村说道。

“雪军曹长官，我想去厕所了。”

“我也想去。”厚夫以侦察兵的敏锐眼光，找到了“厕所”的指路标牌，顺着箭头走去，有一排德川时期^①的青铜炮。在一辆战时熟悉的九七式中型坦克旁，下了台阶。走出去，有一座“宝物遗品馆”，他俩递了一个眼色，走了进去。

楼上是展览室，按照戊辰战役、西南战役、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满洲事变、日华战争、大东亚战争顺序分类，陈列了历次战争中阵亡的人们的许多遗物。参观的只有他俩，厚夫就把解说词念出声来。军服、军刀、日本旗、照片、遗书、书信等等，都一一仔细观看。他们看完了一遍之后，面面相觑，长叹了一口气。

“军曹长官，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是什么问题呢？”

“没有士兵的遗物。”

“对啦。陈列的都是当官儿的东西呀。”厚夫叫了起来。展览品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军官的东西，他的战友以及下级军官的遗物没被展出。

“山村上等兵。现在开始检查展览品。首先数一数下级军官的遗物。”

他俩从一开头的地方仔细地又看了一遍。下级军官的遗物并非完全没有，只是非常少。上等兵的“贵重品袋”和伍长的“千

^① 指德川幕府在江户（东京）执政的时期（1603—1867）。

人针”^①有所陈列，但是，与将军或者队长等人的军刀、书法、军服等物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忽然，镶在镜框里的陆军、海军军衔，引起他俩的注目。上自大将下至二等兵，一共有17个等级，厚夫的军曹衔相当于倒数第6，山村上等兵是倒数第3级。

“是啦。我永远是小军官啦，不论是在军队里，还是在社会上……”厚夫叨唠着。

“下级军官还算是了不起的啦。我就永远是大兵了，不论在军队还是在社会上。而且，现在是开除出队的乞丐。”

“到哪里也是一样，咱们这些人翻不了身的。”

他俩走到外面，天已经黑了。夜已经降临了。6点已过，醉意已经消失，肚子饿了。

他俩在霓虹灯耀眼、宣传广播喧闹、以及人群拥挤的新宿，吃了汤面和饺子。他们又喝起烧酒，宛如共同渡过艰苦激战的战友，亲密地交谈着。不过，酒后杂谈，竟谈了些什么，说着说着就忘掉了。他俩走了一条街，又走一条街，半路上山村上等兵就没有钱了，开销都由厚夫一手承担。由于他们本能地找那些收费低廉的店铺，所以也没花多少钱。

就这样，他俩走进了霓虹灯光怪陆离、人群狂躁的歌舞伎街。地下剧场、军人酒吧、裸体舞厅、爵士乐茶馆、卡拉OK咖啡店，这些地方他俩不明情况，没有勇气进去。这时，厚夫想起和香子曾经带他来过的那家酒吧，便推开那家的木门走进去。幸好高脚凳有两个空位子，他俩便坐了上去。

“哟，你们两位好开心啊。今天是……”那位见过面的妈妈说道。

^① “贵重品袋”及“千人针”都是战时群众的一种劳军品。“千人针”为许多人在一块布上缝制，用以保佑军人平安。

“30年前的老战友，再次相逢啦。”山村已经口齿不清了。脸上的肌肉醉得耷拉着，懒腾腾地。

“这位是……”妈妈从厚夫的脸上寻找她的记忆。

“池端和香子来过么？”厚夫问道。

“啊，你是上次来的那位雪森先生啊。雪森先生是汽车车间主任，对么？”

“你还记着我啊。”

“记得。你给我讲过在根室和钏路平原上猎鹿，真有趣儿。”

厚夫好象对妈妈讲过那些事，但已记不清了。

“和香子她……”

“她常常来。哟，想起来了。她说如果雪森先生来这里，叫我把这个交给你呢。”

那是记事本上撕下的一张纸，和香子的笔迹，画着去F咖啡馆的地图。

“她在那里么？”

“她不但在那里，而且是泡在那里了。”

厚夫付了账，抓着山村的手，走了出去。絮棉匠醉得象一只螃蟹，嘴里噗哧噗哧地冒沫，脚下蹒跚着。大约5分钟，来到了F咖啡馆。那里是用大玻璃间壁的，非常高雅的地方。厚夫回头一看，絮棉匠已不知去向了。往回找了一段路，仍然不见，厚夫只好不去管他。厚夫走进F咖啡馆，他的心情好象到敌军阵地去侦察的侦察兵。

长发垂肩、脸上浓厚的化妆，用破布缝制的上衣，性别不明，这样一些奇特的青年们围着圆桌。雾一般混浊的空气里，除了尼古丁之外，还有酒精、香水、腋臭、油汗、咖啡、药物、汽油等等臭气，简直令人窒息。细长的馆内，往里边走便可以看见白人、黑人、阿拉伯人。再往里走，就和到了外国一样了。当他将要走

上楼梯时，“雪森桑”和香子的声音从空中飘下来了。

和香子完全象另外一个人了。头上扎着红黄两色编织的发带、骷髅耳环、大型蜻蜓眼镜、身穿右一半红左一半黑紧箍身子的闪光服装。

“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厚夫不禁叫起来。

“噢，不要问了。到这边来吧。”

和香子走在前面，细腰下面丰满的臀部诱惑地摆动着。她把厚夫带到黑暗的一角。一张大圆桌，好象是在会议室里。围着圆桌坐着几对男女。一个高大的白人搂着日本女人的肩膀，日本汉子的身旁坐着金发女郎，其中还有显然是男士同性恋者。

“你在这里工作么？”厚夫问她。

“不，”和香子摇了摇头。她向侍者要了两杯兑水威士忌。

“好久不见了。自那以后……”

“整整一个月了。那时多亏你关照。”和香子点头致谢。大波浪的头发，发出蜜一般的香味儿。记得从前她是剪短发的，现在头发这样浓密，真怪。

“回家去了么。”

“嗯，在家里老老实实在地呆了两星期。父亲和母亲都提心吊胆地，什么话也不说。刑事警察来调查过两次，问我有关他的事，和他的关系，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过面。”

“你说实话了么？”

“嗯，因为对方已经调查了我住的旅馆，想说假话也不行了。不过，我隐瞒了参加示威的事，我说在旅馆里看电视。”

“那很好。”

“刑事警察到我家来过以后，父亲忽然催我赶快上医院，说我的病还没治好，母亲也叫我向医师道歉，再住进医院。又闹得我心烦，就又离开家了。”

“你靠什么生活呀？”

“打零工。在酒吧干活儿。教外国人日语。那位约翰也是我的学生。”和香子用下颌指着那个白人大汉。那大汉捏着褐色的络腮胡子，象戴着假面似地点头致意。

“可是，雪森桑怎样，工厂里生意很好吧。”

“我么？”厚夫把威士忌一饮而尽。“会社已经把我解雇了。社长讨厌我，昨天就解雇了。”

“唉呀，”和香子皱起眉头，很难过。

“不用担心。我还有储蓄，眼前过得去。不久就可以再找到工作。”

“真的不必担心么？”

“当然啦。”

“那就好啦。”和香子扫去了满面愁云，露出笑容。

“失业得到了自由，反而觉得松心了。和离家出走是一样的心境啊。”

“失业的男人和离家出走的姑娘，”和香子笑了，她那瘦小的肩膀抖动着。“我来介绍。这是约翰和阿弓。”

白人大汉再次用他那假面具似的表情致敬。厚夫向香子解释道：“我不会说英语。”苦笑着。这时，约翰也说，“我也不会说英语。”

“哟，你的日语说得非常好啊。”约翰又点头致谢。

和香子笑道：“约翰是法国人，来日本有半年了。”

“半年能说得这样流利，真了不起。”

约翰把他接着的女人的头抬起来，用颜色在她的额头和脸上涂上黄色。约翰一放下手，她的头就象死人似地耷拉下去，如同一具尸体。

“她喝醉了么？”

“正在幻梦里哪。吃了迷幻药了。”

和香子对约翰用外国话说了几句，约翰从皮茄克内兜取出一个瓶子，放在桌上。瓶里装着白药片，他让厚夫吃。厚夫拒绝了，却取了一支和香子的香烟，用约翰的打火机点火。约翰拿出五、六片白药片，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扔进嘴里。当厚夫喝完4杯威士忌已经酒醉时，白人、黑人、日本人客人来得多了，大圆桌被各国语言和肤色以及体臭所包围，拥挤不堪了。“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和香子站起来，约翰和那女人也站起来，还有几个人也跟着和香子走出F咖啡馆。

跨过大街，走进小胡同，在一座大楼没有照明的走廊里摸索着前进。下到地下室，打开房门，里面传出刺耳的音乐。灯光频频闪灭，男人女人拥挤在一起跳着，玻璃珠的五彩灯光照着那些人和墙壁、窗帘、天棚等，象无数条深海的鱼正在游动。

“咱们跳吧。”和香子向厚夫说道。“我不会呀。”厚夫畏缩了。“没关系，只要晃动身子就行了。”和香子笑道。厚夫模仿着扭动肩膀，摇摆腰肢，不知不觉地跳起来了。当和香子被别人挤得离开他时，哪怕只有一刹那，他也拚命地追过去，把她紧紧地搂住，她的乳房颤动着，人和灯光色彩以及音乐，乱成一团。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人，黑人最惹人注目。虽然大部分是青年人，但也有中年、老年男人。“真有趣啊。”厚夫说了一句，但马上被噪音淹没了。

厚夫和和香子在酒吧里喝啤酒，卖价高出市价的几倍，也许包括门票钱吧，可以理解。椅子上几对男女拥抱着，接吻的姿势在一闪一闪的光线里，象石膏像似地映入眼帘。和香子在厚夫耳边吹出一股热气，她说：“雪森桑，你跳得真好。我带你去一个更好玩儿的地方。”

和香子拉着厚夫的手，打开厚厚的帷幕，里面有一扇门，走

进去，关住门以后，这里是与外面形成鲜明对比的寂静的房间。不知从哪里射来的红色光线把空气照得混浊，那里有10来个人睡在地板上。和香子带厚夫到坐在门口沙发上的那人面前，悄悄地对厚夫说：“给他钱。”厚夫递给那人1万圆，那男人用小碟盛了4块方糖和1杯冷水给她。和香子小心翼翼地端着，到墙边找个地方，摆在垫子上。

“来吧，躺在那儿，把那方糖含在嘴里。”

“这是什么呀？”

“S. L. D.”

“什么？”

“不用问了，按我说的去做吧。雪森先生酒量大，你含3颗，我1颗。不够再买。”

厚夫按照吩咐，仰面朝天躺下，和香子躺在他左边，他把3颗方糖送进嘴里。那方糖有甜味儿，他不喜欢甜食，急忙用水送下肚里去。

“怎样，没有什么变化么？”

“没有什么变化。”

墙壁上伸出来手臂式的烛台上，放出红色的光线，照在有图案的壁纸上、垫子上和沙发上，同时也照射着躺在低靠背躺椅上的各种姿态的人。他们几乎都赤裸着。上身和臀部涂着白色的赤裸的黑人；拥抱着几乎全裸的、手臂上和乳房上画着奇怪图形的女人。但是，也有一个穿着整齐的西装、扎着领带、叼着雪茄烟的人。人们贴着地板低语，心形挂钟滴答声能够清晰地听见。

“怎样？”和香子问他。“好象对一切都感到烦躁。”厚夫回答时，发现自己的声音忽然变得忧郁了。

“那就是开始发生作用啦。”

皮肤开始发烧了。脸部、臀部、胸部，好象都蒙上了一层发

烧的表皮，只要一扯就能哗啦一下子脱落似的。皮下的肌肉和骨骼，也好象解剖了似地，都散开了。他一动也不敢动，生怕稍微一动就连皮带肉带骨头都分家了。为了试一试这一切是真是假，他偷偷地伸了伸腿，袜子穿得紧紧地，裤叉和裤子也象被铁箍箍着似地。他想取掉铁箍，用力挺着双腿双臂，忽然，发烧的表皮又变冷了。好象涂了薄荷，凉丝丝地，快感从胸部窜到下腹部，就象在性交。他冷眼看了一下和香子，她的脸部变得十分滑稽，他忍不住笑起来了。和香子的鼻子比天狗^①还要高，蜻蜓眼镜后面的眼窝，却深陷下去，成了两个大窟窿。而且，她的脖子比缰轡把还细。

“这是怎么了？”厚夫笑着。其实，在他感到可笑之前，已经发现一些异常了。墙上的花纹染成蓝色和紫色，仔细一看，那些花从墙上浮起，在风中摇曳。再仔细看，墙壁变成橡皮的了，东倒西歪地晃动着。地板和天棚也是橡皮的，不，那就和人的皮肤一样，又柔软又细腻。然而，他已无暇惊叫，因为变幻比他的惊疑来得还要快，周围的一切都在变。

红色的海洋一望无边，波涛汹涌。但是，那浪峰坚硬而又尖锐，象玫瑰刺似地挺立着。突然，那海又变蓝了，湛蓝湛蓝的，好象来到了南海。可是，它又变了，已经不是海洋，而是充满蓝色玻璃球的空间，那球体刷刷地移动着。一会儿，那球体变成干燥而细腻的粉末，厚夫在那粉末上滑行，那粉末抚摸着，使他产生快感。粉末闪闪发光，变做无数个小电灯泡，耀眼的光芒，但在那光芒当中，出现一个黑洞，一面巨大的岩石。岩洞里有许多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豪华的设备，厚夫联想起他幼时幻想的“风莲仙人”的隐洞，大概就是这样。岩洞变做四方形的高层大楼，

^① 日本民间传说中的妖物，以长鼻为特征。

象照片上的纽约摩天大楼，一层一层地往上长，厚夫身上也有了浮力，向空中飘去。

幻象的变化加快了，莫名其妙的形象刚一出现就消逝了。大大小小的象玩偶似的女人在空中飞翔，纷纷坠地，摔碎了。一个裸女站在那里，卵巢象海胆的卵似地疙疙瘩瘩。海底探险的一个镜头，水中废墟，监狱铁窗，骸骨堆，罐头，无头男人，沙漠风暴……时间疯狂地飞逝，不知度过了几年几个月，在可怕的速度里，他的身心都飞起来了。使他困惑不解的是这些经历，是否是他自己的体会。因为，他的心已被许多人分去，那些分出去的心，都有不同的体会，哪一部分是他的，已无法断定了。和香子把他摇醒，但是，睁开眼睛的心和仍然闭着眼睛的心同时都在跳动，她是和香子么，也许是和香子的幻影，分辨不出来。

“感觉如何？”

“惊心动魄呢。”

“还在继续么？”

“已经淡薄了，不过，还有一点儿。”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是啊，大概过了两个月了吧。”

挂钟指着两点半。

“那是几号的时间啊，是上午，还是下午？”

“你胡说什么呀，从刚才到现在，还不到1个半小时呢。”和香子笑道。随着她的笑声，已经度过的几个月时间，又倒流回来，又缩小为现在的原状了。于是，他看清楚了，戴着蜻蜓眼镜，扎着印第安式头带的和香子，就睡在他身边。

厚夫站起身来，浑身象灌了铅似地沉重，膝关节象脱落了螺钉的合页，松松垮垮。试着走了几步，空气打在脸上象锉刀锉似地疼痛，继续再走几步，面颊就象要着火似地通红。

“还是不对劲儿呢。”厚夫象刚才那个絮棉匠似地用拳头猛敲自己的头部。

“不早了，回去吧。”和香子在前面走着，她的背影忽然变得又小、又远，厚夫怕把他丢下，赶快追上去。门的把手象棍棒似地突出来，走廊深得象山洞，和香子一回头，鼻子几乎要碰着厚夫。

“还有点儿不对头呢。”

“一会儿就好了。”

走过几间房，通过几道走廊，仍然找不到昨天来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影，好象走进了黑暗的、复杂的迷宫。走上台阶，每一级都象墙一样高，把脚抬上去，气喘吁吁了。汽车在大街上奔驰，但是，每辆车都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飞奔，车身忽然飘起，在空中飞行，向站在那里的厚夫冲来。厚夫跳起来，躲过了每一辆冲过来的汽车。

“真的，还是不对劲儿呢。”和香子笑了。“那，太为难你了。住在我那里吧，我在西口租了公寓。”

“我回自己的家，只要有的士就行。”

“好吧，我送你去。”

顺从和香子的话，厚夫坐上的士。但是，车子刚一发动，好象扭开了笼头似地，浑身流汗，强烈的头痛和恶心向他袭来。

“快停车！”

厚夫叫道。一下车，就在道边呕吐开了。和香子为他搓背，仍然止不住恶心。

“象这样，回不去家了。”厚夫怯懦地说。

“都怪我给你的剂量过大了，对不起。”

她搀着厚夫，走进旁边的一家有粉红色霓虹灯的旅馆。

房间当中摆着双人床，墙壁和窗帘都是粉红色。厚夫仍然不

停地流汗，头部象炸裂似地疼痛，但是呕吐已经止住了。

“把这个喝下去就好了。”

和香子拿来白药片和冷水。

“这是什么呀？”

“氯丙嗪，能止住 S. L. D. 的作用。”

厚夫把药喝下，闭着眼睛，一阵轻松的睡意把头痛驱散，很快就入睡了。

当他醒来时，首先看到的就和香子担心的样子。厚夫的额上敷着湿手巾，和香子把手巾理一理，微笑着。

“好一些么？”

“完全好了。”厚夫挺起上半身，虽然头脑里还残留着睡意，但是头痛已经霍然了。汗湿的衬衣粘在身上，很不舒服。

“有浴室呢，去冲冲汗吧。”

“好吧。”厚夫站起来，脚下也恢复了原有的气力，就象长途跋涉之后的感觉。

在热水里浸泡着，昨天以来的酒醉和药力的残余，都被它溶解了，心情又转变过来。

厚夫围着大毛巾走出浴室，和香子在床上坐着，头发散乱，一副倦容。

“你昨天没睡吧。”

“睡了一会儿。”她指着沙发。

“你一直照看我，是么？”

“不过是隔一会儿看一看。”她微笑着，眼皮已经肿了。

“给你添麻烦了。谢谢。”

“药量太大了，所以才那样痛苦。是我的责任。”

“不……，非常好玩。那简直是梦幻的世界。既然先前那样快乐，后来受罚也无可奈何。不过，真是了不起的药啊，我还以为

是方糖呢。”

“人们叫它方块儿，其中包含 S. L. D. 50 单位，是从瑞士进口的。”

“我完全被迷住了。你好象不太严重。”

“不，我也被迷住了。看见雪森桑的手雪白，连骨头都看见了。”

“唉哟，连骨头都能看见呀。”

“我也去洗澡。”

和香子轻盈地一跳，消失在浴室门里了。传出来水声。

厚夫把内衣挂在暖风出口上，从窗帘往外望，外面已是正午，耀眼的阳光在附近一带大楼的窗子上闪烁。来这里时，大约是凌晨 3 点，现在是 12 点半，睡了将近 10 个小时。肚子饿了，想和和香子出去吃点东西。

忽然来了电话。说已到结账时间，是否再续一天，请先付宿费。回答说续住，侍者就来把宿费取走了。

付了宿费，他才恍然大悟，这里是带情妇开房间的旅馆，他已经和一个年轻女人同宿了。这一下子，他醒来了，抽起烟来。他望着和香子的小皮鞋和绿色上衣，昨天曾经产生的、涂上薄荷似的凉丝丝的快感，又窜到下半身去。

和香子在镜前梳她那洗湿了的头发，纤纤细指缓缓地挥动着梳子，大概她感到了男人的视线，明亮的眸子从手臂底下诱惑地望着他。他立刻冲动地走近前去，展开双臂搂住她，把她转过正面，吻了一下她那旁边有一颗小黑痣的嘴唇。刹那之间，他就把这个湿湿的、软软的身体抱到床上去了。要给她解开带子时，她说“不要，”但是坚持给她解开，她便凑过身子来了。亲吻着她那雪白的乳房，她微笑着。美丽的腰肢下面伸着两只修长的腿，厚夫简直不敢相信他能搂着这样美丽的女人。他为了试探这是真的还是梦，说了一句：“真可爱。”那女人闭着眼睛问道：“可爱么？”

为什么？”厚夫说：“不是梦啊。”他狂喜着，浑身抖动着，向那女人冲去。

结束之后，厚夫舔着她那圆圆的眼睑，她如梦初醒地睁开眼睛。

“喏，咱们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吧。”

“去什么地方啊。”

“比如，北海道。雪森桑的故乡。”

她又闭上眼睛，好象已经气绝了似地，再也不动一动。

丘陵和森林，都飞快地滑到后面去了。被雪覆盖的丘陵，在它的腹部闪烁着银色、白色、还有灰色的光芒，牧场的木栅把它划分，它象是会呼吸似地，一会儿膨胀，一会儿瘪下去。黑黝黝的树上覆盖着白雪，象是一棵棵的圣诞树。当那些巨大的树木不时发怒似地抖动躯干时，倒面袋似的大雪块就坠落下来。不论是丘陵还是森林，都是那么宽广而又那么深邃，这和和香子熟悉的关东^①的丘陵啦、杂树林啦，完全不同。荒漠、寥落。但是，这种寂寞反而可亲。和香子觉得她和雪森厚夫很相象，他俩面对面坐着。

“不冷么？”他问道。这已是第三回了。这个人到达钏路机场时、在车站候车室时，都问过同样的问题。好象他认为我出生在南方就怕冷。

“不冷。”和香子微笑着。于是，厚夫微笑了。他的脸随着我的表情而变化，就象一面镜子。

又是森林。许多粗大的树干，树皮剥落，在寒风中挣扎着，怪可怜的。

① 指东京都及神奈川、千叶、埼玉、群马、栃木，茨城等6县。

“这是什么树。”

“大部分是针枞。也混杂有椴松。”

“这些树有点儿吓人呢。浓密的森林，里边有动物么？”

“当然有啦。”他点点头，用那好象能看见无数往事的目光望着森林。和香子喜欢他的这种目光，超越眼前的一切，透视着遥远的地方，他能看见我所看不到的事物。

“在这一带树林里，我遇到过岛枭。那是在参军之前了。”

“什么叫岛枭？”

“大猫头鹰。傍晚它从树林里出来，因为它非常大，羽翼一点儿也不发出声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鸟，是森林之王。那天，我一个人走在林里，天黑了，我怕有熊出来，小心翼翼地走着，忽然，发现这家伙在椴松树梢上。我撒腿就跑，它却飞了过来，一条直线似地落下来，用那巨大的翅膀打我的脸，然后飞走了。”

“多可怕呀。”

“真可怕。”

“熊出来了么？”

“熊没出来。我从小就经常在树林里走，遇到各种各样的动物。虾夷鹿、北狐、水獭、花斑松鼠、虾夷鼯鼠……，就是没遇到过熊。我爹是猎手，是猎熊的名手呢。”

“森林就是雪森桑的故里么？”

“是的，森林、湿原、山和大海。”

“和我这个城市里生长的人完全不同呢。”

他那魁伟的体魄，象森林中的大树，他是在不停地与自然抗争中成长的。

他已经年长了。他比和香子年长将近一倍，和她父亲几乎是同年了。可是，与父亲弯腰驼背的老人形象相比，他年轻得多了。黑黑的头发，不刮的胡须陪衬着他那光润的皮肤，腰板笔直，动

作敏捷，还有他那旺盛的性欲。和香子回想起被他抱起之后被溶化成透明体的那一刹那，现在，在他面前仍然被他吸引着，心直跳。这种心情，从前和守屋牧彦在一起时是不曾有过的。他的身体有厚度，就和他的名字一样。他不仅肌肉、骨骼有厚度，而且具有时间上的厚度。他的一切都是不透明的，使你无法看穿。不象守屋牧彦，只要一眼，就能把他的内心、经历、情感，一切的一切都看穿。所以，他那个人轻薄。

“一直生活在东京么，你。”

“是的，生在千驮谷，在四谷私立学园里从幼稚园上到高中，一共14年。然后，考上四谷的R大学。坐中央线电车，只是3站往返的路程。”

“那不是很好么，那样安详的生活太好了。”

“是么？生活平淡无奇，什么也不闻不问。只懂得一点物理、化学知识。但是，缺乏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知识。”

“可是，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

“我不那样认为。我的人生似乎到此结束了。而且，我还有过自杀的打算呢。”

“自杀么……我也一度有过死的打算。不，不止一次，有好几次呢。”

“真的么？”和香子叹息起来。这个人似乎任何事情都经历过，看来要比我的经历复杂得多了。“雪森桑吃过许多苦吧。其实，我要自杀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原因……。”

“好吧，这一类的事，就谈到这里为止吧。”雪森厚夫不动声色，只用目光去巡视了一下周围。车厢里很空，他俩的身旁没有人，但是，和香子背后的座席上女人们的高声谈话却听得很清楚。所以，这里的确不是谈自杀的地方。

“可是，我想全告诉你呢。雪森桑。”和香子静静地说。她想：

这个人也许能全部理解我的内心活动。父母、精神病医师、守屋牧彦、以及朋友们，都曲解了我的心。再加上警察执拗地讯问我和守屋牧彦的关系和“政治问题”。他们对我围攻。为什么、怎样、所以、后来。最后，批判和否定都来了。那是你误解了、违背人生常态了、你是被害妄想症、资产阶级感伤主义。你是激进派学生，使父母蒙羞；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学习，当个好姑娘。我所思考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所以必须纠正，也就是说，我必须变成另外的我，他们说。够了，够了，他们说得太多了……。

“你好象不太舒服。”雪森厚夫关心地问道。

“我已经腻了，作为一个人。”和香子叹息着。

“我也对作人感到厌烦了。”他也叹息着。他的脸上笼罩着痛苦的阴影，好象他已经完全理解她的内心。

日光照射过来了，平坦的银色雪原，立刻辉映得令人目眩。

“那是厚岸湖。全封冻了。这个湖，在那边有一条狭窄的渠道，通向大海。那里就是厚岸湾。”

湖上有马橇行走，也有汽车行驶。

“真方便啊，冰上也可以来来往往。”

“仅仅是在冬天啊。厚岸这个城市，被那渠道一分为二，冰消之后，来往就得乘渡艇了。我的外甥在这里打渔。”

“我知道，是彻吉吧。”和香子看见厚夫因为吃惊而眨眼的样子怪好玩的，就又说道：“勇吉全讲给我听了。在根室的父亲母亲，还有雪森桑的情况。”

“哼，”厚夫有个毛病，一遇到意外吃惊的事，嗓子眼就变细，胸部气闷，发出咳声来。“你见到勇吉了么？”

“哟，你不是在冰场给我介绍的？后来，在布川修配厂也见过。”

“不，是那以后……”

“他来过信，叫我见他。我回答说，可以在冰场见面。他的信

中带有回信明信片，上面写着地点、时间、允许会面时间。我填好，寄了回去。见面谈了15分钟。15分，在冰场跑道上滑了好多圈儿，时间一到，他就回去了。”

“你说了些什么？”

“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他的嘴真快，15分钟，拚命地说个不停。好象是在警察署或者少年院里，接见时间限制在15分以内，所以习惯于快说了。”

“他把少年院的事也告诉你了？那么，关于我，他说了些什么？”

“啊，这就是你最关心的啊。这呀那呀地，我问了很多，可以供我各方面参考呢。”

雪森厚夫的眼珠不安地转动着，和香子常常为他的这种表情感到不解，但又很喜欢看。她觉得这样的人比那永远十分镇静的人更可亲。与之相比，她想起了她父亲池端恒太郎，那种教授派头，呆板的样子。

“放心吧，”和香子噗哧地笑了。“没说你一句坏话，他很尊敬你这位高尚的舅父。他说很想作一个象舅父那样的人。不过……”

她这样一说，雪森厚夫又陷入不安了。

她故意让对方等得焦急，看着对方越来越显露出不安的神态，这时和香子才用微笑来抚慰他。

“不过，舅父是一个十分难以理解的人啊。父亲啦、哥哥啦，还有那个罗哩罗嗦的社长，差不多都能看透他们。可是，舅父就不同了。”

“那样说的么？”

“你好象放心了似地，忽然之间。”

“倒也不是那样。不过，我也不了解自己，到了这种年纪大概就自暴自弃了。”

“不，”和香子想起在哪本书上看到的一句话，颇有自信地说道：“说不了解自己人，其实已经在努力剖析自己了。只有那些什么也不去思考的普通人，才自以为了解自己。只有那些人，才认为自己的意见绝对正确，而不能想象别人会有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香子想起了池端恒太郎，他从来不在人前暴露自己的弱点，他永远是知识分子、学者、教授。

“你说得对。象你这个年纪能这样想，实在难得。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回忆往事，反省自己做过一些什么事。因为弄不清自己是个什么角色，所以，只好去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

“我认为这很重要，过去对于一个人是头等重要的。”

“我以为青年人只知道考虑现在和未来呢，你真怪。”

“其实，我也经常被拖到过去的回忆中去。24年短暂的人生，但也有过去的积累。我不过只有这么一点点啊。”

乌云蔽日，荒芜的树林连绵不断。

“那是防雪防雾林，在铁路沿线上还残留着。”厚夫说道。银鼠形状的积雪压在失去了色彩的褐铁色枯叶上。好象缺少什么——噢，缺少红黄橙绿印在春装上的色彩啊。

一会儿，树林到了尽头，望见大海了。

黑黝黝的、汹涌澎湃的大海，在水平线上伸展出一条白色的长带，象河流似地、蜿蜒屈曲地向眼前游来。

“那，是什么呀？”

“那是浮冰。”

“那就是浮冰啊。我头一次看见。”

和香子把额头贴在玻璃窗上，凝视着。

眼看着浮冰越聚越多，把大海覆盖，一直填塞到岸边了。对于一谈起冰就只能联想到平坦的人造冰场的和香子来说，眼前的奇观太意想不到了。那浮冰有三角形、四角形、棋盘形、圆形、塔

形、盘形、光滑的、粗糙的，各种各样。颜色也有白、银、浅葱色和湛蓝色，多种色彩。

“那冰是从外国来的，”雪森厚夫说道。“在鄂霍茨克海北部结冻的冰，现在流到这里了。海边平坦的岸冰被流冰挤碎，然后，冰与冰就相互倾轧，聚积起来。”

“那浮冰能载人么？”

“当然可以。咱们找机会去试一次吧。”

到达终点根室车站了。从两节电车里走出来的乘客少得可怜，立刻分散得不知去向了。雪森厚夫提着两个人的行李，似乎很轻松，他走在前面。因为匆忙出门，只带了身边的东西。但是，因为到北国去，他俩全携带了冰鞋。出站口，人们冷得在一起围炉烤火。

“我原以为根室本线的终点站很有气派呢，真是意外的意外呀。”

和香子说着往外跑，看见站房。一个小小的木屋，屋檐下的冰柱在垂泪。与其说那里是某些事物的起点，倒不如说那里是一切的终点。它发出凄凉的叹息，面对着冷漠的、冰冻的广场。

雪森厚夫和她并肩走着，说话时喷出长长的一道白色的寒气。

“根室是个偏僻的小镇。战时由于有千岛基地倒也繁荣，但是蒙受了战争灾害之后，失去了北方领土，人口一直在减少。”

“你的家烧毁了么？”

“烧毁了。战后新建了房舍，但是父母死后就给了别人。现在……”

“我知道，你妹妹家住那里，对吧。”

“勇吉告诉你的吧？是的。本来，可以从这儿就去妹妹家……可是，这一次，不太想见她。”

“因为和我在一起。”

“不，”雪森厚夫慌忙摇摇头，但是忽然又点了点头。“坦率地说，也有那么一点儿。不过，最大的原因是我失业了，有点儿难为情，所以……”

“我也想只和你呆在一起。喏，你给我当向导，看一看街里嘛。”

“说什么当向导，这街上没有什么可看的。”

“要看嘛，我要在你成长的这个街上走一走。”

把行李存在临时寄存处，他俩走了出去。路旁和背阴处仍有积雪，但马路上很干爽。下坡之后，马上就来到码头了。一片冰冻的海面上，许多人凿开冰窟窿钓鱼。据说他们在钓一种名叫“妻卡”的鱼。远处望见红色鸟居的海中小岛，就是弁天岛。厚厚的云层在天空飞快地移动，偶尔出现裂隙，阳光便跌落下来。

在一个仓库似的钉着马口铁的房屋面前，他俩停下了脚步。厚夫说他家被焚之前就在这里。现在，那里是修船厂，墙上的马口铁已经锈蚀，从那扇半朽的门往里窥视，能看见落满尘土的机器。他俩来到神社，登上石阶，从鸟居下面走进去。这座金毗罗神社是他幼时的游戏场。从神社望海港，一览无余。广阔的海面，浮冰一直覆盖到水平线上。

“喏，大致如此。这就是我的故乡！”

“这个小镇就象从海里爬出来的呢。”和香子眺望着整个街道。

他俩返回车站，搭乘的士。一会儿就穿越了街区，左边就是冰原了。雪森厚夫叫车停下，他说：“天鹅！”那里名为温根沼，是一个湖。

初次在大自然中看见天鹅，和香子跑到岸边，细心地观看。几十只天鹅，有的在冰上，有的在水洼里。啾啾的鸣叫声随风飘荡着。一对情侣飞起来了，洁白的羽翼搏击着，冲过云端，飞越森林、飞越大桥，然后伸出穿着黑色长靴似的双脚，轻盈地降落在冰上。

“美丽的鸟啊，天鹅。”

“喜欢么？风莲湖那里还要多呢。”

“我想去看嘛。”

“现在就往那儿去。”

在能够放眼展望风莲湖的山坡上，有一座挂着“民宿”小招牌的房屋，他俩在那里下了车。那里拴着四头褐茶色大狗，和香子不禁倒退几步，但那狗并不吠叫，反而用温驯的目光望着他俩。他在玄关叫了几声，没有答应，绕到后面，一个戴卷毛羊皮帽的男人，蹲在雪橇旁边，阳光灼晒的脸上沁出闪亮的汗珠。

“可以住宿么？”雪森厚夫问道。

那人站起身来，双手抵在腰上，挺了挺脊梁，好象在估价似地瞅着他俩。他的个子和厚夫差不多，但是腿短，有点矮粗。

“可以住宿。不过，这个季节，没有好鱼。”

“那就多关照吧。”雪森厚夫放好行李，走过来弯着腰看那架雪橇。

“这是什么呀？”

“雪摩托。”

“真稀罕，哟，是国产呢。”

“第一批国产品，因为比狗橇方便，所以买来试试，没想到昨天发动机坏了，真没办法。”

“让我来看看。”雪森厚夫把脸凑近机器。

“客人，弄脏了衣服。”那男人阻止他。

“我是汽车修理技师呢。”厚夫笑着回答他。借来粗线手套戴上，拿起活扳手和锤子，他开始工作了。虽然他说“这里冷，你进屋里去吧”，但是，和香子只是摇摇头，钦佩地在那里观看他熟练的技艺。他一会儿松动螺丝，一会儿敲打零件儿，又拆卸、又组装。不大工夫，他就说：“好啦。”叫那人扯动发动绳，发动机

就发出了轻快的爆音，修好了。

“修好了，真不愧是技师。”那个人象洋人似地张开双臂，表示惊奇。和香子高兴得不禁拍起手来。

“连杆，也就是活塞和曲轴的连接杆，稍微出现了一点儿扭曲。其实，原理和汽车一样，很简单。”厚夫摘下手套，接过那人递过来的香皂，洗了洗手。

那个男人直挺挺地站在雪摩托上，握住手把，只见那两支橇一动，就发动起来了。后边的履带旋转着，溅起一阵雪烟，以猛烈的速度奔驰起来。它奔驰到雪原的远方，变成一个小黑点儿；突然又以飞快的速度驶回来。现在由雪森厚夫驾驶了，他向左、右划出两个圆弧，象滑冰似地轻快地跑起来。

“让我坐上。”和香子跑过去，搂住站着的厚夫的腰部，坐上雪摩托。

刚要开走，那男人跑过来说：“潮切的地方冰薄，多加小心。”

“他说什么？”和香子大声叫着，压过那雪摩托的爆音。

“潮切就是冰缝。放心吧，这个湖的每一个地方我都了如指掌。”

速度加快了，震动越发强烈，和香子害怕被甩下去，拼命地搂住厚夫，就象被他那坚硬的、粗壮的、值得信赖的腰吸引住了似地。雪原越发开阔了，民宿已经远离了，来到了被黑色的树木所遮蔽的小岛附近。他们已经到了湖心，避开小岛，向左转弯，激起一团雪烟，雪象针一般刺脸。

“紧紧抓住。”他说道。说时迟那时快，雪摩托猛然一摆，腾空跃起，呼地一阵风，又落在冰上了。

“碰上了冰上的皱褶，没躲过去。”他说道。现在他缓慢地、谨慎地驾驶着，到达岸边了。那里野生着烧焦的棍棒似的枯树，象一片废墟。

“这里是春国岱岛的尽头，叫做狐狸树林。从前是茂密的椴松林，是狐狸的老窝，可是，现在你看到了，已经是枯槁了的椴松荒原了。”

他抚着树干，好象在惋惜失去的过去。

“那里叫弁才泊，这一带是我幼时常来玩的地方。我自己造了一只船，由湖里划过来。”

“自己造船？”

“嗯。用椴松掏成一个独木舟。费了两个来月的时间呢，小学……是的，小学6年级时的事。”

“还是个小学生？”

“还是个孩子呀。大人告诫过，不许孩子到河啦、湖啦、湿原里去，那里危险。可是，越是禁止，越是想去，这就是孩子的心理呀。”

他的视线缓慢地扫来扫去，好象要把他和湖以及丘陵之间的复杂的往事都一一寻找出来。虽然杳无人迹，在冰原当中，却有一个小黑点在晃动。

“有人呢。”

“他在打渔。”

“凿冰窟窿么？”

“是的，咱们去看看吧。这回由你驾驶。”

厚夫教她驾驶方法，就和游戏场里的小游戏汽车一样简单，扭动右把，速度就加快。他那有力的双手支撑着她的腰，湖上是没有障碍物的平坦的雪原。她不断加速，雪烟向两旁飞溅，箭一般地向前冲去。阳光照耀，银白色的世界眼花缭乱。震动的快感从乳房传到大脑，和香子不禁欢呼起来。每当拐弯时，他就用力支撑住她的腰，她深深地感受到他那无声的支持。在湖面上纵横交错地奔驰一阵之后，来到那人影近旁了。

两名青年渔夫，从长3米、宽20厘米的冰洞里往外拉网，大大小小的鱼，一条接一条地被投进塑料箱里。

“可以看一看么？”和香子望着那箱子。雪森教给她鱼名。妻卡、若鹭、杜父鱼、黄瓜……。嗅一下黄瓜鱼，果然有黄瓜味儿。

“怎样，这阵子的渔情。”雪森用家乡话和渔夫搭话。

“不行啊，很不行，这阵子没有鱼。”

“可是，打了这么多，不错啦。还有杜父鱼。”

“大鱼很少，一直打不到。”

和香子虽然听不太懂他们用土话交谈，但她很感兴趣，听得入神。渔夫送给他们几条杜父鱼。他笑着说：“今晚做杜父鱼汤，美味极了。”

又回到狐狸树林，这一次从陆地上走到面海的一侧。一片浮冰，各种各样的冰块挤压着、重叠着，一直延伸到海里。和香子从滩上跳上冰块。奇形怪状的冰块，组成了迷宫，那里有走廊、台阶、屏风、门、塔、岩石和山峰，和香子在里边跑来跑去。

“危险！”当他追来时，她故意等他走近，然后又突然跑远了。他后悔没抓住她，这一次从正面追来，她又躲开，藏到一个大冰块里形成的一个大洞穴里。他走过去了，她大笑着走出来。但是，终于在一堵冰墙面前，她被他拦住了。

“看你往哪里跑。”和香子被捉住了。被他搂住，一动不能动，嘴唇也被他吸住了。正巧他俩躺在一块床形的冰块上，两人长时间拥抱着。后背和臀部冰冷，但是，嘴唇上传来的热燃烧着胸膛和腹部，身上有冷有热，奇异的感受。寒风在耳边擦过，冰块轧轧作响。

“冰在嫉妒我们。”和香子缩了一下脖子。冰微微地摇荡着，那一片冰原，仔细看却在微微地起伏着。每一起伏，就象群集的小虫似地互相倾轧着。

“到这块浮冰的边缘上去吧。”

“不，回去吧。刮风时会被吹远的。”他说着拉起她的手。

来到岸边，那浮冰已离岸有1米远了。他先跳上岸，然后伸过手去，把她拉上岸来。

“好险啊，再过一会儿，就被冲到大海里去了。”

“我真愿意漂去呢。我愿意和你，咱们两个漂到遥远的地方去。”

“别胡思乱想了。被浮冰漂走而下落不明的钓鱼人有好多呢。”

“我情愿下落不明啊。”和香子依然在说。她并非胡思乱想，起码有一半是真心话。她自杀过一次，但因为安眠药数量不足而告失败。如果那时知道浮冰可以死人，她会这样干的。

回到宿地，一会儿天就黑了。请他们走进晚餐的大厅里，中间有一个火炉。玻璃窗外的夜色好象湿润而又有光泽。主人把粗树枝添进火炉。椭圆形老式火炉，发出树枝燃烧的噼剥声，野趣和温暖笼罩着他俩。主人把热气腾腾的锅放在火炉上。

“噢、噢，杜父鱼汤啊。”雪森厚夫高兴得又拍手又跺脚，和香子觉得自己的毛病感染了他，很可笑。

杜父鱼的鲜嫩的肉上，适量地添加豆酱，味道真美。“真好吃。”和香子赞不绝口。雪森厚夫给她讲解地方风味杜父鱼汤的制法。必须用新打上来的鲜鱼，除掉内脏，切成大块，用盐浸上30分钟，然后下锅煮。最后，把单另煮的马铃薯、葱、胡萝卜、牛蒡一道放进去，调上豆酱。

“客人是当地人么？”主人问道。他那没戴帽子的头上白发稀疏，就象给阳光灼晒的脸上罩上一顶特殊的帽子。

“嗯，我是根室人。”

“哈啾，怪不得呢。我是东京人。”

“哟，”和香子叫了起来。

“客人是东京的么？”主人问道。

“是呀。”和香子放低嗓门儿说。

刹那间，主人用探索的目光，扫了一下中年男人和年轻女人。

“你为什么从东京来到这里呀。”和香子问道。

“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讨厌东京了。所以就辞了会社的工作，到北海道来。在牧场工作了5年，前年开了这个民宿。就是所谓的脱离工薪阶层了。”

“多好呀，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嗯，很好。抛弃东京污浊的空气、人和人之间的尴尬的关系和会社里单调的工作，到这里来，我觉得做对了。”

“你是独身么？”雪森厚夫问他。

“嗯。不过，有一个同居的女人，因为她不愿离开东京，我们就分手了。”

风越刮越大了，玻璃窗上发出撒豆子似地声响，大概是湖面上的雪被刮起来了。满天星光闪耀。

“多么象磨亮了的宝石呀。”

“和东京完全不一样吧。”主人说道。“我刚来北海道时，也赞美过这才是真正的星空呢。”

主人的半边脸被火炉的火焰映得通红，雪森厚夫在书架前，藏在黑影里。她走过去，他立刻搂住她的肩膀。书架上摆着鸟、动物、草花、山菜、海藻、北海的鱼、河流、原野、湿原、森林、树木、昆虫、天文、气象……等等有关这一地方的参考书和图鉴。

“你是一位学者呀。”她说道。主人也站起来，抽出一本书说：“这是我的著作。”书名《风莲的四季》，是在钏路印制的。

“这是我对这一带的大自然进行的种种调查和观察的记录，但毕竟我是个外乡人，与当地人的看法不一致。所以，这书一本儿也卖不出去。”

“怎么不一致？”

“我认为自然保护是首要的事情，而当地人认为土地是必须开发的重要资源。开垦不毛的湿原，使之变成牧场或宅地似乎可以获得利益。现在，国家和道^①正在推行计划，要把风莲湖周围的原始森林纷纷采伐，建立新酪农村。这一计划如果实现，我国屈指可数的大型原始森林就会消失，土地被人和牛所占据，牛粪污染河流，并向外扩散。但是，由于我的书反对他们这种做法，所以他们就掀起不买不卖那本书的运动，打来威胁电话，在我家门前立起‘外乡人滚回去’的牌子。”

“这样美的地方，被他们糟蹋了。”

“这样的忧虑，被他们视为外乡人的感伤主义呢。”

“我是当地人，我能理解。夏天的雾，冬天的严寒、风和雪、微弱的阳光，生活在这样大自然的重压之下，当然会对你抱有敌意。因为他们渴望征服自然、获得更容易生活的条件。反过来，只有这种严酷的大自然，才真正代表我们的故乡，所以又强烈地希望保存它，传留后世。矛盾呀。”

“这个矛盾不能设法解决或者调和么？”

和香子去看那星光之夜。她推开玻璃门，走到外面去。“当心感冒。”厚夫追了出来。严寒立刻向他俩逼来。

“不冷么？”他问道。

“冷，”冻得发僵的和香子忍不住说出来。“现在才真冷呢。你从今天早晨就问过我好几次了，冷不冷的。”

他俩走进屋里。粗树枝不时发出很大的声响，溅出火花。主人端出自酿的果酒，有苔桃、岩高兰、猿梨、木天蓼、山葡萄等等。和香子很爱喝香味浓郁、红宝石色的苔桃酒。

① 即北海道。

“青年人喜欢苔桃吧。”主人给空杯子里又斟满了酒。“每年都有成群结队的女学生，专为喝这种酒到这里来呢。”

主人讲解去林里采撷苔桃的情形，找到苔桃生长繁盛的秘密地方，每年可获稳定的收获量。最近，札幌一带的财主们，为了长生不老而喝苔桃酒，1公斤可售三千圆，1天可采20多公斤，收入六万圆。

主人也喝起来，脑袋顶上的白色头皮也被酒染红了。他不住地扫向和香子的目光里燃起了男人的情欲，和香子着慌了，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叫了厚夫，一同回寝室去了。

“困倦了么？”他看了看手表，8点5分。

“不，一点儿也不困。只是想和你单独在一起。”

“那就聊天吧。我去取来酒菜。”

“不，今晚不要喝酒了。光是聊天。你一喝醉，就不知道自己说过什么话了。”

“是呀。那么，今晚就不喝酒。聊上几个小时吧。”

“我知道你接着要说什么，困不困、冷不冷、累不累？”

“你都已经猜着了。我投降了。”

“不困、不冷、也不累。”

“好、好。”他象哄小孩似地，熄了电灯，坐在和香子身边。他俩仰望着星空，膝边的石油暖炉，蓝色的火焰摇曳着。不知从哪里传来啪的一声，炸裂似的声响很快就被寂静淹没了。

“什么响声？”

“林里的树木裂了。每到零下30度，就出现这种现象。树干里的水分结冻，大树就要崩裂。”

“真可怕呀。”

“啊！”和香子叫起来，一颗黄色的星星一闪一亮，陨落了。

“那是流星。”他吃惊地说道。“你是头一次看见么？”

“头一次，一切都是头一次。”和香子的面颊在厚夫那坚硬、粗壮的手臂上轻抚着。“头一次才最有趣儿。我还想观看各种各样的事物，想听、想接触。”

“明天，借用那辆雪摩托，从风莲湖逆流而上好么？”

他轻轻地搂住她的肩头。

“风莲湖周围是宽阔的湿原，人迹不能达到。但是，到了冬季，全部封冻，可以自由来往了。连卡车也可以通行。不过，一定要留神冰缝，常常有乘车来钓鱼的人落水丧生。”

“水下是什么样的？”

“藻类，也叫**菅藻**，被它缠住脚就挣扎不出来了。一直到春天，都是下落不明。”他停顿一下，吸了几口烟，又接着说。“说老实话，我的外甥勇吉已经下落不明了。他和你没有联系么？”

“没有。可是，你为什么认为他会和我联系呀？”

“没有什么，”他抖落胸前的烟灰。“只是想问问他是否和你有联系？”

“几时下落不明的？”

“不过几天之前。喏，勇吉没对你说什么？比如失踪的动机。”

“唔……”和香子沉思着。“等等。他说过当修配工不称心，想去打渔。打算去罗臼，因为冬季在罗臼是狭鳕的汛期，需要人手。”

“罗臼么，他没说去根室？”

“罗臼，没错儿。”

“谢谢。我猜到了。从前勇吉在那里干过活儿，还是到那里去了。”

“去罗臼找他么？”

“去找他。因为有找他的必要。就在勇吉失踪的同时，会社里丢了四十多万圆现款。怀疑他是犯人呢。”

“怪可怜的，他是个好人呀。”

“人是很好，就是性格太强，所以，过去被送过少年院。”

“我也和你一起去找他。他还说爱我呢，可怜的人。”

“勇吉是爱你的。”雪森厚夫用复杂的目光盯着窗外的暗夜。风声忽然猛烈了。

“我并不爱勇吉呀。这是真话。我爱的是……”

“我说，”雪森厚夫不知为什么打断了她的话。“我有事想向你坦诚相告，那是很长很长的自白，恐怕一两天也说不完。”

“那么长呀。不过，我不听你讲那些，也很了解你的为人了。”

“不，不，”雪森厚夫痛苦地长叹一声。“你几乎对我一无所知，我有一个伤痕累累的过去呀。”

“我也想说呢，虽然我的自白很短。”和香子说道。

“不必说了。这世上有许多事说出来反而更加痛苦呢。”雪森安慰她说道。

“不会的。不过，从前我即使说出来、非常坦诚地说出来，也没有人理解，那才痛苦呢。”

“那么，你就说吧。”他点起香烟，和香子也拿起香烟把火接过去。外面刮起风来了，风的压力把玻璃压出挠度，雪片飞了进来。

和香子面对着千驮谷那个曾经度过二十四个春秋的古老的大家庭，就象面对着一只无法清理的破烂货箱子。

其实，生育我的家庭是很简单的。南边有庭院，栽着许多树，还有一个水池，那是日本形式的庭院。祖父在世时，请来一位花匠，把庭院收拾得很精致，父亲把它引为自豪，学生们也煞有其事地加以宣扬。但是，祖父死后，荒草滋生，变成原生植物园了，父亲却说是

“武藏野^①大自然的再现”，又引为自豪了。面对这个庭院的是客厅和父亲的书房，此外，在走廊的尽头有四个房间，那就是我、妹妹、弟弟以及父母的寝室。每个孩子各有一个房间，这是父亲的教育方针。我就是在那间墙壁上透着臭气、人们方便时也能听见的祖父厕所旁的房间里长大的。我的房间在北边，很暗，与弟弟的南房相比相差太悬殊了，但我一句牢骚也没说过。自幼以来，我就是个容易满足的、温顺的孩子。

我被培育成个好孩子。幼稚园之后，进入四谷的私立F学园，努力学习钢琴和日本舞蹈，学校里的成绩名列前茅，爱读有关宇宙和科学方面的书刊。作为长女，还照顾妹妹和弟弟，上中学之后，对家庭课也很感兴趣，帮助母亲搞炊事。在高中，加入网球部，灼晒得黑黑的，是一个健康、开朗的女孩子。我的字写得非常好，高中二年时，替父亲抄写论文，很受父亲赞赏，作为报酬，学会了許多法律名词和汉字，例如：脏物、归责、未必故意、误想防卫等等，同学们听到这些名词，大为惊奇。

但是，到了高三，我这个“好孩子”开始垮下来了。因为我忽然对化学实验发生兴趣，添置了许多试管、蒸溜瓶、喷灯等物，架子上充满试剂瓶，把房间装扮成试验室，十分得意。有一天，我和每一个喜爱化学的孩子一样，热衷于无机试剂的分析鉴定，就连家里必须团聚用餐的规矩也忘了，没去一同用晚餐，继续作实验。但是，恍惚之中，乙醚瓶爆炸起火，焚烧了隔扇门。我大喊大叫，母亲和弟弟跑来用桶泼水，浓硫酸遇水火势更

① 武藏野指东京西部地区。

旺起来了。

这时，邻居叫来了消防队，毕竟人家是专门行当，一会儿就把火扑灭了。结果，我的房间和隔壁的厕所烧毁，走廊和门厅都浸在水里。父亲慌忙赶回来，见面劈头大骂。

“这里放着我的研究资料，如果烧掉就无法弥补了。”

对于我被烧伤，烧毁了教科书、图书、日记，尤其是假期中打零工攒钱购买的实验器具的损失，父亲不闻不问，只关心他自己的研究资料。你看，父亲一回来，首先就跑进他的书房，检查他的资料和书籍是否安全。父亲又瞪着我，大声责备：“一个女孩子家，搞什么化学实验，胡闹。”

我反驳道：“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搞化学试验？”

“那是男人的工作。”

大概父亲也意识到说过了头，他不再做声了。但是，我再也沉默不住了。在工作上，男女加以区别是错误的，父亲认为女孩子去学文学就行了，那是偏见。我大吵大闹，坚持要上工学院，学化学。最后，父亲在理论和情感上都说不过我，终于骂了一声“讨厌”，并打了我的面颊，他已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了。这一掌，打破了我对父亲的信任，我的“好孩子”时代告终了。当然，引起火灾是我的过失，父亲责怪我粗心大意也是应该的。我受到消防署严厉的批评，叫我写情况报告，咎由自取，我不怨天尤人。但是，对于以“女孩子家”开始，以“讨厌”告终的池端恒太郎教授的态度，我无法谅解。他打了我面颊，我并不哭泣，只是一味地瞪着他。

大学考试，由于火灾的冲击，失败了。违反父亲的

意志决定报考工学院，我非常后悔，只好上补习学校，以后再实现我的志愿了。

不知为什么，自从那时起，我的精神就失去了一向的平衡，早晨尤其不佳。睁开眼头脑中就乱哄哄地，简直象掺进了大粪，臭得很。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下午。所以，到补习学校也听不进课去。无可奈何，到咖啡店去，在那里认识了在同一个学校补习的萨。萨已经三考不中了，高个子，志愿报考国立医大，他宣称在30岁之前考中，左手经常拿着英语单词卡片，一边和我谈话，一边看单词。

萨约我到旅馆里去。我还是处女，使他大为惊奇。下一次他又约我，我拒绝了。并没有什么欢乐的行为，我不想再和他去干了。萨又来约我几次，但是，不久他就放弃了我，竟然在我面前不避讳地调戏别的女人了。

男人们围着我，追逐我了。在电车上，一位银发的中年男子盯着我，我换车，他也跟来，一直跟到学校。回家时又遇到他，在身后盯梢，太讨厌了。我对他说，我要叫警察了，他说你生气更可爱，一定要接近我，并且恭恭敬敬地低下了头。另一个年轻男人走过来，厚颜无耻地抚摸我的臀部，对我说别那么装模作样，跟我走吧。眼光、表情、态度，男人们从各个方面进攻，我就象被网住，我既感到烦恼，又多少有点儿得意。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了我如此招惹男人的原因，在于我身上发出的一种特殊的臭味儿。由于我成长在厕所臭气之中，所以，我身上就染上了臭气吧。有的男人把它当做性的魅力，但大多数人是厌恶的。我一走近，人们就擤鼻子，打鼻响，或者嗤之以鼻，我想就是这个缘故。我不愿外出

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一天，父亲和母亲象手持逮捕证的警官似地闯进来，经过说教、说服、强迫、哀求之后，把我幽闭起来，一直等到把我送往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医院里有很多象我这样的病人。在那里用不着担心，吃了人家给的药片，就只知道吃、睡，浑身怠惰无力。处于那种状态之下，也顾不上去想身上的臭味儿了。于是，医师说你的病情好转了，并且劝告父母，你的女儿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让她结婚吧。父母听从劝告，让我去相亲，又困倦又无力的我，在帝国饭店的大厅里和一个男人见面了，并且一同去观赏歌舞伎。第二天，我拒绝了，我再也不想见他了。后来，又有三次相亲的，三次都是只见一面就了结了。

由于一个偶然的^レ机会，我开始了溜冰。炎热的夏日，本想去游泳，但是想到自己的体臭会引起周围的人不愉快，下不了决心，于是从游泳场门口走回来，正犹豫时，看见冰场的招牌。外面酷暑，冰上凉爽，游泳池里象煮山芋一般拥挤，这里却很清闲，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有风，不停地吹在身上，就能把体臭吹散，这使我非常高兴。当我在冰场上蹒跚学步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教我溜冰的入门知识，他就是雪森桑。

失学两年之后，我考上了R大学工学部化学系，到四谷校园去上课了。虽然从前因为臭味引起的神经衰弱已经痊愈，但又出现了别的烦恼。结果，这一点使我再度陷入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窘境。

工学部里男生多，所以，班里有两三个女生就如同凤毛麟角，特别显眼了。再加上实验、实习，和同学

相处的机会多，所以，我有了几个男朋友。我总觉得有人在一旁窥视我，很不自在。有一天，我们上无机化学课，制作分子结构模型。在用塑料球和塑料杆组装时，我忽然发现身旁站着一个男同学，他那拿着塑料球的右手，看起来怪吓人的，有点象蜥蜴或者鳄鱼。而他那突出的下颚，象一个烂苹果。我吓得一下子躲开他，然后又盯着他仔细看。他诧异地问我“你怎么啦”，但他脸上却带着恶意的讥讽，他心里似乎在说：“活该！”我想集中精力制作模型把他忘掉，但是不行。总禁不住把目光转向他那里，把他的一部分肉体联想成可怕的动物或者植物。

不料，我赖以了解世界的机器出了毛病。现在可以这样说了，但在当时却认为是这个世界出了毛病。我自己只是呆呆地观察那个男同学的身体，继而观察全班男同学的身体。似乎把他们的衣服都脱下去，一个一个都赤裸着，那些裸体真是千奇百怪。人竟会具有这样奇妙的肉体么？不论是脸、还是手，多么可笑的形状啊。特别是男人，为什么耷拉着那么难看的東西呀。在我的眼里，实验室变成了破仓库，柱子、墙壁、天棚都变得既寒伧又东倒西歪。我突然大笑起来。教授正在黑板上写化学符号，大家都把目光向我集中过来。我的笑声在沉默之中象秽物似地飘荡着。教授吃了一惊，好象为了躲避那秽物，往后一仰。我看见他那滑稽的样子，又笑起来，直笑得肚子痛，又大叫起来。

“你说这个世界变了样，是不是象上次吃方糖那样。”

“有些象，又有些不象。吃下 S. L. D. 觉得一切都在变，而且不停地变化。但是，我却处于更稳定的状态。教授误以为我在

和男同学开玩笑，我向教授道歉，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到外边去了。可是，外边也同样变了，同学们都裸着身子走着，实在太可笑了。”

那里并不是大学，好象是纳粹集中营。那里挂着“知识即力量”的标语，男女犯人穿着同样的囚服，好象失去了灵魂，六神无主地走来走去。

忽然，我弄不懂为什么这里就是大学了。有大楼、有教师、有学生就是大学么？因为有了大学这个名称才出现大学么？或者是因为大家都把它当做大学，所以它就成为大学了么？顺着这条思路，便可得出下列的结论。即，大学是按照一种模式临时组织起来的人际关系和组织。只凭填写考试答卷，便可被这个组织包罗进去，这有多么滑稽呀。作为这个组织的一员，当你任何事情也不去思考时，你这个人便得到安全、安心和安定。但是，当你一旦怀疑组织、想要否定或者破坏它时，你立刻就变成了叛徒、逃亡者、叛逆、多余的人、局外人、异国人了。也就立刻会受到组织的弹劾、监视、迫害。不知为什么，组织里是那样的残酷和机械般的严格和无情，它绝不宽恕从那里逃跑的人。这就是当我在攻打塔的那天参加示威时，不，当我和守屋牧彦在一起热衷于“革命”时，很快就醒悟过来的原因。向组织复仇，是我参加示威游行的最基本的动机。

我不去大学了，困守在自己的房间里。火灾之后匆忙建起的房间很简陋，但是，墙壁加厚了，听不见隔壁排便的声响了，很安静。上了三把洋锁，窗上糊了纸，盖着被子静卧着，只有去方便或者用餐时才起来。当我的

头脑变坏时，就产生强烈的食欲，想吃硬东西，比如硬饼干，咯吱咯吱地嚼着。我一天一天地胖起来了，也一天一天地肿起来了。因此，我找到了借口，因为不让我外出，所以肿成难看的肉球了。

有一天，父亲突然走进来，命令我住进精神病医院。是的，他下达的是绝对命令：“你去住院吧。”我顺从了。原以为仍然要象以往那样必须对我说教、说服、强迫、哀求才行的泡端教授，对于女儿的顺从喜出望外，作为父亲，他破天荒地温和地对我说道：“去吧，你有病。有病请医师诊治就好了。”

同室住着四个病友。甲每天盖着被子躺着，她并不睡觉，她从被角里露出眼睛，向四处窥视。巡视的护士叫她，她一言不答，一动不动。但是，当她一听到用餐的广播通知时，就好象长久以来就在等待这一刹那似地，一跃而起。那时我才知道她是和我一样肥胖的姑娘。对于和我有着同样家庭遭遇的她，我很同情。

乙靠在窗前的小桌上看书，看上去年过五旬了，头发斑白，高雅的面容，老花镜滑落下来，她就用左手食指往上一捅，专心致志地看书。和她说话时，她总是有点儿厌烦地说：“我现在看书呢。”可是，有时她会冷不丁地问我：“现在几点了？”

丙很少在病室里，不是在走廊里从这头到那头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就是到门厅去看电视。她爱说爱笑，不过，她的话总是那几句：“你叫什么名字？”“嗯，叫我丙。”“你几岁？”“什么时候入院？”“不知道。很久以前。不对。昨天。”

有一天早晨，有人大声唱歌，仿佛是收音机广播。起

来一看，原来是丙在唱。声音优美、曲调准确，一连唱了三段。“太棒了！”有人喝彩。她也鹦鹉学舌似地说“太棒了！”一边笑一边在走廊上从这头走到那头。护士批评她影响其他病人睡眠，她乖乖地回到病室，咕咚一声，躺下就睡着了。

乙获得单独外出的许可了，可以去区立图书馆去借新书。有一天，她抱了一大把玫瑰花回来，到处收集花瓶，全部插起来。这时，护士长来了，批评乙，因为她把医院门厅旁花坛上的玫瑰剪掉了一大半。作为处罚，禁止她外出，立刻没有书看了，朝着桌子发呆，一个劲儿自言自语，好象在和宇宙或者遥远的外国的某人交谈。我很感兴趣，前去问她，“和谁谈话呀？”她厌烦地摆一摆手说，“我现在正在谈话。”不让我打扰她。

我自己的情况怎样、病情怎样，我一概不知道。虽然医师问诊过几次，但是每次我都只是有保留地回答。实验室的意外、组织的事，我都隐瞒了。只说我心情忧郁，不想上大学了。经过几次问诊之后，医师宣布说：“你是忧郁症，进了大学就对大学产生幻灭感，五月病。”保证吃药就可以痊愈。药是片剂，喝下去就瞌睡，只好终日卧床，别无良策。

“就是上次我见到的那个医师么，在牛込的那家医院。”

“是，是那位医师。”

“他的名字写在名牌上，戴无框眼镜，很神气，特别有医师的派头。”

“他一直是我的主治医，可是他对我什么也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因为我对他一句心里话也不讲。”

大概是由于困倦的缘故，我象陷在沉重的沙子里，精神呆滞，对任何事物都厌倦了。内心的不安不但没解除，反而日益加重了，而且，我的头脑由于药物的作用，也日甚一日地恍惚了。然而，外边的世界就更可怕了。窗外的街道象监狱或者收容所似地延伸着，用石头砌的小房子一家挨着一家，人们被监禁在间壁里，组织发出令人厌恶的声音，好象监视犯人的怪兽在狂吠，终日不停。

我唯一能够得到的安慰就是和病人交往，由女病栋走下楼，自由地来到男病栋。有一个30多岁的男病人“茨”和我很好。茨正在收听遥远的星球上的声音，他悄悄地告诉我：“刚才，从星球上发来信息了，那里很平静，请放心。还问地球上怎么样，我告诉他，还在打仗。他说地球人真愚蠢，太落后了。还笑咱们呢。”“我把你的情况也告诉他了。美丽的姑娘、不幸的人。他说，美丽的人应该得到幸福，还向你问候呢。”

我们病室里的乙女士，似乎也在和某人的声音对答，但她绝对不肯透露内容。然而，茨却非常坦率地、真诚地把情况告诉我。茨梦想有朝一日到星球上去看看。为此他必须死，因为人的肉体不能到达几万光年的彼岸去，而灵魂的移动据说比光速还要快。茨对我讲这些话时，他的眼光带有无限温柔。

又唱又笑，到处游荡，无拘无束的丙；禁止外出的处罚解除了，又热衷于去区立图书馆借书，并立志要把那里的书全部读完的乙；只对吃产生反应的甲；和星星对话的茨；他们都正直地表达个人的意愿，并且忠实地为自己的意愿而活着。

与这些病人相比，外界的人们，职员、学生、教授（包括我的父亲）和家庭妇女，都尽量地委屈自己，被组织所规定的服装、仪态、制度及其他清规戒律五花大绑起来了。他们把自己的意志隐藏起来，并且违反自己的意志去服从组织，终其一生。然而，带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把这些正直而又自由的病人指为疯子（包括我在内），而以为他们自己正常。逐渐地，闪光的思想从内心的褶皱里渗透出来了。有一天，我把脸贴在给我讲述星星的茨的怀里，我对他说：“是呀，茨，如果给组织当奴隶是正常的话，我就宁愿不正常了。你虽然不正常，但却是一个自由、和善而又正直的好人啊。”茨抚摸着我的头，叹息着说：“我知道了。我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星星上去，我想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你所说的组织，我开始明白一点儿了。”

“是么，我对于组织可是越来越糊涂了。”和香子回想着她被茨拥抱着的情景。走廊里随时都可能被护士发现，而且，那不断有人来往的走廊里没有死角。茨把和香子带进了被褥仓库。棉花的气味、汗臭、还有其他发酵的味气，漆黑一片，茨把她脱光了。茨的动作很温柔，不象萨那样粗野，好象在捧着易碎的物件。他说：“你那里有……。”她反问了一句。“有什么？”“有星星。宁静的、温暖的星星啊，在你的心中。”他的话和香子似乎能够理解。当他进到自己的里边，流出热液时，似乎他头脑里的宇宙和星星也融解了流进去。

茨是否爱我，我并不知道。对于他来说，星星比我还重要，他爱星星甚于爱人。尽管如此，当夏季结束，我

决定出院时，他仍然用手掌揉着热泪盈眶的眼睛，对我说：“我要报告星星，说你走了。星星会悲伤的。”

秋天，我又到大学里去了。我觉得我的病确实痊愈了。不论在教室或是实验室里，都没有先前那种可怕的发作，对于组织的监视，也不放在心上。相反，我却觉得一切都太平庸，太无聊了。无论是上课或是实验，只要是与学习有关的事，我都觉得乏味，都太平板了。从大学的正门到后门，有一条大马路，从前觉得很深很远，如今却象用超级望远镜头拍摄的照片那样，正门和后门几乎挨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大学失去了厚度，失去了深度，前后都被压缩，而置身于那狭窄的空间里的我，就薄得象一张纸了。虽然这并不比从前不好，但是，我觉得旧病痊愈又得了新病了。医师给我的病取名叫“自己臭妄想症”，或者“忧郁症”。但是，这个名字仍然不对我的病症，今晚也许就给我挂上“扁平错觉病”的病名呢。

我最怕呆在教室里，我怕别人看见肥胖了的我，所以坐在最后一排。这样一来，本来应该离我很远的教师，看上去却好象渐渐向我接近，几乎要过来和我接吻了。我慌忙把视线移开，低下头看笔记。但一抬头，又看见那教师向我做出猥亵的表示。结果，我什么课也听不进去了。

每周一次，我到医院门诊去取药。我说我是“扁平错觉病”，医师说：“那叫‘离人症’。”又给我挂了新的病名牌，就象店头的商品更换价目牌。诊察之后，我绕到病栋，见到茨。他依旧谈星星，我很喜欢看他那如同清溪中的小石一般晶莹的目光，茨静静地搂着我的肩头，

在走廊里漫步。他忽然停住脚步，从地板上拾起一本书。那是我丢失的袖珍本文库丛书。他默默地举着，我说：“这本书送给你。”他立刻拿过去，翻着看。那是一本岩波文库^①《马蒂笔记》^②，上高中时我已读过几遍，因为上街也把它放在手提包里，已经很旧，送给茨的是第三本了。

下一周去时，茨说他看过《马蒂笔记》，很有趣儿，并且谈了些关于里尔克的事迹。只知道谈星星的人谈起里尔克，真有些奇怪。其实，茨是个很爱读书的人，他读过很多诗和小说。他今年34岁，据说在高中任语文教谕^③。我每次去看他，都带几本书去，听他谈谈读了那本书的感想，十分有趣。

有一天，那是隆冬季节的一个下午，我又去看他，护士长说：“茨桑出院了。”我吃惊地询问他的地址，护士长说：“病人要求保密。”我后悔不曾问过他的住址。

但是，下一周，我询问他的主治医师，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他自杀了。”他是在棉被仓库里吊死的。这意外的打击使我非常寒心，好象强烈的闪光把我的心都照得苍白了。直到我坐在归途的电车上，心里才出现阴影，认为茨去星球旅行了。

又过了一周，当我又去医院时，悲伤才涌上我的胸怀。我看那已经失去了茨的医院，仿佛是一座墓碑，如同我曾从医院的窗口所眺望的街道一样。

① 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袖珍本文库。

② 雷那·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德国诗人。《马蒂笔记》是他写的小说。

③ 根据日本教育法，考试及格的中、小学教师，其地位高于普通教师。

不知为什么，从那时起，我的“离人症”逐渐好起来了。象压干的花儿重新吸到水分，恢复了生机那样，世界也恢复了它的厚度和深度。我又去大学上课了，闲暇时我也去溜冰了。与此相反，我厌烦去医院了，当然，服药也停止了。

第二天，我浑身倦怠、没有食欲、感到恶心。我担心我的病并没有治愈。但是，过了几天，身上的一切失调现象都消失了，轻爽得就象体内换进了新鲜的血液。停药后整10天，入院以来一直不来的月经也来了。对于这种无月经状态，医师曾经解释为入院的心理影响和出院后服药的副作用。

因为我高高兴兴地上大学，父母不再挑剔了。对于他们来说，我只要上学，他们就放心了。大约一年之间，我是一个正常的、平凡的、勤奋的大学生，也就是一个好孩子了。

和香子忽然沉默了。她讲述住院以后的情况时，不时出现意外的空白，即使她努力要说得连贯，但她的思考能力好象被谁攫断，任何事情也想不起来了，就象一个人正在路上兴致勃勃地走着，陆地忽然断裂变成茫茫无边的大海似地。

星星象熟透了的果子，闪烁着，似乎马上就要掉下来，但是，它一动也没动。雪森厚夫躺在床上，一会儿就轻轻地打起鼾声。这个人，什么时候睡着的呀。她好象在自言自语，他听不见。

厚夫的胸脯象浮冰似地缓缓地起伏。她忽然想起了守屋牧彦，意识里的空白忽然充填起来了。他在拘留所里，以沉默应付刑事警察的讯问。我对刑事警察没有提到他的事，只回答说，他是父亲的学生，由于常来我家而相识，是我的男友之一。刑事警察并

没有更多地追问。攻塔那天，被逮捕、拘留和起诉的学生超过五百，他们也不可能做到严密的侦查吧。

最近发生了一件令人担忧的事。3天前，在新干线车上，发生了放置定时炸弹爆炸的事件，报纸上的报导认为可能是守屋牧彦的Q派所为。因为攻塔之日，Q派中央执行委员守屋牧彦以下，书记长、行动队长都已被捕，处于崩溃状态，所以，为此而焦急的下人员便铤而走险，采取了暴力行动。遗憾的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被认为是不着边际，那是因为Q派里的确存放着某些残酷的、杀气腾腾的倾向。

去年秋天，K派与Q派的对立日趋表面化，最后发展到不时采取暴力行动的地步了。有一天，Q派行动队抓了K派的女学生，禁闭在T大学的地下室，进行拷问。那密室里有铁管由天棚通出去，为了不使叫喊声泄露，门缝用毛毯堵死了。一个尚且残留着高中生影子的天真的女学生，被四个青年围着，推倒在地板上，任她一边哭号，却一边把她的衣服剥掉，终于脱得精光，把她抬到铁桌上，仰面朝天地把手脚都绑住了。他们摆弄她那尚未成熟的阴部小小的乳房，她拚命地挣扎着。就在三十来名Q派的成员和和香子一类的同情者的围观之下，那四名处刑者解下皮带，一边一、二、三、四地喊着口号，一边向那女生雪白的皮肤上打下去，立刻出现了血痕。等到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处刑者住手时，那女生已经昏死过去了。他们准备着一桶冷水，浇到她身上，等她苏醒过来，又把她翻过身去，打她的后背和臀部。和香子再也不能忍受了，一阵阵恶心，守屋牧彦只好把她带出那房间。平时那样温顺、严肃、理智的Q派的人们，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呢。

和香子清晰地回想起阵内勇吉那坚实的魁伟的肩膀，还有他急速地讲话时一张一闭的嘴唇，好象阵内勇吉又来到她的身边，她几乎要蹿起双腿来自卫了。阵内勇吉在冰场里绕着圆周滑行，对

她明确地说：“自卫队毁不了什么东西，必须组成正规军队才行，要组成以最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陆海空三军，把反对派全部杀掉。那样才能掌握权力。现在学生们干的那些，那叫什么呀……”

说到“学生”两字时，他那黑豆似的两眼盯着和香子，就和攻塔那天，他一边拭去她盔帽上的污泥、一边说“这样干是不行的”时的眼神一模一样。阵内勇吉的军队不是为了防范外国人入侵和保卫日本领土的，而是为了屠杀“反对派”的。这和一般的军国主义者不同，和香子觉得有趣。她说，“不过，我反对屠杀。太残酷了。”阵内勇吉笑着答道：“政治就是残酷的嘛，我舅舅也杀过人呢。”

他说雪森厚夫杀过人，是怎么一回事呀。是在战争当中杀过人、还是犯过杀人案？刚想问勇吉，他却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昭和初年因为牵连青年军官暗杀大臣一案而被处死刑的右翼思想家了。他读过那些思想家的全部著作，他称赞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思想家。他问和香子是否读过，和香子回答是否定的，他深感失望。

雪森厚夫的鼾声进入高潮了。声音那么大、那么有劲儿，就象从胸膛里吼出来的。

他杀过人，是怎样杀的、杀了几个？我问一问好么，或者等待他自己说出来。不，杀人不杀人都无关紧要，我爱他啊，真愿钻进他那厚实的胸膛里去。和香子站起身，摸到他床边，钻进被子里去。在那里的雪森厚夫，是坚强的、魁伟的、温暖而又足以依靠的。而守屋牧彦、茨、萨乃至阵内勇吉，那些男人们只不过能给她留下一点点缥缈的、淡淡的回忆而已。和香子把头枕在雪森厚夫的胸上，随着他的呼吸起伏，仿佛是乘在浮冰上漂过大海。忽然，他那强壮的手臂搂住了她。这浮冰般的航船在任何狂风暴雨之下，都不会倾覆，是她的安全的保障。

“我惊醒你啦。”

“不，我一直醒着，听你讲述呢。”

“骗人，你直打鼻鼾啦。”

“听见啦，你说停止了吃药，就来了月经。”

“你差不多都听了么？”

“我洗耳恭听呢。你那么年轻，吃了许多苦头啊。”他紧紧地向她挨过来了。

一个胖女人，抱着大如西瓜的馅馒头啃着。一会儿就吃完了，她又伸出蛇似的舌头，把额上和颈上的馅儿全舔着吃光，独自一笑。她就是甲。“很好吃么？”和香子问她。“怎么会好吃呀，因为不好吃，我才勉强吃下去呀。”甲回答道。和香子的体重已和甲的体重相等了，她以甲同样的心情和眼光，从被子缝里眺望病室。人来人往、朝夕交替、春天开花、冬季降雪，好象除此之外，一切事物都没有意义了，只好无聊地去翻开漫画书。尽管如此，钟表的时针和年历上的铅笔标记，仍然提醒她年华正在飞逝。

医师劝她起来做一点事情，或是看书、或是拔草、或者散步，都比不动要好一些。但是，甲什么也不想干，一如往常，仍是躺着。因此，一天三顿饭，就是她最大的盼望了。只有食欲，是甲所保留的人的最后一点欲望，她死抱住这一点欲望，要把送来的饭食全部吃光。和香子深深地理解这种混吃等死的肥胖女人的悲哀，她同情甲。甲哟，吃光那些难以下咽的馒头吧，只有吃才使你感到自己是一个人……

肚子饿了。很久没有这样感到饥饿了，和香子按着肚子，深

深地吸了一口冷冷的空气。狗在吠，传来好象刮削大地似的声音，那大概是雪摩托的引擎声。和香子跳起来，寻找雪森厚夫，不见他的身影，不由有些不安。她急忙换好衣服，梳了头发，淡淡地化妆一下。

外面，戴卷羊皮帽的主人正在给北极犬喂食，雪摩托在湖上奔跑，驾驶的正是雪森厚夫。他顺着椭圆形路线转着，摩托后边拖着缆绳，缆绳系着铁制的雪耙，摩托开过，后面就露出平坦晶莹的冰面。

“他在开拓冰场呢。”主人向她解释。“新年的时候，某大学的滑冰团体来这儿集训，在湖上修了冰场，用摩托除雪，然后喷上水，就冻成闪闪发光的头等冰场了。”

“真棒！”和香子高兴得叫起来了。她在雪地上蹦蹦跳跳，掰断檐前的冰柱，抚摸北极犬的头部。

雪森厚夫回来了，眉毛和胡须都结了白冰。“早安。”他露出一副笑脸，象一个老爷爷，那么滑稽可笑。主人把一条长长的软管拖到冰上，开始洒水了。他俩走进室内，大厅里已备好早餐。

咖啡壶在火炉上发出香味儿，黑面包加上别海町的特产奶酪和各种自制的野果果酱。咖啡里加一些附近牧场送来的浓牛奶。每一种都十分可口，和香子贪婪地吃着。

和香子急不可待地穿上冰鞋，立刻滑到冰上去了。阳光不时穿过云隙，象聚光灯似地投射光线。透过黑黝黝的冰层，看得见冰下绿色的藻类在摇曳。她在冰上滑行，好似在草原上飞奔。转了第一圈，她适应了天然冰所独具的坚硬致密的感觉；第二圈，她领悟了根据风向的变化，应采取不同滑法。因为风恰好从阳光方向刮来，所以，只要简单地理解为阳光给了她阻力就行了。

她交错双脚、换道速滑，然后转入倒滑，置身于光、风、冰和重力的中心，就象坐上了高速旋转的转盘。忽然，选手们所说

的“轴心”状态出现了，她的身子旋转起来；手和脚都被吸进轴心里去了。旋转愈加快速了，雪原、云朵、太阳、雪森厚夫，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五光十色的光带，向四周飘去。离心力牵动她的乳房，快感刺激着全身。雪森厚夫走过来，在她身边旋转。和香子降低她的转速，和厚夫同步，两人同时旋转着。忽然，他们跳出轴心，现在划出水车似的大圆圈。

主人端出磁带录音机，播放音乐。他俩搂在一起跳起冰上之舞。华尔兹、探戈、冰上舞蹈等各种舞曲，相继播放，他俩非常熟悉这些舞步，欢畅地跳着。

就在这滑动、旋转和跳舞当中，和香子浑身又重新恢复了力量。从前，当她每天沉溺在滑冰之中时，几乎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锻炼她的肢体上了。表面上说是去上学，却直接去了冰场，在那里着迷地滑三个小时，到大学里听一会儿课，做一会儿实验，又回到冰场，再练三四个小时。她坚持每天勤奋地练习六个小时以上，技巧明显地提高了。与仅仅在星期天滑两个小时的厚夫相比，和香子的运动量远远超过了他，当然她的技巧也凌驾于他之上了。他夸奖她“有才华”，其实他的看法错了。和香子的技巧仅仅是靠努力练习的结果，而一流选手善于把天赋和才能在练习中提高。和她同时开始滑冰的人已经在不长的时间里把她甩在身后，有的已经达到全日本数一数二的高度了。

他俩跳了好大一会儿，终于厚夫气喘吁吁了，“投降”了，不再滑了。他擦了擦汗说：“毕竟比不上你们年轻人啊。”苦笑起来。两人回到室内，洗罢淋浴，更换了汗湿的内衣。

“休息一会儿好么？”他这样说，她却摇头反对：“不，咱们出去吧，去一个远远的地方好么。”

他驾驶着雪摩托，两个人一同出发了。牵引的雪橇上，装着主人给准备的盒饭和钓具。虽然乌云低垂，但是雪原明亮，他俩

在明亮的雪原上快速前进。

路过昨天去过的狐狸树林，来到湖中心。不时碰到冰的褶皱，雪摩托就飞起来，每遇到这情况，和香子就大声喊叫着。忽然停车了。他指着前方，有一大群天鹅。

那些天鹅一会儿和白雪融为一体，一会儿又分离出来。有的在冰裂隙的水中游泳，有的成双成对地飞翔，啾啾啾地鸣叫，仿佛畅游在它们自己的领地，几百只洋洋大观，绝非温沼里那几十只所可比拟的了。

“你看，那天鹅跳舞呢。”

一只天鹅张开翅膀，飞舞着，另一只在雪地上配合着踏着舞步。那一只落下来，另一只马上就跃身飞舞，一种轻快的节奏。和香子测了一下它们的节奏，是三拍，华尔兹。围着那两只天鹅有一大批观众，好象正在一齐拍手呢。你听，它们真地欢呼了。一只带头鸣叫，其余的一群就立刻随声附和嘎嘎地叫起来，简直是欢呼一片了。但是，在离开群体很远的地方，有两只离群的孤独者，它俩对群体的活动无动于衷，远远地漫步着。

“那里有两只离群的，象我似的。”

“那是丹顶鹤。翅膀的末梢是黑的。”

“雪森桑的眼力真好，我看不大清楚呢。”

“哎呀，大雕飞来了。”

他指着一个巨大的黑影，那大雕有力地在寒风中搏击着，消逝在岬外的大海上。

昨天的浮冰群已经消失了，只见茫茫一片灰色混浊的水面。

“浮冰不见了。”

“大概被风刮走了。”

他俩沿着陆地缓缓地走着，来到湖冰的尽头，再往前边就是大海了。湖水至此断了，宽阔的、黑黝黝的海水上飘摇着无数薄

冰，互相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

“这表明沿岸正处于结冰状态，海水粘粘糊糊地，眼看就要冻结了。当地人把这状态叫做太西洛普，结冻的薄冰叫做荷叶冰。”

和香子从滩头走到海边，把手指伸进海水，那海水象粘液，好象要把指头吸进去，她慌忙把指头缩回来。虽然仍有海浪，但由于海水带有粘性，不起泡沫，沉重得象水银。寒冷、黑暗的大海，水平线上隐隐约约能看见一个岛。

“那是国后岛，北方领土之一啊。”

“这，是鄂霍茨克海么？”

“根室人是那样认为的。根室两个海港，开花港面向太平洋，是不冻港；根室港面向鄂霍茨克海，是结冻港。”

“为什么说是他们认为？”

“因为并不肯定啊。在书上鄂霍茨克海是指千岛列岛以北。但是，如果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也被列入千岛列岛的话，那么，这里也就是鄂霍茨克海了。”

从鄂霍茨克引出库页岛、堪察加、西伯利亚、北极等一连串名词，使人联想起冰雪、寒冷和无人的世界极地了。在那里，一切都冻结了、静止了，只有死亡。和香子吮吸着手指，品尝着北海的咸味儿。不知为什么，那味道使人发抖。

“你冷么？”

“冷，不过没关系。喏，现在我来开摩托吧。”

和香子加快速度，雪摩托忽地一下子飞上雪原。雪摩托疾驰着，非常有趣，雪烟向两旁飞溅。他提醒她当心冰缝。在湖的中部，有雪融的积水，但它与远处天鹅群集的地方相连，她看清了那一带是冰缝，远远地绕了过去。她不时摆动方向盘，变换方向，当她判定前方没有障碍时，就全速前进。他要对她说话，但摩托的轰鸣声干扰了他的声音，他正要靠近她的耳边时，忽然发现黑

黝黝的冰缝已经迫在眼前了。惊慌之中要摆动方向盘，偏偏沉重得不听使唤。这种雪摩托没有刹闸，只有关闭引擎。但是，已经来不及了，3米多宽的黑水沟就在眼前了。一咬牙，开足全速，雪摩托如离弦之箭，飞一般驶去。飞跃！

当她恍惚之中似乎看见了水底褐色藻类和死神的面孔时，雪摩托已经跃过冰缝了。熄了引擎，回头一看，雪摩托差一点坠入冰缝深渊，由于加速才跃到几米之外的地方。

“好险啊。”他抚着她的肩膀说道。

“真危险！”她缩着脖子，吐出舌头。

“你真是一个速度狂啊。”

“不过，真好玩。”

“飞跃的时候，你不怕么？”

“不象想象的那样可怕。不过，我见到死神了。他的脸色苍白，是个可怕的男人。”和香子说时好象是真看见了。披散着水草头发、草绿色冷森森的脸，在水里微笑着。那很象她从前梦中见过的人呢。

由厚夫驾着雪摩托，来到河口。这一带，卡车、马橇象赶会的小贩摊儿似地排列着，很多人在冰上垂钓。

“他们在钓若鹭鱼。咱们也在这儿钓吧。”

“不，我讨厌人多的地方。咱们到远远的、没有人的天涯海角去吧。”和香子显得不大高兴。

他俩沿着风莲川溯流而上，两岸出现了广阔的湿原，去年曾和布川一郎、藤山君子前去猎野鸭的沙洲，他们从一旁越过去了。苇荡干枯萎黄，拦腰埋在雪里；谷地榛树梢上全都蒙着一层冰膜，象精巧的冰雕，晶莹闪亮。一会儿，来到了风莲马哈鱼、鲟鱼捕获采卵场，厚夫熟知从那后边的山坡上眺望是个有名的去处，就和和香子下了摩托，往山坡上爬去。

“啊，太美了。”和香子兴高采烈地叫道。

河流象风莲湖的触须，弯弯曲曲地伸进广阔的湿原。枯立的榎松和冬季荒芜的北苇荡，给这冰与雪的风景里留下了几分温暖，和雾中结冰的胡枝子的细枝，形成相比。山坡上牧场里的蓝色饲料塔，在地平线上象一座雕像似地静悄悄地耸立着。

“那些房屋是什么地方？”

“捕获采卵场。在这里捕获溯流而上的马哈鱼，然后采卵、受精。”

和香子有点困惑不解，厚夫就给她讲了讲马哈鱼的习性，马哈鱼是回游鱼。

每年8月末或者9月中旬开始，到11月末为止，北海道东部的河流，特别是薰别川、西别川、风莲川、别当贺川等河流，都挤满了大批从海洋回游到故乡来的马哈鱼。我在幼时就看到过无数次那种情景。有一天，海面忽然黑压压地涨高了，原来是一大群马哈鱼的背鳍和尾鳍，在水面上鳞光闪闪地向河口冲来。清澈的河水里挤满了银色、黑色的鱼。河水浅的地方，有的鱼群堆积起来，有的鱼群在激流里奋力跳跃，它们的头部、腹部以及牙齿，被石头碰伤，鲜血淋淋，仍然你争我夺地向上游奋进。要问它们为什么这样，其实，仅仅是为了产卵和受精，进行性行为。

男与女、雄与雌的结合，对于生物来说，是最重要的事了。但是，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的是没有先例的。雄鱼非常关心地保护着满腹鱼卵的雌鱼，在水中游来游去；一条雌鱼被几条雄鱼追逐着；雌鱼大腹便便，文质彬彬；雄鱼却如它被称为“弯鼻子”那样，伸着它那具有锋利牙齿的头，不许外敌靠近。当它们到达上游的沙场时，雌鱼产卵、雄鱼在卵上撒上精液，然后，这雌雄一对马哈鱼就守护着鱼卵，直至几天之后死去。长途跋涉和产卵，它们尽了毕生的力量，本来被称为“胖儿”的鱼，这时已经唇皮脱

落、颜色苍白，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了。

厚夫讲完，和香子出神地望着结冰的河面，好象那里游着马哈鱼群。

“这故事太动人了。马哈鱼为了爱情而献出它的一生，为爱情而死，才是最大的幸福啊。”

“不，剥夺马哈鱼的幸福和利用马哈鱼的是人类啊。”厚夫说道。“人们在这里筑起堤堰，阻止要去上游的马哈鱼前进，在这里进行名副其实的‘一网打尽’。然后，按雌雄分开，杀鱼剖腹，取出卵——就是鱼籽，配上雌鱼的精液，人工受精。马哈鱼长久的恋爱也不能保全到最后了。”

“真惨。”

“人们不撒放小鱼苗，就没有马哈鱼回游，为了保证资源，也是不得已的。”

“资源，马哈鱼也是资源么？”

“是呀，马哈鱼也是人类生存的资源，就和石油一样。”

厚夫回想起渔夫们用棍棒朝着马哈鱼头部殴打的情景，那些一生一世处于最后的恋爱梦境之中的马哈鱼，被打得眼球流血，坠入黑暗里了。从海里捞出、或是用定置网捕获的马哈鱼，如同尘芥一般卸入船舱，痛苦地挣扎着，窒息而死。饲养马哈鱼稚鱼，并且放归大海，仅仅是为了确保捕获和杀戮的成鱼资源而已。

用棍棒捕杀马哈鱼的渔民和大嚼马哈鱼的人们之间，其残酷程度并无区别。渔民只不过是代行吃鱼人的意志，其间的差别只在于分工不同罢了。作为狩猎人，我曾捕杀了数不清的虾夷鹿、鳧、虾夷雷鸟，可以说双手沾满鲜血了，但是，我与那些品尝这些野味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就和杀猪宰牛的屠夫和食肉的普通人并无区别一样。也就是说，人为了生存，就要屠杀和食用动物，乃

至植物，生来注定是残酷的，就如阵内虎吉所说：“罪孽深重”啊。

不仅如此，我还杀了许许多多的人。战争当中，虽然对手就是敌人，但是，他们毕竟是人。我用机枪不知杀死了多少敌军。残杀居民和俘虏，把蹂躏了的女人杀死，都被认为是正义的，是为了圣战，是被肯定的，越是屠杀，越被褒彰为勇敢的士兵。但是，战争结束，这一切立刻就被否定为残酷的侵略行为了。虽然，我辩解说：那是秉承长官的命令而进行的杀人，作为下级士兵没有责任，但是实际上我作为当时的一名国民，只不过在尽力使自己杀人合法化罢了。那并不是仅仅慨叹一声“罪孽深重”就可推卸的事，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

一阵温馨的气息吹到厚夫的面颊上，厚夫惊醒过来，和香子正睁大眼睛望着他。

“你在想什么，那样伤感。”

“胡思乱想罢了。走吧，再往上游走一走，到天涯海角去。”

“走吧。”和香子一口气跑下山坡，厚夫也不肯落后，追了下来。

过去总是乘船溯流而上，今天乘雪摩托从冰上走，别有一番风趣。原来水陆分明，现在连成一体，雪摩托避开拐弯处冰的褶皱，有时奔进苇塘，有时跑上积雪的斜坡，河上、岸上，自由奔驰。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厚夫和和香子，他俩非常开心。来到河的“大拐弯儿”，他俩走下雪摩托。

“来吧，这儿就是天涯海角啦。”他从雪橇上卸下钓具。“在这儿钓鱼吧。”

因为和香子那样好奇地观看着，厚夫不由得有些自鸣得意，他首先开始凿冰窟窿。他用一支巨大的锥来凿洞，这是非常吃力的活儿，他的手臂和肩头上的肌肉隆起，大汗冒了出来。

“给我试试。”和香子伸手接住大锥，但是抬也抬不动，只好

死了这条心。

用铁勺把凿碎的冰耙开，再往下凿，终于把冰层贯穿，涌上水来。开了一个直径 10 公分的洞，测了一下，冰的厚度为 64 公分。

在冰上放一块板，上面放置空铁桶，在那里燃起火，主人给准备的干柴，一点火立刻就烧旺起来了。把午餐饭盒放在火上，就开始准备钓鱼了。50 公分长的短鱼杆上拴上带 5 个 4 号钩的钓线，把蛆“销”在钩上，向冰洞里垂下，立刻就有了反应，钓上了两条 10 公分长的若鹭鱼。和香子拍起手来。

“来吧，你钓一下试试看。”他把鱼杆递给和香子。

“我还是头一次钓鱼呢。”

“头一次就在这天涯海角凿冰窟窿钓鱼，太有趣儿了。”

“真是的。”和香子立刻钓上了一条。

“这里正是钓鱼的好地方呢。”

厚夫在和香子旁边又凿了一个洞，他也垂钓起来。鱼很爱咬钩，他俩高兴得一时忘乎所以了。他们把冻鱼摆在冰上，每 10 条一排，便于数数儿。当摆满 30 条时，和香子问时间，已经 11 点半了。正好，饭盒里的饭也煮好了，把鱼穿成串，烤着吃，当做菜。

“真好吃。我头一次吃饭盒煮的饭。”

“你的头一次可真多呀。我在军队里用饭盒烧饭都吃得腻了。这是锻炼有素的了，所以才能烧好饭。”

厚夫说明了饭盒的用法，用里边的盒量米，把水加到标记处，烧好以后敲饭盒盖子，听声音判断是否已经煮熟。

“我真佩服了。”和香子面颊上粘着饭粒。“雪森桑什么都懂，而且那么具体。”

“我长期生活在不具体干就无法生存的环境里呀。不过，过于

具体，自己的世界就狭窄了。我对于学问和抽象的范畴就一窍不通。”

“与学问和抽象相比，具体的世界更伟大呀。”和香子静静地

说。

下起雪来了。满载着雪的大块云团一层层地压过来。风也刮起来了。北风，风力4，雪花飞舞起来了。天气预报说傍晚有大风雪，看来是提前到来了。

“咱们也该回去了。”

“不。”和香子执拗地说。“好不容易咱俩在一起嘛。”

吃完饭，把餐具和钓具装上雪橇，做好随时可以出发的准备之后，他俩围着那铁桶火炉坐着，铁桶烧红了，辐射热给了他们温暖。

“我今早做了一个怪梦。”和香子纤细的手指遮着炉火，缓缓地晃动着。“和我一起住院的名字叫甲的肥胖的人，把一个她并不愿意吃的大馒头硬吃下去了。她长得更胖了。我很理解她的心情，因为我太理解了，所以我也十分痛苦。我也是和她相象的人啊。”

“为什么……”

“也就是说，我想做一个普通人而不能，所以心急如焚。”

“这一点我懂。我也是个想做一个普通人而不能的人哟。”

“为什么……”

厚夫沉默了。但是，自白的冲动已经膨胀得要突破硬壳一跃而出了。

“我，昨天，把一切一切都告诉你了，是吧。”和香子为他解围似地微笑着。“所以，今天，我就很轻爽了。那样令人烦恼的过去，彻底地消逝了。身上的重负解脱了，我痛快极了。而且，我曾经那样憎恨的父母，现在也觉得他们有些可怜了。仔细一想，当父母的也有说不出的苦衷。我懂得一点儿。也就是说，当父母的

有时也象马哈鱼产卵啊。我听了你刚才讲的话，才这样想的。”

“这很好。”厚夫说道。“其实，你每次说父母不好的时候，我都感到痛心。为什么，因为我给父母，尤其是给母亲添了无限的忧伤啊。我没有资格抱怨父母，而我应该遭到父母的痛恨。可是，他们却一点儿也不恨我……”

“说不定我也没有资格怨恨父母的，我也这样觉得。”

“受马哈鱼的影响么？”

“马哈鱼、风莲川、雪摩托、雪森厚夫，都影响了我。”

“那是很好的啦。”厚夫又说道。雪下得紧了。天上下的雪，和被风搅起来的冰上的雪混合在一起，天地之间激起了雪的旋涡。铁桶里的火焰被煽得火花四溅，象放焰火。

“我也想忘掉过去，轻松地活下去。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太难了。”

“为什么？”

“我的过去太可怕了。说也说不尽的沉重和黑暗，往事不堪回首啊。”厚夫双手捂着头部。

“那样的话，就请你悄悄地藏在心里吧。”

“这本来是我要对你说的台词呀。不过，我的话是不能藏在心里的。尤其是对你，我必须自白……，我，是个前科犯，而且不止一回两回，是一个多次犯罪、多次进过监狱的人。我……”

“可是，你已经不再犯罪了啊。”

“为什么……”

“你已经改正了9年7个月零15天啦。这是去年10月20日你说的。所以，到今天就已经9年11个月零10天没干坏事啦。”

“你已经知道我的过去了么？”

“我不可能知道啊。这也是现在——啊，这也是头一次——才知道啊。不过，我看出你戒烟是诀别过去，决心要做一个普通人

的。并没有什么根据，我只是凭直感这样想的。所以，上次在F相见时，你忽然吸起烟来了，我就在捉摸，你破坏了9年零11个月的禁令是为什么。我担心你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

“你以为我干了犯法的勾当么？”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不可能知道嘛，你怎么总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呀。其实，你是不是犯过罪的人，对我并不关紧要。”

“但是，我……”

“不要说了。你是想说，你是个犯过罪的人，是吧。其实，难道我不是和犯罪的人划等号的人么。当你成为一个罪犯之前，不是雪森厚夫桑么？因为，当我被别人称为精神病病人或是疯子之前，也是和香子呀。喏，刚才咱们在冰上跳舞，太痛快了。那，就是犯罪的人和精神病患者在跳舞呀。我，已经腻烦医师给我挂的病名牌了，请你也丢掉法官给你戴的罪名牌吧。”

“如果能办到，我当然愿意那样做了。”

“当然能办到啦。”

“不，实际上，那是很困难的。因为那种牌子，在社会上是很盛行的。挂着牌子的人，即使他想丢掉它，社会也不允许他丢掉。”

“我不管它什么社会不社会的。”

“你这样说，正说明你幼稚，你不懂得社会。社会的确是最可怕的，借用你的说法，社会就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就象捕马哈鱼的定置网，只要你钻进去，就绝对逃不出来。它能巧妙而又阴险地把猎物捕获。”

“那，就与社会斗争。咱们两个合起来干。”

“斗争？……唔，你真是女强人啊。”

“倒也不是。因为我懦弱，所以才一反常态啦。”

“只要有斗争的意志，就够坚强的了。回想一下我自己，从来也不曾与社会做过斗争，我是个懦夫，不曾想到斗争就先想逃避

了。”

风声呼啸，大雪纷飞，把他俩变成雪人了。虽然厚夫心想必须尽快离开，但是和香子却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滔滔不断地继续说着，坐在火边不停地添柴。厚夫并没有说出他最想说的话，怎样说才好，说出来会不会伤害她，而他最害怕的就是现在两人相处的幸福时光，会在转瞬之间消逝。我害怕，因为年轻时就因此而失去好几个女人了。

忽然，他在风雪纷飞之中发现了一个静止的目标，他诧异地注视着。那是一只雪白的大鸟，在白色的天空和白色的飞雪之中，张开它那巨大的翅膀飞翔着，它巧妙地利用羽翼，逆着劲风，在空中几乎静止了。尖尖的喙、乌黑的眼睛，还有那锯齿形的翅膀，那是一只白隼。它不但对抗暴风雪，而且利用暴风雪，寻觅着它的猎物，那大隼更显得英姿勃勃了。他指给和香子看，但她一下子找不见。这时，那隼改变了位置，向低处盘旋，又捉住风头，在空中静止。这时，和香子看清楚了。

“真了不起，它能在那样的暴风雪中生存。”

“你说得对，它是敢于斗争的鸟。”

厚夫把和香子搂过来，拂去她头上的雪，吸住她那不畏寒冷、燃烧般的红唇。暴风雪更加疯狂了，在冰天雪地里，他俩把体内的火焰全部融汇在一起了。

忽然，好象被卷进雪崩似地，一阵强劲的风雪把他俩裹倒在冰上了，雪从颈部钻进去，刀扎似地冰凉。视线已经达不到10米了，只能隐隐地望见岸上的泥柳。他们急忙准备返回。铁桶已被刮得不知去向，他们便把冻硬的鱼装进布袋，开始发动马达。迎着顶头风雪，机器很难发动。履带在新雪上空转，加不快速度，缓缓地走着，忽又陷进倒树背后的积雪里。不论怎样加油，也仅仅是扬起雪烟，驶不出去。他俩想把雪摩托推出去，反而陷得更深。

厚夫使出浑身力气推摩托，脚下却愈陷愈深。

“不行呢。怎么办呀。”

“没想到雪积得这样深。只好把前边的雪清除掉，再开足马力往外逃了。”

厚夫用垫火炉的板子当铁锹，开始除雪。雪量很大，除雪很难。但是厚夫在手上和腰上用力，象一辆扫雪车似地向前突进。

发动马达，全速前进。这一次，他们避开积雪，保证不降低速度，谨慎地前进着。雪从斜刺里袭来。当白色的地平线上出现一道道断痕时，他们看见连绵不断的、象灰色墓标似的赭松的枯树干了。他们已经回到河口了。群集在那里的人们，已经不见了。针叶林若隐若现，表明那边就是河岸。一会儿，来到湿原尽头的苇荡了。风吹浮雪，只剩下薄薄的硬雪和坚硬的冰，雪摩托行驶得更快了。而且，他们处在顺风之中了。不时看见天鹅，伸着长颈结队飞行。野兔从苇丛中窜出来，是被马达声惊扰了么？原来是一只北狐正在追逐。在这样的风雪之中，动物们仍旧干着它们的营生。和香子搂着厚夫的腰，向他做了一个暗示。她说：“听见铃声了。”厚夫减低摩托速度，那冲破风雪传来的特殊的声响，果然是铃声。风雪中露出4只狗，继而橇上的主人也出现了。

“客人，叫我好担心啦。太晚了，听钓若鹭鱼的人们说您俩去风莲川了，所以，我正要去找你们。”

“对不起，摩托陷进积雪里开不动，耽误了时间。”厚夫鞠躬致歉。

“发生了一起遇难事件。汽车掉进冰缝里沉下去了。这样大的雪，看不清啊。”

“人死了么？”和香子问道。

“下落不明。喏，在明春冰消之前，搜寻也没有用。”

以狗橇为前导，他们按最短距离飞速前进。在迷人眼目的风

雪当中，那几只狗毫不介意地箭一般地向前奔跑。半路上天就黑了，摩托的前灯照得雪花弥漫，视线里不时失去前边的雪橇。如果主人不来迎接，他们就会找不到方位、找不到路，肯定会迷失在雪原上。

到达民宿时，从窗口上望见烛影摇曳，停电了。有很多人，很热闹。原来是巡回剧团的人住在这里。

和昨天完全不同了，今晚的晚餐热闹非常。人们围在炉旁，肩并肩地，热气使玻璃窗蒙上雾气。欢声笑语，诙谐，戏谑，俗不可耐的谣言和超越尘世的议论交织在一起。厚夫和和香子坐在远离他们的小桌前，又冷又厌烦，正想早些回到房间里去。这时，剧团里一名小丑似的40岁左右的男人，引得满场轰动，他抱着酒瓶走了过来。他那煮螃蟹色的鼻子可笑地抽动着，他说他们是借用公民馆和渔民会馆在北海道巡回演戏的。趁着结冰和由于浮冰而不能打渔的这个季节，正好演戏，直到明春再回内地。他说了几出戏名，但是不懂戏剧的厚夫只当耳旁风了。

“不过，恕我直言。”那男人用俄式衬衣的衣袖擦了擦红鼻子。“请问你们的关系是……”

“我们是情侣呀。”和香子挑战似地说道。“有什么问题么？”

“我胜利了，”红鼻子高呼万岁。“说老实话，我们在那里打赌，猜你们是什么关系。教授和学生、父女、叔父和侄女、情侣、未婚夫妻，各种各样的猜测。喂，我赢了。”他向大家打出了一个V字手势，大家一齐拍起手来。

“真羡慕呀！”“太棒啦！”……欢声四起。

“喏，和我们一起喝酒不好么？都是一些心直口快的人。虽然家乡、年龄、学历、思想、性格各式各样，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穷。”

“咱们去吧。”和香子催促厚夫。厚夫觉得陌生，不太想去。但

是，当他看见有两三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时，他就走过去了。

和香子立刻和年轻团员打成一片，如同和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在一起似地谈笑起来。厚夫身旁坐的那个年纪大的男人，戴着黑眼镜，沉默不语，摸索着装冷酒的杯子，缓缓地送到嘴边。他是个盲人，一个年轻女人从大盘子里替他夹菜、给他斟酒，照顾着他。

“这是我妻子。”他说时，握着那女人的手。那女人微笑着。她比和香子年纪稍长，大约二十七、八岁。健康的身体，宽宽的前额被刘海遮蔽着。

红鼻子叫那个盲人，请他弹奏吉他。年轻女人取来吉他，盲人熟练地弹奏起来。青年男女们站起来歌唱了。大家拍手、敲桌子、打着拍子，曲调很美，歌词是英语的。和香子也张开嘴了，她立刻和那些青年站在一起唱起来了。英语歌词，她背得很熟。

“这是谁的歌曲？”

“甲壳虫。”

“啊，这就是甲壳虫歌曲啊。”

和香子的声音清脆，厚夫想起勇吉的美声，让他俩合唱一定很好，虽然彼得和军歌的流派相去甚远……。总而言之，青春是美好的。我的声音已经失去那样的魅力和光彩了。而且，不论怎样努力，也不能和青年们共享同样的爱好、同样的欢乐了。厚夫感到被和香子遗弃了似的孤寂，同时，对于将来产生了不安。我能和她共同走在人生的路程上么，两人相差得太远了。厚夫走向窗前，用手心擦拭玻璃上的雾气，凝视着黑暗。风雪肆虐疯狂的窗外。湖面、湿原、森林、大海，完全被冰雪和黑暗所覆盖了。然而，在这一片死亡和寒冷的世界里，也有动物勇敢地生存着。在厚厚的冰层之下，身躯巨大的伊富鱼正在静候猎物；天鹅和白隼在暴风雪中处之泰然吧。厚夫听见撕裂般的风声，打了一个冷

战，自己太怯懦了。忽然，他发现民宿的主人躲在厨房的柱后，用十分诡秘的眼光望着和香子。

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主人在注视和香子，也许他只是在出神地观看大家在那里快活地喧闹，可是，厚夫的心里却产生了恨不得把主人杀掉的嫉妒。厚夫象被磁铁吸住似地面向主人，就在他刚要爆发出怒吼时，主人向他讨好地笑了笑。一向粗鲁的主人向他讨好，虽然怒气消了，但是更加重了疑惑，他皱着眉头，不高兴地 把脸转向一旁。

“大家真开心啊。”主人的笑脸有些做作。

“去年，他们也在我这儿住过。那个弹吉他的，去年还是独身，最近才结婚。他太太多漂亮啊，他本人又看不见太太的脸，真可惜啦。不过，团长先生，那个红鼻子的人，他说是太太爱上了那盲人，也不知是在标津还是弟子屈，在那里的舞台看了演出就跟来了。”

厚夫沉默着。主人并不介意，他继续说道：“太太是钢琴家，听说她丈夫用的盲人乐谱，都是她亲手制的。两人真是一对恩爱夫妻，团长十分赞赏呢……”

忽然，主人以惊人的、敏捷的动作跳了过去。一张桌上的蜡烛倒了，他跑过去换上新的蜡烛，向火炉里添了一节粗木头。

和香子从人们中间挤过来，她喝醉了，一边唱一边不停地喝着。

“喏，一块儿唱嘛，不要悄悄呆在那儿。”

“我，不会唱那些洋鬼子歌。”

“你会唱别的歌也行啊。”

“军歌我倒会唱。”

“军歌，好啊。”红鼻子团长说道。“和我一起唱吧。战争万岁，甲壳虫算什么东西！”

然而，厚夫很顽固，依旧一动不动。他周围的快活气氛越是浓郁，他的内心就越是空虚，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和大家一同欢乐。他明知这衰老的心情和香子不可能理解，会使她苦恼，但他毕竟不能和周围的人同步。

“你好象不大舒服，”和香子关心地问道。“一定是疲倦了。”

“是的，”厚夫强作笑脸。“的确累了。”

“睡吧，”和香子大声说道，她并不介意众目睽睽，拉着厚夫的手，连推带挤地走到走廊里去。一进房里，厚夫便立刻说道：

“明天离开这里，向北边去吧。我想去一个只有你我两个人的地方。不管风雪再大，也出发，好么。”

“哟，你满有劲儿嘛。”和香子惊讶地睁大了她那圆圆的眼睛。

第二天，天过中午，厚夫和和香子从罗白的旅馆走出来散步。昨天的恶劣天气神话般地晴朗起来，阳光象撒下水晶粉末，在路上飞扬。只有强劲的风，仍然刺骨地寒冷。来到桥上，雪白的岸边流淌着清澈的河水。和香子跑过去靠在栏杆上，高兴地喊叫：

“喏，喏，为什么这条河不结冻？”

“这个……”

厚夫沉思着。根室附近的河流都结了很厚的冰，离那里90公里北部的罗白川为什么不结冰？是由于知床半岛屏蔽了北风，还是由于河的上游有温泉？他冬天里多次来过罗白，但从来没产生过和香子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看，就是这里比根室暖和呢。”和香子大胆地解释道，她搂着厚夫的胳膊，快步起来了。

大海紧靠着山，沿海公路的两旁，发展为狭长的市街，只要离开公路，从街上的任何地方都能直通海边。他俩向码头走去。几只渔船正靠在岸边卸狭鳕鱼。渔夫们用钩子把挂在网上的鱼钩

下来，放进塑料箱。大眼睛、身上发红的鱼似乎是生活在北海海底的，肥大的、丑陋的身子，曝晒在阳光之下。

强烈的鱼腥味儿，使他想起了生育他的海滨茅屋、打渔的父亲、年轻时也在打渔的自己、还有彻吉和勇吉。他了解渔夫们身上所受的苦楚，一天工作不知多少个小时，大小便只好随地便溺、橡胶雨衣里面汗水虽然下去了，仍然是湿漉漉地，发酵了，只有靠那股腥气才能驱逐困倦和疲劳。那些神气十足、正在喊号子的青年们，都是厚夫的同类。当然，好奇地观看着的和香子是不会理解渔夫们的皮肉之苦的，正如在电视动画节目中看战争的孩子，不可能了解战场上的士兵的痛苦一样。

帽子上带黄牌的市场里的商贩们走过来了，塑料箱中的狭鳕鱼转眼之间就被分选为上中下的等级了。长时间辛苦劳动的果实，作为商品，定出价码了。而渔夫只能从那价值当中获得很少的一部分。

厚夫一个一个地端详着那些渔夫，他想勇吉也许混在那里。他不敢指名道姓地去找，因为勇吉还蒙受着盗窃四十万圆携款潜逃的嫌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你在找勇吉桑么？”

“是的，我想他一定在这个街里。”

“我也找他。”

和香子走近渔夫们，仔细地寻找着。他们很喜欢这个身穿防雪服的姑娘，向她笑着招手。

“怎么样，渔情？”厚夫问一位衔着香烟的渔夫。

“你看嘛，”渔夫把厚夫当做当地人，亲切地回答。“鱼很多，可是，看样子目前不能干了。浮冰又来了。赶紧跑了回来，暂时不能出港了。”

“浮冰么？”

“嗯。船碰上浮冰太危险了。好容易遇到大鱼群，不能打。你看……”

渔夫用下颔示意。从防波堤的豁口处，望见雪白的冰层了。冰层的后面，有两三艘回港的渔船正在徘徊着。

“大姐，送给你这个。”一位年纪很大的船头似的人，把五六条鱼扔过来。青年人帮她装进塑料袋。

“大姐，是学生么？”“真漂亮啊！”“和我睡一觉吧。”渔夫们乱叫着。和香子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她微笑着。厚夫挺着胸脯说：“这是我女儿，在东京上大学，放假回来的。”

“多好啊，嫁给我吧。”那青年站起来，向和香子深深一躬，动作象是开玩笑，脸上却很认真。厚夫对那个人的象征着性欲旺盛的蒜头鼻子产生了嫉妒，他向和香子递眼色说咱们快走吧。

码头后边的背胡同里，是一些仓库和作坊，水洼冻成冰，脚下很滑。厚夫提着鱼，险些跌倒，和香子扶住他。温柔的手使他忽然有一股冲动。他明白了，刚才对那个青年的嫉妒，就是这种冲动的反映。

街角上有一家狭鳕鱼处理作坊，作坊里的鱼堆积如山，系着橡胶围裙的工人坐在那里，用刀子挖掉鱼腮。旁边的流水槽里，有掏鱼肠的，也有一些女工在那里洗鱼。在这又黑暗、又狭窄的作坊里，充满了血腥和臭味儿，好象鼻孔都沾上了。

和香子把不太愿意走进的厚夫撇在一旁，她自己满不在乎地走进去。“你们好。”她在里边走了一圈儿，出来向厚夫报告：“没有勇吉。”他们就这样一家挨一家地找过那些小作坊，并没有发现勇吉，又回到原地。

“怎么办呢。”和香子忧虑地问厚夫。

“暂停。好吧，咱们去看发光苔藓吧。”厚夫好象要把沾在身上的臭气甩掉似地，忽然大踏步在前面走去。

哪个是发光苔藓，和香子分辨不出来，是洞里边地面上那暗绿色的东西么？如果说那就是的话，倒也有几分相象，可是她忽然想起守屋牧彦的眸子来了。是由于他的眸子的混浊而联想到他的眼神么？不，不，是因为我曾经注视过他和难看的发光苔藓啊。那是在前年夏天，可是却象10年之前，或者更为久远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

更为令人神往的倒是那些冰柱，天棚上滴下来的水滴冻结起来，形成一百余尊佛像，等身大的冰地藏菩萨等等。那些冰菩萨眉目齐全、富有表情，比发光苔藓更有观赏价值。尽管如此，这个佛门圣地却无人问津。只有我俩来看，太奢侈了。

“要是夏天来，可以看得更清楚些。”雪夫遗憾地说道。和香子却转了转眼珠说：“这冰柱更好看呢。你看，这冰柱菩萨栩栩如生，是带着灵魂长成的。”那一个一个的冰柱，的确是按照各自的形状、在不同的时间里堆积成长的，它不停地变化着，形成了某种形象。宇宙间存在着主宰大自然的力量么？是的，那不是人的意志，人不可能具有如此多样的造形能力。

呆在东京，主宰大自然的意志就隐蔽了。隐蔽在钢筋水泥、钢铁、汽车和玻璃等等人造的物体里面去了。但是，星星、森林、大海、湖泊、原野、浮冰却显示出大自然的创造力。

背后传来了震撼大地的声响，因为公路的对面就是防潮堤。他俩不谋而合地一起跑去。厚夫先跑上堤埂、伸出有力的大手，把和香子轻轻地拉上去。外国漂来的浮冰大量地聚积着，它们不再象上次见到的那样静止不动了，它们互相倾轧、互相挤压、有的撞碎别的浮冰、有的自己被撞碎、有的发出钝重的声响、有的象碎玻璃一样发出清脆的声音，喧闹着，迅猛地涌了上来。沿岸的薄冰眼看着就被压碎，象米粥似地散开了。撞在钢筋混凝土堤上

的浮冰，被后边涌来的冰推上去，已经到了他俩的脚下了。厚夫向和香子叫道：“危险，下来吧。”“嗯，好吧。”和香子留恋着想再看一会儿，迎风站着。这样壮观的光景是头一次看到，她宁愿永无休止地观看下去。来啦、来啦，无数的冰，它们的形体各异，海浪颠簸，受尽折磨，它们好象在注视着似地闪着光亮，用力地涌了上来。

“我的主哟。”和香子说道。

“嗯？”雪森厚夫反问道，“你在说什么？”

“浮冰都朝这边看着，所有的冰都有眼睛，往这边注视着呢。”大风呛着她的咽喉，她拚命地嚷着。

“浮冰有眼睛么，又是你独特的见解啦。”

“可是，你看呀。那么多的冰都象人的面孔一样，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依靠阴谋和贿赂爬上去的政客；永远谨小慎微、小心翼翼的小职员；除了养育孩子以外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家庭妇女；抵抗之后遭到镇压的激进派学生；婴儿；老人……”

“你这样一说，倒也象呢。还有受压迫而又翻不了身的汉子、离群索居的厌世者、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杀人犯……”

“真了不起，这样多的雕刻品，主一会儿就造出来了。”

“噢，你是在叫主啊。”雪森厚夫搂着和香子的腰，两人在寒风中晃晃摇摇地站着。身上越来越冷，好象最后一点点热气儿也要被风吹走了。

“雪森桑，你不信主？”

“我相信超越人类的伟大的力量的存在，但是，至于它是不是主……”

“那，你和我是一样的。还有……雪森桑，你杀过人么？”

“杀过。”他毫不犹豫、明了地回答道。“战争当中，我作为士兵，杀了许多敌人。因为我在叫做军队的组织里是一名非常优秀

的，也就是忠实于组织的士兵啊。当然，现在很后悔。我认为我的罪孽很深。啊，冷透了。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吧。是啦，去洗温泉好么。”

“我讨厌有人的地方。”

“放心吧，那是一个没有人去的温泉。”

回到住处，她正在准备替换的衣物、毛巾、香皂，却不知他从哪里借来了汽车。和香子一上车，他便把车开上坡道了。沿着溪流修筑的山路上有很深的雪，车轮常常打滑，他硬是把车开上去，山越来越近了，“罗白岭”，他吐出这几个字。那座山就象雪白的头顶上稀疏地长了几根发毛的和尚。山崖上跌落下来的雪堵塞了进路，无法前进了。“从这儿就得步行了。”厚夫说，他换上长靴，在前面走着。在溪流上踏着石头渡过去之后，就顺着山中流出的一条细小的支流向山里走去。崎岖蜿蜒的伐木人小路，不断向前延伸。他在前面一步一步地踏路，使她走得更方便些。“你看。”他指着林里热气蒸腾的地方。热水从一大块岩石上泻下，形成瀑布，流入河里。那里有用石块围成的浴池。

“真是一个没有人的温泉啊。”和香子高兴得跳跃着。“我真佩服，你什么都知道。”

“战前，我到这儿来钓过鱼。这前边有一间小屋，住着一位仙人似的老人。这个石围子就是他砌的。”

他望了望小屋的方向，已经没有踪迹了。他自言自语道：“人不在了，大自然却依旧存在啊。”

和香子在雪地上敏捷地脱下衣服，把脚伸进热水里。温度适宜，石头上的苔类滑溜溜地令人不快。但是，当她果断地全身浸到水中之后，那浴池就象天鹅绒制成似地舒服极了。

把腿和脚漂浮起来，仰面朝天，她望见枯干的树梢在青空中织成清晰的花纹。但是，在她的视线的边缘之外，有人在嘲弄地

笑着。雪森厚夫在那里站着。

她头一次看见阳光下的男人的身子，令人目眩。白皙的皮肤，坚实的骨骼，胸部和四肢都长着浓重的毛。面对那被时间雕刻成的魁伟的男人的身体，和香子眯缝着眼睛，看得入神。厚夫缓缓地浸进水中，在她身旁躺下。山谷里没有风声，只有流水在歌唱着。在寂静里只有他和她，和香子高兴得心花怒放了。但是，她忽然感到不安，好象有人偷看，刚才看到的浮冰上的无数个眼睛，又出现了。上次服用S. L. D. 时，就有过幻觉，看见海上浮起无数个眼睛。大概是由于它的影响，所以才把浮冰也看成有眼睛吧。然而，这里会不会有另外的人呀。她害怕地环视着。厚夫用手指着树林里的黑点，小声说：“鹿！”

她看到树林里带领着几只母鹿的公鹿侧身站在那里，好象是来饮水，但又不到水边来，警惕地倾着它那威武的角。一会儿，它们缓慢地到水边来饮水了。母鹿也探出头来，还有很小的鹿。“真可爱。”和香子忍不住脱口而出，鹿群猛地一怔，公鹿带头撅着白色的尾部跑开，其余的鹿也跟着它一齐消失了。和香子惋惜地叹了一口气。“鹿对人声是非常敏感的。”他笑了。

“鹿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这山里有很多鹿，因为这一带有丰富的小竹，它们最爱吃。”

“也有熊么？”

“有，不过现在冬眠了，不出来……”沉默了一会儿，和香子转过身，面对面地对厚夫说：

“刚才的事，请你原谅吧。问你是否杀过人。”

“很好嘛，问我反而好些。因为我想总有一天要向你谈的。我不想对你有任何隐瞒，虽然我的战友也许并不告诉他的妻子和其他人。但是，我认为我必须说出来，当然只是对和我有特殊关系的人了。”

“舅舅也杀过人。”和香子本想把勇吉说过的话传给厚夫，但她又把话咽下去了。因为她怕说出来之后，会把舅舅两个人都伤害了。

“我打算把我的过去写成文章，也就是手记了。等我写出来，第一个就给你看。”

“一定要给我看啊，我很愿意读。”

“失业了，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反正有了空闲，而且还有你这位读者，所以值得我努力去写。”他拥着热水，激起一阵波纹。

厚夫抚摸着热水，好象在爱抚那女人。他激起的波纹，被那女人一一避开了，好象回避他的爱抚。太阳落到山后去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罩上暮色了。石缝里长出来的藻类之间，也黑暗起来，好象通到地狱里似的。和香子在热水里天真地笑着，但他却笑不出来。“你杀过人么？”她天真地问过，因为“杀人”对于她来说，不过是轻松的一句话。然而，要向她说明战争就是杀人，是人类最大的犯罪，士兵就是那种最大的犯罪的执行者，恐怕用语言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写。厚夫很爱好写作，在监狱里有时创作短诗，有时写下级军官的回忆。好吧，为了池端和香子，为了这唯一的读者，我来写回忆录吧。在找到工作之前，全力以赴地写吧。厚夫找到了眼前应该做的事，松了一口气。空虚的未来，将要变为具体的现实，呈现在眼前了。

“啊，笑了，你总算笑了。”和香子拍打水面。“雪森桑，你常常发呆，就象掉进黑暗的洞穴里，几时才能爬出来呀，我真替你担心。”

“我想的事千头万绪呀。”

“关于勇吉桑么？”

“嗯，”厚夫没想到和香子提到勇吉，用手指拨开水藻说道：

“也有一些……他去哪里啦。不过，想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你的事。今后怎么办，我很担心。”

“为什么？”

“你和我不同，你在东京继续上大学……”

“我不想上大学了，想在这儿生活下去。星星、大海、原野、雪和森林，还有雪森桑。”

“不行，我希望你继续完成学业。”

“不必考虑什么学业了。日语把学业叫‘勉强’，而中国话‘勉强’就是强制的意思，我讨厌强制。在这儿能够听见星星的声音，上次，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流星时，听见星星发出的声音了。”

“嗯？”厚夫咳了几声。

“喏，我不是曾经给你讲过从星星上得到信息的精神病人茨的故事么，我好象理解他的心情了。”

“你的意思是……”

“宇宙是无限的，那里存在着人类所不知道的无限的物体。不论人类的智慧如何高明、计算机也许能把人类的知识集成起来，但是它与无限的宇宙相比，太有限了，太渺小了。从星星上传来的信息就是这样说的。”

“这一点，我倒能理解……”

“我还想问你，雪森桑，你认为有上帝么？”

“上帝……”厚夫望着水波荡漾下的那女人雪白的肉体，不知如何答对了。上帝，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疏远的概念了。与他的生活关系密切的犯罪、暴力、劳动、狩猎，都是与上帝对立的。而且，人是不可信赖的，他们不断地出卖你。被布川一郎出卖的伤痕还在火刺刺地疼痛；何况自己本身也包藏了狂暴、冷酷、罪孽深重的经历呀。

“不要又愁眉苦脸的啦。”和香子轱辘地翻过身游起来，背后的热气象光环似地升起。

“我很悲伤，因为我是被上帝抛弃的人啊。”

“我也是呀。我是个放荡的姑娘、迷途的羔羊啊。”

和香子溜过去了，厚夫叹息一声。他想抓住她，她潜水逃走。她在黑黝黝的水藻之间笑着。哪里逃，厚夫抓住她的脖子搂了过来。他俩在水中接吻，浮了上来，一边游着一边用腿勾住她。时沉、时浮，两人在水中热恋着。最后，他把她抱到雪地上，达到了高潮。女人兴奋地诉说着：“幸福。”“我也是。”“不要分离，永远！”“要冻死了。”“好吧，咱俩就这样一起冻死。”她不肯放开他，在暮色和寒冷之中，一直拥抱到快要冻僵。

当天晚上，厚夫从旅馆往根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妹妹末子，由于意外地听到哥哥的声音，大吃一惊，她的声音颤抖着。

“哥哥，你现在在哪儿？”

“在罗臼，来找勇吉。”

“勇吉被捕了，昨天，在厚岸。刑事警察在彻吉那里埋伏着，抓住他了。”

“是么……”

“刑事警察到我家来过好几次，在侦察，还在寻找你。”

“我，为什么，我又没干什么坏事。”

“不知道……不过，哥哥，你为什么去向不明，好象对你产生了怀疑……”

“旅行，我正在旅行。其实……电话里不好讲，见面详谈吧。明天，我去你家。”

“不行，不要来。哥哥，会抓住你的。刑事警察埋伏在我家……这电话说不定也窃听了。”

“相信我吧，我没干坏事。”

“哥哥，你怎么被布川厂辞掉了，社长来过电话。到底出了什么事？”

末子已经泣不成声了。

第六章 暗夜

回到东京的第二天早晨，雪森厚夫被逮捕了。昨晚，整理完旅行的行李之后，虽然他早就躺在床上，但是，对于和香子和勇吉以及许许多多的事情的牵挂，使他不能入睡。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深夜饮酒，直到喝得沉醉，倒在床上。当他觉得头痛、口渴而醒来时，听见有人敲他的屋门。

“是哪一位呀？”

“雪森桑，电报。”

打开屋门，拥进来两个男人。敏锐的眼光、干练的身材，一望便知是哪里的人。他已经有好几次遭到同样的人的袭击了。只要干了坏事，总是这样，他已有过好几次经验了。但是，这次和过去的情况不同，他并没做什么坏事，也没有要遭逮捕的预感。

“你跟我们走一趟吧。”那个年纪大的便衣说道。

“您是哪一位呀？”厚夫毕恭毕敬地问，声音并不颤抖。他虽然能够做到镇静，但是习惯性地对对方过分谦卑，他自己也感到不快。

“我们是这个。”对方亮出黑色皮制证件，他的头脑轰地一下，象挨了一棒似地疼痛。但是，睡意完全消失了，这是真实的了。因为他常常在梦中遭到刑事警察逮捕，所以，刚才还似醒非醒，以为是在梦中呢。

“我想可能是出于某种误会……”他的声音开始颤抖，大汗也沁出来了。这也是他可悲的习惯，和警察对话，总是要这个样子。

“好啦，到了署里就明白啦。”对方的口气已不容许再多问了。

厚夫象接受长官命令的士兵似地服从着，更换了衣服。6点10分，取出头痛药，征得同意，喝了下去。他非常口渴，一连喝了三杯冷水，心才稍稍稳定下来了。他认出了那个年纪大的油亮的鼻子和大下巴。

“请给我看一看逮捕证。”

“没有逮捕证。”对方回答时，略微有了一点礼貌。

“那，是什么理由啊？”

“是任意同行^①，到署里再告诉你理由。”

虽然任意同行也可以不去，但是如果拒绝，就会变为没有逮捕证的紧急逮捕。门前那个柔道五段的人堵住了退路，厚夫放弃了无效的反抗。

走下外边的楼梯时，年纪大的走在前面，年轻的跟在后面。冷嗖嗖的风，下着小雨。在雨雾之中，停着一辆这一带罕见的小面包车。那旁边也有香烟的火光，另一个人守在那里。当厚夫走近那车时，那人就扔掉香烟，迅速走上车子。车的号码是8，N社2000CC去年的产品，警察改装的特型车。厚夫被左右挟持着，坐在后座上。

车子立即开走了。好象开着热风，发动机运转良好。回头一看，多年住惯了的两层楼房公寓的窗子都闭着眼睛，似乎还在梦里。谁也不知道，他悄悄地被带走了，厚夫觉得轻松了几分。

他刚从怀里掏出一支香烟，就象按动了机器人电钮，右边的年长的立刻擦着火柴，触到他鼻子底下了。强烈的硫磺臭气，冲着鼻粘膜，呛了他一下。不知为什么，这烟也不对味儿了。他望着眼前纷乱的烟雾，感觉得到两旁那两个人阴沉的眼光。

车子从中央高速公路向东驶去。天已大亮，但是大楼林立的

^① 日本法律规定本人同意与警方人员一同前去接受询问的一种方式、轻于传讯。

街道上阴雨淋淋。上班的车子象鼠群似地麇集着。驶入首都高速公路时，已经开始堵塞了。无线电联络来了，那年轻的对答，他们的对话，厚夫听起来就象外国话。他着迷地望着那些大楼和楼上的广告，虽然那并非什么稀奇的风光，但是，他下意识地产生了告别之感。

我遭到什么样的嫌疑呢，大概是把我当做勇吉的同案犯了吧。如果是这样，是容易辩解清楚的，首先，勇吉本人就不是犯人。厚夫心中反复地盘算着，一支接连一支地吸着那味道不佳的香烟。车子走过芝公园信号灯，向日比谷方向驶去。厚夫暗暗吃惊，这时已驶进小胡同，看见御成门警察署的牌子了。他正在惊异，而更加令人惊讶的事也接着发生了。

警察署门口麇集着游行队伍似的人群，他们忽地一下子围到车前。尽管过来一队警察把群众和车子隔开，但是人们仍然走近，摆起照像机阵地，频频闪光。厚夫觉得一阵发凉，他的左手已被戴上手铐，和左边的那年轻的右手连在一起了。腰上被绑上了警绳。走下车子的瞬间，他被照像机接动快门的聲音和闪光所包围了。他走着，想用右手遮住脸，但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大场面，惊愕使厚夫的精神活动停滞了，他被手铐牵动着，呆呆地走着，在石阶前绊倒了。

他被带进刑事科的大屋子，和群众隔离了，骤然安静下来。除了穿制服的警察之外，那里也有穿办公服的女人们。那里的气氛十分平和。里边是挂着黑帘子的调查室，在那里给他解下绳子和手铐，并让他坐在桌前，先给他取了指纹。手指被别人摆布着，在纸上滚来滚去，仿佛是在虐待别人的肢体。虽然从前他不知被取过多少次指纹，但是这次取指纹却是没有原由的。接着，给他取了脚纹，给他照像，进行了连肛门内部都检查了的严格的身体检查。但是，他不相信接受检查的是他自己。在这时对于侮辱应该

产生的反抗、痛恨、忿怒以及其他反应，他都没有，他痛恨自己。我已经失去自由了，虽然我渴望自由……。

穿上衣服，坐下来，厚夫看见桌上有一个烟碟，粗陶制品，满是烟油。为了使心情平静下来，他全神贯注，执拗地盯着那烟碟上的花纹。发生了什么误会？可是，如果被怀疑为勇吉的同案犯，也没有理由让那么一大群摄影师拍照啊。一定有更重大的案件，如果是……。

“好啦，你吸一支烟吧。”

这声音唤醒了厚夫，那个年长的男人把烟盒递给他。

“哈啍。”他取了一支烟，对方替他擦着火柴。厚夫深深地吸了一口，那烟直吸到肺里，然后又吐出来。“请把带我到这里来的理由告诉我吧。我并没有……”

“你想说并没干坏事么？好啦，不要着急，马上就给你做记录，那时你再说吧。”

“可是，你们说这是任意同行，到署里给我解释理由。”

“嗯，”那个鼻子头油光发亮的人，张着黑黑的鼻孔。厚夫心想，这是不叫我多问，而且他那结实的肩膀也带着无声的威胁。他明白，不管你怎样问，那人也不会回答的。

那房间很小，大约只有4平方米，象个洞底。黑帘遮蔽着，看不见室外。高高的棚顶，吊着没有罩的灯泡，亮得刺眼。一张铁制小桌和一把椅子，屋子里已经满满登登的了。那门似乎是特制的，大房间里的声音一点儿也听不见。厚夫很想知道现在几点钟了，但那人的手表在衬衣袖子下边，看不见。吸完那支烟，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了。记事本和圆珠笔都被拿走了，厚夫喜欢随时记录也办不到了。想再吸一支烟，但是烟盒已经拿走了。那个人燃起第二支烟，吸得很惬意，但他不给厚夫了。那个人吸完第三支烟，突然问道：

“肚子饿了么？”

“哈啾。”厚夫答道。肚子里已经饿得叫起来了。但是，那人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去取饭的样子，他又沉默了。

“我要去厕所。”厚夫说。幸好头痛已经好了。但是，那三杯冷水生效了，每天早上大便的习惯还没有去完成，肚子里有了动静。但是，那人全不理睬。厚夫急得要催促那人，忽然门开了，警部补和巡查部长走进来了。他们三个人三面围住厚夫。

“你是雪森厚夫么？”警部补粗犷的声音问道。“为什么到这里来，你当然明白了。”

“不，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厚夫答道。巡查部长掏出笔记本。厚夫明白这是开始审讯了，他决心不多说一句话。

“你已经不是头一次进警署了，你知道警署不会无故抓人吧，喂。”警部补大声喊喝着。

“快些说吧，说了对你有好处。我们要是替你说出来，情况可就不好了。这一点常识你懂得吧。喂。”

“你们这样说，可是……”厚夫小便吃紧，紧皱眉头，肚肠叽哩咕噜，大便也要憋不住了。

“对不起，请允许我去厕所吧。”他低头施礼。

“不要打岔，哎，雪森，我们可是严肃地问你哪。我们事情很忙，为你特地抽出三个人来，怎么样，快些吐出来吧，喂。”

“我真的要上厕所……”

“胡说！”警部补大发雷霆，他每喊喝一声，唾沫星子就从他那里出外进的牙缝里溅到厚夫的脸上。

“我告诉你不要打岔，这可是你的人生大事，不要装糊涂。”

“喏，雪森。”那个年纪大的便衣，一反刚才的强硬态度，和颜悦色地说，“直说了吧，说出来就让你去厕所。”

“你叫我全说出来，可是说什么呀。”

“那要你自己去想了，是你本身的问题嘛。”

“真的，我已经憋不住了。”厚夫出了冷汗，浑身打冷战。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昨天以前，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并没有逃，我去旅行了。”

“去哪儿？”

忍受着膀胱和肛门之间窜来窜去的痛苦，厚夫想起了和香子。如果说出旅行地点，就不得不说出她的名字，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卷进来。他拚命地忍着大小便，他恢复了在陆军监狱工厂里忍耐着不去小便，以及拉肚子时强忍住的感觉，只要忍着，一个来小时是可以挺得住的。不过，忍着这种痛苦，千万小心不要走神。

“喂，”警部补用拳头敲打桌子。“我问你去什么地方旅行啦。”

厚夫不答，闭住眼睛。这次旅行，从钏路机场和和香子一同下飞机开始的一幕一幕，都想起来了。坐在去根室的电车上和和香子的谈话、窗外的风景，也都历历在目了。肚子里和肛门的痛苦似乎减轻一些了，眼前的警察似乎离得远了，一句紧一句的讯问，也似乎听不大清楚了。“你想沉默么？”“为什么不回答？”他知道那些人急躁了。忽然，警部补拍了一下桌子（他拍得没有虎吉劲儿大），说道：“你是去见阵内勇吉的吧。”

“勇吉在这里么？”厚夫如梦初醒，睁开眼睛。

“你见到勇吉了，是么？”

“你说‘是’，就叫你去厕所。”那个年长的仍然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勇吉在这里，是吧？让我见见勇吉。”

“你为什么要见他。”警部补问道。

“勇吉是我的外甥，舅父想见外甥。仅仅如此。”

“你在北海道见到勇吉没有？你和池端和香子去北海道旅行，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们住在风莲湖畔的民宿，在罗臼住在高砂

旅馆，两宿……”

点出和香子的名字，厚夫立刻不安起来，他俩的秘密，为什么警察也知道了。

“池端和香子出了什么事么？”

“那么，告诉你吧，池端和香子是你的同案犯。”

“同案犯？”厚夫大吃一惊，几乎尿出来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她是一个和任何犯罪都没有关系的女孩子。”

“那，你俩为什么去旅行？”

“恋爱情侣不能一同去旅行么？”

“嗨，情侣么，你已经49岁了，和香子才不过24岁呀。喏，就算是恋爱不论年龄，可是你这样一个前科犯，为什么和激进派Q派女学生一同去旅行。我告诉你吧，那是因为你怀有恋爱以外的目的，也就是你们与阵内勇吉串通一气，逃到北海道的。”

“不要开玩笑，我为什么要逃走呀。”

“那正是我们要问你的。你是阵内勇吉的舅父，本案的重要嫌疑犯，突然去向不明——那只能是逃走了。”

“简直是胡说八道。”厚夫忽然站起来，推开巡查部长，跑到墙边尿了。巡查部长赶快躲避。厚夫接着拉下裤子和内裤，要大便秘，那个年纪大的便衣推着他：“等等，我带你去厕所。”

打开厕所的门，在便衣和巡查部长监视之下排泄完毕。在别人监视之下排泄，在拘留所和监狱里是司空见惯的事，对于厚夫并非初次。但是，毫无道理地被推到罪犯的地位，他无法接受，感到极大的侮辱。

回到调查室，警部补斥责厚夫不检点，给他抹布、墩布、水桶，让他打扫尿迹。厚夫想趁此转换一下情绪，就泼了很多水，把地板和墙彻底地打扫了一番。有尿迹的那块地方，灰尘泡掉了，分外发白。厚夫问道：

“这太不好了，我把屋子里全打扫一遍吧。”

“不用了。已经可以了。”警部补大为不悦，阻止了他。

“既然是任意同行，现在请允许我回去吧。”厚夫施了一礼，警部补拉开抽屉，取出一张纸说：“这是逮捕证。”

逮捕证上写的内容是怀疑雪森厚夫与阵内勇吉合谋，盗窃布川汽车修配厂社长室现金十七万圆及四十二万七千圆。交给激进派学生Q派，作为活动经费，并与该派成员池端和香子一同潜逃，企图销毁证据。

“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厚夫说道。由于勇吉失踪，刑事警察在调查当中怀疑到他与勇吉的关系，这是可以预想得到的。但是，事情居然牵扯到和香子，却太意外了。“尤其是池端和香子，她什么也没干过。”

“那就是说阵内勇吉干过了。”

“勇吉不是那种偷窃财物的人。”

“他本人交待了。他说，偷窃的钱交给池端和香子了。”

“难道……”

“勇吉的行踪我们完全查清了，但是脏物还未找到。藏在哪里，你知道。老老实实地交待出来，怎样。”

“勇吉失踪之后，我一次也没见过他。去北海道旅行，只有我和池端和香子，纯粹是个人行动。”

“你承认了和和香子去旅行，地点是北海道，对么。”

糟了。厚夫醒悟过来，他被诱供了。不过，对方已经掌握了他们住宿的地方，当然查过住宿名簿，雪森厚夫和和香子的名字是他亲笔写的。不用问，飞机的乘客名簿也查过了，说不定还问过根室的的士司机，他俩的行动他们基本上都查清了。也许一切都查清之后就可以证明他俩没有时间去见阵内勇吉了。厚夫从罗臼往根室打电话时，末子妹妹说勇吉是“前天”被捕的，也就是

他俩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北海道钏路，马上乘电车去根室那天……如能证明当天的行动，就说明没见到勇吉……不，不行。如果勇吉在钏路，那反而有见面的机会了。厚夫下了决心，什么也不说……多余的话，一句也不说。但是，为什么连和香子也逮捕了，这是为什么，又有什么企图呢？

因为不论怎样讯问，厚夫都保持沉默，警部补也不愿再问下去了，过了两个多钟头，又给厚夫戴上手铐，系上腰绳，带到拘留所去了。走过剑道道场，里边有一条狭窄的走廊，那里有一排小房，写着律师接见处。走到顶头，便是拘留所。

铁门在厚夫背后响亮地关闭了，看守警过来给他取下手铐和腰绳。正面有4间带铁栅栏的牢房，那栅栏就和动物的牢笼一样。旁边还有一间监房，被监禁的人的目光，也和动物的眼光一样。宽阔的墙上有一个幽暗的高窗，那空间也是监狱式的。他住过许多地方的拘留所，他发誓再也不到这种地方来。但是，终于又进来了。被送进牢房，厚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垂下了头。

那间狭窄的铺着地板和凉席的房里，已经有三个先来的客人了。一个是蹲在里边便坑上大便的中年人，一个是在入口向厚夫致意的大个子青年，还有一个就是顺着墙走着的长发小个子。冷眼一看，那长发小个子的背影很象守屋牧彦，但是，转过来再看，却是另外一个人。他看见厚夫，没有任何表示，转过身去又走开了。大便完了的中年人大声喊道：

“先生，大便完了。请冲水。”

看守在手边上扭一下阀门，水就冲下去了。这是防止收容人擅自销毁证据的措施。厚夫忽然想起来了，这是拘留所的特别装置。

中年人看了看厚夫，他有些畏惧地在角落里无精打采地坐下了。厚夫背靠墙壁，伸出腿去。大个子来到身边。

“对不起，这位老板是由于什么原因……”

“冤枉，他们弄错了。”

“冤枉？”大个子眯缝着眼睛笑起来，而且是捧腹大笑，眼泪都涌出来了。“人们都这样说，真有趣。”

“那，你干什么啦。”

“冤枉，背黑锅。刚才说我是盗窃，我什么也没偷。那位长发的家伙象个强盗，可是他闭口不言，也认为他是冤枉。那个老爷子，他可是了不起的人物，浅草^①的流氓头儿。”

“先生，小便完了，请您冲水。”另一个屋子里在喊着。看守扭动阀门，水声响了。虽然窃窃私语不断，但是，大声喊叫的只是要求冲厕所。

“这样说，老板杀人了吧。请你不要生气，刚才我感到你有一股杀气。看你这副身子骨，这副眼神，我看一定是的，是组织的成员么？”

“真罗嗦。”厚夫瞪着那人。“你真不懂规矩，不问别人的底，是这里的规矩嘛。你是小缙吧，右手中指上有缙窃的老茧呢。拙劣的谎言不必说啦。”

“实在对不起。”大个子躲在一旁，赶快跪在地下低头行礼。“您说得对。师傅是……”

“我说过你太罗嗦了嘛。我正在思考哪。”

厚夫背过身去，抱着胳膊。

逮捕证上写的嫌疑内容纯属伪造，按照它起诉的话，恐怕任何证据也找不到。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把和香子定为激进派Q派的成员了。而且，他们还认为勇吉为了支援Q派活动经费，进行了两次数目很大的盗窃。勇吉和和香子保持着秘密联络么。和香

① 东京都台东区的热闹区，以浅草寺闻名。

子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厚夫想到此处，胸中十分郁闷，不由得呻吟起来。

勇吉为了支援Q派的活动经费而两次盗窃是不可想象的事，勇吉不是爱好军歌的右翼青年么？不过，他好象经常去闹事的T大学，在那里，他和守屋牧彦或者别的Q派学生可能有来往……而且也和和香子……不，勇吉与和香子初次相见是在去年10月中旬，在后乐园冰场。他说过，“我讨厌她，装模作样的。”那情景是忘不掉的。后来，今年1月中旬，塔的攻防战的第二天，当和香子躲进布川汽车修配厂职工寮里时，勇吉却对他曾经那样厌恶的和香子关心备至。他十分尊重她，简直象家童对待小姐……不过，也看不出他们有很深的关系。再一次，2月初，据那位批评家夫人说，而且和香子也提起过，在后乐园冰场里，她和勇吉绕场滑了15分钟。和香子说勇吉在追求她，既然是这类行为，当然不可能与Q派有关。那张逮捕证是荒唐的。说是勇吉交待了，也不可信。他有什么可以交待的呀。只是他在四十多万圆窃案发生后立即失踪，是不可理解的。本来可以采取正式辞职的方式呀，为什么要开小差似地，而且也没有必要几乎在丢钱的同时不辞而别呀……可是，和香子现状又如何了呢？也许尚未被捕，不过，万一……。

昨天傍晚，厚夫送和香子到池端家门口，他说服了仍打算和他一同去公寓的她，总算回家了。她约他进去，见一见父母和妹妹弟弟，但是，一则时间晚了，再则风尘仆仆，厚夫踌躇了。“那就下次再见吧。”她笑着招手。他想跑过去拥抱她，她已经消失在门里了。

厚夫回到公寓，正在用洗衣机，和香子打来电话了。声音虽然小，但是象铃声一样清晰。

“离开家两个星期了，突然回来，大家都很惊讶。不过，因为

我出走过多次，也都惯了，妈妈也只说了一声‘哟，你回来啦’。我打电话用小声说，请你原谅，妈妈在外边听着呢。父亲也难得地回来了，大家团聚晚餐，不，只有小妹在房里没出来，大学快要考试了，时间紧迫，没有闲暇和家人聊天了。父亲问我去哪儿了，我说跟一个男人到北海道旅行去了，打算和他结婚。妈妈在门外听着呢，我听见她呼吸的声音了。喂，妈妈一听，把筷子也弄掉了，差一点儿晕过去。饭后，父亲到我房里来，告诉我刑事警察来过好几次，他对刑事警察说那孩子头脑有问题，爱出去流浪，准备送进精神病医院。”

“为什么住院啊，你很正常，我可以证明。”

“我也这样想。可是，父亲说我逃学、由医院里又逃跑、离家、流浪，而且未婚女人和男人去旅行，这一切都不正常。我和他吵，我说我还要出走。这样一来，父亲说：因为你已经被当做激进派了，这次你再离开家门，马上就会被捕，不如到精神病医院去住院，反而安全。还有，我家周围都有刑事警察，一直监视着。雪森桑，太可怕了。前途就是监狱或者精神病医院了，太可怕了。”

“刑事监视？……等等，这电话要被人窃听可不好。我先挂断吧，以后再联络。”

勇吉因十七万圆和四十多万圆的盗窃案而涉嫌、和香子因与守屋牧彦的关系而被疑为激进派，这一点他已经明白了。但是，他再也没想到处于两者之间的接点上的自己会遭到逮捕。既然他已被捕，恐怕和香子也已被捕了。

厚夫感到非常压抑，胸口象要撕裂似地苦闷。和香子绝对无罪，她没做过任何坏事。

“师傅，”大个子搓着他那长长的手臂，凑了过来。“你是今天早晨被抓的，是么。外边怎么样，是不是有一大群记者和照像的？”

“你说什么？”厚夫虽然听到对方的话，却不能立刻理解，好

象对方在他沉浸着的灰色思绪中游来，他那拉长了似的脸上，一双眼睛分外地圆。

“唉，我已被关了两个星期了。不过，这个星期特别混乱。激进派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被抓进来，还有女的，真没想到。今天早晨，从天明前就闹闹哄哄，说是抓到了一个大家伙，都等着拜见那家伙的庐山真面，可是久等也不来。后来，师傅你就进来了……”

“是什么案子？”

“还用问，肯定是那个案子了。”

“不知道。我这阵子没看报。”

“就是那件爆炸案嘛，新干线的。上星期，一个叫做Q派的激进派学生组织干的。现在的学生真不得了，随便杀人、打人、破坏。我们虽然是坏蛋，可是从来也不伤人呀。”

“我也没伤过人呀。”厚夫决心和大个子聊下去，通过这个人能得到需要的情报，这是个好主意。“说老实话，我也是干窃的。”

“倒底是吧。”大个子把长长的手指象弹钢琴似地动弹几下，“那，咱们是同事啦。请多关照。”他低头致意。

“你从前（服刑）在什么地方？”厚夫和大个子到里边说话。中年流氓和长发强盗坐在栅栏门旁。

“浦和。”

“你还是个新手啊。”浦和监狱是羁押初犯的。

“师傅你在……”

“府中。”府中监狱里关押的是累犯。“那里的人都数不清进过几次了。”

“府中啊。”大个子的语气里，显然充满敬意。

“不过，我可不会愚蠢到去千叶的地步啊。”千叶监狱是关押长期犯的，其中很多是杀人犯。

“一点儿也不错，”大个子笑起来。“那里是蠢货才去的地方啊。”

“更加愚蠢的是东京拘留所的死囚监啊。激进派就要送到那里去的。”

“他妈的，都是一群外行。”大个子斜眼瞥了一下看守，偷笑着。“一群少爷、小姐，还有哭鼻子的呢，怪可怜的。应该在革什么命之前，让他们先训练一下呢。”

“这里进来女学生了么？”

“一个，在那边保护房里。”大个子指了一下右边。拘留所里一定设有保护房，那是铺榻榻米的房间，为了隔离女犯和少年犯用的。可惜，保护房位于离厚夫的监房最远的地方。他想，和香子也许就在那里，他激动得要大声呼唤她的名字，喉咙都发烧了。

看守忽然大声骂道：“喂，那两个，从刚才你们就在胡扯，闭嘴！”

厚夫和大个子相视一笑，继续小声说了下去。各个房里愈发吵闹起来了，只有一名看守，严格限制也不可能。厚夫在便池（只是地板上开一个洞）上小便，叫了一声“先生，请冲水。”他想，和香子会听出他的声音，所以，又喊了一声：“请冲水。”

“现在有几名激进派学生？”

“刚抓来时，有十来个。可是，两三天之后，大部分可能送警视厅拘留所去了。现在，大概还有两个。啊，加上那个女学生，一共三个。”

“你能看出来是学生么？”

“有关安全的审问时间就很长，一大早叫去，晚上九点十点才回来。那样的话，身子受不了。那就等于拷问呀。我全部承认了，所以快。检察官读完调查记录，我答一声‘哈啍’，就结束了。”

铁门开了，警察推着送饭车来了，从最边上的房间开始，用

铝盒发放。厚夫立刻感到饿得难忍了，从拂晓被叫醒，没吃早饭，现在已经晌午了。也有人送来盒饭和大碗菜饭的，流氓头儿有人送来鳝鱼饭，冒油的烤鳝鱼真馋人。大个子把厚夫的那份饭取过来了，厚夫刚用筷子去夹那煎鱼，忽然听到：“雪森厚夫，问话，出来。”

厚夫在门口被戴上手铐，系上腰绳，由两名警察带到调查室。还是那个警部补、巡查部长和那个年纪大的便衣，不过他已换了巡查部长的制服坐在那里。他们身后站着两名警察。这五个人四面包围着，手铐也不给摘，气氛十分森严，警部补朝着厚夫大喝道：

“雪森厚夫，不允许你再象方才那样装疯卖傻了，首先告诉你，你被怀疑为新干线光号快车的爆炸犯，那件大案，你知道吧。上周星期二，2月11日下午4点02分，在新桥发生的。死2名，轻、重伤28名。”

“你们弄错了。我……”

“你是犯人。”警部补满眼血丝，直瞪着厚夫。先前那种讥讽的语调、迂回的问候都已经没有了。

“不要胡闹，和我完全没有关系。”

“你在报纸上看到那件案子了吧。”

“看了一眼，不大详细。”

“每天都大大地报道了。”

“我去旅行，所以根本没看报。”

“你不看报？……你这个犯人不看看自己犯的案？真无法相信。嗯，好吧，你既然不是犯人，你提出你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吧。那天你干什么啦，从早上起，说你的行动吧。”

“您猛丁这一说……”

“2月11日嘛，建国纪念日哟。”

“啊……”被布川汽车修配厂解雇那天啊。“我到布川汽车修配厂上班去了。”

“那天是节日。”

“嗯，那天修车很忙，全员出勤。因为是小厂，经常假日不休息。”

“上班以后……”

“干活儿。”

“混蛋。上班还有去玩儿的么。我问你干什么活儿。”

“事故车车身的拆卸和组装。干到中午，在附近吃了什锦炒饭，然后就离开会社了。”

“为什么离开。”

“解雇了。”

“可是，布川一郎社长不是说你可以干到3月份发薪么？”看来他们已经对布川一郎为首的会社里的人都调查过了，所以他在讯问当中充满自信。

“一宣布解雇，我忽然不想干了，马上走和3月份再走，差不了多少。”

“不是可以挣到1个半月的工资么，为什么就不要了，你的解释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呀。那么，从社里几点走出去的？”

“吃过午饭，把柜里的东西收拾完，大概差一点儿不到两点。”

“柜里的东西怎样处置的？”

“装在纸袋里拿走了。”

“什么样的纸袋，什么颜色？”

“浅茶色，书店里的纸袋。去S书店买书时给我的。”

“把纸袋里的东西全说一遍。”

“要说那么详细……好吧。都是柜子里的东西，5套工作衣、洗脸用具、汽车技师证明、英日辞典，就是这些。”

“很重吧。”

“很轻呢，在那个会社里工作了7年，只有那么一点东西，我觉得过于轻了。”

“有人证明你提的纸袋很重呢。特意使用书店的纸袋，就因为它结实，能装沉重的东西，是吧。”

“不是，S书店就在会社眼前，我常去买书。”

“你从会社出来，又去哪儿啦？”

“一直回自己的公寓了。”

“经过哪些地方，电车、地铁、巴士，几点几分，从哪到哪？”

“从御茶水坐电车，快车，到三鹰下车，2点半左右，从车站南口上开往调布的巴士，在野崎下车，回到公寓是3点左右。然后去散步。”

“散步……你的意思是又离开了公寓。”

“因为在公寓里不能散步。”

“不许胡说，我在认真地问你。你去哪儿，怎样散步？不，你先回答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里散步，因为那不是散步的时间啊。”

“散步还有时间规定么？因为我喜欢散步，突然被解雇，心情又不舒畅，所以最好去散步，就到附近的神代植物园去了。我常去那里。”

“遇见谁了么？”

“在公园里么？人很多，又是节日，又是梅花盛开，我也没想到有那么多人。那里的梅林非常美，后面是竹林，在云很高的阴天里，浅绿的竹林与红白相间的梅林相辉映。”

“下午4点，你还在公园里么？”

“我可能在那里，不，我在那里。因为我听到4点半的闭园广播，在5点闭园前走出去的。回到公寓是5点半，天快黑了。”

“明白了。你刚才说的那些活动，有证明人么？从会社回家的

路上、公寓里、神代植物园，遇到过熟人么？”

“熟人……不，没遇到。虽然遇到那么多不认识的人。”

“那么，你刚才的话就是无法证明的了？也就是你撒了个弥天大谎了。”

“我没说一句假话，我是诚实的，尽量说得准确的。”

“准确得过分了。8天前的一整天的活动能说得那么准确，太不自然了。你想编造一套假话来证明你不在现场，那是办不到的。”

“没有的事。因为我那天被解雇，是特殊的日子，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可是，你所讲的，连一个证人也找不到啊。比如在公寓碰见住户或是路上遇见熟人，可是谁也没遇到，这可奇怪了。只能认为你是为了害怕揭穿谎言才故意说没遇见任何人。但是，这里却有许多证明人。证明那天下午3点半，在东京新干线站台上，再准确些，第18号站台南口阶梯附近，有一个50来岁、身体强壮、穿茶色外套的男人提着一个很重的浅茶色纸袋，带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女人，在那里站着。”

“年轻女人么？”

“是啊。我们已经弄清了她就是池端和香子，证人看照片已经指出来和她一样了。”

“这是天大的误会了。首先，我在那一天就没和和香子见面。”

“为什么你强调只有那天没和和香子见面？你们的感情不是发展到每天都要见面的程度了么，不是恋爱的情侣么？而且，第二天在新宿的F咖啡厅会面，第三天住旅馆，第四天为了隐匿犯罪偕同潜逃，为什么最重要的犯罪当天不见面，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吧？”

“与池端和香子毫无关系，和她去旅行完全是个人行动。”

“只有犯罪才是政治性的，后来逃走就是个人行动么？不要说

那些拙劣的谎言了。”

“所以，那些犯罪都是与我们无关的。”

“那好，提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吧。你提出3点半至4点，也就是行李架爆炸的4点发车的光33号列车。那么，你提出那个时间你在神代植物园的证据吧。拿不出来吧。所以，你们两个是在东京车站站台上……”

“池端和香子也被捕了么？”

“我讲话的时候，你不要打岔。你们在东京车站的站台上，在爆炸之前的列车前面，提着沉重的纸袋。”

“毫无根据，你们造谣。”

“什么，本署全力以赴认真查处，你说是造谣，不觉得失礼么？认错吧。”

“对不起，我说过头了。不过……”

“你只要吐露真情，情况也会好转。调查也很简单，有前科的人老奸巨滑，没有好处。谈到一个段落就给你吃汤面，肚子饿吧。”警部补冷不防温和地说道。

一直饥饿的肚子，这时更加忍受不住了。浑身好象要虚脱似地无力。警察把汤面放在他眼前，虽然完全冷了，油都凝固了，但是仍然飘散着刺激胃的香气。厚夫咽下口水。象挂在纤网上的鱼，越是挣扎越挂得紧，他自己想挣扎，却已无力了。长叹一息，手铐发出声响。

“好吧，犯案当天的事以后还要讯问，现在谈谈爆炸用的是黑色炸药，可是，雪森厚夫你就有黑色炸药。”

“哈啾，那是狩猎用的。”

“狩猎用么？那我问你，去年11月18日，在风莲川河岸进行爆炸试验，也是用的黑色炸药吧。那是狩猎用么？怎么啦，不回答么？你的爆炸试验，都有目击者啊。因为那是大爆炸呀。鲑鱒

捕获场的守卫跑去一看，你爬在树上观看爆炸呢。事后，警察鉴定调查，查明是把黑色炸药装进三通里的。当时只知道犯人骑摩托逃走了。营林署的车超越了犯人的摩托。可是，一调查你，去年11月18日爆炸的当天，从阵内虎吉家骑摩托去风莲川进行爆炸实验的正是你呀。还有，前年，也是在11月，你进行过两次爆炸试验。第一次在风莲川河岸，装的是无烟炸药；第二次在风莲湖畔，用钢管装无烟炸药爆炸。这也都有证人。第一次试验，是你和阵内虎吉悄悄谈话时隔墙有耳，被布川一郎听见了。第二次爆炸之后，你乘铝船逃走，有人目击了。总而言之，你进行过三次爆炸试验，三次都使用发条式计时器，确认了黑色炸药比无烟炸药发烟大，更具有恐怖效果，经过一连串周密的试验和准备，特意选定了建国纪念日，进行反对纪元节^①的大示威，所以发生了这次爆炸事件，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么？”

“不对，完全不对。”

“什么不对，三次爆炸和这次事件，都有可靠的证人，不可能不对。”

厚夫沉默了，他思忖着。关于三次爆炸，对方已经掌握了大部分事实，但是，如果承认，就会发展为承认这次的事件。可是，如果否认，结果就是谎言，根据多年的经验，一旦作了假供，将来的供述当中一定出现齟齬，最后弄得不可收拾。

“想吃汤面吧。忽然沉默，又在想新的谎言么？妄费心机。所有的证据都齐备了。早些交待早轻松吧。那样的话，晚饭给你吃鳊鱼，吃四喜饭也行。”

看着厚夫继续沉默，警部补也不再讯问，忽然站起来走了。然

^① 明治5年（1872）规定2月11日为纪元节，纪念神武天皇即位、日本纪元开元。战后，1966年改为建国纪念日。

后，记录的巡查部长和两名警察也走了，只剩下那个曾经穿便衣的巡查部长一个人了。他那宽宽的下巴，风箱似地动着，一个劲儿往厚夫脸上喷烟。他好象从那黑色帘子缝里向外看，却又瞅了一下手表。一会儿，他自言自语似地，朝着一旁说起来了。

“喏，雪森，你这个人怪可怜的。一切的一切这边儿都了解。不论是你的几次前科、狩猎、军队时期在机关枪中队善于使用炸药、三次爆炸试验和这次的新干线事件，一切的一切都有人证物证。即使你否认，也要被起诉，那样一来，会怎样判决，你是累犯，你是明白的。颠覆车船致死人命、颠覆电车汽车、杀人、杀人未遂、伤害、违反爆炸物管理法，只要这些罪状齐全，绝对是死刑了。但是，如果能够坦白交待，有悔改表现，可以改为无期，说不定还能改为有期徒刑。你如果能老老实实地就好了。我并不愿判你死刑啊。特别可怜的是池端和香子，那么年轻美貌的女孩子，和你一起判处死刑，太可悲了。噢，你可以吃汤面了。啊，都凉了。”

但是，戴着手铐，绑着腰绳，厚夫无法拿筷子。巡查部长给他打开右手手铐，才算拿起筷子。凉透了、泡烂了的汤面，对于饥肠辘辘的厚夫来说，已是无上的营养品了。为了喝汤，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下筷子捧起大碗。当他吃到一半时，警部补、记录的巡查部长、还有一位高个子警部走了进来。厚夫慌忙停下筷子，警部用他那宏亮的男高音说道：

“没关系，吃吧。吃饭是人的权利嘛。”

厚夫不得不在四个人的注视之下吃那碗汤面了。舌尖已经发苦了，但是为了吸收营养，他连最后一滴也喝下去了。当然不给他茶喝，右手又被铐住了。

“这位是系长先生。”警部补介绍那个警部。厚夫低头行礼之后，咽了一下口水，把残留的面汤咽下去，他才注视对方。那警

部不过 20 多岁，一副聪慧的面孔，看得出不是象警部补那样靠年头熬上去的人。

“你是雪森厚夫吧。”警部立刻问话了。“有一件事想问问你，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和守屋牧彦是什么关系？”

厚夫没有回答，警部笑了，笑得象一个善良的推销员。

“想不起来么，他是 T 大的学生、R 大学池端和香子的情人，也就是你的情敌……”

警部好象对他那倾压在桌面上的上身感到不适，便靠到椅背上去，掸了掸制服袖子，似乎怕沾了灰尘似地。这个人很可能是公安科里培养出来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审讯 Q 派的大人物守屋牧彦的。对他答话可不能掉以轻心。厚夫的眼光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对方，又盯着沾满烟油的烟灰碟。

“不愿意回答么？”警部那圆润的嗓音又响起来了。“你有沉默权，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守屋牧彦说，他和你很熟，多次联络过，对于这次爆炸事件也有过详细的磋商；而且关于这一点，池端和香子已经肯定。所以，你如果沉默，那就按照他俩的供述认定了。你，听见我的话了么？”

厚夫仰起头来，于是，他的目光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警部的双眼皮大眼睛碰到一起了。警部的眸子有点儿晦涩，厚夫发现他戴着隐形镜片。

“据他们讲，使用爆炸物的革命斗争是 Q 派自昭和 42 年（1967）春成立以来的既定方针，所以，由池端和香子与在冰场结识的你接触，你对 Q 派的革命主义产生共鸣，决心为他们进行爆炸试验。昭和 42 年（1967）11 月中旬，日期我们已经查明，分两次在风莲川和风莲湖进行试验，将结果报告以守屋牧彦和池端和香子为主的 Q 派头目。你同意他们的交待么，是么？你沉默，就表示同意他们的证词了。是啊，这个昭和 42 年，的确连续发生了

多起爆炸事件。2月15日羽田机场厕所爆炸、3月31日东京站绿色窗口爆炸、4月15日新干线光号爆炸未遂——这一事件与本案非常相似，无疑你是参考了这一事件的，在你的剪报本上也贴着这段新闻报导嘛——还有，6月18日，山阳线电车铁路爆炸事件，哟，你的脸色变啦——为什么，因为这个山阳电车铁路一案与本案关系密切啊。嗯，7月13日，发生了房总西线爆炸未遂——喏，就在这种情况下，昭和42年11月你在研究已往的事件的基础上，周密地、科学地进行了这次爆炸。这一点，从时代气息上也明显地看得出来。因为雪森厚夫，你是一个追求新事物的人，你精通时代尖端的汽车科学，对于时代象征的爆炸事件历来抱有浓厚的兴趣，这就和Q派的斗争方针相一致了。而且，Q派也想拉拢优秀的人才加入啊。为了接近你而利用池端和香子，这是守屋牧彦的头脑高明之处，而在冰场里少女与年长的男人接触谁也不会觉得奇怪。你按照Q派的指令活动，致力于一步步地完成爆炸计划。但是，到了昭和43年（1968），Q派的政治形势有了变化，也就是日本全国发生学校骚乱，他们忙于应付那些，才把爆炸计划暂时搁置起来。”

警部忽然闭口不言，为了观察他的讲话效果，盯盯地望着厚夫。虽然他说得很快，缺乏抑扬顿挫，有点儿照本宣科读一篇新闻记事的味道，但是意思和内容都很简明。厚夫抱着向对方摸底的目的听着，逐渐明白他自己已经被怀疑到意想不到的方向上去了，又惊恐又绝望，这种心情全部没有保留地表现在他脸上，目瞪口呆了。

“看你的样子，倒也在听我的讲话，所以我再讲下去。昭和43年，我们的取缔业务达到了复杂、离奇、繁忙的顶点，而连续发动骚乱事件的激进学生，也一定更加辛苦，几乎到了我们都要向他们表示慰劳的程度了。所以，对于Q派来说，当时的真相恐怕

是既没有发动爆炸的需要，也没有发动爆炸的精力了。但是，只有6月16日横须贺线爆炸一案是例外的，死伤29人，而且是用三通装填无烟炸药。所以，雪森厚夫，这显然和你去年11月18日在风莲川河岸进行的爆炸试验有关。你在试验当中使用了三通，所不同的，只是你采用了爆破力更大、具有发烟效果的黑色炸药而已。因为你把有关横须贺线事件的报导不论巨细都剪贴了，所以，可以认为你从这一事件中能吸取很多教训。Q派方面从这一事件中受到很大刺激，决定及早实施由于繁忙而被搁置的爆炸计划。因此，就决定你于11月去北海道进行爆炸试验。为什么？这是因为在本州找不到适当的试验地点，而且去北海道以狩猎为名，可以携带炸药。实验出色地成功了，守屋牧彦对你的报告非常满意。正在Q派集中全力周密地策划新干线爆炸事件时，昭和44年（1969）1月18日、19日，塔日到来了，守屋牧彦遭到逮捕。为了夺回守屋牧彦，就有必要立即显示Q派的威慑力，所以决定以旧纪元节为期，实行爆炸。同时指令住在医院里的池端和香子逃出医院，策划作案程序，她和Q派的同伙甚至谈妥犯罪之后逃往北海道，于是决定了选用你。喂，雪森厚夫，我们了解到这种地步了。还不仅是了解，而且每一桩、每一件都有人证、物证以及有关案犯的交待。你想想应该怎么办吧。”

警部眨眨眼，噘着嘴，他的脸上充满自信，好象在说我们掌握了全部事实，并不是陷害你呀。厚夫必须否定对方的自信，他也面带笑容地说道：

“全都是创作，讲得很动人啊。但是，几乎都不是事实。我与本案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你和守屋牧彦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么，一有事情就互相商量。”

“根本没有。我只见过他一面。”

“只见过一面……，如果只是见过一次，那你一定记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面的了。你说说吧。”

“去年秋天，在牛込医院。”

“是池端和香子住院的S精神病医院么？”

“是的，我去看望池端和香子，在那里遇到也去探病的守屋牧彦。”

“说了些什么？”

“我们俩都要求探望池端和香子，都被拒绝了。我们一同去见主治医师，打听病情，但是医师不但不透露，反而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

“你记得那天是几号么？”

厚夫暗想：事实已经用不着隐瞒了，拙劣的隐瞒反而增加对方的怀疑，本来就只见过守屋牧彦一次，如果能够得到证明，也就可以推翻对方的不着边际的创作了。

“我记得是在11月20日前后。我和社长去北海道狩猎，他叫我单独提前两天回东京，然后隔了一天，我就去医院了。去北海道的日期我记得很清楚，11月15日，也就是解除鹿的禁猎那一天，我们离开了东京。因为头一天猎手云集，所以每年我都迟去两三天。所以，去医院大概就在20日。”

“爆炸试验是几号？”

“是在……”

警部从衣袋取出手册，翻到一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地方。

“你进行爆炸试验是在11月18日，星期一，傍晚，和你说的一样。那天早上，你去柏陵中学和小学校的同期毕业生原崎雄次教谕见面，洽谈来年招募毕业生，下午乘摩托车，佯装去风莲川钓鱼，暗中进行爆炸试验。但是，爆炸现场除了捕获场的职工之外，还有两三名猎手也亲眼目睹了。第二天，19日，你再次去柏

陵中学，会见了布川汽车修配厂明年计划采用的男生，然后于傍晚回东京。其中隔了一天……所以，去医院是21日，星期四。”

“是那样么？”

“是的。因为11月21日是个重要的日子，第二天22日，是‘T大、N大争取斗争胜利全国总动员大会’，所以在本乡的T大校园聚集了全国各地来的‘全共斗派’的学生。接受了你的爆炸试验成功的报告之后，守屋牧彦和Q派干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明年2月11日爆炸新干线。”

“学生们的活动，我是一无所知的。”

“可是，你于11月21日向守屋牧彦报告爆炸试验成功这一事实，从你的一系列行动来看，是不能排除可能性的啊。”

“那是您说的呀。我在那天是头一次和学生见面啊。噢，我想起来了，那天，我给了他一张名片，如果从前就认识，就不可能给他名片了。”

“是这张名片么？”警部说，他从胸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名片。不错，那是厚夫的名片，但是，他递给守屋牧彦的是一张崭新的，而这张却有些发黄并且弄脏了，看上去很旧。

“我给他的那张比这张新得多呢。”

“但是，这是守屋牧彦手里唯一的一张你的名片。这可不象是三个月之前给他的新名片啊。是不，雪森厚夫桑？”

警部捏着那张名片，为了向他表示已经很软，象布片似地晃了几晃，然后十分得意地闭上了眼睛。

“11月18日进行爆炸试验这一事实，已是无可否认的了。而你想要辩解的是其动机，就是说爆炸试验本身，并不是爆炸新干线的预备试验。但是，当局已经这样认定，你也许还有别的辩解，我想听一听。否则的话，你就是报告上所写的罪犯了。”

厚夫沉默了。警部补一支接一支吸过的烟蒂已经泡满烟灰碟

了。烟灰碟里放水，是警署里的习惯，为了防止囚犯和嫌疑犯偷烟蒂。警部补吸着烟，警部在手册上记录。巡查部长正在检查他的记录。不知现在几点了，厚夫告诫自己，必须习惯于这种不知道时间的状态了。药力过去了，头部又开始疼痛，睡眠不足加上宿醉，而且阴雨天就偏头疼，头顶上有一处刀绞似地在疼痛，他拼命地思考着。为了保护自己而去绞尽脑汁，真是痛苦。如果可能，他想回到房里去躺一会儿。过了一会儿，大约 20 分钟，警部说：

“怎么啦，我在等你回答问题呢。11 月 18 日的爆炸，目的是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这一次大约 10 分钟。警部又同样问讯之后，附加了几句。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你想要否认的时候，马上就否认；可是，你想承认的时候，就沉默了。而且，你总是对一类问题沉默，那就是关于爆炸试验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既不想否认，又不想承认，所以就沉默……哼，你的脸色变了，内心的动摇已经暴露出来了。”

虽然警部那圆润的男高音还在继续讲着，厚夫早已置若罔闻了。但是，对于对方所讲的内容，他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一方面他想知道对方手中的底牌，另外一方面他天生爱关心周围的情况，不论有谁在他面前说些什么，他总要去注意。忽然，他听到前科这个字眼，于是他又听进对方的讲话了。

“我啊，对你这个有前科的人并没有抱着特殊的偏见，不仅如此，而且还对你自从昭和 34 年（1959）3 月 5 日从千叶监狱假释出来，到今年 2 月为止，将近 10 年没有再犯，表示敬意呢。也就是说，在你的前半生，10 年之间不犯任何罪，这还是头一次。所以，你的决心、你的毅力以及你重新作人的志向，是令人敬佩的。”

由于有了这个进步，你获得了布川汽车修配厂车间主任的地位和待遇，这是很恰当的。但是，为什么你要去和那些激进派学生搅在一起，对他们的危险思想产生共鸣，发展到暴发这次事件的地步呢？我仍然不能理解，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但是，任凭我怎样说，你也许仍旧不开口。好吧，我就发表一点意见，供你参考。一个原因，大概是由于你爱上了池端和香子而引起的，因为你要讨比你年纪小25岁的女孩子的喜欢，那么你就得对她最珍视的思想产生共鸣，你不得不去迎合她的愿望、意志以及政治上的谋略。作为我个人，也对雪森车间主任、49岁的你的迫切心情表示深深的同情。另一个原因，仍然要推测到你是受了Q派秘密成员阵内勇吉的影响。也就是你这个舅父受到外甥的年轻、纯真以及极端主义的思想影响的结果。说老实话，我们这方面只能是推测，希望得到你的证实。为了你的名誉，我还想说明一点，这次事件，你并不是为了金钱，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了爱情和政治信念而行动的，阵内勇吉盗窃的合计五十九万零七千圆，并没有交到你手里，我相信你不是那种看重金钱的人。总而言之，我之所以愿意对你把这一切谈清楚的目的，就是说你干了爆炸新干线这样出了大格的行为，并不是你的意志，你只不过是顺从了池端和香子以及她背后的Q派的意志而已。也就是说，你并不是池端和香子的共同主犯，而是从犯；也就是说，如果池端和香子判死刑，那么你可以减一等，判无期或者15年，就是这般行情。不过，这仅仅是我的心证罢了。否则的话……”

讲话、讲话、讲话！空虚而没有内容，虽然那只是用谎言糊起来的纸幌子，但是它缠绕着厚夫，用死来威逼他，而且不止是威逼，他们有权力杀死他和和香子。厚夫再次忍受着头痛，心中盘算着怎样才能摆脱这语言编织的又粘又透明的网，在调查室里那4个人的窒息的热气里，低下了头。

警部讲完一席话之后，似乎要去解手似地晃晃悠悠站起来。他个子虽高，却看上去有些体弱，如果他穿西装，就根本不会把他当做警官了。他向警部补和巡查部长打过招呼，就一去不返了。

警部补露出一副特别和蔼的笑容。

“雪森，你太顽固啦。你一件也不承认啊，你的胆量可令人敬佩。尽管警部先生那样劝你，还说帮助你，刑减一等，可是你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我们都替你捏一把汗啦。怎么样，一个劲儿坐硬椅子腰疼吧，可以站起来嘛，对，伸伸腰，深呼吸，时间长呢。今晚恐怕得奉陪到很晚啦。”

厚夫站起来，扭扭腰，手铐直响，他又活动一会儿脖子。他觉得现在这个系着腰绳、象耍戏的猴子似的自己，和今早以前曾经是自由的市井人的自己，判若两人了。虽然过去也曾无数次戴过手铐，但是，这一次却对手铐十分不习惯，而且也不应该习惯。

“说实在话，我什么也没干，我冤枉。”厚夫挤出一句话来，好象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声音都沙哑了。

“那好吧，”警部补仍然微笑着说道，“你提出证明吧，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2月11日的。”

“那天我被解雇，到神代植物园去散步。”

“这个记忆准确么？你常常忘记自己的行为不是么？尤其是喝酒之后。你不是被解雇就痛饮起来，都忘了吧。”

“那天我没喝酒。”

“不，这很可疑。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你在新宿一边走一边喝酒，已经是烂醉状态了。说明你从下午就喝起来了。”

“谁这样说……第二天我才去新宿喝酒的，去黄金街的酒吧。”

“酒吧，就是那家‘锤’是么？那里的妈妈说你11日夜里到那里去的。”

“12日，那是。”

“这就怪了，妈妈的账上写着你是11日去的。”

“也许弄错了吧。”

“不是你记错了吧。我现在干公安，从前可是在刑事科，一直是到处奔跑，搞调查取证的。‘锤’酒吧的妈妈说明，你喝醉酒就把一切都忘到九霄云外了。”

“可是……”

警部补暗自得意，点了点头说道：

“好啦，仔细想一想，这是一生中的大事啊。”

是11日，还是12日去的黄金街，厚夫的记忆也混乱起来了。对于记忆缺乏自信，是他的最大弱点，被对手抓住了。

后来，厚夫一直沉默了。给他凉透了的晚饭，仍然用一只手吃下去时，已经快到9点了。回到拘留所时他不知是几点，但从走廊里看见大楼上已经熄灯，估计是深夜了。总而言之，从早到晚，已经在调查室里坐了十几个小时了。领来毛毯，躺在房角时，腰痛得呻吟起来。凉席上响起一阵蛇爬似的声音，大个子凑过来了，在他耳边悄声说：

“太晚啦，师傅。弄到这样迟，师傅你恐怕是公安上的案子了。莫不是激进派的事吧。”

“因为我不交待嘛。”这个大个子说不定是奸细，对谁也不要轻信。厚夫一方面十分警惕，一方面又和颜悦色地说：“受了冤枉当然没法交待，人家说我杀了人，我什么也没干过，敌人纠缠不休啊。”

“是啊，纠缠不休。象我这样受冤枉的人，还到处找我的碴儿。”

“等等，你哪句话是真的？你先说是冤枉，后来又说全承认了。检察官说你的案情简单，为什么又说说是冤枉了？你随便乱说啊。”

“师傅，你的记忆力真好。”大个子喉咙里象猫似地呼噜着，偷偷地笑了。“我在说谎，销脏的捐客暴露了，物证我无法抵赖，是

府中监狱里告密的。”

“且慢，你先前说你是浦和监狱的。”

“我那样说过么？我忘了，反正，我头脑不好。”

“请告诉我，现在几点了？”邻房里的人叫道。

“我说过，不能告诉你，快睡吧。”看守把那人顶了回去。

“那个笨蛋又喊叫，”大个子说。“他是个学生，中午送进来的，每30分钟他就叫一回，‘请告诉我，现在几点了’，一点儿也不给别人着想，尽添麻烦，没有教养的革命家。”

看守走过来了，大个子不作声了。“那两个，分开！”看守命令道。大个子急忙爬回去。其实，看守命令的是那个流氓头儿和长发人，因为他俩抱在一起了。他俩下半身赤裸着，大腿缠在一起。在监狱里能公开搞同性恋，可是在这一眼望到底的拘留所里，太不合适了。流氓头儿低声咒骂那看守。

厚夫避开棚上吊着的长明灯光，面朝墙睡下，虽然领来3条毛毯，但是凉席下边透过来地板的寒冷，而且很硬，不大一会儿就因为肩膀痛而翻身了。一会儿，从腰到脊梁骨，针扎似地疼起来了。然而，他内心比身上还要痛苦。他那苍白的、烦躁的球形的心，好象掉在针板上受伤了，流血了。

“请告诉我，现在几点了。”“肃静！”“先生，请冲水。”“那两个人，分开！”这类声音不停地重复着，厚夫一会儿也没睡熟，强忍着身心的疼痛。忽然车声渐渐频繁，天已经亮了。“起床！”一声呼叫；看守增至两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打开锁，轮流洗脸。大个子看见厚夫说：“师傅，你眼睛通红。”

从洗脸间能看见保护室，但是，在幽暗之中看不清里面的女人是不是和香子。吃完一汤一菜的早餐，立刻来叫“雪森厚夫”了。在铁栅栏前给他戴上手铐、系上腰绳，那个执拗地问几点钟的青年学生鼓励他说：“叔叔，坚强些，全世界革命万岁！”

穿过调查室走到外边，从停车场乘上来时坐的那辆小面包车，前后有装甲车和摩托车护卫。车子飞快地拐了一个急弯，奔驰而去。等在警署门前的摄影记者慌忙追过去时，车子已经驶上大路了。

和昨天一样的阴雨天气，街上也是阴郁的。正是早上车流高峰，周围全是开动的刮雨板，擦着无数的车窗，这一单纯而又频繁的动作，使厚夫心里火辣辣地疼。汽车驶进警视厅后门，缓缓来到里院，停车了。他在冷嗖嗖的小雨里走下石阶，进了地下审讯室，被解开腰绳，打开了手铐。高个子警部、刚刚步入老年的小个子警部补、记录的巡查部长以及昨天的有关人员，包围着厚夫。

“怎样，考虑了一晚上，想自供么？”警部和颜悦色地说道，他交叉着长腿，说话带有回声，说明房间很大。

“不，我是冤枉的，我什么也没干。”

“那太遗憾啦。”警部收起笑脸，面带忧虑地说，“你很不幸，那就是说，昨天下午守屋牧彦全部自供了。大部分情况都弄清楚了。简单地说，就是新干线爆炸计划是出自Q派之手，你是受人之托才干的，也就是完全属于从犯。这样一来，昨天我说过无期，其实还可以从轻，关于这些，你不想谈一谈么？”

“我完全是无辜的。”

“真糟糕！你还坚持这样说，太顽固了。”警部叹了一口气。“那么，事情毫无进展，要对你不利了。你将要和池端和香子同罪，也就是共同主犯，你就翻不了身了。池端和香子是Q派当中特别活跃分子，而你只不过是利用的呀……”

没有心思去听，厚夫又在那里马耳东风了。他的话，不过是昨天的翻版罢了。他们如此重复，说明对方准备的攻击材料里没有新内容。这时，警部补从桌上的纸袋里抽出装订了的格纸。

“你看看吧，阵内勇吉的供述材料。”

厚夫翻开格纸，确认了勇吉的签名和姆指印。

……昭和 24 年（1949）2 月 1 日，我出生于原籍，现年满 20 岁。

……自昭和 43 年（1968）4 月 5 日，我就职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小川町 3 丁目布川汽车修配厂，修配工学徒。当时，我曾在父亲阵内虎吉在原籍经营的阵内食堂充当伙夫，由于父子关系不和，日夜争吵，所以我希望有机会离开家乡，逃到东京、大阪去。因此，我很高兴地到舅父雪森厚夫担任车间主任的布川汽车修配厂去就职了。但是，同年 4 月 5 日，在布川汽车修配厂社长室会见该厂社长布川一郎时，他冷不防说道：“你过去虽然进过少年院，但是本社不会歧视你，忘掉过去，好好干吧。”我大吃一惊，我认为一定是父亲和舅父把我的秘密泄露给社长的，他们是经过策划才送我到该厂就职，目的是监视我。于是，我失去了今后好好干的信心。但是，我一向喜欢机器，对于修配汽车很有兴趣，所以，在工作中仍然努力肯干。

……下面，供述有关昭和 43 年（1968）10 月盗窃案。那年春天以来，T 大学的骚乱越演越烈，每晚电视新闻都有报导，我很想去看热闹，工作之余，我去 T 大学观看。在这期间，认识了 Q 派学生田川信一和深谷昭人等人，曾和他们一同去过咖啡厅和一起饮酒。田川信一和深谷昭人的朋友当中有守屋牧彦和池端和香子。有一天，我说我是北海道根室生人，池端和香子说她在冰场认识一位叔叔也是根室生人。又仔细一打听，原来就是我的舅

父雪森厚夫，他们已经相识三四年了。通过池端和香子，雪森厚夫、我和守屋牧彦也结下了很深的交情。我不了解舅父为什么和激进派学生交往，但我揣测，一方面是舅父喜欢狩猎，他持有炸药和枪支，引起学生们的关注；另一方面，是舅父对池端和香子抱有色情念头。这样，就到了同年10月，记不清准确日期了，但是是在10月21日国际反战日的前几天，守屋牧彦、田川信一和深谷昭人邀我到T大前的咖啡厅“玉兰”，他们问我能否由布川汽车修配厂盗窃某些物品，为该派做活动经费，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在思想上崇拜北一辉^①和希特勒，虽然对于Q派的马克思主义全世界同时革命路线并不赞同，但是，它给我点燃了摧毁现在的日本、变革崭新体制的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与Q派是气息相通的。……而且，坦率地说，我对池端和香子抱有爱慕之心，为了她我肯于牺牲一切。当然，在守屋牧彦面前我不曾表白这种情感。却说同年10月14日，星期一，下午5点5分，我下了班，走过社长室时，里面空无一人。平时总在那里的藤山君子也不在。于是，我悄悄走进去。因为藤山君子的桌子抽屉开着一道缝，我打开抽屉，只见牛皮纸信封里露出十几张万圆钞票，就连信封也一同偷走，放在工作服衣袋里，若无其事地回寮去了。

当天晚上8点半，我来到设于T大塔上2层的Q派总部，把十七万圆交给守屋牧彦。我本来想见到池端和香子，但是，她没有出现在那里。我原以为出现了十七

^① 北一辉（1883—1937），早年曾参加中国革命，与宋教仁合作。后来堕落为法西斯分子，1936年2·26事件连坐，被处死刑。

万圆盗案，会社里会天下大乱。但是，第二天非常平静。直到10月18日，舅父雪森厚夫在寮母室叫我，问我最近在秋叶原购买收录机的钱来自何处，才提到盗窃的事。舅父似乎与Q派有联络，已经知道情况，警告我行动要特别谨慎，以免被怀疑盗窃。在那以前，舅父和我都与Q派有联系，但是，直到这时才互相确认都是Q派的秘密成员，我们都表示要把盗窃十七万圆的责任推到事务员藤山君子身上去。后来，我仍然窥伺盗窃的机会，但是，由于发生过盗窃案，社长室的现金加强了管理，事务员藤山君子即使上厕所也严加锁闭，所以未能得逞。

……不知不觉过了新年，到了昭和44年（1969），1月18日、19日，也就是塔日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以守屋牧彦为首的Q派头子们据守塔内，要使学生们占领神田骏河台一带为解放区，所以，我事先和田川信一、深谷昭人以及池端和香子密谋，利用布川汽车修配厂，做为警视厅追赶学生时的逃避场地，同时也和舅父雪森厚夫商议，并且征得他的同意。于是，1月18日，星期六，下午，借口防范学生来袭，请员工们协助，在停车场入口处，把破旧汽车推倒筑成工事。第二天，1月19日，星期日，下午5点以后，按照预定计划，Q派的田川信一、深谷昭人以及池端和香子等人，在警视厅机动队的夹击之下，逃入布川汽车修配厂，起到了最后一处‘解放区’的作用。事前把汽车排列在墙边，一旦紧急就可以它为跳板，从墙上逃往邻家。但是，由于警视厅机动队动作迅速，学生未能全员逃脱，只好把来不及逃走的田川信一、深谷昭人和池端和香子藏进寮内。

……塔日Q派组织蒙受了严重的打击，派员们焦急

地聚在一起大发议论。由于守屋牧彦为首的主要干部被捕，派里资金困窘，所以又催促我去偷窃。我早已存心辞去布川的工作，打算另谋职业，所以，我打算替Q派盗窃一大笔款项之后就逃之夭夭。我认为在发售加油站油票和收回汽车修理费的月初下手最为适宜，所以就把行李收拾好寄到北海道厚岸街上的阵内彻吉哥哥那里，伺机作案。2月7日，星期五，下午4点，我看到汽车加油站办公室里放着收款回来的鼓溜溜的黑皮包，立即提起来逃走了。

在那前两天，上午10点，我在后乐园冰场见到池端和香子，和她约定了盗窃款项以后的接交地点。按照约定地点，我把皮包送到新宿西口的新宿区西新宿7丁目富士见庄公寓，池端和香子的房间（池端和香子于同年2月2日离开涩谷区千驮谷2丁目她父亲池端恒太郎家，以此处为下宿），把黑皮包交给她。我俩打开皮包一看，内有万圆钞票和千圆钞票，总共四十二万七千五百四十圆，以及首都高速公路使用券一本、顾客申请书一本。因为逃往厚岸的哥哥家和根室的父亲家都不安全，所以我告诉池端和香子我要逃到进少年院之前曾在那里干活儿的罗白去。当晚我住在池端和香子房里，和她初次情交。

……问我关于舅父雪森厚夫与盗窃四十二万圆的关系。我的回答如下。与上次盗窃十七万圆一样，我没有向舅父直接谈过我的盗窃行为。舅父通过Q派了解到我的行为，并告知上月份的收款在7日进行，2月7日我盗窃黑皮包时，他与黑皮包的主人、加油站主任在水管旁谈话，替我掩护。

……问我关于今年2月11日新干线爆炸一事，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常常听到Q派的成员们口头上经常说要爆炸一个大型公用设施。我舅父雪森厚夫平时十分稳重，但是，一遇到某些情况就会发作起来，有可能干出爆炸一类的可怕的事。

“怎么样？”警部补用粗犷的声音问他，把供述材料收回去。

“这是阵内勇吉的供词……我不相信，我根本不相信。”厚夫摇头。

“信不信是你的自由，不过，这供词可是不折不扣地出自阵内勇吉之口啊。你已经看到，许多实情是只有阵内勇吉才能知道的，全凭空想是说不出来的呀。”

“而且，”警部宏亮的男高音接过去说道，“阵内勇吉的供述内容，与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池端和香子、布川一郎、藤山君子、友山清、阵内虎吉、末子、彻吉等其他许多人的供述材料并不矛盾，所以，可以确认他的供述是真实的。你究竟认为他的供述的哪一部分是不可信的呢？”

“几乎全都不可信，彻头彻尾都是谎言。”

“你这种极端的、绝对的发言，等于零。我说你没进行爆炸，也不起作用。如果不能具体地证明当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证明你不在现场，那就没有说服力。同样的道理，现在我希望你能就阵内勇吉的供述材料加以反驳，证明他哪一点是假的。”

“比如他说我和守屋牧彦早就认识。”

“不过，既然守屋牧彦、田川信一和池端和香子都作出相同的证词，那么，只有你一个人固执己见也是妄然。必须拿出有力的证词来……”

“不论是十七万圆还是四十二万圆，每一次盗窃行为都完全与

我无关，而且我也根本不知道。”

“关于这一点，也是如此，既然从多数人的证词中证明了确实和 Q 派存在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根据 Q 派的指示所进行的犯罪活动，那就很不合乎逻辑了。象这样的问题，只能在合乎常识的这条线内考虑。因为一切犯罪都是在常识以内的，这是侦察犯罪的铁一般的规律。”

“虽然您那样说……”厚夫头脑里混乱起来了。一切事情都从头去回忆，但是，过去的一切在他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了，他已经失去自信了。本来 Q 派是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集团，可是，又好象是很久以前就与他们有过联系，而且是非常熟悉的集团。偏偏是紧要的关节，在他的记忆当中就模糊了。本来他和守屋牧彦在牛込医院才初次见面，但他也觉得好象在那以前在冰场的更衣室里见过面。外面的一切都变得非常遥远了，而现在在这里的自己，到底在外面社会上干了些什么，他自己也觉得可疑了。首先，他是昨天早晨被刑事警察带到这里来的，他却感到仿佛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了。他又回想昨天离开公寓时是否锁门？也想不起来了。是刑事警察锁门、还是他自己锁门？在记忆中是一段空白。连昨天的事都想不起来了，对于其他的记忆就更没有自信了……。

“人家阵内勇吉，”警部补冷不防又大声吼起来，唾沫星溅了厚夫一脸。“可与你不同，堂堂男子汉，干干脆脆，喂。人家毫不隐瞒，都交待了，犯罪就是犯罪，敢于承认，甘愿接受制裁。可是你，哭哭啼啼、犹豫不决，实在怯懦，喂。阵内勇吉庇护池端和香子，他干干脆脆地说，池端和香子只不过是一名联络员，罪过由他阵内勇吉一人承担。盗窃他也是主犯，池端和香子只不过是给 Q 派传递脏物的联络员，喂。”

“您说池端和香子也供认了么？”厚夫半天不说话了，声音沙哑，咳了几声想清清嗓子。

“说了，她什么都交待了。”警部微笑着。

“请把她的供述材料给我看看，那样的话，我可以重新考虑。”

“你想得倒美！”警部补带口臭的唾沫星又溅到厚夫的嘴唇上。“让你看阵内勇吉的供述材料，已经是我们的格外照顾了，我们考虑到让你能够充分保护自己，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才特别允许你看的。你倒得寸进尺，还想看池端和香子的供述材料，想得太美了。”

“让我们进行一次交易吧。”警部仍然微笑，他平静地说。“咱们按照 give and take 的方式进行，我们把阵内勇吉的材料 give 你了，作为回报，我们希望得到你的供述。如果我们 take 了你的供述，就把池端和香子的供述材料 give 你，而且不止于 give，还可以允许你见到池端和香子，你可以见面直接问她。”

“真的么？”

“真的。所以，give and take。”警部点了点头，白皙的皮肤，没有一点皱褶，明朗而又充满自信的面孔，20多岁的青年，其魅力却超过35岁。

厚夫想把混乱的记忆统一起来，苦思冥想，直流汗。警部好象摸到了厚夫的思路似地说道：“看来你也在努力回忆各种往事。但是，记忆就如同照像的焦点和镜头啊，如果不给一个焦点，镜头就失去目标，怎样调节也是模糊一片。所以，请你回答一下前年、昭和42年（1967）11月16日至19日之间，是否进行过爆炸试验。试试看。”

“我没干过。”

“没干过？……这是你头一次明确地否认啊。那么，昭和43年（1968）11月18日的爆炸试验也没干么？”

“没干。我为什么要干那种越轨的事啊。狩猎时用炸药炸动物是被禁止的。”

“你想否认这一点可不大容易办到啊。因为有可靠的目击者，

并且经过鉴定取证。如果你否定，就说明你所说的全是谎言了。”

警部补向警部问道：“让他再往下看么？”

“是啊，现在，让他再看一点儿吧。”警部答道。他在语气上对于地位比他低，但年龄比他大的对方很尊重。

警部补从纸袋里找出两份材料，摆在厚夫面前。

“你看，这也是破例的照顾啊。因为你一言不发，所以我们给你提供材料，喂。”

阵内虎吉在根室本人住宅供述材料

……下面谈一谈你们讯问的昭和 43 年（1968）11 月 18 日雪森厚夫的行动。当天，一清早，我就带领布川汽车修配厂的布川社长和社长秘书藤山君子到足寄山中去猎鹿。因为一只也打不到，中午往回走，大约下午 3 点到家。我送社长和秘书搭乘的士去罗白走后，就在家里经营的阵内食堂和妻子末子、长男彻吉，三个人一起干活儿。末子告诉我，雪森厚夫去风莲川钓鱼，骑我家自用的 250CC 摩托去了。但是，天黑了还不回来，因为风莲川周围是广阔的湿原，当地的猎人也常常迷路，我很担心。但是，我忽然想到楼上去查看一下雪森厚夫的行李。你们也许奇怪，为什么我查看内兄的行李，因为我非常担心他在行李里携带意想不到的东西。果然，我发现他带了发条式计时器、瓦斯管、水道钢管、三通、螺丝堵头等物，都放在我带他走进房间时他小心翼翼地放在壁龛上的那个布袋里。我妻子末子打扫房间时发现过，她也很奇怪，为什么携带那些没用的东西。但是，我一看就想起了一年前，昭和 42 年（1967）11 月中旬，雪森厚夫曾经得意扬扬地对我讲过爆炸的事。那次，他在可

口可乐瓶里装上来福枪用的无烟炸药，用电池发火，引起了大爆炸，好痛快。我警告他，干这种违纪行为要被警察逮捕的。雪森厚夫立刻惊慌起来，请虎吉桑不要对别人说，我又不是炸猎物，也没有伤害别人。可是，过了两天，雪森厚夫恶性不改，又去爆炸了。我是目击者，猎手渡边连太郎说的，他是我多年的挚友，现任根室猎友会会长。我一看他的布袋，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拿走了。

……我和雪森石造的最小的女儿末子，于昭和21年（1946）春结婚，当时雪森石造的四子厚夫去东京了，没有见面。不料，结婚3年之年，厚夫给末子寄来贺年片，一看地址是浦和监狱。惊讶之余我询问末子，这才知道厚夫在战争中不愿当兵，开了小差，经过军法审判，监禁在石切陆军监狱。我娶了犯人的妹妹，又害怕，又责备她，末子只顾哭哭啼啼地向我道歉，夫妻之间产生了危机。后来，雪森厚夫仍然不务正业，诈骗、盗窃、侵占、强盗……我虽然不能一一列举，但他最后堕落为娼窃，不可救药了。厚夫也许在故乡作恶有所忌惮，所以主要在东京方面作案，我们已经把他完全忘掉了。但是，血脉关系不由自主，我的次子勇吉和厚夫一样，自幼就有盗窃毛病，您也了解，他终于进了少年院。这次，他又为了给激进派集资而犯下盗窃罪，如果分析其根源，我认为就是雪森家遗传的罪恶的血统使勇吉着了魔。

……雪森厚夫这个人，表面上待人和蔼，虽然有一点儿爱刨根问底，但是还稳重。起初，你会以为他人品好，象个教书先生，加以信任。

但是，他翻脸就不认人。所以，他在哪儿也干不长，

不是在会社里携款潜逃、就是盗窃恩人家的财物。这些毛病实在可恨，我家儿子就和他一模一样。雪森厚夫在战争当中，大概杀了不少中国人，和他相处时，他一生气，你就会感到他阴险而杀气腾腾。他能在这10年里没犯罪，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简直是奇迹。我看一是布川社长的恩德，二是多亏我们夫妇的鼓励。

……雪森厚夫把我儿子勇吉引入歧途，拉拢为激进派，教唆他盗窃，并且爆炸国家的大型铁路新干线，杀害人命，这是天人所共愤的罪恶，本人毅然绝然与他一刀两断，希望给他严正的制裁。

佐藤银次在警视厅的供述材料

……当我听说雪森厚夫就是爆炸新干线的罪犯时，大吃一惊。我既然知道了他是杀伤许多人的凶犯，我就要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都交待出来，供您参考。

……那是在去年，也就是昭和43年（1968）10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大约8点钟，我在国营电车御茶水车站站台上，被雪森厚夫唤住了。我们已经16年未见面了，所以，未能立刻辨认出他这个坏蛋。

……雪森厚夫和我交谈当中，他说现在的世道太无聊，总有一天要干一件大事，把这个世界翻个个儿。虽然他没透露那件大事是什么内容，但是，我一下子就想到，既然是雪森厚夫要干的，那无非就是强抢、爆炸等等扰乱社会的犯罪行为。雪森还频频邀我入伙，但由于站台上人多眼杂，而且我自从由府中监狱出狱以后，已经洗手不再络窃，在秋叶原鲜果市场回收纸箱，是个正经人了，不想再入歧途，所以我先就回答他不想干了。但

是，雪森厚夫一个劲儿怂恿我加入，所以我就佯装同意，套出这坏蛋的话来，报告给老警。后来，雪森厚夫说他最近和某些激进派学生混在一起。我说在站台上说这些话太危险，到外边去吧，就和雪森厚夫出了车站，一边说话，一边往顺天堂大学那边走去。但是，真不凑巧，我打的迷幻药过了时效。不怕您笑话，我在鲜果市场上班早，所以就打起迷幻药了。那时，一天不打10支5CC的静脉注射，就昏睡不醒不能工作。所以，我就到马路旁的公用厕所去打迷幻药。雪森厚夫也跟了进来，盯着看我打针。他看见我打迷幻药，好象很放心。他得意扬扬地对我说，和他同伙的激进派学生们制订了计划，要爆炸大学、铁路、大企业和警察，劝我入伙一起干。据他说，那一阵子，警察正集中全力打击激进派学生，所以，他和我这样年纪大的人搞破坏活动最安全。我含含糊糊地应付他，那天就分手了。

后来，和雪森厚夫又见过几次。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每当我去御茶水附近散步，他这个坏蛋马上就发现我，所以，我认为他是经常在那一带徘徊的。雪森带我到T大学去过两回。因为我对学生运动的内幕一无所知，即使到T大去，到处都是戴盔帽和挥舞大棒的学生，也很害怕；可是人家雪森，和他同伙的激进派学生们亲昵地打招呼，在塔内也能畅行无阻，那派头就象激进派的领袖。昭和44年（1969）1月18日，也就是发生那次塔的攻坚战那天，他和我走在骏河台的路上，告诉我大事件就要发生了。1月19日，我向机动队投掷石头，当场被抓，也是雪森厚夫给我饮酒，怂恿我干的。我只不过一时的兴趣才投石头，哈，我一句假话也没说。

……您问雪森厚夫说的大事件是什么，我回答如下：攻塔那天，我遇到他，那坏蛋说待不了多久就要用炸弹把机动队消灭了。我就发现大事件可能指的就是爆炸了。是的，当时在御茶水车站前的朝鲜饭店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开玩笑似地说着，我挑逗地说他，炸弹可不是那么容易制造的呀。雪森说炸弹太简单了，他从前在机枪中队干过，这方面是专家。他瞪着我，把我吓了一跳。

……由于雪森厚夫是爆炸新干线的犯人，我想起一件事，提供给您参考。昭和27年（1952），从春天到秋天，我和那个坏蛋一同住在府中监狱的杂犯房里时，雪森是制火的专家。先生您也知道，在牢房里偷吸香烟时，用棉花包上化学牙刷柄的粉末和碎玻璃就能发火。可是，那坏蛋制作的发火，一下子准发出火来。我们一同到汽车修配厂干活儿，有一天，雪森十分认真地说要把修配厂放火烧掉。我被吓了一跳，厂里有那么多汽油和柴油，如果放火肯定爆炸，是我苦苦劝阻，才免掉这场灾难。放火、爆炸，雪森成天价梦想那些犯罪活动。根据我长期失业生活的经验，纵火犯和爆炸犯大部分是懦弱、胆小、而且强烈不满现实的人，我看雪森厚夫就是那种坏家伙。

雪森厚夫看完材料，长叹了一口气。三个陈述材料都是真假混杂，哪里是真话、哪里是谎言，就连最了解真相的厚夫，看着看着也弄糊涂了，说得太巧妙了。勇吉说他和Q派有联系，和守屋牧彦以及和香子关系密切，为Q派筹集资金而进行盗窃，虽然这完全出乎意料，但是，本人既然交待得如此详细，那么多少总是有些关系的吧。勇吉甚至还说他 and 香子有肉体关系。那么，和

香子对厚夫的自白就是谎言了，她欺骗他了……厚夫虽然强压住心中的疑惑，但是内心却象撕裂般地痛苦。

阵内虎吉的陈述，充分地表达出妹夫对他一贯的轻蔑和厌恶，由于偏见而把厚夫视为犯人，同时也把厚夫当做拉他儿子加入激进派的祸首而痛恨他了。但是，关于风莲湖附近的爆炸试验，却陈述得准确，想推翻是不大可能的。

佐藤银次可谓八分谎言二分真实，不论厚夫怎样追忆，也没对银次谈过有关 Q 派或者同情激进派的话。但是，可怕的是把勇吉、虎吉、银次的证词加在一起，“激进派雪森厚夫”的形象就塑造成真的了。

厚夫想活跃一下由于睡眠不足而僵化的思想，他摇了摇头，挺了挺脊梁。从昨天开始，由腰到骶骨都疼得钻心，连续叹了几口气之后，又不停地打呵欠，用袖子擦眼泪，他自己也发现现在是一副沉不住气的样子了。他明知这种情形会被警部和警部补看在眼里，但是，无论怎样想控制自己，浑身就是不听自己的摆布。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到了午饭时间。调查官们走后，他在监狱里一边吃着花菜豆米饭，一边暗想：象这样，今后每天都要被当做犯人横加责骂、被当做犯人勒令交待，而他又没有什么可以交待的。如果迎合对方提出的情节，顺着他们去回答，也许能够得到宽恕，那样做也许更轻松些，勇吉说不定也是屈服于那种诱惑才做出这伪供的吧。

第二天，厚夫仍旧否认，该署将厚夫以盗窃嫌疑移交检察官了。这就是所谓的另案逮捕。以盗窃立案，为的是在警察拘留已超过 48 小时之后，能够继续拘留厚夫。检察官向审判官请求拘留，这样一来，加上 10 天后的再一次延长，一共有 20 天的时间。有了合法手续，就可以连续审讯有关新干线爆炸的案件了。

新干线爆炸事件特别侦查本部设在御成门警察署内，本部部

长由御成门警察署长担任。但是，实际上指挥全部侦查工作的侦查主任是警视厅公安第一科监理官能势警视。负责讯问雪森厚夫的，是能势警视所信任的公安第一科的间柄警部和仙波巡查部长，还有御成门署的肥野警部补。因为从前，厚夫犯罪受审时，审讯官大多是一个人，所以这次连日都是三个人审讯，使厚夫有些惊慌失措。但是，他逐渐地分辨清楚对方的立场，了解到这个爆炸案件除了他和池端和香子之外，不少Q派的学生也受到了审讯。

审讯从早9点或者10点开始，一直继续到夜里10点或者11点。主要在警视厅的地下审讯室，当那里满员时，就使用御成门警察署的调查室。每天早上他一起床就忐忑不安，不知要被送到哪里去受审。白天，他接受长达12个小时的同样问题的反复讯问，夜里回到监房在寒冷的和坚硬的地板以及噪杂声中不能入睡，一向颇为体力自负的厚夫也因睡眠不足和积劳而受不住了。他走路时常常出现目眩，脚下虚虚飘飘，坐下来脊梁骨象折断了似地使不上力。与厚夫的衰弱相反，审讯官却始终精神饱满。尤其是出身低微的肥野警部补，他的体力和耐力以及干劲是超群的，尽管间柄警部还不时离去，他却从早到晚一直坐在厚夫面前，满不在乎地、毫不厌倦地重复着相同的讯问。厚夫虽然腻烦了保持沉默，但他心中并不踏实，他一直张着嘴，象虔诚的信徒在不停地祷告似地。

以盗窃嫌疑为名的拘留期限，只剩下两天了。现在已是3月11日下午了。间柄警部下午没露面，御成门警察署的调查室里只有负责审讯的肥野警部补和仙波巡查部长两个人。老一套的审讯弄得厚夫精疲力尽，象枯萎的野草似地的打了蔫。这时，警部补把巡查部长打发出去，他靠近厚夫，请厚夫吸烟，他自己也叼上一支，用打火机点燃了。他因为说话太多而嗓音有点沙哑了，他说道：

“喏，雪森，我累啦。这一回，我真的累啦。已经3个星期，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全陪着你。我算服了。如果你现在还不交待，你就得根据证据，也就是物证、人证、旁证立案解送了。那样一来，检察官就要把你当作死不悔改的犯人处理。我看，那样的话，你就要吃大亏了。反正，这是应该由你自己解决的问题，用不着我说三道四了，因为我已经累了。咱们不谈这些，先谈谈我本人的事吧。我这个人，和那位间柄警部不同，我不是青云直上的。他通过国家公务员高级考试，一下子就当了警部补，半年就升为警部了。他很快就能升为警视，35岁就能当上警视正，也就是署长啦。可是，我已经54岁，后年3月就该退休了，可是，还是个警部补，因为我也不想参加警部考试，去接受一个管理职务了。但是，我一直在攻坚班里干侦讯工作，在办案上从来不落人后，到目前为止抓捕了数不清的凶犯，使他们自白。别人都称我是‘攻坚之神’，得到的奖赏用10个指头也数不过来了。”

可是，喏，雪森，你从前是陆军军曹吧，我是曹长。下级军官注定当不了军官，军官学校毕业的20岁就当少尉，而我30岁还是曹长，总得给人家行礼。我当警察也是下级警察，一辈子都是下级哟。下级军官也有自豪感，那就是当不了高级军官的自豪。当然也有悲哀，也就是当不了高级军官的悲哀。这次新干线爆炸事件就是我办的最后案件了，以后就该引退了。所以，能够使我最后时来运转的只能靠你，雪森啊。你如果还念都是下级军官的情谊，如果你还有一颗人的温暖的心，请你就给我说一句，你，去年11月在风莲川岸上，进行爆炸试验了吧。你如果连阵内虎吉和其他许多目击者已经证实了的这些事都否认，你就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了……”

“我干了。”厚夫半梦半醒地答道。

“好啦，”警部补松了一口气，给厚夫递上第二支烟。“谢谢你，

说得好。”他涌出眼泪了，以为他是假哭么，他却真的流下两行泪水，闪着亮光。

“你说得好，”警部补亲切地拍着厚夫的肩膀，“我很高兴，雪森军曹，这样一来，你就是一个正直的人啦。”

肥野警部补打电话叫来巡查部长，准备好笔录，他笑着对厚夫说：

“喏，雪森军曹，把刚才的话对巡查部长再说一遍，因为必须写成供述材料。你经验很丰富，‘八何原则’知道吧，就是说：受何人指使、与何人偕同、何时、何地、对于何人、由于何故、以何种手段、做了何事。尽量说得详细些，不用考虑作文章，只要事实准确就行。”

“哈啾……”厚夫对警部补也报以微笑，他觉得只不过把坚壁在心中的事情告诉这位久经沧桑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合适。

“根据刚才说的‘八何原则’，昭和43年（1968）11月18日的爆炸试验的‘何故’该怎样说呢？就是说动机呀。”

“因为发现熊了。不，我发现熊在苇荡里压过的痕迹，我害怕了，为了把熊赶走，我装上了炸药。”

“作为动机，未免太小了。如果不再大些，爆炸试验的‘由于何故’就不充分啊。怎么样，那时，你已经认识守屋牧彦和池端和香子了吧。”

“我已经认识池端和香子了。”

“那就足够了。你看，写成这样好么。昭和43年11月18日，我和以池端和香子为首的Q派学生亲密交往，为实现他们的爆炸计划而进行了爆炸试验。”

“哈啾，主任认为可以的话，就那样写吧。”厚夫精疲力竭了，朦朦胧胧地说道。他那杂乱无章的思维，经过对方一写，就变成高调子的文章，而且，在那文章里他又成了主角。

“下面详细谈谈这次爆炸是用什么装置进行的。三通是何时何地，计时器是何时何地，黑色炸药是何时何地弄到手的，请你谈吧。”

厚夫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警部补把它变为有条有理的文章，让巡查部长记录下来。

“好吧，到此为止，有关昭和43年11月18日爆炸试验的材料就完成了。咱们约定，关于这件事就不再问了。”

“不再……不再问了么。”

“是的。也就是说你从讯问你的一个大难题里解放出来了。祝贺你。怎么样，接着谈一谈昭和42年（1967），也就是前年，也是在风莲湖一带进行的爆炸试验，让你的心情更轻松些，这对心理卫生也是很好的罗。”

厚夫对这个问题也承认了。反正供述一件就不再问讯，好象拔掉了心里左一根右一根的刺，有一种快感。于是，他就顺着对方的提示，一件一件地供述下去。就象一个裂了缝的罐子，越敲打漏水越多，终于无法止住了。

御成门警察署警备科，在窗边摆起桌椅设立的侦查本部里，侦查、鉴定、总务等各个班的人员现在已经大部分到齐，等待着肥野警部补携带雪森厚夫的全面自供材料前来。

自从昨天下午雪森厚夫开始自供，肥野警部补就请一直和他一同审讯的间柄警部回避，让仙波巡查部长记录，由他单独审讯。今天又干了一天，据说材料到傍晚就可以写出来了。

“送来礼品了。”3名警察抬进1个酒桶来。上面挂着纸条，写着“火线慰问——记者俱乐部”。

“关于全面自供的事，没泄露给记者吧。”侦讯主任能势警视对间柄警部说道。

“当然没有。不过，新闻记者具有特殊的第六感，他们感觉到从昨天下午审讯就有了进展，所以，今天一下子都涌到警署前面来了。”

“我担心泄露了情报呢。”能势警视说完，咬着他那有点往外翻的下唇。身兼侦查本部部长的御成门警察署署长，每天早晨都不厌其烦地训斥他们，要特别当心新闻记者。不料，不知被记者们从哪里嗅到了气味，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尚属于任意同行，一清早就涌来大批记者，包围了御成门警察署。报纸上把处于任意同行的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指为犯人，在当天的晚刊上就大大地报导了。问题在于侦讯本部的成员们也受到这种舆论的影响，产生了把那两人当作犯人的先入为主的倾向。

那一天，虽然以盗窃嫌疑的名目另案逮捕了那两个人，但对于新干线爆炸一案，他俩只不过是重要参考人物，侦查主任的方针是收集证据、等待自供、慎重逮捕。这一点已得到本部部长的同意，而最重要的是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就不能把他俩指为嫌疑犯。

首先，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否定发案当天那两人不在犯罪现场。雪森厚夫自述他于当天下午3点多钟回到自己的公寓，然后去神代植物公园，直到5点闭园，他都在园内。虽然雪森厚夫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证明人，但是，也找不到否定他在园内的证据。池端和香子自被捕以来一直缄默，一言不发，但是当天下午4点左右，她住的公寓的管理员好象看见她外出归来，并且出了证词，是个含糊不清的不在出事现场的证明。放置定时炸弹只能在光33号列车下午3点50分开门到4点发车的10分钟之内进行，所以，要证明他俩当时在东京车站18号站台，就必须找到充分的证据。虽然站台南口小卖店的售货员和该班列车的两名乘客证明看到过中年男子和年轻女人，但是，让他们面认之后，有一个人

肯定，一个人分辨不清，而另一个人则是否定的。所以，不能断言站台上那两个人就是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

其次，犯罪的动机太不充分了。虽然在以守屋牧彦为首的 Q 派学生和阵内勇吉、佐藤银次等人的供述当中，把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描述为拥护马克思主义世界同时革命路线的活跃分子，但是有一部分学生却否认这一点，特别是对于池端和香子，有的材料说她是所谓的非政治学生，不是 Q 派正式成员。如果仅仅接受这种情况的池端和香子的邀请，而本人并没有鲜明思想背景的雪森厚夫会去制造定时炸弹，未免有些不合逻辑了。一个车间主任，相当大的年纪，能够对学生们幼稚的思想产生共鸣，而且去制造具有强烈的杀伤力的炸弹么？能势警视仍然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他仍然没有放弃另外存在着真正的犯人的怀疑。当然，作为侦讯主任，表明他持有怀疑，自然会影响部下的士气，所以能势警视闭口不言，他采取仔细听取部下的报告，对可疑之处提出反问的做法来检查他的怀疑。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能够排除他的疑点的有力证据。

新干线爆炸事件侦查本部是奉警视总监的命令设于御成门警察署的。本部部长御成门署长手下负责实际指挥的侦查主任警视厅公安第一科管理官能势警视，在案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就到职上任了。当时对于犯人毫无目标，只有报纸上、电视上，发出大胆推理式的报导，“可能是激进派所为”啦、“爆炸前发现青年男女，可能就是犯人”啦等等。但是，那并不是侦讯本部新闻发布官的意见，不过是各报导机关的见解，或者是传闻而已。

经过警视厅科学研究所的协助，确定了爆炸使用的炸药是狩猎用霰弹枪黑色火药，容器铁管是与水管、煤气管或者暖气管配套用的铸铁 T 型三通，定时器是发条式的。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从事件发生前的车站第 18 号站台小卖店

的售货员和旅客那里，得到了“有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年轻女子，他俩在站台上转了一会儿，没上车就走了”的情报。虽然也有别的可疑的人物，比如有人看到学生打扮的男子、青年、女青年等等，但是唯独对这一男一女却有3个目击者，因此引起了侦查本部的注意。由于那两个人相貌太不相象，所以不是父女，而且那个年轻女学生身穿牛仔服，男人却是西装，外面罩着茶色风衣，手提看上去很重的纸袋，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中年绅士偕同年轻的情人出门去旅行。

中年的猎枪持有者，并且和年轻女人有交往的人，就首先被视为怀疑对象了。但是，在公安部门长期工作，参加过侦查去年10·21国际反战日骚乱事件和今年1·18~19 T大非法占据塔的事件，而且又熟悉Q派组织状况和变动情况的能势警视，仍然认为犯人很可能是学生。

昭和42年(1967)春成立的Q派，虽然是人数少的新派，但它趁着全国大学里波涛汹涌的学生运动，它那套以废除国家为目的的世界同时革命理论以及勇猛果敢的武斗路线，深受普通学生的欢迎，赞同的人增加起来了。但是，能势警视注视的是Q派以爆炸公共设施为目标的斗争方针。Q派的秘密纲领里贯穿了由于燃烧瓶和大棒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所以主张制造炸弹之类有实效的武器的内容。情报表明，他们正在收集火药和炸药，并且进行起爆剂的研制。所以，警视认为新干线的爆炸事件，很可能是Q派干的。

然而，把雪森厚夫弄进搜查圈的并不是能势警视，而是属于御成门警署警备科的热心于在爆炸现场附近调查犯人踪迹的肥野警部补。他在刚发生案件之后，听说犯人是相伴的一对中年男子和年轻女子，他就有了印象，根据这一线索，彻底查阅了警视厅公安第一科保管的激进派材料，从守屋牧彦的押收物品里发现了

雪森厚夫的名片，他便前去布川汽车修配厂，要求面谈。他于2月14日早晨来到布川汽车修配厂，在那里听到了社长布川一郎的有力旁证。布川一郎告诉他：雪森厚夫有前科、爱好打猎，战时曾在机枪中队服役，精通炸药及爆炸物，而且与激进派学生池端和香子交往甚密。

“塔日那天，他隐蔽了三名学生，其中有一名是著名的池端教授的女儿，他们关系可亲密啦。我不知道雪森厚夫去哪里了。嗯，因为他品行太坏，大前天我已经辞退他了。”

能势警视忘不了肥野警部补前来进言雪森厚夫就是罪犯时那副得意的神态。他粗短身材，有点驼背，他兴冲冲地走进来，用他那粗犷的嗓音，几乎是在喊叫：“侦查主任，找到目标了。名叫雪森厚夫……”

据警部补的报告，雪森厚夫确有许多可疑之点。但是，警视反问了一句，不在现场的证明如何。

“发案当天，那家伙被会社里辞退了，据说提着一个很重的浅茶色纸袋走出去的。那大概是下午两点刚过。那个会社在御茶水，10几分钟就能到达东京站。而且，还有作案之后与池端和香子一同逃走的迹象。”

“逃走？”

“哈啾，我去雪森的公寓，房东老太太说他好象昨天出门了。”

“不是单独出门么？”

“不，”肥野警部补充满自信地说。“我想他如果逃走就可能是回他的故乡北海道，所以，我去查过开往钏路的航班名簿，果然，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搭乘了日本国内航空会社的班机。”

侦查本部接受了肥野警部补的意见，决定追踪雪森厚夫。在厚岸逮捕了阵内勇吉，将他引渡到神田署，肥野警部补立刻去会面，从阵内勇吉口中得到了阵内勇吉与Q派关系密切、阵内勇吉

与雪森厚夫以及池端和香子共谋，为了给Q派筹集活动资金而进行盗窃的供词。在这一段时间里，肥野警部补十分活跃、成绩突出，许多分散的事例一经他手，就相互关联、系统化起来，就象施加了超出人力的魔法。后来，以盗窃嫌疑拘捕了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能势警视提出紧追爆炸事件的方针，并在侦查本部的干部会议上作出决议。

然而，舆论界已经把他俩当做犯人，特别是著名T大学教授池端恒太郎的长女是一个激进派、是阴险毒辣的爆炸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报纸和周刊杂志，大批地刊载有关池端和香子的报导。“高中时制造炸药，引起误爆，炸毁房屋”；“对其父恒太郎教授的反抗及家庭中的暴力”；“拒绝上学及孤独症”；“二进精神病医院”；“出走的惯犯”；“中年男子洛里德”；“美丽的容貌、残酷的心”等等不一而足。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也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能势警视摘要阅读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报导，他在那些竭尽全力要把池端和香子打扮成一个现代典型的犯罪分子的舆论面前踌躇了。

那个池端和香子自从逮捕以来，虽然关在警视厅内的拘留所里，但到目前为止，完全缄默、一言不发，负责审讯的感到非常棘手。S精神病医院给池端和香子诊治过的主治医师说，她患了“严重抑郁性离人症”，应充分估计到再发病的可能性。为了慎重起见，又请民事审判庭附设的精神科医师诊断，回答是“缄默症”，需要观察。

“池端和香子仍旧一言不发啊。”能势警视对间柄警部说道。

“还是沉默。那女人很倔强呢。”

“坦率地说，你对她怎么看？”

“这个嘛，”警部好象在捉摸询问的用意，眨了眨眼睛。他那蒙在眼球上的隐形镜片闪了一下。“我觉得新闻界和精神科医生说

的都不大可靠，我认为她的确是在保持缄默。”

“精神科医师说是缄默症……”

“医师偶尔前来，仅仅诊察30分钟，是不可能弄清楚的。这里的负责人已经从早到晚跟她相处20天了，夜里也派人监视、巡察，大家的意见都认为她是缄默。”

“这，我知道。”警视对年轻的警部点了点头。这个T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的青年，对精神医学、心理学，都有很深造诣，在这方面欠缺的警视，常常向他讨教。

“所谓缄默症，”间柄警部既在前辈面前不失礼节、表示十分谦逊，又不怯懦地埋没自己的工作才能，十分干脆地说道：“主要是无言沉默。但是，并不仅仅如此，它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症状，有时患者也会失去思维能力，不能讲话。也就是说，不仅外表沉默，内心也是空虚的。但是，池端和香子并非如此。她的内心活动很频繁，从她表情上的些微变化，注视周围的视线的微小的移动，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你认为她不是精神病。”

“哈啾。”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啦。她如果是精神病，就可以不起诉嘛。你刚才的意见，如果检察官能够采纳就好了。等我向检察官作侦查经过的补充说明时，你和我一同去，充分发表你的意见，争取对方能够接受。”

“遵命。”间柄警部满怀信心地点了点头。这个人并不讨厌，反而令人觉得他有出息。能势警视思忖，将来这个人很可能是坐在警察中枢位置上的大人物，他通过国家公务员高级考试，一出来就当了警部补，现在27岁已是警部，两三年后就是警视，三十五、六晋升警视正，就坐在警官们毕生羡慕的警察署长的位置上了。象我这样警察学校毕业的，由巡查、巡查部长、警部补、警部、管

理职务，一一考试及格，到了40岁才当上警视，和人家晋升的速度相差太远了。而且，在这次侦讯工作中，间柄警部工作得十分出色。盲目蛮干的肥野警部补从雪森厚夫那里看到一点情况，间柄警部立刻就找出人证物证来和供述对证，或者发现了供述里的矛盾，就立刻通知肥野，反应之敏捷犹如电算机。特别是对于时间的记忆超群，能势警视觉得与其自己去查文件，倒不如询问间柄警部来得快。

能势警视看了看堆在桌上的送检察官的记录，痛感到犯罪侦讯就是在制造文山。从现场照像示意图开始，爆炸事件的全部实况区分调查材料、多数旁证人的供述材料、大批调查人员送来的报告、雪森厚夫的供述材料……在这份最重要的供述材料里，他全盘否认，对侦讯不起作用。由于肥野警部补的努力，才算弄到了那些材料。这样一来，只要制成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犯罪事实和犯罪情况的解送书，附上供参考用的侦讯经过报告，把他俩立案解送检察官，侦讯工作就将结束了。

室内一下子欢呼起来了，肥野警部补带着喜悦和自豪，颤抖着走了进来。他庄严地把厚夫的供述材料摆在侦讯主任面前。

“写完了，全部自供。”

响起一片掌声，新闻发布官跑过来。

“记者们等着赶在早刊上发表呢。”

“等等吧。等我全部看完再说。”

能势警视十分镇静地，用目光压住了急躁的部下。

组织的间谍们闲得无聊，在那里吸烟。不知吸了几十支，大概从早上到现在每个人都吸了两盒多。他们尽量慢慢地吸，以消磨时间，吸到烧焦了指甲，再接上一支新的。尽管如此，时间仍然象不流动的灰色的沉淀充斥在室内。间谍们在那里有的叹息，有

的从头到尾地看体育新闻，有的在打盹儿，就象坐电车一样。不过，这个电车没有行驶的目的地，只是不停地、不停地奔驰着。叫他们无聊地呆下去吧，组织的间谍们。

池端和香子在椅子上五心朝天^①盘腿打坐，那是坐禅的姿态。她并不是为了坐禅而打坐，而是这样可以不费力地坐很久。不过，有时她真的坐禅入静了，一两个小时很容易就过去了。没想到她在大学的坐禅俱乐部里学到的功夫，在这里用上了。冬天，她作为外部人士，参加了永平寺的涅槃会报恩大摄心^②活动，整整一个星期，每天从天明坐到深夜。在白雪覆盖的僧房里，仅仅有一点炭火取暖，默默地、默默地坐着。坐在一张榻榻米上的云游僧们，他们的精神感染了整个堂内，就连在一旁的我们也受到感染。总而言之，坐过来了。与那相比，在这里坐禅太舒服了，坐几个小时也不在乎。只不过坐禅之后不能一边念经一边走动罢了。

池端和香子完成一段坐禅之后，开始听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了。她在心里弹奏。于是，琴音在心里响起来了，和实际听到的一样。耳聋的贝多芬作曲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吧。K·330号，C大调，中速、快板。优美、饱满、雅致、爽朗、温暖和幸福。那些组织的间谍们是不理解此中的乐趣的。组织的命令、制度、强制、义务、惯例等等，把人五花大绑起来了。你看，穿着制服，制服就如同奴隶的枷锁。工薪阶层的藏蓝色西装、军服、人民服、囚服。与之相比，莫扎特有多么自在、飞翔、变化、美，如何？

池端和香子回忆起罗白山中的温泉，音乐拂动着蒸气，感染着蒸气，和蒸气一起上升，但是，它永远不被那蒸气所溶化。我

① 佛教修炼坐法，双手心、双脚心都朝天。又叫做结跏趺坐。许多佛像即这种姿态。

② 摄心指禅寺里的定期坐禅活动。

被雪森厚夫拥抱着，象蒸气那样飘飘然，我仰望着星星。在山的最深处，只有我俩知道的秘密温泉里，充满了音乐，多么美好啊。中速、快板弹奏完了，现在弹奏如歌的行板，我能够这样永无休止地弹下去。想起幼时弹琴，许多情景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我喜欢那样，所以就不间断地弹，乐曲就弹会了。弹莫扎特的奏鸣曲，我全部都背诵下来了。我最喜爱的有K330、331、332、333、457、545、570，我顺序弹奏，这样正好过了两个小时。如果不断重复，再过多少个钟头也不会感到寂寞。

组织的间谍象金鱼似地吧嗒着嘴，池端和香子忍不住暗笑。铝盒里装着犯人的饭，叫她吃。不，我不吃。我决定只在晚上，在牢里吃一顿饭。沾染了组织的臭味儿、粗糙而又难吃的犯人伙食，吃一顿就足够了。这样一来，组织惊慌了，他们说我不营养不足，找来了穿白衣的假医生，从我的鼻孔向胃里灌营养液。这是多么无理地强制呀，我立刻吐出来了，喷到棚上，给它弄脏。哼，我有不吃的权利。由于每次给我灌营养液我都喷吐，那个穿白衣的假医生也死了这条心，不来了。虽然如此，有一天，又生拉硬拽地把我送到别的组织的医院去，硬把我脱得精光，又称体重又量血压，还抽了血，装模作样地测定。他们测出我每天一餐就摄取了足够的营养，不能理解。愚蠢的先生们，坐禅，只要心中平静，那些营养就足够了。因为禅寺的游方和尚在大摄心时，只用名叫应量器的小碗吃少量的粥和青菜保身，所以铝盒里的犯人伙食太臭了，请你赶快收拾起来吧。

后来，池端和香子一直坚持坐禅，她虽然在坐禅，组织的间谍们的动作，她全都一览无余地看在眼里了。他们和先前一样，吸烟，无聊地变换着身体的位置，不时吧嗒嘴，重复询问着相同的问题，显然已经厌倦了，还频频地看手表。一个人拿来了报告书，上面却什么也没写，只好填上日期、时间、官员姓名。本来重要

的是何年、何月、何时、何分、哪一个警部、干了什么，但是，所谓组织就是那些日期啦、时间啦、官衔啦的堆积，仅此而已。除去这些，就一无所有了。可是，雪森厚夫桑说得很对，组织就象一面渔网，它能把人当做猎物，并且有力量监禁他们，我们却没有任何力量去与之抗争。鱼还有力量冲破渔网嘛。不过，组织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组织常用的充满了数字的时间。只要不理睬数字和时间，组织就写不出材料，没有材料组织就不能活动，我们就胜利了，就等于宣布了看手表的这些人们失败了。

池端和香子被关进铁牢房里了。吃完晚饭，她躺下，沉浸在梦想里。她想起自己曾经跳过“娘道成寺”、“藤娘”、“鹭娘”^①的舞蹈，多么光辉灿烂啊。她又被“鹭娘”的世界吸引住了，她扮成洁白的姑娘，巧妙地用伞配合舞蹈……

这时，组织的间谍们走进来，把我拽出牢房。他们喷着酒臭，兴高采烈地给我看材料，口口声声地说雪森厚夫全部交待了。你们倒底想干什么，这种用数字填满的材料，我绝对不看。

“下午谢绝会见，谁也不许进来，电话一律不接。”大贯检察官象戴外科手术橡胶手套似地交替着搓他那两只小手。他急忙又加上一句，“厅里上级不在内。”

“明白了。”检察官手下的岸事务官点了点头。他的脸象擦了白粉一样白，而且是个扁平而又缺乏变化的面孔。

“然后……”大贯检察官说了一半，站起身，从窗子往外俯视，日比谷公园池畔的绿柳垂丝，色彩鲜艳的游人们在半开的樱花树下散步。他的视线从春意盎然的外界收回来，又落在桌上令人望

① “娘道成寺”（又名“京鹿子娘道成寺”）、“藤娘”、“鹭娘”原来都是日本传统戏剧歌舞伎的节目。“娘”是女儿，或姑娘。

而生畏的文件堆上。警察送来的材料和检察官的调查报告分别开来，从左到右按时间顺序堆放着。带红色纸笺的是涉嫌者的供述材料，白色纸笺的是旁证人供述材料，黑色纸笺的是警察官和检察事务官的调查报告。现场查验材料、照片、图表、地图等放在两侧，便于随时取阅。眼前放的是他自己编制的年表和人物关系图以及全部材料的一览表。为了能随时填写或涂抹，那里放了一支4B铅笔。如同搭乘小型列车在模拟的河山上行驶的孩子一样，大贯检察官带着统治者的满足感，望着这张桌上的小天国。他忽然发现了岸事务官象被遗忘了的小狗似地正在偷看他。

“噢，你不必了。我一个人干吧。我想把精神集中一下。”大贯把刚才说了一半的话完成了。

“要我出去么？”

“不，不。”大贯检察官摇手道。“请你在这里等着吧。说不定有事请你帮忙呢。总而言之，这是一桩大案，一个人解决不了。喏，请坐吧。”

大贯检察官绕着桌子踱来踱去。问题是对于雪森厚夫、池端和香子以及以守屋牧彦为首的Q派起诉还是不起诉。当然，他已经有了起诉的思想准备，而且打算在傍晚之前写出起诉书。但是，在那之前，他认为有必要把事件的全过程，顺序地、致密地在心里再现一遍；有必要再严格地检查一下，在公审庭上对律师的申辩能反驳到如何程度、以及有没有维持公判的可能性。这次的案子，供述材料数量庞大，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供述材料的细节存在着分歧，主要涉嫌者池端和香子仍然保持缄默，很难掌握事件的全貌，而且，针对事件来自四面八方的杂音和压力，也使他为难。

大贯检察官踱来踱去，忽然皱起眉头，想起了昨天东京地检

的检事正^①叫他前去的情形。

“起诉书写好了么？”

“还没有。明天还要写，因为有一部分疑点，正在考虑补充调查。”

他这样一说，方才还很平静的检事正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悦。

“调查还没完哪。”检事正似乎对大贯检察官的迟缓表示不满，在烟灰碟上用力地敲掉雪茄烟灰。

“大体上写完了，上次在治安措施研讨会上报告过。”

“那是两周以前啦。”检事正把“两周”两个字拖得特别长，“那时候各方面就知道你们已经大体上完成调查和取证了。”他抢着说完，就不再作声了。

研讨会主要讨论去年10月21日发生的新宿骚乱的应付对策，最高检和地检的公安部、警视厅公安部、法务省刑事局公安科、公安调查厅等公安系统都集合在一起，针对调查、检举、预防等方面进行探讨。由于这次新干线爆炸事件也与发动新宿骚乱的主体激进派关系很深，所以把该事件的调查经过和起诉的可能性也列为议论内容了。尤其是法务省刑事局公安科代表政府方面的意见，说激进派有可能模仿和重复同样的爆炸事件，所以，对新干线爆炸事件要严惩罪犯，以儆效尤。

检事正要说什么，大贯检察官心中有数。十几年前，他刚刚就任检察官时，这位前辈对他说过话，言犹在耳。那时，有一件盗窃案的涉嫌者没有招供，大贯检察官正在为可否凭证据起诉而踌躇，这位老检察官勉励他说道：

“虽然这话只能在背地里讲，其实，涉嫌者是不是罪犯，并不

^① 地方检察院检察长。

算什么问题，问题是你指控涉嫌者为被告时能否维持公审。至于涉嫌者是否真犯人，交给法官去审判好了。只要你有60%的把握认为涉嫌者是罪犯，就能维持公审，其余的40%律师就要利用它与你争论了。也就是说，代表公益的检察官利用这60%维护公益，律师利用那40%维护被告的人权。”

“总而言之，要尽快把这案子起诉，这是检察总长的意思。”检事正吧嗒吧嗒地吸着他嗜好的雪茄烟。

“哈啾。”

“你看过事件发生的现场吧，有多么残酷和可怕，你就很清楚了。”

“哈啾。”

发生事件时及时赶赴现场收集第一手资料，进而协助警察调查、指挥和提出建议，这是检事正的方针。虽然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调查当中，检察官与司法警察人员有对等的协作关系，但在旧法律时期担任检事的检事正，显然仍旧保留着检察官指挥警察官员、检察官是整个调查过程的主宰者的旧意识。

大贯检察官也遵从检察长的方针，在大学骚乱和新宿骚乱以及塔的攻防战时，都亲临现场。这次的爆炸事件也是一样，接到警视厅侦查第一科和公安一科双方的通知之后，他立刻带领岸事务官奔赴现场了。

新桥车站一带已由御成门警署断绝了交通，横跨中央大街的高架铁桥上的新干线快车停在那里。消防署和警察正从车身倾斜、车窗玻璃全部粉碎了的第2号车厢往外搬运伤员。急救车和摩托警车的红灯闪烁、警笛和整理交通的广播响成一片，弥漫着发生了大案件的气氛。看热闹的人照例挤满人行道，并直往车道上涌。大贯检察官和岸事务官由警官引路，在铁路线上一路小跑，顺着车梯走进车内。迎他们进去并担任说明的是便衣肥野警部补，大

贯检察官和这个嗓音粗犷的小个子警部补，在警视厅里召开的激进派研究会上见过面。印象中他是警员出身，虽然不大说话，但发表意见却凭他的经验，有些死板。

“刚刚把伤员运走，死者两名。”

警部补掀开担架上盖尸体的毛毯，给检事看。一个是穿皮茄克的男人，炸坏了左头部，流出红色的脑浆；另一个是炸坏了右臂的7岁左右的女孩。

“好象是父女俩，可以推定受害的父亲坐在19B位置，女儿在19A，并排坐着，爆炸物在头上的行李架上。”

行李架炸飞了，座席炸坏了。负责鉴定的人蹲在地板上，正在细心地收集碎铁片和玻璃片。为了不妨碍搜查，他们退到门旁。

“28名伤员送往虎门医院了，有3名重伤。其中有1名姑娘，脸上的皮肤炸坏，即使保住性命，眼和鼻子也保不住了。检察官先生，犯人太卑鄙了，杀害儿童，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啊。”肥野警部补的肩膀痉挛了一下，肩膀上的肌肉隆重起，十分结实。

“主任，”年轻的警察向警部补说道，“报导部门的摄影记者要求在车内拍摄。”

“可以。不过，不许走进车门以内，只许照5分钟。”

远远围着电车、手捧闪光灯的记者们，一下子拥到门前，闪光频频在血染的棚顶和地板上闪烁。爆炸物的威力之大、爆炸的情景之可怖，使记者们惊呼着，更引起了拍摄的兴趣。一个记者问大贯检察官：“刑事先生，犯人有线索了么？”肥野警部补接过去说：“还没有发现。不要妨碍侦查，请下去吧。”把记者推了出去。

赶走记者和摄影师之后，警部补亲切地和大贯检察官攀谈起来。“虽然还没找到任何确证，但是凭我的直观，是激进派干的。我是警备科的，也跟刑事科的一起来了。检察官先生也这样认为

么？”大贯检察官在东京地检是属于公安部的，不属于刑事部。两人的思路不期而然地一致，互相点了点头。

昨天，大贯检察官从检察长那里回来之后，午休时独自散步去了。在这种时候，他总要从西装衣领上取下“秋霜烈日”图案的检察官徽章，以市民形象走进日比谷公园。他沐浴着阳光和春风，在树下漫步。有时遇上认识的律师或事务官，他就装做沉思的样子擦肩而过。园内的松本楼第3层上，有一家法国菜馆，恰巧窗边有空位，他要了生牡蛎和铁板烤里脊。越过那嫩绿的榉树林，望得见象高耸的墙壁似的银座大楼，简直是令人厌恶的障碍物。既然检察长已经那样说了，就必须在一两天内写出起诉书，顺便也把开头的陈述书写好。但是，不知有什么在头脑中作怪，使他下笔踌躇。

事件发生的当天，大贯检察官去过现场之后，把侦查工作留给警察，他就抽身出来，静观事态的变化。因为侦查主任能势警视既是警视厅的办案能手，又是他的密友；在现场奔忙的肥野警部补的经验和热情他也深信不疑。所以，就把那里交由警察自由侦查了。

果然，以这类事件中前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地找出了涉嫌者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并且把他俩逮捕了。侦查本部部长提出要求，希望把那两人以盗窃嫌疑罪名逮捕，以便集中力量进行调查，大贯检察官办了拘留请求。在拘留后的第21天，雪森厚夫自供了全部罪行。根据他的自供，又逮捕了两个人。但是，池端和香子依然保持沉默。对于她的犯罪动机和当天的行动，就只能靠人证推定，其他情况一律不得而知了。如果在公审庭上，池端和香子突然发言，会不会带来尴尬的后果呢，这一点使他最放心不下。

大贯检察官吃着端上来的生牡蛎，忽然想起三天前池端教授

的贸然来访。虽然他曾以参考人的身份找来过四次，了解情况，但是这天是他来要求接见的。自从他女儿被捕，报刊杂志大量报导，他已经白发骤添，满脸皱纹，老态龙钟，看不出仅仅是54岁的样子了。但是，这次他走进来却象想开了似地，向大贯检察官施了一礼，劈头就哀求地说：

“和香子是个疯子呀。”

他看大贯检察官默默不语，就又朝着岸事务官行礼乞求。一会儿，他稍稍平静了些，说道：

“她得了被害妄想狂，产生一种错觉，好象某个组织在迫害她，所以送她去住院。可是，就在她逃出医院过着脱离了轨道的生活时，被那个有前科的雪森厚夫诱惑，堕落成那个样子了。欺骗一个无知的、比他年轻25岁的天真的少女，终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越轨行为的就是那个雪森厚夫。和香子是妄想狂缠身才受骗的。”

“请等一等。”大贯检察官很有礼貌地打断了这位名望很高的法律专家的话。

“令爱从医院逃出是1月10日，也就是塔日的前一天。那么，塔日她回家了么？因为上次您说过她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到2月初才又出走。”

“虽然她在家里住了一些日子，但也完全不正常，她困守在自己的房间里，避开我和内人，所以她即使出走，也不可能行为正常，她是处于不能辨别行为是非、不能控制行为的状态的……”

“如果谈这一点，那就和您上次谈的相同了。”大贯检察官客气地说道。“既然和您的供述书一致，您的意见我已经知道了。”

“不，”池端教授有些尴尬了。“我来是想了解您今天是否对和香子起诉的。我刚才见过了T大同学某检察长，由那里又到您这儿的。”

“还没决定。”大贯检察官立刻作了回答，瞥了一眼桌上的文

件。“现在正在推敲解送材料。”

“打搅您办公，太对不起了。”池端教授欠起身来。

“没有关系。”大贯检察官笑容可掬地送池端教授到门前。“老师屈驾光临，实在不敢当。对了，我拜读了您在3月份《刑事学杂志》上发表的检察拥护论，十分钦佩。最近有些记者们附和激进派学生，也鼓吹批判检察制度，什么检察官越权搜查啦、滥用公诉权啦一类的论调甚嚣尘上。在这种时刻，老师的正确论述太宝贵了。”

“非常感谢。”池端教授羞愧地低下头，却又在大贯检察官耳边悄悄说道：“我希望我女儿能够得救，这是作父亲的殷切的愿望。我是来向您表达这种心情的。”

在松本楼吃过饭，大贯检察官走到警视厅，由公安一科科长带领，去见被审查当中的池端和香子。搜查总部的3名调查官，由于检察官突然来访而惊慌失措，又拂烟灰，又收拾翻开的杂志。池端和香子在他们面前盘腿坐着，默默不语，面无表情。她虽然没化妆，但皮肤白皙细腻，面颊上的乳毛好象微微在动。看上去她没有24岁，只象十几岁的少女。美丽的大眼睛晶莹清澈，与之相比，那些被尼古丁、酒精和年龄污染了的调查官们的眼珠就不堪入目了。

现在，大贯检察官围着写字台大踏步走着，他想着池端和香子的眼睛，想着池端教授的耳语，他对于已经整理完毕的这一案件，似乎发生了一点动摇。那个姑娘、池端和香子是什么人，她究竟在想什么，在她保持沉默的情况下起诉，能够维持公审么？不，大贯检察官象狗抖落身上的水那样打了一个冷战，他想摆脱那些缠绕他的念头。他已经屡次三番地、仔细地研究过材料，调查一直进行到他认为满意的程度。虽然检察长说过他正在考虑补充调查，但是，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必要再做什么了。

雪森厚夫全部自供之后过了两天，侦查总部把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的案卷解送检察官了。大贯检察官几乎用了一整天，才读完解送记录和侦查报告书。然后，他对侦查本部的努力和侦查方法表示钦佩，又特别对迅速找出和逮捕涉嫌者表示赞赏。但是，他发现那里有一个大漏洞，就是说由于涉嫌者的发现过于迅速，而在这种侦查的同时所必需的“消去法”不足。也就是说为了证明雪森厚夫是真犯人，热心地收集证据；但是，相反地，对于雪森厚夫之外没有嫌疑分子的抵消工作，却做得不够充分。因此，他向侦查主任能势警视要求补充说明，警视带领侦查班的间柄警部和肥野警部补来到了检察官室。大贯检察官和警视以及警部补见过面，但和警部却是初次，冷眼一看还象个青年学生，官衔却是警部，使他吃惊。三个人简单地致意之后，大贯检察官立刻转入正题。

“总而言之，雪森厚夫这个人物，交叉了几条侦查线索，使用黑色炸药的狩猎者、前科犯、前机枪中队的下级军官、与激进派学生有关系、东京站站台目击者的证词、三次爆炸试验、发案当天没有不在现场证明，把这些集中起来无疑他就是真犯人了么？”

“还有，”肥野警部补声音很低，但很有力地说，“包装爆炸物的报纸和装那些东西的手提纸袋。”

“是的，”大贯检察官点了点头。报纸是1月10日的朝日新闻早刊，从广告内容推测是三多摩地区发送的；纸袋是神田神保町1丁目S书店的；雪森厚夫住在三多摩，在S书店近邻的布川汽车修配厂工作。

“但是，”大贯检察官面对面地盯着肥野警部补。“查出罪犯来得过分容易了。作为如此重大犯罪的犯人，留下的证据也过于多了。比如说，搜查家宅时，在查封的东西里发现了S书店的纸袋，而且正如自供所述，里面装着5套工作服、洗脸用具、汽车修配

技师执照、英日辞典。”

“那不过是伪装。”肥野警部补激动起来，脸变成了紫红色。“我认为他是伪造不在犯案现场的证据，对于雪森来说，S书店的纸袋多少个也能弄到手。”

“可能问题就在这里，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弄到手的纸袋，他会在重大犯罪时使用么？那售货员和乘客说是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中年男人和他的年轻女伴，但是，面认以后也只有一个人肯定吧。”

“关于这一点，”间柄警部说道，“2号车后门，15点40分时，排队的有十几个人，15点50分开门之前，乘客发现一个中年男子带一个年轻女伴排在队尾。目击的两名乘客都是男士，一个25岁，一个32岁。他们说，因为年轻女人穿牛仔裤，长得很美；中年男子身穿漂亮的茶色风衣，象有重要职位的人，所以他们记住了。而且，那中年男子提着浅茶色纸袋，他俩的证词是一致的。另一个目击者是站台南口小卖部的售货员，那个小卖部在5号车位置，她说15点30分左右，穿茶色风衣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年轻女伴一同走来，买了罐装果汁，在店前喝了。售货员有两名，那个年轻的记得那个女青年是个美人。”

“但是，见面以后呢。”

“哈啾，三个证人都没看见那个中年男子的脸，只看见那年轻女人。见面辨认的结果，小卖部的售货员否定是池端和香子。”

“嗯——”大贯检察官在思考，间柄警部宏亮的声音又继续下去。“因为售货员只能看见客人喝果汁时的样子，所以见面辨认时否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三个人的证词都提到那男士身穿茶色风衣，这一点是一致的。雪森厚夫不喜欢工人服装，所以上下班和外出时爱穿高档的外国制西装和风衣，发案那天他穿的就是英国制的茶色风衣。”

“还有别人看到一些奇怪的人，而那些供述材料怎么没放进解送材料里呢？”

“‘负’的材料都省略了。”能势警视答道。“您如果想看，就给您。”

“这些，所谓的‘奇怪的人物’，‘奇怪’两个字并非问题。”间柄警部弯着腰、低着头谦恭地说。“有人发现了嬉皮士式的青年、没有大人带领的男中学生、还有一个不排队慌慌张张地在站台上来回走动的三十多岁的女人。不过，2号车里有那些人物，反而不是问题，爆炸时2号车里有63名乘客，他们的住址、姓名以及同行关系都已查清，其中并没有结伴同行的中年男子和年轻女人。”

“有没有可能上车之后又转移到别的车厢里去了呢。1号车和3号车里的乘客调查过了么？”

“那……没调查。”间柄警部语塞了。

“检察官先生追求的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啊。”肥野警部补粗暴地插嘴说道。“但是，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在那里的可能性并不是万分之一，而是非常可能。而且，雪森已经自白说他在那里了。”

“当然，自白是重要的，我对你使那个老奸巨猾的累犯自白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敬意呢。”大贯检察官好似故意地施了一礼。

“把那家伙攻下来，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呀。我每天从早到晚地陪着他，几乎整整陪了3个星期。”

“是呀，”大贯检察官装模作样地点头。“能使他全面自白的本领可不一般呀。”他好象在表彰对方，却又忽然问道，“没有强迫自白、诱供、拷问等行为吧？”

“岂有此理，”肥野警部补禁不住生气地叫起来，但是，他马上看出检察官是在开玩笑，于是又笑了。“这一点，请您不必担心。”

我们对涉嫌者连一指头也没碰过。是我们耐心地说服和追问的结果，那家伙才自愿地供述了。自白完全是自愿的。”

“听你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因为一到公审，辩护人要纠缠的首先就是自白的任意性……这里有些问题需要顺便弄清楚。我拜读搜查经过报告书，发现雪森厚夫全面自供之后才选定辩护人，这是为什么，逮捕时没有办理辩解录取手续么？”

所谓辩解录取手续，是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逮捕涉嫌者时司法警员必须向涉嫌者宣布犯罪事实要点，并告知本人有权选定辩护律师。警察往往轻视这一手续，造成公审时，被告提出没有得到选定辩护人的自由啦、不知道还有选定辩护人的规定啦等等口实。尤其是最近，公安事件频频发生，辩护律师在公审庭上常常提出这类事例。

这一下子，肥野警部补词穷了。能势警视为了替部下的过失辩护，挺身而出，舔了舔上下嘴唇，用手搔了一下后脑勺。这是他的习惯动作。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雪森厚夫是前科犯，是个警察油子，如果开始时对他太宽大，就不好办，所以给他施加了一点心理上的压力。也就是说，2月19日带他到警署时，已经发出盗窃嫌疑的逮捕证，但没有宣布涉嫌事实要点，以任意同行带到署里的。”

“首先，这就是一个问题。既不宣布涉嫌事实，又不告知前去处所，由三名警官监视带到署里，这种先例已有被认作是逮捕的了。”

“我知道。不过，雪森厚夫并没有询问任意同行的理由，顺从地来到警署。因为告知他是任意同行，象他这样一个难对付的前科犯应该知道是可以拒绝的。但是，在警署门前发生了意外的事态，报社、电视、照像机集中了火力，我们恐怕他趁着混乱逃走，

所以急忙给他戴了单铐，带进署内。然后立刻向他出示了逮捕证。”

“发生紧急事态，所以紧急逮捕了，是吗？”

“不，如果是紧急逮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0条后半段，必须立刻请求逮捕证，但是，那次却是早就办了逮捕证了……”

“那样的话，任意同行就毫无必要了……，好啦，虽然不算什么大问题，不过律师追究起来总是个麻烦。侦查主任，这样办吧，就说对雪森厚夫一开头就是以盗窃嫌疑逮捕的，逮捕时办了辩解录取手续。”

“哈啾，是应该那样办的。”

“不，你们已经那样办了呀。”大贯检察官向能势警视闭了一只眼。“2月19日，履行了正当手续，以盗窃嫌疑逮捕了雪森厚夫。拘留期间，因其任意自供新干线爆炸案，所以再逮捕。审讯时，已预先告知涉嫌者可以行使缄默权。但是，涉嫌者先是否认犯罪，继而自白，未使用缄默权。你们对参加搜查的每一个人都要切实讲清楚，在逮捕、审讯过程当中，司法警员没有发生过任何违法行为。在公审庭上以证人身份传讯你们时，不要遗漏这一点。”

“明白了。不过，大家都很卖力地干，所以，卖力之余，免不了出现过火的地方。”

“不那样的话，就找不出真正的犯人，也无法逮捕啊。关于本案，我全面地支持侦查本部的工作。”大贯检察官对那个由于被指出失误而十分紧张的肥野警部补笑了笑，警部补这才放心地和间柄警部相视一笑。

在此之后，大贯检察官亲自审讯了雪森厚夫，问他从深大寺后边的公寓被带走时的情况。雪森回答说：“因为那时心慌意乱，记不太清了，好象对我说过因为涉嫌一件爆炸案件才逮捕的。”问他关于缄默权，他说：“他们对我说过可以行使缄默权，但我觉得沉默反而会被怀疑，所以回答了提问。”又问他关于选任辩护人问

题，他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只顾考虑自白的问题了，没顾上去想什么辩护人。”

既然雪森厚夫这样回答，在公审庭上询问被告这方面的问题，也不会揭露出司法警员有违纪现象了。最重要的是立证被告有罪，如果逮捕手续和审讯手续等一类枝节问题上纠缠就不好了。

“可是，我还有一个疑点。”大贯检察官对能势警视说道。“我看雪森厚夫，不象有那样大的思想背景，你怎么看？”

“这一点，当初侦查本部也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后来，他本人自供出来，怀疑也就烟消云散了。也就是说，他很细心，有关政治思想的书和政治标语，都不放在公寓里，他和同事以及邻居接触时，一直隐蔽了他的思想。”

“就是说他做了伪装的工作，是吧。不过，涉嫌者本人也说他对 Q 派的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同时革命‘不大懂得’和‘不知道’呢。”

“请您恕我直言，”间柄警部十分谦恭地说道。他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象广播员读广播稿似地流畅。“雪森厚夫对于马克思主义并非外行，战争当中他由于开小差而被送进陆军监狱；战后，他被视为反战派、抵抗派，在大阪他曾经为某党派工作过；后来，他累犯许多罪行，但是究其根源，可以说仍然是以反体制、反权力的思想为背景的。关于这方面，与我这个缺乏经验的人相比，我希望您多听肥野警部补的意见。我觉得雪森厚夫并不象那些盗犯型的累犯所表现的那样自暴自弃、邋里邋遢、呆痴迟钝；相反，他是思想犯型的，具有洁癖，保持着一本正经的作风的呢。”

“这家伙……”肥野警部补接着说道，“这个涉嫌者是个一本正经的好人呢。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个犯了盗窃、绾窃、侵占等许多罪行的人。”

“就是说，他是属于思想犯类型的了。”大贯检事看了看他俩。

“哈啾，”间柄警部回答说。“他很和蔼，热心工作，而且很细致。这7年当中，他身为小工厂的车间主任，干得很出色。穿戴整洁、注重仪表，他连关窗户都十分注意，有好几次是他重新回到车间去关窗户。这种人叫做‘强迫神经’型，雪森厚夫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是，他的弱点，在心理学上叫做‘抵抗的薄弱部分’，就是记忆。除去有决心记忆自己的过去的人以外，任何人只要出现一次不完整的记忆，他就会对过去的一切记忆失去自信。当他最先否认犯罪的时候，我就抓住这一点对他猛攻。关于2月11日发案当天的记忆，他先是按照他编造的不在现场供述的。但是，由于其中有一部分有漏洞，所以就一下子全线崩溃了，作出与前面完全不同的、按照真实记忆的陈述。”

“是这样的。”肥野警部补听间柄警部的说明，增添了勇气，一连点了三次头。“那家伙记不住过去的事，他谈起经过恍恍惚惚，也就是说，他是个健忘的人。只有他经过努力，决心要记住的事，他才能记住。他编造不在现场证明以后的表现，特别明显。”

“至于思想背景方面，”间柄警部侃侃而谈。“雪森厚夫确实很熟悉最近的左倾思想。关于这一点，学生们，其中特别是守屋牧彦和田川信一都有供述。守屋牧彦等人甚至交待，采用爆炸战术的城市革命方式是雪森厚夫教唆的呢。”

“我已经大体上提出了我的疑问，你们的补充说明是可以接受的。”大贯检察官向三名警官表示了他的看法。

那些人走后，他进入检察官的审查室，重新审阅了侦查本部送来的供述材料，他又讯问了涉嫌者和旁证人。他还会见了目击者，确认了他们面认的印象。警察的调查可谓完整无缺，没有必要再进行增删了。但是，雪森厚夫的供述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讯问他在发案当天，在东京站第18号站台上的行动时，雪森的回答如下：

“我和和香子走上阶梯，来到新干线站台，在车门前排队。”

“是南口的阶梯么？就是进行方向最前端的那个。”

“哈呀。”

“排队的有多少人？”

“十五、六个，不，二十来个人吧。”

“你在那儿看见什么啦？”

“新干线列车停在那里，关着门，妇女们在里边打扫。”

“你还看见什么啦？”

“还有……小卖部。”

“小卖部不在2号车那儿，在5号车前边。”

“是的。我们俩走到小卖部，在那儿喝果汁。”

“然后又回到原来排的队里了么？”

“不，我们是在排队之前喝果汁的。”

“你排队时没看见什么吗？比如乘客之外，还有卖盒饭和搬运行李的。”

“唔，看见搬运行李的了。手推车上行李堆得满满地，有果汁、青菜。”

大贯检事头一次听到警察的调查材料上所没写的供述。于是，他去东京站第18号站台，观察16点0分发车的光33号列车的发车情形。15：10，光26号到站，乘客下车之后，关上车门，车内开始清扫和检查设备，手持笤帚和簸箕的妇女打扫地板、改变椅子背的方向、更换枕巾。这样，光26号返程行驶，变为光33号。15：30左右，乘客开始在门前排队。这时，在2号车门前停着几辆日本食堂的手推车，车上装着果汁、青菜和罐头，缓慢地向9号食堂车移动……

这就证明了雪森供述了只有在现场的真正罪犯才知道的事实，而且，就连负责调查的警官也不知道这些。因此，证明了涉

嫌者的供述是真实的。大贯检事通过查证手推车，确认了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就是爆炸犯人。不论律师怎样怀疑自白的任意性、怎样说是捏造也不怕了，他已经有信心维持公审和断定被告有罪了。

大贯检察官停止了围着字台踱步，在椅子上坐好，一边用铅笔写下要点，一边把整个事件在头脑中重新过滤一遍。

昭和 42 年（1967）2 月 11 日，首届建国纪念日。

昨夜下起大雪，东京已积雪十余厘米。渴望已久的纪元节的复活终于实现了，右翼团体和民族主义团体，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庆典和日本旗检阅仪式。与之相反，把这种活动看做军国主义复活的激进派学生们在清水谷公园集会，举行抗议示威活动，为反对纪元节大造声势。这时 Q 派还没有组织起来，守屋牧彦（22 岁）混杂在 K 派和 B 派等代代木系学生当中听别人演讲，用便携式扬声器高喊着“反对纪元节”、“反对军国主义”等口号。

从这一天起，守屋牧彦就热衷于他的理想，以武装革命消灭国家为目标，创立新的党派。他与 T 大学的朋友田川信一商议，先在本学部中发起，继而又到文学部、理学部、工学部去发展组织，终于在 4 月初召开了 Q 派的首次会议。

不料，这一时期，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刺激并鼓舞了这个在能登半岛^①寒村中出生、在大雪和风浪中成长的青年。

2 月 15 日夜，东京羽田国际机场厕所内定时炸弹爆炸，重伤 2 人，涉嫌者为茨城县人，无职业的 A（22 岁），已逮捕并起诉。

3 月 31 日下午 4 点 45 分，交通高峰时间的东京站八重洲中央出口的新干线绿色窗口附近，钢制垃圾筒发生爆炸，轻重伤 15

① 日本石川县北部的半岛，临日本海。

人。

4月15日下午2点30分，东海道新干线开往新大阪的光21号列车7号车厢16D座位上发现象是爆炸物的书“源氏物语”，车警与名古屋站联络，在该站把“源氏物语”取下，在爱知县射击场打开，原来是用黄色炸药和电池、电雷管制作的炸弹。

4月22日，由守屋牧彦和田川信一召集，约有50名学生参加，在文京区本乡1丁目H旅馆组成Q派。会上决定了他们的组织：中央执行委员守屋牧彦，行动队长田川信一（20岁），行动队员有深谷昭人（21岁）、秋月光子（19岁）、池端和香子（22岁）等47人。这时池端和香子已经加入Q派组织，这是最重要的事实。去年秋天，在她父亲池端恒太郎家中，她和守屋牧彦相识，发展为情侣关系。顺便说一下，昭和40年（1965）4月，池端和香子入R大学，5月因神经衰弱入精神病医院，9月治愈出院，这时昭和42的（1967）4月22日，她已完全恢复正常状态。守屋牧彦要求这位在理工学部化学系学习、精通爆炸物和炸药的池端和香子研究定时炸弹，她接受了这项任务。

——请H旅馆的老板看了学生们的照片，他证明守屋牧彦和池端和香子出席了当天的会议。学生当中只有3名女生，其中池端和香子修长的双腿给他很深印象。守屋牧彦在供述中说池端和香子未参加，缺乏可靠性。学生们以集资晚会名义租用房间，但是，他们不大喝酒，鬼鬼祟祟地谈话的情形引起了老板的怀疑。他偷听到“爆炸计划”，“武斗”，“杀死民青”，“血的革命”，“解散大学”等可怕的口号，大吃一惊。

6月18日下午2时5分，神户市垂水区盐屋站一列普通电车停车时，后部车厢行李架上轰然一声，发生爆炸，一名妇女（22岁）头部被炸，当场死亡，轻重伤17人。爆炸使用铁制圆筒，内装无烟炸药，以闹表为定时器。

7月13日夜，11点13分。千叶县，房总西线长浦至姊崎站之间，有人安放了两处爆炸物，末班车过后发生爆炸。6天后，逮捕了高知县出生的两名青年（都是17岁），供认不讳。

Q派的学生们对这一连串的爆炸事件颇感兴趣，他们看到爆炸铁路能引起舆论界的轰动，不难想象他们更加积极地致力于炸弹制造计划的实现了。

再说池端和香子，她于昭和39年（1964）夏季开始在后乐园冰场跟I教练（32岁）学习花样溜冰。这时，她与I教练的另一名学生雪森厚夫（45岁）相识，在练习间歇闲谈时得知他爱好狩猎，能自由购入火药以及战争时期曾在机枪中队服役，对弹药及炸弹具有丰富的知识。于是，和他交往更加密切，在情人守屋牧彦的谅解之下，对雪森厚夫施展性的诱惑，说服他为Q派试制炸弹。

昭和42年（1967）秋天，池端和香子（23岁）委托雪森厚夫制造炸弹。他在加油站兼汽车修配厂的布川汽车修配厂担任车间主任，他以勤恳工作为掩护，背地里和Q派的池端和香子以及守屋牧彦交往，逐渐对他们的激进思想发生共鸣，在制造炸弹的问题上，他的热情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取悦于女性池端和香子，他利用每年11月15日猎鹿解禁时带领社长布川一郎到北海道东部狩猎的机会，进行爆炸试验。

——布川汽车修配厂社长秘书藤山君子的供述如下：“雪森厚夫有前科，他的过去很阴暗，我是听布川社长说的。他还告诉我，‘这个前科犯说不定会干出什么勾当来，你要盯住他，不能信任他。’因为我是社长秘书，虽然社长这样说，我在一般工员面前仍然替他隐瞒着。社长也承认雪森作为车间主任的领导能力，他表扬说：‘毕竟是当过下级军官，带兵带得好啊。’雪森喜欢看书，在上、下班的电车上和车间休息时间里他都看书。那书大多是袖珍本。有一天，大概是昭和42年（1967）秋天，午休时他在看书，

我走近他，他忽然把书藏起来。我觉得奇怪，抢过来一看，是关于炸药的说明书，我大吃一惊。哈啾，这是 11 月中旬，他和社长去北海道之前的事。”

——布川汽车修配厂职工寮寮母金原园子（45 岁）供述如下：“雪森先生有前科，大家都知道。因为藤山君子见人就说，所以都知道了。这个又和蔼又认真的人，我忽然听说他是小偷，小痞，他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就不过是做戏了，实在讨厌啦。你看，如果把青菜掉进垃圾桶里，再洗也觉得它脏，不想吃了。就是那么个心情啊。”

——布川汽车修配厂工人友山清（22 岁）的供述如下：“雪森车间主任是个手巧的人，截断钢管、套螺纹、他都亲自动手，汽车的电路发生故障，他马上就能查出毛病修好。制造定时炸弹，也许是他的拿手活儿吧。”

11 月 15 日，雪森厚夫与布川汽车修配厂社长布川一郎（38 岁）一同去北海道，住在根室豪华旅馆。第二天，在他的妹夫阵内虎吉的向导之下，在风莲湖一带猎野鸭。11 月 17 日，阵内虎吉和布川一郎去猎鹿，雪森厚夫趁此机会决心去进行前次与 Q 派商议过的爆炸试验。他在风莲蛙鳉捕获采卵场附近驾驶阵内虎吉的铝船，顺风莲川而下，在河口处的河心沙洲上岸。同日，下午 4 点，他用可口可乐空瓶装入猎用无烟炸药约 20 克，用 4 根电池与发条式计时器连接，拨在 5 分钟后启动部位，伏在 50 米以外等待观察。结果，按照预定的 5 分钟准时爆炸，这是一次超出预料的大爆炸，北苇大片倒状，3 米开外的谷地榛树被炸倾斜，这是一次特别成功的爆炸试验。

——布川一郎的供述如下：“去猎鹿回来，旅馆里住在隔壁的雪森外出未归。我和阵内虎吉聊了一会儿，就去洗澡。这时雪森回来了，他大概以为我听不见，他得意地对阵内说道：‘我偷偷地

在湿原里进行了爆炸试验，没想到威力真大。’他又叮咛阵内道：‘这事对谁也别说。’为什么秘密地干那种犯法的事呢，我觉得很奇怪，我好象发现了前科犯雪森的本性，感到恐惧。”

——布川一郎的上述供述，已由阵内虎吉的供述证实。

不料，由于清早去猎鹿，布川一郎感冒了，睡在床上。因此，得到空闲的雪森厚夫于11月19日，借口前去钓鱼，在风莲川乘上述铝船出发，下午3点在靠近风莲湖北端的浑茅希利岛以南600米的湿原上，往手制的钢管里装入20克无烟炸药，用铁塞子堵塞，以4节电池作为起爆电源，连接发条式计时器，拨定5分钟后爆炸。然后，他乘船全速向湖中躲避，观察。这次爆炸比上次威力更大，更成功。证明了以相同的药量，采用坚固的钢管，其爆炸力更大。这次爆炸把上次的那棵谷地榛树完全炸倒。同日下午2时，在风莲湖猎野鸭，恰巧于下午3时来到浑茅希利岛以西的八牛别河口的猎户渡边连太郎听到爆炸声，他惊讶地奔赴现场，目击一艘铝制平底船全速向风莲川河口逃去。更使他诧异的是，在湖畔湿原发现了直径1米，深50公分的爆炸坑。从周围倒伏的北苇判断是炸弹爆炸，他以为有人使用了禁止的炸北狐的炸弹，便向根室警察署报告。该署刑事科负责鉴别的警官赶赴现场搜集采证，确认了上述钢管、无烟炸药以及发条式计时器。

11月19日的爆炸事件，由于不是猎取动物、而且发生在湿原当中，没造成损害，所以停止了调查。但是，由于风莲湖附近只有阵内虎吉使用铝制船，所以对他产生怀疑。直至这次调查本案听取他的供述，才知道是雪森厚夫所为。

雪森厚夫两次爆炸试验成功，对于制造定时炸弹充满信心。11月下旬，他向守屋牧彦和池端和香子报告，在Q派内部也讨论了爆炸目标。受到山阳线电车爆炸事件的启发，他们认为爆炸行驶状态下的电车是引起群众注意的理想目标；既然要爆炸电车，象

征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政策的新干线便是最高目标，他们对此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从这时起，Q派指派以工学部成员为中心，进行新干线车辆的结构强度研究。因为新干线列车车厢具有类似飞机的密封结构，所以估计在爆炸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

第二年，昭和43年（1968）2月11日，是第二届建国纪念日。在日比谷露天音乐堂，举行反对纪元节集会。Q派动员300名学生，与拥有500名学生的K派争夺集会的领导权，在讲台上用便携式话筒互相争吵。守屋牧彦已由一年前的一名普通参加者成长为拥有全国2千名大学生成员的领导人，他颇为自负地演说时，垂肩的长发象歌舞伎里的狮子似地甩前甩后，模仿希特勒式的咆哮，震撼了全场。但是，K派卷土重来，挥动旗杆和钢矛向Q派袭击。一霎时，盔帽落地，互相打得鼻青脸肿，形成了一场流血混战。这两派短兵相接之后，忽然分开，等待对方过来再上去扭打。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使他们的争斗中断并镇静下来的是“军舰进行曲”^①，是那些在日比谷公会堂开过“庆祝建国纪念日国民大会”之后，手持日本旗，开始庆祝游行的“爱国主义者”、右翼和政府执政党团体等的混合大军。这时，Q派、K派以及其他各派，重整队伍，也开始了示威游行。Q派从东京车站八重洲入口冲上站台，阻止新干线发车，向列车投掷石块，然后就自动解散了。

当天傍晚，Q派骨干分子50人集合于T大学法学部第3大教室，总结今天的示威集会。他们检讨了由于遭到K派突然袭击而造成十儿人负伤教训。他们有的一只眼睛失明，有的全身麻痹，有的神志昏迷。他们决定用盔帽和钢矛武装起来，并伺机向K派发动报复。鉴于全国各大学发生反对纪元节、反对学费上涨、要求

^① 日本明治时代岛山启作词，濑户口藤吉作曲的军歌。在日俄战争和二次大战中是军国主义鼓动侵略的军歌。

废除见习制度等活动，他们认为学生运动已进入高潮，应集中力量扩大组织，因此，决定爆炸计划暂缓实施。

有如液体达到沸点就立刻气化那样，昭和43年（1968）突然袭击全国各大学的学潮，就是积聚了多年的能量的猛烈释放。然而，也象稍稍降一点温度，沸腾就消失一样，学生们的骚乱只要强化取缔，也很容易平静下来，这是一切政治混乱及其解决的历史的经验。公安当局对于这一点的冷静的判断以及动用压过学生的暴力的暴力（机械化、人海战术）来压垮学生的方针，是具有科学性、历史性和正确性的。那些把学生骚乱捧为新时代的到来和革命、终日埋头于采访和报导的舆论界，还有那些为了迎合舆论界而大言不惭的进步知识分子们，他们的轻薄和肤浅，简直到了令人喷饭的程度了。

大贯检察官对于舆论界及进步知识分子的反感，使他感到腹部受到压抑，甚至引起肠胃也不舒适。这种不舒适使他恶心，因为他既要从自己的头脑中排除一切无聊的思想，而同时他又想与那些提倡无聊的思想的人们做斗争。

他出生于昭和初年，那一场战争结束时他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大人们狼狈不堪的样子，他是亲眼目睹了的。在他少年时期，流行的最新思想就是大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是现人神^①天皇统治的神国，把天皇奉为大元帅陛下，摆在军人的最高位置上。他们说皇军大肆侵略之后，日本将成为东南亚以及全世界的盟主。舆论界自不必问，就连评论家、小说家、诗人都异口同声地歌颂那扬扬得意的大国主义。高举拳头、喊叫着，演讲时热泪横流的学

^① 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为了欺骗人民，把天皇说成是神的化身。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正式宣布天皇不是神。

生，他也在上野公园看到过。他们高喊什么，现在正值国家存亡之秋，吾辈学生要献身皇国，踏着护国英灵的道路前进，以死保卫神国。不，一度生死还不能满足，我们要转生七次，七次报国。那学生嘶喊的腔调和今天的守屋牧彦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那时戴着学生帽、扎着绑腿，满眼血丝的学生们扯成圆圈的情形，和现在的激进派学生演讲时的情景也是一模一样的。在战争当中，学生们批判教授美英“敌性思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旧”教授们，呼吁从讲坛上驱逐他们，那些扯圆圈的学生们就热烈响应，“噢——”地叫着，这也和今天的学生一模一样。但是，战争结束了，大日本帝国主义一夜之间崩溃了、消逝了。直到昨天还在歌颂天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舆论界、文化人、学生们，沉默了。突然发出完全相反的言论了，变节、背叛，简直令人看不下去。不愿选择那样丑恶的人生，这就是他当时的决心。

用怀疑的眼光去观察新潮流，这是他的格言。因此，当他是一名大学生时，他对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始终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他认为那种只有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中国、东欧各国）正确，只有列宁、斯大林是最先进的思想家的顽固地坚持走一条路的排他主义的主张，不过是战争时期大日本帝国主义的180度大转弯。这两者都令他厌恶，都令他烦恼。最后，他参加了某派基督教会，在大学时期受了洗礼，并且在那同时，他下决心要当一名检察官。

你为什么要当检察官？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被别人问过多少次，特别是那些大学同学中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许多同情者。他们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他是逢迎权势、背叛人民。他对此并不生气，他总是报以温和的微笑，回答道：“因为我想干，所以干了。恐怕你们谁也说不清自己选择职业的理由吧。”然而，他内心的想法是十分清楚的。

小马伦加经上有一段故事，有一个人中了毒箭，接来了医生。但是，医生说，被害者是犯人还是王族，是婆罗门还是庶民，或者是奴隶，不弄清楚不能拔箭；并且他还说，没有调查清楚犯人的相貌特征、国籍、弓箭种类等项之前，不能拔箭。于是，那个中箭的人死了。如果是一个好医生，他一定不去讯问那些，而是先拔出毒箭救人。检察官也是如此，检察官就是拔毒箭的人。虽然法官和律师也是同样的职业，但是，法官的工作缺乏自发性，律师的工作必须肯定放毒箭的人，所以对他不合适。

大贯检察官带着恶心、皱着眉头，望着雪森厚夫、池端和香子和守屋牧彦的材料。他猛一回头，发现岸事务官正在一旁静静地守望着他。

“有事么？”

“哈啾，府上有电话，小姐打来的。”

“女儿的电话……”

大贯检察官虽然眉头尚未舒展，但他心里却想起来，忘了对女儿的许诺了。今天是独生女儿的第七个生日，答应过给她买礼物的。昨天还在想着这件事，但是，自从检察长催促他写起诉书，就给遗忘了。机灵的检察事务官走出屋去，大贯检察官拨动了电话。妻子接了，然后就传过来女儿那温柔的声音。家庭的温暖从听筒渗到耳朵里了。和字台上堆积的阴惨的案件相比，这是多么不同的世界呀。忽然，大贯检察官想起爆炸被害者是父女俩。于是，他对犯人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满腔仇恨。因此，他对自己的女儿，用更加慈爱的父亲的语气为失约而表达了歉意。

昭和 43 年（1968）4 月 5 日，阵内勇吉（19 岁）以见习工身分来到布川汽车修配厂。他住在职工寮里，每天上班。他一面热

爱军歌，一面又喜欢读北一辉和三岛由纪夫^①的著作，俨然是一个右翼青年。但是，他对布川汽车修配厂附近的私立大学和国立T大学的校园纠纷发生了兴趣，工作之余，连日去各大学观看。4月下旬，他与Q派的田川信一、深谷昭人、守屋牧彦、池端和香子等人相识。为什么象阵内勇吉这样的右翼青年能与左翼激进派青年气脉相通，虽然他说从那里得到了“摧毁今日之日本，要求变革崭新体制的理想”，其实，恐怕是为了变革而使用暴力（军事力量）的志向一致吧。阵内勇吉一方面与Q派接触，同时又进出于右翼国粹主义团体Y组。他有时在该组协助组员工作，有时在他们的领导之下用木枪接受军训，他梦想将来成为组员，干出一番事业。他对Y组的头儿谷口正义，由衷地崇拜。

——大贯检察官于昭和40年（1965）以暴行伤害罪对谷口正义起诉，求刑为惩役1年6个月，同刑量定。这个人与其说是国粹主义者，倒不如说是流氓更正确。少年时期他就加入浅草一带的江湖人物当中，全身刺青，以其臂力大、声音大、能说善辩，很快就崭露头角。战后，他加入统治浅草黑市的Y组，不久就把前任头头推开，他坐上了组长的宝座。虽然他把军队里学来的国粹主义做为该组的精神支柱，但是，他们以筹集该组的活动经费为名，已经是一个一贯采取恐吓、暴力、伤害、盗窃等手段的集团了。谷口正义在公审庭上也毫不怯懦，他要求组成天皇亲自统率的陆海军，解散议会，在日本全国实行戒严，枪毙贪污议员，把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强制劳动。他左颊上天生的一块疤涨得通红，大喊大叫，脱去上衣，把背上的刺青“鲤跳龙门”、右臂上的“般若”、左臂上的“盘蛇”，露给大家看。法庭上斥责他为“侮辱法庭”，把他逐出法庭。但是，谷口正义还说：“我虽然气量小，但

① 战后出现的军国主义思想作家。

是天性善良呀。”“犯罪就是犯罪，我服刑绝不会含糊。”他哭了起来。象阵内勇吉那样单纯而又有反抗意识的行为不检点的青年，对于谷口正义这种装腔作势、吹牛和伪善交织在一起的人物产生景仰之感，并且进而成为他的部下，是很容易理解的。

在阵内勇吉的头脑里，一边是谷口正义一类的思想和人物；另一边是守屋牧彦一类的思想和人物，已经满满荡荡的了。但是，本来水火不相容的不同的思想现象，进到这个青年的头脑之后，却非常简单地结合起来了。八统一字^①与世界同时革命；犯罪就是光荣的革命；江湖卖野药的和激进派学生都是同样的暴力集团。

“唉，错了。”大贯检察官嘟囔了一句，他那晶亮的目光，象要看穿一切似地投向积堆的材料上去。他发现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些不自然。

大贯检察官又重新看了两三份供述材料，他或是把顺序前后颠倒，或是在记录上用铅笔划线，细心地推敲着。

把阵内勇吉介绍到布川汽车修配厂就职的是雪森厚夫，如果当时雪森厚夫与Q派已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是他让阵内勇吉与Q派接触的么？把两人写成各自单独与Q派接触，太偶然也太不自然，应该写成这样……

昭和43年（1968）4月5日，雪森厚夫介绍阵内勇吉到布川汽车修配厂就职。由于他了解阵内爱好军歌，并在右翼国粹团体Y组接受木枪军训，所以，又把他介绍给急于用钢矛武装起来的Q派。这样一来，甥舅二人就逐渐由右倾思想转变为左倾思想了。阵内勇吉尊敬并且羡慕Y组组长谷口正义的“积极的”人格，但他

^① 八统一字即八荒，泛指天下。这句原意出自日本史书，被军国主义利用为侵略口号。

同时又乐于与 Q 派的同龄学生们交往，而且还对池端和香子怀有恋情。所以，他逐渐脱离了 Y 组而赞同 Q 派了。

正在这时，T 大学内学生与大学当局的对立加深了。1 月，医学部发起反对见习制度，进入无限期罢课。2 月，罢课派学生软禁了内科医局长。3 月，大学当局给 17 名罢课学生分别以退学、停学、批评处分，罢课派学生集体要求校长撤回处分布告。他们抵制 3 月举行毕业典礼，又妨碍了 4 月 12 日的开学典礼。这时，Q 派支援罢课派学生，为了鼓舞士气，组织“全共斗派”学生占领塔。6 月 17 日，大学当局带入 1 千名机动队，将塔夺回。7 月 2 日，全共斗派学生再次占领塔。大学当局给 Q 派的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等 10 名学生以退学处分。为了抗议处分，法学部开始无限期罢课，其他各学部也相继罢课，10 月 12 日，终于发展为全体学生无限期罢课。

Q 派全体成员趁当时的异常状态，大肆活跃，在全校进行组织活动，谋求扩大组织。但是，由于印制宣传品、封锁和进驻大楼而造成活动资金枯竭，于是制定了不择手段地征集资金的方针。10 月 13 日，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在 T 大学前边的咖啡厅“孟兰”里，找来阵内勇吉，指示他从布川汽车修配厂盗窃现款。第二天，10 月 14 日傍晚，阵内勇吉从布川汽车修配厂社长室办公桌抽屉盗出装有十七万圆的信封，当夜，在 T 大塔的 2 楼 Q 派本部，将赃款交给守屋牧彦。

10 月 18 日，早晨，雪森厚夫在上班途中，与佐藤银次（57 岁）相遇，由于犯罪伙伴之间的信任，雪森厚夫对他透露了爆炸铁路的计划。由此可以预测，Q 派搁置将近 1 年的爆炸新干线计划即将付诸实施了。

10 月 21 日，国际反战日，Q 派倾巢出动，参加新宿骚乱。他们向警官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妨碍执行公务），在马路上构筑防御

工事（妨碍交通）。晚 8 点 45 分，至第二天，22 日凌晨 1 时，在新宿站各站台、铁路、站房以及车站周围不停地投石，放火（干扰行车指挥、威胁妨碍业务、加剧骚乱、纵火焚烧住人建筑）。

虽然在新宿骚乱事件中，难以确定 Q 派有谁参加，警察当局除了对现行犯加以逮捕之外也无法处理，这是由于事件的性质所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事。但是，雪森厚夫与池端和香子在夜里 10 点至 12 点之间，曾在新宿区三光町、俗称黄金街的酒吧“锤”里喝酒。这一点，已由该店经营者 N（45 岁）证实。他俩与 Q 派成员混在一起，闯入新宿车站站内，很可能对车辆纵火，并调查了车辆的结构和坚固程度，然后若无其事地躲在“锤”酒吧饮酒，装做醉客退去。当夜，池端和香子在深大寺雪森厚夫的公寓里住宿。第二天，10 月 22 日，下午 1 时许，她和守屋牧彦电话联络之后，傍晚在 T 大塔内 Q 派本部与他会面，向他报告了昨天“调查研究”的结果，并且决定了 11 月中旬雪森厚夫利用去北海道东部狩猎的机会，进行最后一次爆炸试验。

在新宿骚乱事件当中，Q 派有 65 名被捕。虽然因其突出的破坏行为而引起了舆论界的关注，但是在激进派学生之间，特别是 K 派，对于 Q 派跳得太高、露骨地暴露出攫取学生运动领导地位的野心极为不满。10 月 25 日黎明，20 名 K 派成员手持钢矛和铁管，突然冲进塔内，把进驻在那里的 7 名 Q 派成员打成重伤，有的双目失明，有的脑挫伤，还有的腹部破裂。得到告急消息，Q 派 50 名行动队员赶赴现场，把负伤人员抬往 T 大附属医院之后，偷袭了设在 T 大学生食堂楼上的 K 派本部。但因为 K 派已经退去，只抓获一名来不及逃走的女生。她被押往法学部地下仓库，全部剥光之后用皮带打得半死。池端和香子目睹这一情况，出现了恶心、痉挛和昏迷现象。为此守屋牧彦和田川信一商议之后，把她带回千驮谷家中。但是，池端和香子的不正常状态在家中并未改

变，其父池端恒太郎不得已又把女儿送进了牛込S精神病医院。

——主治医师吉博士谈到她的情况时说：“池端和香子从前就常常陷入神经衰弱状态，精神抵抗力很弱，环境稍有变化就不能适应。大学考试的失败、考入的大学使她失望、最近的大学纠纷等等，周围环境的微小变化她也不能适应，马上又陷入神经衰弱状态。她在昭和43年（1968）秋天的异常表现，其病源就是Q派和K派的对抗吧。把她和病源隔离，也就是住院，这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了。

11月15日，雪森厚夫和布川一郎社长以及社长秘书藤山君子同行，按往年惯例去北海道狩猎，布川和藤山住在根室的豪华旅馆，雪森却住在妹夫阵内虎吉家里。

11月17日，上午，在阵内虎吉的向导之下，布川等三人乘铝船在风莲湖上巡回狩猎野鸭，下午在风莲川钓鱼。

11月18日，雪森厚夫趁阵内虎吉带领布川一郎社长和藤山君子去足寄山里猎鹿的时机，为了履行他对Q派的诺言，进行了相当于爆炸新干线预演的爆炸试验。他于下午1点10分，向其妹末子诡称去风莲川钓鱼，驾驶250CC摩托前往捕获采卵场附近，避开眼目，潜入常青树林，沿着河岸徒步溯流而上。为了伪装，他佯做钓鱼，等待机会。因为当天是星期一，没有钓鱼和狩猎的人。下午3点半以后，他选择了这幽暗的时刻，以便看清爆炸发火情况。他把50克黑色炸药装进铸铁制的水管三通，用铁塞塞住，以4节电池共6伏做起爆电源，连接在发条式计时器上，拨在5分钟后爆炸。他在离开爆炸物100米的地方，爬上一棵巨大的泥柳树观看。结果，炸出一个直径3米、深1米的大坑，把一棵枯树炸断掀到5米以外，以此证明了爆炸新干线的可能性。他为了调查爆炸力费了些时间，直至下午6点以后，他才驾驶那辆摩托踏上归途，下午7点半回到阵内虎吉家中。

——鱒鮭捕获采卵场的3名职工听到了爆炸声，在风莲川猎野鸭的2名猎手目击了闪光和白烟。下午6点20分许，驾车前去捕获采卵场的营林署职员，在路上超越了骑摩托向根室方向行驶的雪森厚夫。“我们发现前方有摩托车光亮，这般时刻还有什么人行驶，令人怀疑，所以我们慢慢地超越他，仔细地看了他几眼。正是照片上这个人。因为听说两个小时之前湿原里发生了爆炸，我们想也许就是他干的，本想下车去问，又怕他还带着炸弹。”

11月19日，雪森厚夫回到东京。21日，他去S精神病医院，以探望住院的池端和香子为借口，在该病院会客室向守屋牧彦报告了试验结果，并用他开来的车子把守屋牧彦送到T大校门口。

——富士警署警备科公安第二系的侦察员，目击了从大型外国车上走下来的守屋牧彦和驾驶那辆车的雪森厚夫。他乘的士追去，确认那辆外国车驶进了布川汽车修配厂。守屋牧彦走进T大校内之后，混在来自全国的大群学生当中，虽然无法对他跟踪，但是，化装成学生的警视厅公安第一科的侦察员确认，守屋牧彦走进塔内的Q派本部。

11月21日的T大学，第二天全共斗派和代代木系分别召开动员大会，两派都做了全国规模的动员，所以校园里的学生熙熙攘攘。大学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全部教师待命，法学部池端恒太郎教授建议教师手持气球掺杂在两派学生之中，以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自夜11时起，在塔内Q派本部召开了干部会，对当前的战术和明年2月11日建国纪念日爆炸新干线做出决议。但是，对于由谁来执行，却发生了分歧，会议拖长了。

守屋牧彦认为，指使雪森厚夫单独制造定时炸弹和放置，是最富于隐蔽性的上策。但是，派员们对于一个不是学生的中年前科犯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许多人主张派监视人，以免他叛变或

者逃跑。因此，一致决议与雪森厚夫关系密切的池端和香子与他同行，为此，策划了住院的池端和香子于1月初逃出医院。

——关于这一事实，可从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等人的供述中分析出来。但是，他们的交待互相矛盾，真假难辨。不过，认为爆炸新干线日期是这时确定的，主谋是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而执行者是雪森厚夫、池端和香子，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11月22日早，全共斗派学生趁代代木系学生不备，开始了行动，占领了图书馆。虽然这一行动为以后陆续占领和封锁校内建筑物开了头，但是，其野蛮的暴力行为引起代代木系学生及无派系学生的反对。第二年，昭和44年（1969）1月，代代木系学生和无派系学生陆续解除了对建筑物的封锁；使全共斗派学生陷于孤立，只占据两三个建筑物了。1月18日、19日，塔日到来了。有一名提出过激方案，最后又据守孤塔的中心人物，就是守屋牧彦。守屋牧彦在塔日被捕，他和Q派干部一同以私藏凶器、聚众闹事、侵占公房、妨碍执行公务等罪被起诉，并且和新干线爆炸事件发生后逮捕的田川信一、深谷昭人，以爆炸新干线同谋共犯主犯断罪，这是非常恰当的。

1月10日，正在住院的池端和香子越过S精神病医院的屋顶铁丝网，从消防楼梯下来逃出医院，隐藏在本乡菊坂守屋牧彦下宿附近的N旅馆。这次脱逃是在守屋牧彦的策划之下，雪森厚夫提供经济援助才成功的。他们本来打算立即投入爆炸新干线的准备工作，但因为听到机动队前来解除塔的封锁的消息，只好首先应付当天的紧急状态了。

他们四处奔跑为守塔的Q派购买食品、购买制造燃烧的汽油和瓶子。雪森厚夫和阵内勇吉计划利用布川汽车修配厂的停车场，为企图把神田骏河台一带占为“解放区”而骚乱的学生们留一条

逃路。1月18日，在该停车场筑起防御工事，1月19日下午5点多钟，以Q派学生为主体的学生由他引入防御工事，并把来不及逃走的池端和香子、田川信一、深谷昭人隐匿在该厂工人寮内。

塔被攻陷，守屋牧彦等干部及百余人Q派成员被捕，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是，田川信一、深谷昭人尚未被捕，为了重振组织和发动舆论宣传，爆炸新干线的成功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1月19日夜，池端和香子回到千驮谷家中，2月2日离家出走，潜藏在西新宿7丁目富士见庄公寓202号室，她督促雪森厚夫制造炸弹，并且在事前观察了东京站新干线站台。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池端和香子，自从情人守屋牧彦被捕以后，她和雪森厚夫的关系突然密切起来。据雪森厚夫自供，他与池端和香子发生肉体关系是在2月11日爆炸事件刚刚发生后。去年10月21日，新宿骚乱之夜，池端和香子曾在雪森厚夫的公寓住过一夜，可以推测已发生肉体关系，所以他的供述值得怀疑。她以督促制造炸弹为名，实际上是接受Q派干部的指示监督他执行爆炸，也就是说，池端和香子提供自己的肉体去完成“革命”，而他并不了解她的真正意图，仍以情人对待她。

——此外，池端和香子为了Q派筹集活动资金，与阵内勇吉也打得火热，她曾两次要求阵内在布川汽车修配厂进行盗窃。为了商议这事，曾在后乐园冰场及其他地方多次会晤。阵内勇吉接受了她的要求，2月7日下午6时许，在布川汽车修配厂办公室窃取四十二万七千五百四十圆，将赃款亲手交给池端和香子，据推测这笔赃款是供她和雪森厚夫逃走使用的。但是，这笔四十二万余圆的赃款至今下落不明，估计是她和雪森潜入罗臼附近山中时隐藏了。

——池端和香子玩弄两个男人，并且指使他们执行爆炸新干线和盗窃，真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可怕女人。从这一点来看，舆论

报导那些“代表新时代的坏女人”；“男人犯罪，女人操纵”；“T大精英教授，家庭教育失败”等等动人而又苛薄的标题，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多少也反映了一些真实的情况。尽管她父亲池端恒太郎千方百计为女儿辩解，强调她神志不清、精神失常，但是这时的池端和香子却的确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完成了犯罪行为。

——布川一郎说：“自从我听到雪森厚夫扬扬得意地说过爆炸试验之后，我对他的信任就崩溃了。虽然我知道他是一个勤恳的人，他能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一连几个小时地修车，下班后有紧急活儿干到半夜也不要求加班费，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有令人憎恶的一面。我觉得一个前科犯，毕竟在作人上有其缺陷啊。昭和43年（1968）4月，由于他的请求，雇佣阵内勇吉时，他说阵内是一个老实的青年。可是，向中学里一调查，原来的班主任教师原崎次雄却回答说阵内屡犯错误，是个品行不端的学生，而且推荐信上的签名也不是原崎教师的笔迹，肯定是雪森厚夫伪造的了。但是，当时我厂人手极缺，我为了给车间主任一个面子，就雇佣了阵内。阵内手很巧，细致的汽车维修工作他干得很出色，小个子有力气，搬运重东西也很能干。但是，群众关系不好，和别的工人不能和睦相处，不论厂里怎样忙，他到了下班就走，实在没办法。我们是个小厂，顾客常常有紧急活儿，就得给人家干好，才能招徕顾客，可是他，根本不顾厂里的事。

“——昭和43年（1968）6月16日，横须贺线电车被炸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和雪森厚夫一天前就住在汤岛温泉钓香鱼^①。我们先采用诱钓^②，到了中午，每人只钓上两三条，很没趣儿。傍晚

① 香鱼，日本名为鲇，是日本特产，味美，体细长，可达20~30公分。

② 用一条活香鱼为诱感物，在它下面设置鱼钩的钓法。

时到水流缓慢的地方用毛钩钓，立刻钓上来了，两人钓了40条。为了庆祝，在旅馆里喝酒，忽然电视里播出爆炸电车事件，雪森立刻聚精会神地去看，连喝酒也忘了。我联想起去年他得意扬扬地说风莲川爆炸试验的事，我不大高兴。我说：“犯人懂得使用火药，说不定是猎手呢。”雪森也半开玩笑地说：“起码不会是社长和我，因为不在现场啊。”我又说：“那是定时炸弹，也许是昨天装好的。”这样一来，雪森就有些害怕似地沉思起来了。

“——能表明雪森厚夫对横须贺案格外关心的，就是他的剪贴报册。他以惊人的细心和耐心，自昭和34年（1959）3月从千叶监狱出狱以后他就坚持剪贴报纸。他剪贴的都是犯罪事件，特别是昭和38年（1963）出现以‘草加次郎’名义频发的爆炸事件之后，各报有关爆炸事件的报导无一遗漏地都收集剪贴，横须贺线爆炸事件也不例外。这一事件当中使用了铸铁三通、发条式定时器、以及猎用火药，这些与新干线爆炸是相同的，雪森从横须贺线爆炸事件中受到了重要的启示是无可否认的。

“——昭和43年（1968）11月9日，大船警署逮捕了横须贺线爆炸事件犯人、住在日野市的木工若林干雄（25岁）。这个若林和雪森有几点共同之处，应该在公审庭上暗示，或者指出。即：若林只上过中学，雪森只上过高小，没有受到更多的义务教育。因此，生活在社会底层，万般无奈。但是，心中又很好强。他们作为一名木工，或者汽车修配工，收入相当可观。他们不愿穿被人看做工匠或者工人的衣服，喜爱西装白领，身上穿戴全用外国名牌高级品，热衷于富人的趣味狩猎。他们避免和同事们深交，孤独，而这种孤独进而发展为带有反社会性质的破坏欲望了。当若林被捕时，恐怕雪森厚夫也在暗自思忖，‘我也将要步若林干雄的后尘’吧。”

——布川一郎继续说道：“昭和43年（1968）10月15日星期

二早晨，藤山君子刚上班，就发现钢制的办公桌抽屉中装在信封里的十七万圆丢失了。经调查，昨天傍晚5时许，君子去厕所回来时，看见有人从社长室走出去。当时在幽暗之中，看不清是谁。但是，那小个子走路摇摇摆摆的背影，很像是阵内勇吉。他过去行为不端，所以很自然会怀疑是他干的。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我叫君子不要声张，先观察阵内的动静再说。过了两天，阵内忽然买了一架价格昂贵的收录音机。寮母金原园子向我报告，我觉得奇怪，让雪森厚夫去了解，结果阵内说是用他自己的存款购买的。既然如此回答，我也无法再多追问。内部发生盗窃，必然要影响全体职工的劳动情绪，我也只好听之任之。但是，对于雪森厚夫包庇阵内的违法行为，我十分不高兴。不料想，11月中旬，当我去北海道狩猎时，金原园子擅自到神田署去报了案。我回到东京，神田署立刻打来电话。我觉得到了这种时候再调查职工们太不象话，所以，我说那钱是我记错了，已经找到了，拒绝了侦察。

“我决心解雇雪森厚夫的直接原因是昭和44年(1969)1月18日塔日，他未经我的允许就在停车场入口构筑防御工事，引进激进派学生，造成场内车辆严重损坏。他不但不对此负责，反过来还说会社停车场管理疏忽，要求社里为被损坏车辆负担费用。1月末，我从H汽车制造厂以高薪把汐见达郎(27岁)拉拢过来，就是为了解雇雪森厚夫之后请他接任车间主任。正当我不知何时解雇他才好时，2月7日发生了四十二万圆盗案。同时，在上次盗案中涉嫌的阵内勇吉也忽然失踪，我确信无疑是他干的了。我请求神田署侦察，并请求对可能是共犯的雪森厚夫也进行调查。但是，赃款并未找到。2月11日，我通知雪森厚夫对他解雇。给他继续工作到3月末的缓冲期。但是，不知为什么，雪森说马上就不干了，收拾起他的东西就走了。”

2月7日夜，池端和香子在西新宿的富士见庄公寓，接受了阵内勇吉送去的赃款四十二万七千五百四十圆，做为执行爆炸新干线后逃走的资金。

2月11日，建国纪念日，下午2时许，上午被解雇的雪森厚夫在西装外面罩着茶色风衣，手提S书店的浅茶色纸袋，里边装着早已备好的爆炸物——铸铁三通里装填50克黑色炸药，以4节电池为起爆电源，连接发条式计时器，拨至4点2分爆炸——从御茶水车站乘电车去东京站，在东京站八重洲出口的咖啡厅里与池端和香子会齐。池端和香子穿灰色牛仔褲和红色毛线衣，外罩藏蓝色短大衣，背着茶色旅行袋。他俩喝咖啡，闲聊，等待时间。下午3点，他俩购买新干线专用大型车票，从剪票口入内，走到新干线专用的18号站台，在南端阶梯附近的小卖部买罐装果汁，一边喝着——伺机作案。

雪森厚夫因为过去3次爆炸试验成功，对这次正式爆炸充满自信，面带笑容，偕池端和香子向聚集在2号车后门的乘客靠近。

——乘客证词说有一位偕年轻女伴的中年绅士，笑容可掬。

他俩到达2号车后门的时间是下午3点48分。两分钟后，车门打开，他俩立即进入车内，佯装寻找对号座位，雪森厚夫把装有爆炸物的纸袋放在19A座位上方钢制行李架上。然后，两人装作下去买东西，又到站台上，随即悄然远离现场，躲至中央线3号站台。这时，下午4点发车的光33号列车，已行驶到中央大街高架铁桥。4点02分，爆炸物准时爆炸，2号车厢里天棚铁板以及合金板8块、座席8个、行李架、车窗7个以及车上附设设施9处，遭到破坏，坐在爆炸物附近的乘客D（32岁）脑部炸裂死亡，D的长女（7岁）右臂炸断。28名乘客负伤。

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乘中央线电车，池端在新宿站下车，下午4点半回抵公寓。雪森在三鹰站下车，转乘巴士，于下午5点

半回到深大寺后的公寓里。

——池端所住公寓管理人员供述，她于4时许回来，可能是记忆上的错误，相差30分钟。雪森所住公寓的楼下是一对老夫妻居住，妻子（62岁）说她于下午5时许听到了雪森走进房间的声音。

2月12日晚，雪森厚夫醉熏熏地出现在酒吧“锤”，他假装很久未见池端和香子的样子，向女老板打听池端的住处。他去新宿3丁目的一家咖啡厅F见到池端和香子，又到新宿2丁目酒吧饮酒，在那一带的旅馆里住宿两夜之后，2月14日早8点40分，于羽田机场搭乘日本国内航空公司271班机，经由带广，于中午到达北海道钏路机场。他俩乘的士直奔钏路车站，搭乘0点25分发的电车沿根室本线东去，下午3点32分到达根室。然后，乘的士在风莲湖畔的民宿潜伏两夜。2月16日，乘坐民宿主人（36岁）驾驶的吉普车去标津车站，搭乘巴士，于是下午1点35分抵达罗臼，在高砂旅馆住宿两宵。

——这次旅行是爆炸之后的逃避，但他二人不断地注视着电视新闻。Q派有关人员涉嫌为爆炸犯，以及2月15日盗窃嫌疑犯阵内勇吉在厚岸其兄阵内彻吉家被捕，他们一定都很清楚。他俩身带四十万圆，却住在民宿和小旅馆，以避人眼目。他们选择没有游客的地方，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设想他们把赃款掩埋在风莲湖畔或者罗臼山中，但是，雪森厚夫矢口否认。

——2月15日暴风雪之夜，巡回剧团P也住在该民宿，他们遇见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团长（42岁）供述说，雪森与剧团一行人格格不入，好象有所畏惧，早早就回到房里闭门不出了。

2月18日，雪森厚夫与池端和香子决定回东京，其理由是2月16日夜，雪森厚夫由罗臼给根室的阵内末子打电话之际，得知警察已经撒下警网要逮捕他们，如果继续逃避，反而会遭到怀疑，

所以决定回东京。他俩于当天早7点出发，乘巴士于8点35分到达根室标津车站，9点13分由标津乘电车，11点50分到钏路，下午1点30分乘日本国内航空272班机，于5点抵达羽田机场。下午6点，池端和香子回到千驮谷家中，已由埋伏的御成门警署人员确认，下午7点40分雪森厚夫回到调布深大寺公寓，也由该署警员确认。

2月19日清晨，御成门侦察总部将雪森厚夫及池端和香子逮捕。

大贯检察官仔细地重新阅读记录，他把应列入起诉书的项目打上红记号，应列入开头陈述的打上蓝记号。整个事件已经能够在他的脑海中栩栩如生地重演，所以，这项工作已经有了把握了。

Q派干部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共谋爆炸新干线，委令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执行，阵内勇吉为雪森和池端的逃走筹措资金，这就是事件的全貌。许许多多的人证、物证以及书面证明，为事实提供了依据。一切采访都结束了，大贯检察官仿佛是一位即将写作一部犯罪小说的作家，他已经胸有成竹，跃跃欲试了。但是，写实作家只写犯罪事实，也就是说，他只描述毒箭射中的事实，而不去拔掉毒箭。检察官就不同了，不论是他所写的起诉书、或者开头的陈述，以及最终的结论，每篇文章中的字字句句都象锋利的剑，都具有砍掉毒箭的力量。

现在，大贯检察官在起草起诉书，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文章正在有力地打击犯罪的人们了。他在上大学时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尤其是喜欢小说。因为欧美和俄国的小说描写犯罪、杀人犯、监狱、小偷的世界……使他着迷。什么是罪恶？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残酷是什么？在小说中都有阐述。他对日本近代文学完全没有兴趣，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描写犯罪。日本的小

说家喜欢描写弱者、酒鬼、玩弄女人，这是因为作家本人过于善良了，他们缺乏透视罪恶的眼力。他当了检察官以后，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接触了许许多多的犯罪者，而且要为他们判罪，他不再读小说了。虚构的小说不论写得何等细致、何等巧妙，它们毕竟没有事实具有魅力。

大贯检察官只相信事实。什么是事实？事实就是人之所感、所见、所闻和行为的总合。然而，事实本身不可能再现，必须经过文章（供述、证词、报告）或者影像（照片、电影、电视）等表现方法来提供。在这里，表现方法会带来制约和夸张，有时甚至杂入虚伪。因此，大贯检察官所相信的事实是超越了文章和影像的一种事物。他的自信就是基于这种能够百分之百地透视前方的能力。当然，既然是人，就会出错，但他祈求神，使他的错误限制在最小程度。他写完起诉书，在神前垂头祈祷。过了一会儿，他在起诉书的末尾写上附记：

罪名及处罚条款

颠覆、破坏电车、火

车，受害者致死。

刑法第 126 条第 1 项、第 3 项

杀人、同未遂。

刑法第 199 条、第 203 条

伤害。

刑法第 204 条

违犯爆炸物管理法。

同法第 1 条

盗窃。

刑法第 235 条

阵内勇吉因为不曾直接参加共谋，应追究其盗窃以及支援逃走的间接责任。虽然是 Q 派干部共谋，雪森和池端负责实际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曾负责实际行为的人也是共同主犯，根据所谓“共谋共同主犯”的判例，除阵内以外的 5 人同罪，应判

死刑或者无期，否则拔不出毒箭。目前，激进派学生的恐怖活动仍有扩大倾向，必须对那些罪犯处以极刑，才能防止毒箭再次射出。

前不久，地方法院判决了3月20日横须贺线爆炸一案。被告若林干雄按照量刑尺度判处死刑。那么，与该案基本上一样，不比该案多1名死者，而且爆炸的是社会影响远远超过普通电车的新干线，对这些被告的量刑不能轻，只有判处死刑才最相当。

大贯检察官想起了请求不要对他女儿起诉的池端教授憔悴的面孔，当女儿判处死刑时，那位名望很高的刑法学家将是如何的沮丧啊。但是，法律是不能因为同情而加以任何歪曲的。刑法者天下之大法也，这是那位池端教授在著述中所表明的，刑法具有绝对的权威。既然池端和香子是真正的犯人，这位年轻的姑娘就得被处绞刑。大贯检察官想起脖子上套上绞索落下和吊起来的情景，他看过多次，但永远也不可能坦然视之，他又蹙起眉头。作为基督教徒，他本人并不喜欢死刑，但是，作为代表公益的检察官，他就无可奈何了。主啊，宽容我吧。并且，嘉勉我的内心并不存在一丝邪念吧。

大贯检察官写完了起诉书，命令岸事务官去打字印刷。为了明天起草开头陈述的方便，他把不用的文件收起来，重摆了一下材料的位置。现在可以喘一口气了。5点刚过，外面还很亮，还有时间去银座买些东西。给女儿买生日礼物，今天又可以在久别之后一家团圆地吃饭了。他给妻子挂电话，女儿在妻子身旁吵嚷：

“爸爸，买礼物，不骗我么？”

“不骗你，买蛋糕好么？”

7岁的女儿高兴地叫着，那声音在耳朵里怪痒痒的。

大贯检察官的脸上还残留着微笑，春风吹拂着他，守卫向他敬礼，他向守卫致意，走了出去。

他忽然想看樱花，便向皇居方向走去。他望见护城河的尽头，沿着大马路的边上，连绵不断的樱花盛开着。赏花的人很多，社会是安宁的。保卫这安宁是公益的要求，对于破坏这安宁的激进派和犯罪分子，不能宽恕。他赏花也在想着职业，他对自己的头脑苦笑了。忽然，从警视厅走过来几个穿西装的人，一齐向他低头行礼。以能势警视为中心，间柄警部、肥野警部补、仙波巡查部长等侦查本部的各部门一共十来个人。

“嗨，你们全到齐了，是赏花么？”大贯检察官问道。

“哈啾，”能势警视搔了搔头。“除了赏花之外，还有喜事。由于处理春天的动乱，间柄警部晋升为警视了，调到大阪府警本部任监理官，所以正要去饯行呢。如果检察官先生肯赏光，那就是无上的荣幸了。”

“不，不，我还有事。”

“您实在太忙啦。”能势警视说道。

“检察官先生，那些家伙决定起诉了么？”肥野警部补插嘴问道，嗓子里好象卡着痰。

大贯检察官点头。肥野警部补叫道，“太好啦！”拍起手来。他仰视着间柄警视的脸，间柄亲切地拍了拍肥野的结实的肩膀。

“唉，我一直惦记着他们的事啦，毕竟这两个月拚命地干啦。”肥野警部补耸了耸肩膀。

“你们干得很好，尤其是你，功劳很大呀。这样大的案件，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检察官微笑着。

“不过，我怕他们在公审庭上翻供、一切都否认，那可怎么办啊。”肥野警部补忽然露出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相称的怯懦的样子来。

“那是有可能的。他们会说受到警察的强迫、拷问、威胁才自白的。那不过是他们的惯技。放心吧，有这样充分的证据。”

大贯检察官乘着走过来的赏花人潮，向大家挥手告别了。

第七章 墙

第1次公审。早晨9点出发，30分钟后到达东京地方法院临时监，11点开庭。从护送车下来，立刻就被报社记者的摄影闪光所包围了。警官布满了楼房四周，把群众推回去。红旗招展，喊声震天。但是，临时监中只有一个人，那样安静。他预想着和和香子面对面的一刹那，他很尴尬。由于他的谎言，把她也连累进去了。今后，怎样才能赎罪呀。

在被告席上和她四目相对时，我拘谨地只对她眨了一下眼睛。她那大大的眼睛似乎并没看见，亮晶晶地，不知她望着哪里。我想从她脸上寻找微笑的踪影，但是，她把目光躲过去，再也不肯看我了。

守屋牧彦荒草似的长发满脸胡须，简直认不出是他，只有那身材还有点熟悉。另外两名青年都素不相识，当然辨不出哪个是田川信一哪个是深谷昭人了。勇吉最后入座，对我默默地笑一笑。这是今天被告当中唯一的一笑了。

旁听席上挤得水泄不通，瞥了一眼，我看见了白皙的末子和个子特别高的彻吉。没找到虎吉，他肯定躲在什么地方往这边望着呢。

照例地问明身份，只有她不回答。审判长催促她，她也不回答。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泰然自若地望着窗口。审判长无奈地一笑，讯问带她的女看守是否是她本人。旁听席上起哄的人们大喊：

“顶住!”、审判长命令押出庭外，法警把一个学生打扮的青年押了出去。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虽然对于Q派内情和勇吉的事我不了解，但是给她和我罗织的罪状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真想站起来大吼一声：“胡说八道!”但是，由于律师饭野先生事前对我打过招呼，所以才没有叫出来。

到了被告对起诉表示态度的时候了，守屋、田川、深谷三个人都否认了对他们的起诉。轮到我，我说：“根本没有那些事情。”我一直渴望着这一瞬间的到来，声带紧张得象要咳嗽。她依旧是沉默，勇吉也否认了。

每有一个被告否认，大贯检察官就连锁反应似地眨一下眼睛，但脸上毫无表情。

大贯重威，35岁，地方检察院公安部检察官，身高168厘米，肤色黝黑，高鼻梁，双目炯炯有神。审讯时他的眼角上堆起皱纹，总是面带笑容。他有时说他上过陆军幼年学校，对于陆军军曹的心情很理解；有时冷不防地提出中国战线上的旧事。不知对他的哪一点，我总有些看不顺眼，我讨厌他那谄媚的笑脸和那过分洁净的少爷面孔。

大贯检察官的陈述开始了。惊人的捏造。每当提到我的名字，都象在说别人的行为。我的确是那样供述的，因为那时疲劳得头脑里全都糊涂了，象在做梦，只求摆脱审讯，就按照对方所说回答哈啲是是是了。从警察移送检察院时，很想翻案，但又怕再送回警察；所以又如方炮制，哈啲是是是，鹦鹉学舌，谢天谢地混过了审讯。心想等到公审时再说真话吧，但是，当我听到大贯检察官那充满自信、有条有理的发言时，发现自己失策了。许许多多的证据都在证实他的陈述，一个一无所知的人，譬如审判官，他就会认为陈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了。

我对Q派内部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和守屋牧彦仅仅在医院见过一面，对田川和深谷，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公审庭上见到也完全是陌生人，三次爆炸有两次纯属淘气，最后一次是为了赶熊。只要调查一下当时湿原是否有熊出没就可以释疑了的。但是检察官根本不谈这事，而把三次都定为爆炸新干线的预行演习了。发案当天只要找到不在现场的证明就好了，我虽然没有留意，但是别人总有谁看到我吧，如能证明我在神代植物公园，一切怀疑就自然消除了……

忽然，和香子笑起来了。检察官瞪着她；审判长警告她“不许笑”，但是她反而高声大笑不止了。我也非常想笑，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引人发笑的连篇累牍的谎话。旁听席上嘈杂起来了，审判长命令和香子退庭，检察官好象什么也没听见，继续他的陈述。

我目送她被带出去了。她的头发长长了，已经长发垂肩了，消瘦了一些，修长的双腿穿着喇叭裤。

她在想什么，她对我怎样看，我只关心这个问题。检察官的陈述我根本没听进去。自从在拘留所里允许通信以来，我写了二十封信，没有一封回信。我没写任何触及案件的事，所以不可能被检查扣留。她的眼神、法庭里面挂着厚窗帘的窗子，都印入我的眼底，不会消失。她对检察官的嘲笑、那清脆的笑声，也不会消失。

下一次公审宣布在20天以后召开了。在那之前见不到她了。但是，由于在公审时能见到她，我在盼望公审了。

回到房里，从窗缝里望着那一线蓝天。在护送车里望到的都市的天空是广阔的，东京的天空那样广阔，过去一直没想到。

我被幽禁在3块榻榻米的狭窄空间里，窗子被挡住，看不见外面。墙被涂为黄色，涂料下面隐约可见许多留言。许许多多的人被关在这里，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脚步声惊醒了我。被水银灯照亮的外面，只能望见一条银线，天还没有亮。在这般时刻，还有人在我的头顶上的房里来回踱着。他用脚跟踹地板，心里不宁静。昨天，他哭泣着，终日哭泣，向墙上碰头。

我又醒了，还是黑夜。脚步停止了，但又有人在冲水。对看守，我已不放在心上了，因为这两个月来，看守就象空气一样是自然存在的了。然而，囚犯们的行为却令人担心、令人生厌。

末子来探视我，她见到我立刻就哭起来了。她说到刚才去看过勇吉，看守立刻警告谈话内容不妥，她不哭了。

“哥哥，真的，你没干吧。”

“我没干那些事，相信我吧。”

“我相信。可是……”

“社会上行不通，是么？”

上周，末子来信了。她告诉我，自我和勇吉被捕以后，邻居们目光冷淡，阵内食堂顾客绝迹，虎吉搬到别海町马哈鱼定置网的小屋里去住，当渔夫去了。彻吉借款买了一艘5吨快船打渔，请父亲去他那里，但是顽固的父亲说绝不接受他的好意。

“那，你现在是孤身一人了。”

末子点点头，一绺头发垂在额前，白发分外醒目。虎吉认为这次事件都是我干的，和我有血缘关系的末子也得不到他的谅解。夫妇间的和睦出现了裂痕，儿子也对她反目，她充满了忧伤。

初夏温和的风刮进来了。因为关着窗子闷热，所以给打开了。但是，附近房里的说话声就传进来了。虽然禁止“通声”，但是，

趁着值班警察的空当，说话声象打开了水龙头似地一下子涌了进来。聊天、下棋、唱小曲儿……，你们安静些吧。我听饭野先生的话，正在回忆去年10月和和香子一同去新宿的前前后后的事，想起来就写。他们一吵，影响我思想集中，真没办法。

这个第4舍第2层，贬称为四二（与死字同音），监禁的都是死刑犯或者无期犯，都是重罪。这些囚犯的监内编号，末尾一位数是零，我是70。入狱时我觉得这个号数好记，但也觉得不吉利。

我的邻居是杀人犯古川，他是个快活的人，总爱聊天，真不知他那么矮小的个子，从哪儿来那么大的精力，我算服了他了。这会儿，他还在那里用那含着糖球儿似地声音唠叨着呢。

“……你知道么，新子的中心就是山茶花瓣儿。那东西会收缩，和海葵一样，一下子就裹住。那才好呢，我和新子不知多少回，真好啊。”

新子是古川的情人，他也不嫌腻烦，一个劲儿地讲她。一有新人进来，他就讲他的案子。放风时，他走过来对我说：

“我犯的是‘新古久’案。新就是新子，我的情人；古是古川的古；久是久子，被害人。人们所说的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之花新古久，指的就是我啊。”

几年前，古川在故乡山梨县遇见新子，一见钟情。新子18岁，白皙的皮肤，大乳房。古川向她求婚，但因他已经26岁还没有正当职业是个浪荡子，新子和父母都看不起他，拒绝了。好吧，那就去找个正当职业。古川来到东京，在饭铺里送饭、大楼里当清扫工。但是，他都干不长。回到故乡，又去找新子。因为他有时在路上就拥抱人家，在繁华大街上大喊大叫，死乞白赖地缠人，新子厌恶透了，就离开家躲藏起来了。

古川向新子的父母打听新子的去处，人家不告诉他，他就到处寻觅。一个秋夜，他走过一个村子，遇见一个女人，一看就是

新子，不论是发型、身材、个子高低都一样。走到村头，他又看个仔细，的确就是新子。他跑过去双手掐住那女人的脖颈，一下子就倒下了。我爱你你还逃走，好吧，我让你永远也逃不了。他用毛巾缠住她的脖子，使力地勒，直到勒死。但他的积忿未消，就把新子的乳房和阴阜割了下来。第二天看报，他才知道杀死的原来是一个名叫久子的陌生人。

大致故事就是这样，古川连说带比划，细致地描述杀人的场面，讲起来没完没了。

“我是用轻便的剃刀割的。我心里想，杀了新子，一定得把她那东西割下来，早就把刀磨好了。我会磨刀，会伐锯，所以磨得特别锋利。我把两个乳房，还有那山茶花花瓣，全都装进塑料袋里，这样一来，新子就是我的了，我就放心了。我把新子的尸体装在附近农家檐下的草袋里，扔掉了。我想，女人最宝贵的东西我已经得到了，其余的就无用了。”

古川在一审时被判处无期。本来他本人打算就这样算了，但是检察官要求死刑，那我也不怕你，他未和律师商议就上诉了。但是，二审时，在公审庭上出了奇闻。

新子作为证人出庭，在证言中说道她和古川并没有肉体关系，这时，古川猛然窜进证人席，掏出他隐藏的竹篦，一下子扎进新子的左乳房。惨叫、流血，看守和法警不知所措，法庭上大乱。

“他妈的，新子说没和我干，那可不饶她。就因为她那山茶花花瓣儿，我的一生都断送了。那家伙，多少回都是那么好，没错儿。”

大概是由于他当庭扎人，伤了法官的心，所以二审时，古川被判处死刑。这是3月的事，我认识他时刚刚判他死刑不久。可是，他好象事不关己似地：“有什么，人总免不了一死，吊起来一下子就结束岂不是照顾。哼，我扎新子就是为的快点儿死啊。这

些法官们倒也听话，都来帮忙啦。”他叫嚷着。

“……哟，新子的中心……”

透过窗上的铁网，看得见呆立着的雪杉树，小鸟落在它的枝梢上。几只鸽子落在地上，寻觅食物。小麻雀仿效母雀的样子飞去了。它还飞不灵便，掉在树枝上，母雀又去鼓励它再飞。如果没有这层铁网，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有多好啊。阴郁的窗子哟。

窗子关着，饶舌的古川不会来打扰了。但是，忽然猛烈地震动起来了。浴室里又在送蒸气了。我忘记了，星期五，今天是沐浴日。这震动要持续一整天呢。圆珠笔写出的字歪歪扭扭，我的心也浮荡了。什么也干不下去了。但是，如果想躺一会儿，还得请求允许。我背靠着墙，忽然好象有人用头部碰墙。是我头顶上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夜里踱来踱去的家伙。喂，你用脑袋撞这墙，它可是纹丝不动啊。厚厚的，一个人的力量绝对摧毁不了的墙，这就是付出全部国家权力筑起的永久的墙啊。

一群不相识的人前来会面，我诧异地走出来，见面才知道是Q派声援会的三个人。他们说Q派竭尽全力支持我，所以希望我也选聘Q派指定的共同辩护人。我当即拒绝了。我不是Q派的人，所以不用Q派来支持我。我选聘的饭野律师已经足够了。他们为难了。

和香子有池端教授聘请的月冈律师，勇吉有虎吉请的夏木律师；守屋、田川、深谷另外请了两位共同律师。他们认为辩护人意见不统一就不能在公审中取胜，所以才来找我。我说：“检察机关控告的就是我们共谋，其实我们本来是各不相识的。所以，辩护人的意见分歧并不碍事，那才证明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起的。”

监视会面的看守禁止谈话内容涉及审判，但是，那三个人相继向他恳求，说是商议请律师的事，他就允许把话谈完了。

我根本不想借助于红旗、示威和集团的力量来获得赦免。我要与之斗争的首先是作过虚假自诉的我，不能战胜自己又怎能战胜检察官的无理控告呢。

放风时间，4个人象猪似地被赶进狭窄的扇形的围子里，平时总是两人一组，练习抛球接球，或者滚球。但是，快入梅了，天气阴沉而又闷热，谁也不想动。古川又开始讲新子的老故事，高崎光雄忽然抢白他一句：“住嘴吧，讨厌。”高崎虽然是个白面书生式的美男子，从前当过铸工和煤矿工人；但是，他却以非凡的腕力而闻名。有好几次，他对看守撒野，受过惩罚。古川对高崎也无可奈何，噘着嘴走到冈安由助身边去了。如果在平时，冈安就忍耐着听古川讲下去了。可是，他今天居然对我讲起来。我粗暴地吼了一声：“讨厌。”从前的军曹、有多次前科的“爆炸犯”雪森厚夫在这里很受尊敬，古川看出情形不对，跑到一旁，无可奈何地把布球往墙上摔，叫喊着：“唉，新子！”“我爱你！”“你不爱我！”“他妈的！”……

冈安年近四十，土里土气的脸上眉头紧锁，用我几乎听不见的小声告诉我，他妹妹来看他了。

“好不容易来看我一回，话还没说完一半，真遗憾。妹妹的左面颊上有一大块伤疤，那是我给留下的呀。我一看见心里就难过。”

“我妹妹也来看我了。有个妹妹真好啊。”

“你也有妹妹呀。那你就理解了。我给妹妹添了许多忧伤，可是，她并不恨我呢。”

“我的妹妹也是那样。”

“我不仅给她添忧，而且还伤了她的面颊，可是，她仍然不恨

我。”

冈安含泪叹息着。他们隔着高墙望得见天空下鳞次栉比的白色高层楼房，但是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时，古川凑过来，“讲妹妹么，你和妹妹有那事吧。没有那事的女人没意思。”他象一只撵也撵不走的苍蝇。高崎对古川说：

“你别逗弄冈安，来和我玩球儿吧。”

“我怕出汗，不干。”古川一边说着，却已接住高崎滚过来的球。他又把球滚回去，于是两人玩起来了。

冈安仍然含泪望着街上。

他是一个杀了父亲又伤了妹妹的人。酒后无德的父亲每天晚上殴打母亲，他再也看不下去，用厨刀直刺父亲，前来阻拦的妹妹也受了重伤。父亲被刺中胸部，流血过多，死去了。他被控杀害尊亲属，伤害杀人罪，一审判决无期徒刑。但是，妹妹同情哥哥的杀人行为，按时前来探视。我安慰冈安，但是心中在想——不论怎样说，他是个杀人犯，我可不是。

古川不再玩球了，他说了一声“不干了”，摇晃着，又叫起“新古久”来。高崎催他滚球，他也不理睬，跑到墙边去跟看守说话去了。

高崎温顺地对我说：“我也有个妹妹，妹妹真讨人喜欢啊。”

白皙的高崎，这会儿白里透红，红色运动衫衬托着他那雕像似的颈部和手臂，就象一名运动员，显得那么矫健。与穿着脏衬衫的古川和穿着洗得褪色了的囚服的冈安相比，高崎颇有富家子弟风度。对于总是穿着整洁的成套的西装的我，他大概视为同类，他亲切地走来和我攀谈。他并不谈他自己的犯罪，只是怀念妹妹和母亲。但是，消息灵通的古川把一切都给他抖落出来了。

“那小子原来是个铸工，老在土耳其浴里泡女人，债台高筑，跑到北海道下煤窑去了。可是，又遇上煤矿倒闭，失业了。后来，

堕落成小流氓，由于伤害行为被送进少年院。因为他力气大，在海道和青森一带有点名气。他在大宫组^①时，因为和流氓打架，几拳就把对方的头儿打死了。那也就算了。可是，他还把死人的钱包给偷走了。所以，判了个强盗杀人。”

去年春天，高崎一审判决死刑。他立刻上诉，现在是在二审过程之中。他认为他并不是图财害命，他是逃走时看见钱包揣进怀里的，他不是强盗杀人，是伤害致死和盗窃，死刑是量刑不当。

古川荣治是无期和死刑、冈安由助是死刑、高崎光雄也是死刑，都是重大犯罪的被告。然而，他们是在承认了自己的杀人行为之后才被判刑的，而我并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我无缘无故地就被控告，而且必须判处无期或者死刑，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受。

黎明时刻，我做了一个梦，穿蓝色囚服的男犯人在一所大食堂里吃饭，铝制的食器里装着黄色的大便似的粥饭，臭得难以下咽。监狱长前来教训大家，他说，因为你们不是人，所以只能吃人的排泄物，这总比饿肚要强得多，感谢我们给你们如此富有营养的食物吧。过了一天又是一天，仍然是那样的生活，大家都快饿死了。恐惧和厌恶使我醒来了。

然而，这个梦对于我来说，却是现实的。情况比梦里的还要坏。如果我被处绞刑死去，就连依靠排泄物来生存也不可能了。而且，我完全是无辜的。

6点起床，7点早点名，7点20分早餐（狱里叫做发饭），上午放风1小时，11点30分午餐，16点30分晚餐及晚点名，17点15分小睡（可以躺下），21点就寝。

① 建筑承包商的名称。

发信日：星期二、四、六（其他时间特别处理）。

沐浴：星期五。

星期日不放风。

每天、每周，重复着比机器还要准确、还要单调的生活。原以为我能够习惯监狱生活，但是，实际上却恰恰相反。现在这样作为未决犯的生活，最多持续一两个月，等到判刑之后，就每天都有规定的劳动了。不论干什么活儿，只要有活儿干，时间就象流水一般逝去。这7年在布川汽车修配厂干活儿，时间过得飞快，到这儿来3个月的未决犯生活，好象时间忽然停滞了。这停滞的、无聊的、凝固的时间，我忍受不了。饭野先生让我写的回忆已经写完，读了一点关于短诗的书，偶尔写上一两首短诗，时间并不肯流过去，这是多年来体力劳动者的悲哀。

从今天起，我要求参加劳动了。做货签儿。开始的时候，穿不过线去，绑得不一般长。但是，只要手指在动，时间就流逝过去，停滞和无聊的苦恼就消除了。连续干一天，并不感到劳累。虽然干一天才得到一个冰激凌的报酬，但是，劳动当中有欢乐。

儿童游戏似的穿线，一天做了三千个货签儿，得到劳动奖金三十圆。一天的劳动限额是三千张，超过三千便是无偿劳动。但是，我做了三千五百张。这很象比赛游戏，做得越多越有乐趣。一个月收入一千圆，可以用它购买信封和邮票，给她写信。这是得不到回信的单方面通信。目前饭野先生的辩护费是从我的被扣押的现款里支付的，等这笔钱用完，就得解雇他，由国家另派辩护人了。未子说支援我辩护费，但是，她要负担勇吉的辩护费，还要负担家庭，已经是勉强维持了。我是孤独地生活过来的，今后

也不打算接受任何人的帮助。

连日下雨，完全进入梅雨季节了。但是听不见雨声，只能从雪杉叶子被雨打湿的样子和街上的声音来辨别。眼前有一所汽车驾驶学校，从这里能看见他们的修配厂的内部和穿工作服的工人们，令我怀念过去，仅仅在4个月之前，我也是那样安详地干活儿的。突然遭到解雇，然后就是逮捕。

我重新看过起诉书，又想起检察官的陈述，一切都无法理解。只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象陷进鼠笼里的老鼠，忽然进到这大墙里面，再也出不去了。

彻夜呆望着长明的电灯，不能成寐。棚顶上似乎有眼睛，执拗的、阴险的眼睛。

饭野先生来访，我俩单独在走廊旁边的辩护人接见室里谈话。由于我已经习惯于接受监视了，身边没有看守和外边人讲话，反而觉得有点儿不习惯了。

饭野先生早已年过六十，白发剪得短短的，是个水蛇腰。因为我只顾趁着有钱的当儿请一位私人律师，所以就在日本律师联合名簿上随便点了一个人，他就来了。幸好他是个刑事专家，据说也负责辩护过杀人案。但是，他说话不大明确，令人觉得有点儿靠不住。

今天是第二审之前的碰头，饭野先生提出两点疑问：

- 1、为什么对警官和检察官做出虚假的供述？
- 2、找不到发案当天的不在现场证明人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以前我已说明过多次，先生似乎还不能理解。我只好又把同样的解释再絮叨一遍。先生歪着头听着，满面

狐疑。我说的内容本来和上次完全一样，他却煞有其事地随声附和着，“是那样么？”“唔，果然不错。”最后，他又提出了和上次一样的问题：“不过，你在检察官面前否认就好了，为什么不否认啊。”好象又把我说的全都忘光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说住在我的房间下边的公寓房东说不定听见我的脚步声了。但是，先生说房东老太太只说5点半以后我好象回去了。那天在电车、巴士、神代植物园里，我都是和许多人在一起的，难道那么多人当中连一个看到过我的也没有么？先生答应我努力寻找，但他到底努力到何等程度，他却只字不提。

和饭野先生谈话时，外面下着雨。因为接见室没有遮挡，能够一览无余地望见那牢房与牢房之间的庭院和两排雪杉树。

雨已经连绵下了五天了。对于公审也想不出什么主意，只好一切委托辩护律师，别无良策了。这心情很象病人依赖医师，但是，遇上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庸医的阴影总也拂不掉。

洗的衣物晾不干，没有替换的衬衫，身上有汗味儿，令人不痛快。

下雨，气温下降，关着窗子呆在房里是唯一的欢乐。整天做货签儿，做到三千个就不做了。然后看书。

白昼长了，却仍是4点半吃晚饭，虽然由于下雨缺少活动肚子不饿，但是夜里肚子饿得受不了，所以只好多吃。

没有肉，稀稀的咖喱饭。这里是吃咖喱饭最多的地方啊。还有没有肉的菜浇饭、猪肉汤、炖菜、烧青花鱼，虽然名目好听，但是一股油腥味儿，臭气扑鼻。每周允许自费购买一次盒饭，那是最大的享受了。

第二次公审。大贯检察官站起来了，因为池端和香子沉默不

语，其他被告全部否认了罪状，也就是做出与以前的供述相反的“自我矛盾的供述”，所以他请求以上次的警察提供的供述材料和检察官提供的供述材料为证据。主辩护人（Q派聘请的两人当中之一）认为那些供述材料是在强迫、拷问、威胁之下形成的，缺乏自愿，加以反对。审判官却置若罔闻，通过了检察官的提议。

进入犯罪事实的立证阶段了。用幻灯放映出新干线爆炸现场实况。残酷的受害情形，炸毁的电车、尸体、伤员、一切的一切，我都是初次看到，初次听到。

怀着沉重的心情归来，把我和和香子当作那样残酷的案件的罪犯了。真正的犯人在哪里？是谁？请你们务必找到他，请你们重新侦察吧！

第三次公审。月冈律师请求给和香子做精神鉴定。审判长同意了。缄默、呆痴，我也认为她可能是病态。我向她暗示、眨眼，她都毫无反应，我悲哀地被碰了回来。

供述材料继续宣读着，我听到指控和香子为共犯的内容痛苦万分。尤其是当着她的面，检察官和辩护人向我提问，我十分尴尬。

简言之，迄今为止的供述材料的构架，就是使被告之间互相嫁祸于人。田川和深谷甚至说雪森厚夫计划了新干线的爆炸，怂恿Q派干的，而他们本身只不过是受雪森厚夫所说服，才同意那件罪行的。也就是说，雪森是主犯，他们是从犯。守屋的供词也大致相同，但是他庇护和香子，他说和香子不是Q派成员，与执行爆炸无关。检察官引用当天的目击者的话，追问守屋。

不知是第几次公审了。大贯检察官强调，在警官和检察官面前自愿交待过的内容，到了公审庭上又说“那是假话”，也就是说

自己承认是说谎的人，一概不能相信。并且，他利用了我过去的诈骗和侵占的前科。

“被告说过谎没有？”

“……哈啾。”

“被告进行过诈骗没有？也就是做出虚伪的保证，从别人那里骗过钱么？”

“哈啾。”

“别人寄存的钱，你有没有说谎携款潜逃？”

“哈啾。”

“所以，你在人们面前就能满不在乎地说谎，是么？”

“……哈啾。”

他们申斥我否认犯罪就是说谎，说我以前的交待才是真实的，我实在无力对抗，我已经陷进无底的泥潭里了。

8月10日，我50岁了。原来计划纪念50寿诞到中国去，可是……

战争结束纪念日。战后24年过去了。50也罢、24也罢，无聊的数字。

热，没有冷气的房里这样热。汗流浹背，屁股下的榻榻米也湿了。请求制作货签儿，消磨时光。汗水和时光在酷暑中流逝。

热得发疯，高崎光雄咬破了胳膊。他的牙象狗牙一般锋利，咬透了皮肤，冒出血来。医官来了，保安科长也来了。邻房里大乱，墙这边也听得清楚。古川迅速探听消息，向房里广播。

“高崎咬胳膊，咬自己的胳膊！”

那样沉稳的美男子咬坏了胳膊，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也想

那样干，我想把浑身的血液都喷出去，把一切一切都流出去。

我去理发部，剃了光头。剃光头不要钱。上次剃光头也是在服刑时。剃了光头，使我确实感到是一个囚犯了。放风时，古川奚落我。冈安却夸我说，“这才象雪森呢。”只有僧院、军队、监狱里，才剃光头。这三个地方都把普通社会称为外界，都是与世隔绝的地方。

因为高崎光雄被送进惩罚间，代替他的是一个名叫上田俊太郎的人。初次见面也不打招呼，面壁直立。我刚要与他搭话，被古川拦住了。

“别理他，他和谁也合不来，是个怪人。”

“他是什么案子？”

“强奸杀人呢。被害人50岁，被他杀害之后扔到山上去了。他还强奸了一个25岁的女青年，可是没杀她。”

“满面愁容啦。”冈安说道。那人耷拉着脑袋，脖子都要折断似地，额头也快要挨到墙上了，从侧面看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但是，他忽然转过身来，瞪着我们。

“你们在说我的坏话吧。”

“没说呀，什么也没说。”古川笑道。“我们没空儿说你的坏话。请勿见怪，在下是新古久老爷。”

“我叫你说。”上田气往上撞，满面通红，冷不丁朝古川脸上就是一拳。说时迟那时快，古川一晃身子闪开，反过手来揪住上田胸口要把他摔倒，但是上田的第二拳击中古川下巴，小个子古川摔出去很远，倒在地下了。“他妈的！”古川爬起来，他手上亮出一件闪光的东西，是用5寸钉子磨制的小刀。两名看守慌忙跑来，用警棍打落小刀，古川泄气地呆立在那里，上田趁机朝他脸上打了一个直拳，古川倒下，起不来了，从眼皮底下流出血来，休

克了。

管区区长向我了解情况，我如实地报告了。我说上田有点儿不正常，他误会了，以为我们说了他的坏话。区长是一个年轻的看守长，大概是大学毕业的，很象警视厅的间柄警部，讯问时说话很快，连珠炮似地，不好回答。管区里穿制服的看守戒备森严，频频出入，墙上挂了一排手拷和警棍令人望而生畏。他们对三层楼里的牢房全部一览无余，许许多多的铁门好象算盘珠。我就被监禁在那些算盘珠中之一，那小小的“胶囊”里，被监视着、管制着。

古川的伤势并不严重，他那次休克似乎有点儿演戏。打架的胜负双方，不论是古川还是上田，都被禁止阅读 10 天、轻禁闭 10 天。受他们的牵累，我和冈安也被处罚停止放风 10 天。炎热之中每天困守牢笼，房里的空气沉闷，就象结冰之前的海水，粘粘乎乎地。囚徒之所以要喊叫、要向墙上碰头，就是因为忍受不住这种沉闷的空气了。

和香子的精神鉴定人举行了宣誓。鉴定人是 N 医科大学精神科的松田教授，他头发稀疏、圆脸、性情温和，他说鉴定要做到明年 3 月末。所以，公审暂时休庭。她大概要到 N 医大住院去了。

晴朗的天空，清爽的秋风，我情不自禁地和古川高兴地练起投球。但是，一下子挫伤了左手无名指，肿得不能弯了。不能干活儿了。从 6 月中旬开始干活儿已经 4 个月，一天也没耽误过。不干活儿就象渠水关上闸门，时间又停滞了。

从下午就开始看书，虽然能干活儿时白天从来不想看书。

10月21日，星期二，阴天。

今天是国际反战日。恰好在1年前，我和和香子去新宿看热闹。但是，仿佛已是10年之前的往事了。和年轻女人相伴，多么欢快。我俩谁也不曾想到那就是这一切的开始呀。

因为指头不再疼痛了，我又开始干活儿了。但是，指头的动作迟缓，效率不高。一天才做了两千张。二千圆。

已是冬天了。早上冷得浑身打战。

年关在迩了。半夜刮起大风，雪杉树梢上发出呼哨，那是由于某些条件的配合才产生共鸣的吧。我曾经在北海道东部森林看到过这种现象。风声、呼哨声萦绕在耳朵里，睡不踏实，昏沉沉地过了一天。

昭和44年（1969）哟，我最倒霉的一年，你快些逝去吧，再也不要来了。风在吼叫，嗖嗖地无情地吹打着混凝土大墙。

虽然是元旦，这里的生活与平时也没有多大区别。也不可能有什么变化。没有暖气、围困在冷透了的混凝土和钢铁当中，呵着白气、暖一暖冷僵的手，干着我要求的活儿。身上穿着两件衬衫、两条衬裤、两件毛线衣，还是冷，身上发抖。

忽然，大墙外面扩音器吵闹起来了，“安保……”“大学立法……”“70年……”，便携式扬声器也在不停地喧嚣。这是学生们，生活在温暖之中的少爷们的革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由于你们的同类，我的命运才急转直下了。他们交待说，“城市爆炸革命路线”是我这个厌恶政治的人想出来的。

我不相信和香子是他们的间谍，因为她最痛恨的就是“组织的间谍”呀。她也是被他们陷害了的。

和他们站在一条线上，布川修配厂的人们、阵内虎吉和勇吉、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我。末子虽然和我站在一起，但她怀疑我是否清白。和香子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只有我理解。在警察拘留所这个无视人权的“代用监狱”中，只有沉默才是真实的。

从早到深夜，连日由3名警官片刻不离地审讯，不能躺卧，不能休息，交待吧，交待吧，逼迫着你。认为那既不是强迫也不是拷问，这些警官简直是不懂人情的怪兽。即使我长期过着军队生活，而且又长期度过监狱生活，我仍然惧怕国家的代理人——长官、看守、警官和检察官。如果不惧怕，你就活不下来。由于惧怕，所以才活了下来。这一次也是一样，我只是为了摆脱他们的强迫、拷问、威胁，才迎合他们的要求。我的交待不是自愿的啊。

我相信和香子。为了她，今后我要坚持翻供。她是冤枉的，我也是冤枉的。我们本来是处在幸福的顶峰的，在遭到逮捕之前。

干活儿时，手指不灵活，我往僵硬的指头上呵气，发现双手的小指和无名指都红肿了，那是冻伤。那是在有暖气的生活中已被遗忘了的现象。右手食指根部从前的火烫伤疤异样地大起来，幼时的恐惧在疼痛中又记忆起来。我的人生就是从这痛苦开始的，然后朝着奇怪的目标走去，而现在，正往下坡滑落……

末子寄来贺年卡了。这是我收到的唯一的贺年卡。

铁门打开，走进来一个穿西装的中年小个子，他说：“恭贺新年。”我很诧异，值班看守介绍道：“这是教育科科长先生。”我跪好，行礼。科长对我说：“有什么困难就对我说吧。”似乎要这样巡回整个零区，向犯人们致意。这个人好面熟，在走廊里有好几次擦肩而过。听人说他还是净土真宗的和尚呢。虽然古川说：“他

是负责教育我们不要反抗，老老实实地走上绞首架的人。”但是，我不那样认为，我从他那额上的皱纹和目光中看出他是一个对死囚满怀同情，愿意帮忙的善良的人。

囚犯和看守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囚犯对看守总有些消除不了的厌恶；而看守对囚犯也总是放心不下。所以，两者之间不容易产生友谊和信赖。但是，事实上在看守当中确实也有令人感到温暖的善良的人，尤其是负责零区的，这样的人就更多一些。因为这里是关押宣判了死刑或者无期的囚徒，以及等待处刑的死囚的地方。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和冲突，所以派老练和优秀的看守，这一点是看得出来的。象我从前在监狱中常常遇到的那种只知道采用高压手段的官僚式的人物，在这里是很少见的。

刚才给我介绍教育科科长的大月看守部长，就是一位非常温厚而又明辨事理的人，他把这要求多、感情发作多的零号囚犯管理得很好。当我出庭接受公审之前，他特意前来鼓励我道：“雪森，你不是自称无罪么，那，你就冷静地去努力吧。”大年三十，晚点名时，又对我说：“不要感冒，好好过年。”

本来，我打心眼儿里不相信任何人，因为我上当上得太多了。有时，即使我想要相信，可是上当受骗的烦恼先就钻进我的心里了。然而，当我处在已被一切人所抛弃了的时候，教育科科长和大月看守部长的一两句怜恤的话，都能隐隐地打动我的心，他们给予我的那一点点感情之火，暖着我的胸膛，我埋头去干活儿了。

地震，大概发生在下午3点15分至20分之间。虽然没有表，但是大概的时间我知道。明天看看报，检验一下我的感觉吧。墙嘎吱嘎吱响，钢筋水泥的建筑物整个摇晃着，我期待着大地震，把一切都摧毁……但是，失望了，地震停止了。墙上连一道裂隙都

没产生，这是一座坚固的容器，装人的保险柜。

今天看了报纸，昨天的地震发生在下午3点17分。震度3，震中在伊豆半岛。

天明之前做了一个梦，和香子和我化作鸟儿，在海上刮来的风雪中巧妙地翱翔。冰雪象箭一般射来，她灵巧地躲避着，拍打着翅膀。那鸟的形体里隐藏着她那修长的裸体，我激起了情欲，我拥抱她要冒犯她，忽然有人大声喝道：“他撒谎！”我一下子失去了浮力，头朝下栽了下来，只能抱怨地望着她飞远了。

醒来时，只听得风声呼啸，窗缝透露一条银线。直至那条线明亮之前，我回想着那个梦。她和前次见到的白隼一模一样，她有力地飞翔，沉默而又美丽。但是，我不配和她在一起，仅仅是一声喊喝，也许是检察官的喊喝，我就坠落下去，太不中用了。我追不上她了，但是我仍然爱恋她，对她充满了情欲。

她现在住在医院里。但是，不论她疯或是不疯，她仍然是她，我仍然热爱着纯真的她。

因为寒冷，放风时只好晒太阳了。在冬日的阳光下，一边听“新古久”古川喋喋不休、一边听冈安哀声叹气；由于太阳低，一会儿就降下阴影了。忍受不住寒冷，于是去抛球、接球，等身子暖过来时，放风时间也结束了。

放风回来，遇见了若林干雄。他们也是放风回来，4个人一组。他是消息灵通的古川指给我的。他是横须贺线爆炸事件的被告，去年3月，一审判处死刑，现在正在上诉。他右肩耸起，腿短，走路匆匆忙忙的，体型很象勇吉。我不知他是否认出我来，都是爆炸事件的被告，住在同一个监狱里，肯定有人监视不让我们接近，

我却非常想和他搭话。

前年，6月16日，我在汤岛温泉的民宿看电视时，得知了横须贺线爆炸事件。那天下雨，河水混浊，用活鱼诱钓不成功，傍晚时改用毛钩钓鱼，钓上了42条。为了庆祝，喝酒喝得醉眼惺忪，就在这时候看的电视新闻。不知为什么，产生了错觉！仿佛那次爆炸是我干的。我对爆炸的威力很感兴趣，我内心深处对于爆炸的兴趣，是我个人的问题，这一点，我很希望检察官能够理解。那并不是什么革命或者反抗之类勇敢的兴趣，我想毁灭自身，我希望通过爆炸把自己炸成碎片。

我把有关横须贺线爆炸事件的报导，都精心地剪贴在剪报簿上。然而，收集犯罪资料只是我作为自诫的“防止再犯”的一环，而并非是对爆炸事件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也就是说，那些剪报和贺年卡、服装样式、滑冰资料等等是同样的，而决不象检察官所说的那是爆炸新干线的准备工作。

若林于前年11月被捕，那时正是我按往年的惯例前去狩猎野鸭的前夕。我了解这个25岁的青年的心情。他出生在东北部积雪很深的农村，虽有求学的志向，却因为贫穷而不能进中学，去当木工学徒，艰苦之余，他来到东京。在这种处境之下的心情，我了解得太清楚了。有一天，他决心去进行爆炸，但是，不幸他在电车里爆炸了，如果象我那样在湿原中爆炸就好了。小小的铁块刹那间产生巨大的膨胀力，无疑是这一点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诱惑。

我向若林暗使眼色，他并不理解，惊讶地盯着我，立刻走过去了。他是一个根本没有前科的规矩人，而我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他也许不愿承认自己犯罪，而且更不愿承认自己是被判处死刑的凶犯。他挺着胸膛，心情忧郁，但他露出他不应该是关在这里的人的神情，走了过去。

虽然我象藏在冷库里的生肉，一边打冷战一边做活儿，但是，我对寒冷已经不太敏感了。尽管我对寒冷尚有知觉，但并不觉得寒冷痛楚，是神经迟钝还是学会了忍耐，恐怕主要是习以为常了吧。

防止犯人逃跑的探照灯彻夜照着。为了防止传递消息而把窗子砌死；为了看守便于监视室内彻夜电灯通明，铁门上开着狭长的监视孔；定时广播的收音机；洗脸池上加盖当做桌子，抽水马桶上加盖当做凳子；晴天放风1小时；站在教堂里的布道讲桌似的值班席后面准确无误地巡视着的看守……这一切在正常社会中被视为异常的事情，我都适应了。

然而，我仍然渴望不在监视之下独自走路，渴望在没有人窥视之下解大便，我渴望能够不去听那些不必听的废话而得到安谧。并且，我也渴望逃出无缘无故就遭到逮捕、送上审判的这种境遇。

世人哟，我所遭遇的这一切，你们也有可能遭遇。有朝一日，你们被突然逮捕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着的呀。当前我被3名刑事警察从睡梦中叫醒，我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误会，轻松地上了车。那是重要的一步啊。那天是雨天，今天却是晴天。

由于我喊冤，大概这里的人们就把我看做怯懦的人，看做胆小鬼了。“新古久”古川荣治说我：“你既然干了，又怕死而说谎，象你这样的人真给零号区丢脸。”我并不生气。在监狱里不动火气，这是我这个前科犯多年学到的经验。

下午1时开庭。和香子的精神鉴定人松田教授出庭了。似乎鉴定书已经预先送交审判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所以在庭上并没宣读全文，只简要地介绍了鉴定书主文。文中使用了专业名词，长长一串的病名，只听一遍根本记不住。总而言之，鉴定书说明

了她身患精神分裂症，作案当天处于神志昏迷状态，不能为其行为负责。因为这是这位教授经过长时间诊察的结果，也只好相信了。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在F咖啡厅见到她，她那时说话清清楚楚，还叫我吃迷幻药，她不是很正常的么？那时我冲动起来，拥抱着她，她是那样地疯狂，难道那不是她本人，而是精神分裂过程中的另外一个人么？更为冲动的是北海道之行，我们沉浸在那样的幸福之中，难道她也是在病中，是一个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另外一个人么？

今天，她最后一个入庭。她被两名身材高大的女看守左右扶持着，看上去她就象个小学生，那么幼小。摘下手铐时，她用纤细的手指揉了揉细弱的手腕。她大概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大眼睛闪烁了一下，眼角上流露了一丝笑意。我心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她的光辉照亮了。

最近常常空闲的旁听席，一下子又坐满了。我看见记者们在记录。T大教授的女儿、引起哄动的女大学生精神鉴定结果，这是最适合记者们贪婪的胃口的食饵了。

坐在最前排、花白头发梳得光亮、眼睛长得和和香子一模一样的那位绅士，我看出他就是池端恒太郎教授。我的亲属没有到庭。末子和彻吉很久就不来了，虎吉一次也没露过面。

首先，审判长针对鉴定书中有关诊断的主文加以讯问，审判长对精神病似乎不大懂得，他问怎样区分精神分裂症和神经衰弱。这样的问题连我也略有所知的。

然后，请求做这次精神鉴定的、她的辩护人月冈律师开始讯问。

“被告在这次精神鉴定拘留当中，对鉴定人的诊察配合得很好么？”

“没有发生反抗行为。”

“被告在警察署以及检察厅接受审讯时，始终保持沉默。这次她回答鉴定人的讯问了么？”

“那要看时间、地点。”

“请回答得再具体一些。”

“正如鉴定书上所详述的那样，她对于鉴定人的讯问大多做了回答（这时旁听席发生一阵轻轻的议论），并没有绝对地拒绝回答。但是，有时却完全陷于沉默，不回答问题。而这种沉默能持续几天、1周、甚至10天。”

“那是属于哪一种沉默？”月冈律师问道。

“我不懂你问的意思。”松田教授温和地眨着眼睛反问。

“就是说，她是出于自由意志的沉默，还是由于某种病症而引起的被迫的沉默？”

“是后者。是由于精神分裂症常常引起的缄默症造成的沉默。被告的思维忽然停止、中断、精神出现空白，因而造成不能用语言表达精神内容。”

“她在警察署和检察厅时的沉默，也可以认为并非本人有意识的沉默，而是由于精神分裂症的缄默症所造成的么？”

大贯检察官起立抗议。他认为刚才辩护人的讯问是诱导讯问。审判长同意检察官的抗议，请辩护人注意。月冈律师的目光在薄薄的太阳镜后面面向大贯检察官狠狠地瞪了一下。

“审判长，此次鉴定项目是‘被告犯罪当时至目前的精神状态’，所以在警察署以及在检察厅审讯时的精神状态当然也应列在鉴定项目之内，我认为精确地掌握这一点，对于弄清真相是十分重要的。在现在这种除了池端和香子之外，把另外5名的交待材料都作为证据的情况下，弄清池端和香子一直保持沉默的真相，对于被告来说是自我防卫的需要。”

“请辩护人继续进行主要讯问。”审判长在月冈律师的雄辩之下，有点儿退缩了，靠在椅背上说道。

“谢谢。”月冈律师微微点头，然后面向证人。

“教授先生，可以这样认为么？被告在警察署和检察厅时，已经不具有理智地供述能力了。她的沉默并非执行沉默权，而是精神分裂症的缄默症，不是由被告的意志支配的。”

“正是如此。正如鉴定书上所写，昭和39年（1964）被告就学于补习学校时，已开始患精神分裂症。首先，出现了她认为自己有体臭的妄想，这是一种确信只有自己有体臭，而闻不见任何其他人体臭的‘自臭妄想’。这种病可能单独发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精神分裂症的先兆症状。昭和40年（1965）4月，被告考入R大学理工学部化学系。5月，她对费了很大力气才考入的学校感到失望，于是她拒绝上学，闭门幽居。因为这是精神分裂症状表面化的症状，所以，同年5月10日起，至8月底，她被送进S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主治医师K博士诊断被告是精神分裂症忧郁症……”

松田教授咽一下口水，清了一下嗓子。据说这位松田教授不仅是精神病专家，而且也是犯罪心理学权威。他一字一句，发音清晰，但是专门名词太多，很难听懂，我极力注意倾听，觉得很吃力。这是有关和香子的事，所以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在风莲湖畔地暗夜里，她对我讲述过她的不寻常的经历，我清晰地回忆起来了。现在，专家们给她进行了诊断，给她作了总结。然而，她讲起来那样生动的亲身体验，被专家们用学术用语置换之后，显得苍白无力了。

“昭和40年（1965）9月，被告的精神状态有所缓解，她出院了。虽然她重新去R大学继续攻读，但并非完全治愈，所以她仍然以门诊形式继续接受K博士的治疗——精神疗法与药物疗法。

虽然上述精神分裂症的各种症状暂时有所好转，但是，在被告身上仍然残留着对外界产生异常感觉的所谓离人症。她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觉得她是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了的人。这种意识，逐渐发展为她怀疑组织在迫害她，这就是被害妄想狂。而被告和Q派学生接触，特别是和被告之一的守屋牧彦的接触，都处在这种被害妄想狂的发作时期，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实。”

“重大的事实指的是什么？”月冈辩护律师问道。

“就是说，Q派的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人民的革命思想，与被告的被害妄想狂在表面上是一致的。所以，被告并非是什么激进派学生，仅仅是被害妄想狂，这一事实是重大的。自昭和43年（1968）10月28日，至昭和44年（1969）1月10日，被告再次住进S精神病院，据K博士说，这次住院期间，她仍然身患被害妄想狂。并且，2月11日事件发生当天，以及逮捕后、接受鉴定期间、直至现在，她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是显而易见的。”

大贯检察官起立进行反问。

“鉴定书上表明被告对2月11日前后的行动进行了种种交待，这是在什么状态下陈述的呢？”

“是在诊察过程里。”

“对于质问，是在任意的情况下回答的么？”

“是的。是在任意的情况下回答的。”

“被告否认本案犯罪，关于这一点，鉴定人您的意见如何？”

“您的意思是……”

“我是说，被告的陈述，你承认其真实性么？”

“我承认。被告说她于2月11日早晨去R大学，在图书馆阅读有关化学的杂志，在学生食堂吃过午饭，3点半回到公寓。”

旁听席上议论纷纷了。检察官以犀利的目光凝视着松田教授。

“刚才你陈述时被告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的。”

“哈啾。”

“也就是说，她身患被害妄想狂，那么，她就是处于不能辨别是非，并且根据其辨别来指挥行动的。”

“不过，虽然是精神分裂症，可是也还保持着清楚的行为记忆……”

“患者的陈述，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妄想，你的鉴定以什么为标准？”

“这……根据多年临床的经验。”

“也就是根据主观判断么？”

“不是主观判断，可是……”

“那么，你根据什么样的客观证据，承认2月11日被告不在犯罪现场的陈述的真实性呢？”

松田教授语塞了。对于大贯检察官的步步紧逼的质问，他已经跟不上了。他很可能是一位有才能的大学教授和精神病学者，但是，对法庭上的唇枪舌战不适应，他冒汗了，不停地用手帕擦他那头发稀疏的头顶。

大贯检察官面带着击中了猎物的猎手炫耀胜利的神情，向审判长要求池端和香子做证。他打算针对鉴定书上记载的被告人的陈述加以反问。月冈律师也表示同意。和香子被带到证人席。然而，她根本不宣读誓词，一直沉默。结果，她被认为拒绝做证，回到原来的座位去了。这时，大贯检察官要求发言。他那轮廓鲜明的面孔和笔直的躯体，就象一尊雕像庄重地立在那里。

“由于被告拒绝做证，所以，不能就鉴定书上记载的被告人陈述进行反问了。因此，鉴定书上所写的被告的犯罪否定，就不能不被视为不具有任何证据证明力的‘传闻’了。并且，我希望提醒一下，2月11日下午3点半至4点之间，在新干线爆炸前，被告和雪森厚夫在东京站18号站台这一事实，是有目击者的。”

“审判长，”月冈辩护律师想打断他的话，但是，检察官以“我正在发言”把律师顶了回去。

“象这样对于犯罪现场的客观现实都作了事实误认的鉴定书，也就是肯定了被告对于犯罪的否认的鉴定书，对于其他部分，例如医学诊断，也不能不认为其证据力是薄弱的了。鉴定人虽然诊断被告为患有被害妄想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他却没有严格地区分开妄想与事实。”

月冈辩护律师再次向松田教授主问，虽然在问答当中强调了鉴定书中医学诊断的正确性，但是，在检察官的有力的弹劾之下，已显得没有说服力了。松田教授更加冒汗了，手里的手帕湿得快扭出水来了。

大贯检察官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他要说的就是和香子不是什么精神病患者，她是正常的，她的行为是有具有责任能力的，所以她和我执行了爆炸新干线计划。为此，他就要推翻鉴定结果以及鉴定书里所写的对于犯罪的否定。

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希望她并没有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希望她是疯子而被视为无责任能力者宣判无罪。

饭野辩护律师前来会面，他告诉我，几个辩护人之间意见分歧闹得不可收拾了。

首先是守屋、田川、深谷Q派三个被告的两名辩护律师，他们认为本案是与Q派无关的雪森和池端二人所为，当初并没有共同策划等情。是雪森为了减轻自己的罪状而把守屋、田川、深谷诬为同谋的。

池端的月冈辩护律师认为池端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无责任能力者，所以无罪。他打算避开公审庭上被大贯检察官戳穿了的与否认犯罪有关的事实，一味强调池端的意识朦胧。

阵内的夏木律师态度明确，他主张对于盗窃和新干线爆炸一概不承认。

“那么，先生打算怎么办呢？”我问饭野律师。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布满了愁云。

“我当然认为这是冤枉。不过，事态对你非常不利啊。”

“为什么呀？”

“月冈律师强调池端和香子有被害妄想狂，说她没有辨别行为是非的能力，是被雪森厚夫怂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

“他太糊涂了。我们什么也没干呀。”

“月冈律师露出许多马脚，他是被池端教授给说服了的。你也知道，池端教授的意见是他的女儿被比她年长 25 岁的前科犯所诱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的。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宣传过多次了。”

“我爱她。年龄的差异和前科，对于爱情没有关系。”

“说是那样说……可是，我很为难呢。我为你辩护，社会上就有人说我干了天大的坏事。恐吓电话频频打来，向我吼叫，他们说如果认为雪森厚夫那样的凶犯无罪的话，社会正义就无处伸张了。同样的电话屡次三番地打来。最近打来电话只听见喘气不说话，更叫人害怕。”

“可是……”我想说下去，可是看见饭野律师拱着背，两肘无力地拄在桌上的样子，就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我对饭野律师说道：

“先生，努力干吧。我不是罪人。不管社会上怎样说，检察官和池端教授以及舆论界怎样说，我也绝对不是罪人。”

“我知道，这一点。”

“不，先生您不懂。因为你并不完全相信我，所以才害怕那些电话。您如果真的相信我无罪，就请您务必把真的犯人查出来吧。”

“真犯人……”饭野似乎感到意外，大眼睛睁得溜圆。

“难道不是么？”我有些沉不住气了。“那么大的事件，真犯人肯定躲在哪里。是警察把侦察方向弄错了，请你彻底查一下交待材料和侦察材料，找出错误在哪里吧。”

“不过，材料太多了，而且，辩护人又没有全部过目的权力。”

“五位律师联合起来干不就行了？如果找到真犯人，就证明被告是无罪的了。”

“不，警察花了那么大的费用，投入那么多的人力侦察的结果，仅仅靠我们五个辩护人，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我们连起码的侦察权也没有……”

饭野律师好象泄了气，蔫了，一下子变小了。不论我说什么，他都象瘪了的气球，没有一点反应。我也灰心了，闭住了嘴。

由于这样，这一周以来我胃口不好。恶心，饭粒挂嗓子，吃下的东西反往外翻腾，我呕吐了，一股苦味儿。恨不得用手伸进喉咙，把五脏六腑全掏出来才痛快。

我去医务部看病，在候诊室又呕吐了。那个看病人员十分厌恶。虽然他也是一名蓝衣惩戒囚犯，但他觉得比被告高人一等，一副恶毒的嘴脸。

公审。我已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由于辩护人之间闹分裂，检察官便趁机随心所欲地进行证据调查了。

做案使用的三通是N社产品，是用黑芯可锻铸铁制造的。布川汽车修配厂附近的神田五金市场上就销售。S书店的手提纸袋，因我常去S书店，可以弄到手。现在还有同样的纸袋在我的公寓里的桌子上放着。包爆炸物的朝日新闻报纸，是三多摩地区发送的，我也可能弄到。发条式计时器在布川汽车修配厂附近的秋叶原电气商店街即可买到。

其实，这些只能证明我可能弄到手而不能证明其他。但是，检察官却花言巧语地把它说成是我故意弄到手的。遗憾的是关于我和香子不是罪犯的反证连一个也没提出来。

6月1日，从早起就大雨倾盆。我的心仿佛掉进泥潭里了。

6月2日，转房。就是所谓的定期转房，每年6月和12月进行两次搬家。从前我住在西边，这次搬到东边，早晨多少能见到一点阳光。而且能通一点风，很凉快。不习惯的是装东西的柜子、便器兼凳子、洗脸池兼桌子的位置全改变了左右方向。从前窗子在左边，现在在右边了。坐在桌前写日记时，心里还执拗地以为窗子在右边。其实是在左边了。最后，为了改变这左右的变化，我一直努力到傍晚，十分疲倦。

我的邻居，南边是神村胜美，北边是山石义夫。神村被判处死刑，正在上诉；山石和我一样，是一审的被告。走廊对面是已经判定死刑的牢房。

以前和“新古久”的古川为邻，他喋喋不休，弄得你心烦意乱，相比之下，现在的牢房太安静了。神村不时“通声”，山石却一言不发。耳朵贴在墙上侦察一下，他的房里也没有任何动静。可是，他很爱放下“报知机”，和值班的说些什么。我把耳朵贴地监视孔上偷听，他要求买他需要的某些用品，还要求看一看狱里的图书目录。

所谓报知机，就是一个木制的信号，那是囚犯向看守表示意志的唯一的工具。只要按一下按钮，它就当啷一声落下去，值班看守就走过来。我一次也没按过。因为我没有那种勇气。

我在狱里从来不提任何要求，遵守纪律，在看守面前象看家

犬似地驯顺。我是个模范囚犯，就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能犯的“通声”，我也没犯过。

大概我身上潜在着囚犯的天性，一到监狱，它就苏醒了。我自从入伍接受新兵训练以后，已经进过几次监狱了，在被人家命令的状态下生活，我也许觉得更舒服些。

送茶来了。打开送饭孔，把壶嘴伸进来，你得赶快用杯子去接。温突突的、淡淡的、没有一点儿味道的茶。

送咖喱饭了。永远一成不变地在米饭上浇一层黄色的汤汁，味道淡，没有肉。而且，有一股刺激鼻子的油臭。

现在我的胃口好起来了，送来的食物我都能吃。作为囚犯，有义务把食物全部吃光。尽管这样，夜里肚子仍然饿。下午4点半晚餐，早晨7点20分早餐，当中的间隔太长了。许多邻房的囚犯拿钱购买零食。但是，我没有钱。我要聘请私人律师，就不得不压缩生活开支。

我忍受着饥饿，夜里也坚持干活儿。最近，我已经能够不加思索双手就下意识地干活儿了。

雨下了一个星期了，仍旧不停，坐困牢笼。沐浴时出去过一次，那狭小的浴室现在显得格外宽敞了。这单人牢房的四壁压迫着我，就连我的情绪也被压缩成四方形的了。墙外的事已经渐渐脱离了 my 想象了。

趁着雨住的间歇，出去放风。难看的云彩象脏抹布似地挂在天空，那么密集，那么阴暗。但是，我却感到它有多么宽阔呀。我的头顶上空空荡荡，直接望到天空，这真是莫大的恩赐。

将近半年不曾见面的古川荣治，又加入我们的4人小组了。另外3个人是神村胜美、山石义夫，还有我。

袒胸露臂，神村和古川摔起跤来。虽然神村个子高臂力大，但是，身材矮小的古川敏捷灵活，他左一躲右一闪地转到神村背后，把神村摔倒了。神村滚了一身泥，猛然起来反击，古川慌忙逃窜，神村抓不住他，十分焦急……。

神村的左胳膊上刺着一个裸体女人，当他用劲儿时，那刺青就妖冶地蠕动。他的肚脐上部有一个十来公分长的刀伤伤疤，红得象生鱼片似的。虽然弄不清这个蛤蟆大嘴的大汉犯了什么罪，但是，他浑身上下有一股杀人犯的凶劲儿。

山石的情形有点儿不对，他交叉着双臂低着头，天气这样闷热，却直打冷战。“喂，”我叫他一声，他全无反应。“山石，你怎么啦？”又问他一句，他忽然大叫一声，“对不起，请原谅我吧。”一下子跪在地上。神村和古川也惊奇地跑了过来。

“你怎么啦？”古川蹲在山石面前问道。“坚强些嘛。是我，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之花，罪犯‘新古久’。你把脸抬起来嘛，喂。”但是，山石一个劲儿往下低头，额头都快要挨着地面了。

“这小子，发什么呆。”神村跑过去，从腋下把山石拖起来了。山石好象从甲壳里拽出头的乌龟，四肢乱动，神村用力把他倒剪两臂，挣不脱了。“救救我啊，原谅我吧，我没干坏事呀。”他号叫起来了。

“你说没干坏事，指的是什么？”

“我冤枉啊，真正的犯人是别人。”

“你冤枉？”神村舔了舔他的厚嘴唇，笑道：“你如果冤枉，你就挺起腰板来嘛，怎么象个孩子似地哭啊。”神村用力扭他的胳膊，山石的眼泪刷地流下来了。

“喂，满好玩儿的嘛。让我来和他谈谈，看他冤枉不冤枉。”古

川拍了拍神村的肩膀。“我来判断一下，你倒底是不是冤枉。”

“你说出来就饶了你。”神村松开了手。山石象晾在沙滩上的水母，一下子瘫软了。

“反正我被捕是没有根据的。”山石开始说了。他刚才还象小孩子似地哭泣，现在却换了另外一副腔调，他甚至因为别人听他讲述而感到欣喜，露出一丝微笑。

“真犯人名叫新海和三津本。新海是第三国人^①，做迷幻药走私生意，门路很广，三津本是他的手下。很惭愧，我是迷幻药瘾者，通过三津本买迷幻药。赤羽的弹子房是联络地点，向店主中根桑眨眨眼，他就把你带进里边小屋，卖给你迷幻药……”

“是真话么？你让我看看你的胳膊。”

神村捋起山石的袖子。看到他的血管又黑又粗，就象皮下插了一根铁棍儿，满满的针眼仿佛在胳膊上撒了芝麻。

“这家伙果然是打迷幻药的。”

神村放下山石的胳膊。

“那么，好吧。你为什么说你是无罪的呀。”古川紧紧地追问他。

山石点点头，伸出右手小指。他说：“我一点点假话也没说呀。有一天晚上，我没有迷幻药了，半夜里跑到弹子房去了。卖药人三津本不在的时候，从店主那里也可以弄到一点。可是，我按了电铃，没有人来开门。我绕到后门，正遇上新海和三津本走出来。我向三津本要迷幻药，他叫我进去。我和往常一样往那间小屋走去，半路上看见打弹子机器倒了，中根的头部的被击碎，倒在地上。我吓得要逃，三津本威胁说，你既然看见了，就不能放过你了。我保证不泄露，求他们放我活命。他们却用新海的车子把我送到他

① 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对其侵占的国家的蔑称，主要指朝鲜人。

的公寓，又威胁我，叫我顶罪，他们说给我一千万圆，并且1个月之内从警察那里把我救出来，否则就杀死我。我只好同意。本来是中根拒绝继续给新海做转运站，口角起来，三津本用铁锤把他打死的，却要我在法庭上说由于中根拒绝给我迷幻药我杀了他。三津本对我嘱咐了好几次。第二天早晨，我就去警察局自首了。不料，中根的小保险箱里丢了五十万圆现金，我就被判为强盗杀人了。虽然我对警察和检察官都按三津本教唆的交待了，但是，情况越来越坏，眼看要判我死刑。所以，公审时我就翻了供。我揭发了新海和三津本是真凶。可是，检察官说新海和三津本都是架空的人物，公寓里没有这两个人。我明白了，那两个坏蛋逃跑了。我怎么办呀。”山石哭得热泪直流，浑身直打冷战。

山石被停止放风了。古川立刻在背地里说他的坏话，他说昨天山石说的全是假话。

“其实，都是他干的。因为他去打迷幻药，欠了弹子房店主好多钱，人家向他讨债。有一天夜里他又去乞求，店主拒绝了他，他就用铁锤把店主的头部砸个稀巴烂，偷走了迷幻药和现金，强盗杀人，铁证如山。他和店主口角，楼上的店员都听见了，从他的裤子和茄克上都查出了和店主同一血型的血迹。强盗杀人，他免不了死刑。所以，他害怕了，虚构出新海和三津本，说他们是真正的犯人。”

“你说得活龙活现，是从哪儿打听来的？”神村怀疑地问道。

“从某个渠道听来的呀。‘新古久’古川老爷有许多情报来源啊。news source（新闻来源）不能公开。这是职业秘密。”

“他妈的，”神村瞪着山石的牢房，伸出拳头。“昨天被他骗了，我真以为他无罪，同情他呢。等他再出来，我叫他把实话吐出来。”

“算了吧。那小子才不会吐露真情呢。”

“可是，你这话是从哪儿听来的？”神村更加怀疑了。

“我说过，这是秘密嘛。”古川说时躲开凑过来的神村。我在一旁也起了疑心，古川对零区每一个罪犯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就象查阅了在监人犯的记录，说不定他是个间谍，把监内犯人的谈话向“官”家汇报，对方就把在监人犯的犯罪事实和家庭情况透露给他。以后和他说话得多加小心。神村大概也发现了，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向古川逼过去。

“喂，你莫非是……”

“什么莫非是，”古川跳到一旁。“你别问了。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吧。这个雪森就是新干线爆炸的主犯。他忽然怕死了，叫起冤枉来了。”

“你是新干线么？”神村问道。厚嘴唇里露出里出外进的黄牙，一股臭气。“我从横须贺线那里听说你的事了。”

“你说的横须贺线，就是那个若林干雄么？”

“当然啦，除了他还有谁？”

“那个若林说了我什么话？”我的声音里显露出有些激动。

神村一用劲儿，胳膊上的肌肉疙瘩隆起，那裸女的胸部就挺起来了。

“横须贺线很关心新干线，他非常同情你，他说，象你这样的处境，他也会那样干的。”

我刚要张口，古川从一旁接过去说：“可是，雪森正在翻案呀。人家横须贺线可都承认了。情况完全不同啊。”

“讨厌，你住嘴吧。我是受横须贺线之托，给新干线带了口信，他叫我遇见时替他转达。”神村舔了舔厚嘴唇，瞥了看守一眼。看守站得很远，正在担心下雨，仰望天空。

“你快说呀。”古川催促着。

“在你面前不能说。你他妈的会告密的。”

“我是那种人么？”

“你是那种人。”神村说完推了我后背一下，我们离开古川，走到角落里。古川跟来，他用拳头把他赶走了。

“他捎来的话是这样的——好好爱护她吧。”

“只有这些么？”我失望了。

“他说他的案子是因为女人引起的，他并不打算杀害素不相识的人，他叫我告诉你。而且，他非常想和你见面，好象有许多话要说。”

“我也有同感。请替我转达吧。可是，怎么才能见到他呀。”

“教堂啊。他每隔一周星期六，去教堂向基督忏悔。你也去就见面了呀，现在只有三四个人去那地方。”

古川悄悄溜过来说道：“算了吧，基督教多无聊啊。”

“他妈的，”神村生气地抓住古川的手腕往后一扭，一脚就把古川那小小的身躯象个球儿似地踢远了。

“啊，好疼，好疼。”古川拍打着沾了泥的屁股。他大概自知敌不过，所以不再靠近了，但他骂道：“等着瞧吧，你这个基督教崽子，我饶不了你！”

“我知道，你根本不相信基督，你是去向神父乞求施舍的。我肚子饿了，请施舍点东西吧，阿门。对不对？因为你也去佛道的布道会。这就是证明。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领两个罐头。他妈的，你今后再去基督教，我就向神父揭你的老底。”

“安静！”看守大喝一声，古川不吵嚷了。下起雨来了，雨象透明纸似地渗进空气里，静静地、执拗地下着。

雨天，坐困牢房，10天停止放风。

这场连绵的雨，一连下了两周。去公审的路上，看着车上刮

雨器的动作，引起了我的忧伤。数以万计的汽车，那样无聊，都用同样的橡胶刷子抚摸着它们的“脸”。那样单调，那样絮烦，我无法忍受了。

公审按照检察官的意志进行着，辩护团没提出任何反证。被告席后面发出鼾声，我吃惊地回头一看，原来是饭野律师。他这副样子，当然不可能提出能与检察官抗衡的反证了。

现在即使干活儿，时间也不流动了。时间在这间四方的牢房中凝固了，我感到窒息。我悟出一个道理，时间不是流逝的，而是消耗的。为了消耗时间，我只好强迫自己劳动干活儿。

再过3天就进入8月了。雨终于停了，盛夏的骄阳灼晒着这钢筋水泥的牢房。3楼已经热了几天，我住的2楼也会热起来吧。停止了多日的放风又恢复了。古川仍然絮絮叨叨，神村蛮不讲理，山石哭哭啼啼地诉说冤枉，一如往常。神村似乎忘记了若林干雄，今天他和古川一道说神父的坏话。

在炎热里，什么也不想干，人们就只顾闲聊。在操场上、牢房里，到处都在聊，不厌其烦地、汽车刮雨器似的单调地重复着。在这里无法避开他们的闲聊而得到安宁，实在难熬。

有人大声说话、用邮票赌博，有人远隔10间牢房下棋。古川在很远的房里细致入微地给别人讲述他和新子性交的情景。象这样的“通声”，看守并不取缔，当然，有的看守会警告他们，但其他看守就默许了。大概看守们也因为天热而倦怠了，并且对零号区也宽恕一些吧。4舍2楼“通声”严重，对面牢房里忍无可忍，不时大骂：“住口吧，你们这些棺材里的坏蛋！”“真讨厌，香灰！”

在嘈杂声中无法读书，只能干活儿，消磨时间。现在制做小

小的价格标签，红地白字，印着“优质、廉价”几个字，把线穿过1厘米直径的小孔，不看也能穿过去。我已经是熟练工了。

8月10日。我51岁了。逮捕以来已经537天了。这样漫长的时间已经消磨过去了。

战争结束纪念日。战后25年，既没有厚度也没有重量的25年。一切都虚无缥缈，我的一生也如此虚无缥缈。

我很久没给她写信了。3月，她精神鉴定结束时我曾想再给她写信，但没有写。她正处于精神病患者、无责任能力者的鉴定之中，如果鉴定人的意见得到认可，她就可以无罪，我不愿给她写信而留下不利于她的证据。我决心在她被确定无罪之前不通信。然而，我终日思念她。黎明时，我梦见拥抱着她。干活儿时，她的情影也会忽然出现在我的房里。只有当我感觉她在我身边时，时间才又恢复了厚度和重量。但是，那只是淡淡的幻影和梦境，立刻就又消失了。

我用劳动奖金购买了日本地图和列车时刻表。我停止了干活儿。时刻表吸住了我的目光，我看着电车的始发和到达时间那些细小的字码，计算着它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与哪一班列车错车、换车、越过山野、平原，不停地旅行。我在上小学时就喜爱这样的游戏，而且也喜欢地理课。所以，对日本的城市、街镇和山山水水就象自己的家乡一样地熟悉。当我拿着侵占的钱和偷来的钱逃走时，我不曾迷失。头一次犯罪从东京逃到九州的尽头，就因为我熟悉那块土地。

上次出狱之后，我不再看日本地图而对世界地图发生了兴趣。

由于前科犯领不到护照，所以只能看看航空公司的时刻表，在幻想中到外国去旅行。地图上的山脉、森林和城市象在魔术水晶球里似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地图和时刻表，给我带来了 3 天的欢乐。

扣押的 30 多册书，大部分发还了。我做了一个能装进那 30 多册书的袋子，把书寄给彻吉。

监狱里的特殊用语，外界的人们也许不理解，但是，这些特殊用语在这里仍然使用着。明治 41 年（1908）天皇批准颁发的监狱法，至今还在狱中发挥作用。那些煞有其事地宣称监狱法在战后已经消失了的文化人，应该发现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羞愧了。警察署、检察厅、监狱，不论是在战前、战争当中以及战后，都完整地保留着。现代的司法是明治时代的化石。

走廊对面是死囚牢房。铁门上涂着和这边相同的黄色油漆，令人感到那象火葬场的门。早餐过后 1 小时，行刑的人们走来了。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在铺在地板上的麻地毯上，反而更令人敏感地得知他们的来意。脚步在某一房间门口突然停住了。刹那间，每一个囚犯都噤住了声音，整个零号区都倒吸一口凉气。开门锁的声音、推开门的声音、宣布执行的声音、然后又是可怖的脚步声。一个人就这样被带走了，一去永不复返了。再过一会儿，从这边又有一个人被确定死刑，补充到那间房里去。

几乎没有人在一审判决死刑后就服刑的。虽然当中也有个别别扭的人一审就被拉到刑场，但是，大多数都上诉二审、三审，要求减刑为无期。但是，当这一请求落空，依旧维持原判死刑时，就要被送进对面的“火葬场”牢房里去了。

被确定为死囚的人并不等于马上受刑的人。尚未执行之前，他们和被告享受同样的待遇。他们不必象那些到处可见的给看守打下手的杂役那样剃光头和穿浅蓝囚衣，探视和书信的限制也比较松，不但没有惩罚性的强制性劳动，而且每个月还有看一场电影的自由。

在这里他们是享受优待的特殊犯人。但是，某一个早晨就会被送上绞架，蒙上眼睛，把绞索套在颈上，坠入地下洞穴吊死。虽然那种死是耻辱的，但是，为了等待死期，他们享受着优待，被精心地饲养着。

最近，那个咬自己胳膊的高崎光雄也住到对面去了。他那苍白而又端正的脸庞，更加阴郁了。死刑囚这一名称好似产生了磁力，把我的视线吸住了。刚才他还和我一起去放风，回来的路上，忽然被看守催促快走，仿佛幽灵从舞台上逝去似地，他走了。我不禁佇立着目送他。

确定死刑以后，也有长期并未执行的人。颠覆电车伤亡多人的森田景一就是这样的人。这个瘦弱的国营铁路职员，趿拉着拖鞋，猫着腰象有人拽他似地走着。他走过之后，走廊里就留下一股浓重的大蒜味儿，那是他为了增强体力而多吃大蒜所造成的。他好象有什么病，每天去医务所，他对巡回的保健助手诉说头晕、胸痛、食欲不振等等，要药吃。他被定刑已经15年了，为什么还未执行，原因何在，这不单纯因为请求改正判决和复审，而且也因为国家怀疑他并非真正的罪犯吧。

森田景一曾经一度在警官和检察官面前自白，公审时又翻案。但是，一审无期、二审死刑、三审死刑，已经定刑了。舆论界对他制造颠覆电车事件抱有疑惑，有识之士也发表议论认为另有真正的罪犯。我所关心的是他当初作为9个人共谋共同主犯而遭逮捕，提交公审。后来判他一个人犯罪，他开始否认了，在公审庭

上他也反复无常。我在狱外时，曾经收集了有关这一案件的资料，包括发案当天的不在现场证明，我确信他是冤枉的。

在我的案子当中，我也被指控为共谋共同主犯，将来也可能变为我单独犯罪了。从森田景一身上，我也看出被告人数多所造成的反证无力和艰难了。

听说明年春天监狱将从巢鸭搬迁到小菅去。我还听说小菅监狱建了一个有最新设备的刑场，提高了处刑效率。可是，为什么入秋以来处刑如此频繁呢。放风时，古川悄悄说：“高崎光雄也被风暴刮走了。”是啊，最近没看见他，回牢房时，看了看他的牢门，果然名字和番号都没有了。森田景一仍然活着。这次的风暴他也能挺过去么？

风暴仍然席卷着，平均每周处刑3个人，这情形不同寻常了。仅仅1个月，定刑的人已经抹掉了三分之一了。人们各按自己的想象猜测着。

“因为小菅监狱定刑了的牢房太少，所以现在在搞人口限制。”

“新上任的法务大臣爱杀人。”

“不，这是为了防止往小菅转移时发生反抗和逃走，所以现在处理危险分子。”

虽然气象预报说台风在东京附近登陆，却从南方海上溜走了，天气似下雨又不下雨，阴霾郁闷。天气这样不爽快，我心里也不舒服。既然刮台风，那就把一切都刮走吧，要打雷就痛痛快快地轰鸣吧。

前年此时，在台风将至的风雨之中，我和和香子从神代植物园散步到深大寺，她说她最喜欢台风，“死于台风是我最大的愿望。”她笑着。大概就从那时起，我也爱台风了。

公审也半途而废了。检察官的本证和辩护人的反证，都不彻底。但是，法庭上却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检察官完全正确。

为了证明自白的任意性，肥野警部补出庭了。他用他那粗犷的声音，证明我的自白完全是自发的。他还说我的交待材料和证据能力为百分之百。饭野辩护律师对肥野警部补发问道：

“审讯当中，你们用拳头敲击桌子，大声威胁过涉嫌者么？”

“根本没有那种事情。”

“午饭时不给饭吃，使涉嫌者忍受饥饿呢？”

“没有的。每顿饭都按时让他进餐的。”

“审讯当中戴着手铐，绑着腰绳，施加压力……”

“没有。我们为了尊重涉嫌者的人权，审讯时把手铐和腰绳都取下了。”

“当你们审讯风莲湖畔三次爆炸试验时，是否采取诱供方式；譬如，事先向被告提示试验方法，日期等项。”

“没有，”肥野警部补用力摇晃他那头发斑白的头。“刚才辩护人的讯问方法就是诱供吧，对不起，这种拙劣的讯问方法警官是一律不采取的。”

高个子间柄警视（审讯时他还是警部），继肥野警部补之后作证。他强调我的自白完全出于主动，警察方面在审讯当中丝毫没有强迫、拷问和威胁。

“对证。”我和和香子戴着手铐和腰绳被带到东京站。这是为了证实发案当天我俩去过东京站第18号新干线专用站台的对证。本来我俩都予以否认，这将是一场无效的现场验证，但是根据大贯检察官的请求，审判官、辩护律师们都到场了。大贯检察官指着阶梯和小卖部叮问道：“你们从这里走上站台，在那个卖部买

了果汁，对么？”我不回答。大批的摄影记者等在站台上，围着我和和香子频频拍照。看热闹的人群当中骂声迭起，“爆炸恶魔！”“杀死他！”我俩成为自恃正义的国民的牺牲品了。

新干线列车1号车厢前，摆着4辆手推车，车上满装着啤酒、果汁和纸箱装的青菜。一会儿，手推车被推到餐车前面去了。检察官回过头对审判官说：“这些手推车的移动，在警察的材料上并没有写，是在我审讯时取得的供述中出现的事实，所以，这是被告在场的有力证明。”我确实向检察官供述过看到了满载行李的手推车。但是，那只不过是猜测站台上会有红帽子手推车的。今天一看，那并不是红帽子，而是日本食堂运送食品的手推车呀。而且不是1辆，是4辆。日本话里没有复数的表现，太不方便了。我说过1辆，被检察官擅自改为4辆，并且向审判官作了报告。

证据调查结束了。下一次将在明年1月举行检察官求刑。Q派的内幕以及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究竟有何预谋，我无从得知；但是，我和和香子什么坏事也没做。主啊，如果你存在的话，替我们申冤吧。

我怀疑神的存在，所以神村胜美邀我去参加基督教忏悔我也没去。我明知去那里能见到若林干雄，我还是没去。我想和神打赌，如果有神存在，我和和香子就应宣布无罪。否则……我将对人、国家、神，一切的一切都不相信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买了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读，现在看到列王记了。那时的以色列比今天的日本还不讲理，但是，神却庄严地存在。那么，我和神打赌是错误的么？正因为你不相信人不相信国家，所以神才存在，这个逆定理成立么？

终日寒冷，雪花飘舞。在操场上我和古川、神村使足了劲儿

摔跤，回到房里身上还热乎乎的，大约两个小时都不觉得冷。然后，就又恢复了冷库似的寒冷。

昭和 46 年（1971）元旦，被捕 681 天了。但是，生活毫无变化。新年渗不进这座人的保险箱里来。

终天下雨。夜里，忽然醒来，从窗子透进银色的光线，我以为换了新式警灯，但是，这个光源比警灯的位置高。我明白了，原来是月亮。一弯新月，月光如水，风摆动着银叶树梢，月亮时隐时现。这样优美的情调和牢狱太不合谐了。在这人为的牢狱里，只有残留的一点月光依旧保持着大自然的美。

下午 3 点才开庭。可是，早上第一趟车就把我送到地方法院的临时监里，在那里等待了 6 个小时。当局出动了机动队，戒备森严。面对着强大的机动队，学生们使用便携式话筒的呼号声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好象是一场在国家权力面前暴露自己虚弱的表演。他们向机动队高呼“滚开、滚开！”但是，被赶走的却是他们自己。

旁听席满员了。大贯检察官俨然是博得广大观众喝彩的演员，他目空一切，高谈阔论，忽视被告一方提出的一切反论，完全根据他的陈述求刑。他根据他提出的许多证据，认定了全部起诉理由。即：Q 派干部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与雪森厚夫同谋爆炸新干线，雪森厚夫进行 3 次爆炸试验之后，与池端和香子以昭和 44 年（1969）2 月 11 日建国纪念日为期，执行同谋计划，于新干线光 33 号列车上安放定时炸弹，同日下午 4 时 02 分光 33 号列车 2 号厢炸毁，杀害 2 名乘客，28 名负轻伤重伤。阵内勇吉于昭和 43 年（1968）10 月 14 日及昭和 44 年（1969）2 月 7 日，共

两次从布川汽车修配厂盗窃 597,540 圆，作为制造爆炸物及逃走资金。

大贯检察官竟然说我为了性的诱惑（令人厌恶的字眼），把一个革命意识薄弱的女子拉进“暴力革命”里去了。

求刑的瞬间，我也仔细地倾听着。守屋、田川、深谷、雪森为共同主犯，死刑；池端无期；阵内为五年。

这是多么荒谬的求刑啊。无缘无故地就判我死刑，我生在一个多么可怕的国家里呀。

回到牢房，我感到死刑囚的暗影已经笼罩在我身上，墙壁、窗子、铁栅栏，都和早晨时不一样了。我已经往前走了一步，将要成为对面牢房里的人了。我在设想步入刑场时的情景，想象绞首时的情形，但是，这不仅是想象，而是现实的了。

我得到的最大的安慰就是对她没判死刑。

我被求刑为死刑的消息，立刻在零号区里传遍了。放风时，古川忽然喜形于色地安慰我说：

“翻案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你也清醒了吧。要象个死刑囚犯的样子嘛，难道爆炸新干线还不是名垂青史的大案么？比我这个‘新古久’强多了。不要丢掉这留名千古的机会，堂堂正正地承认是自己干的嘛，报刊杂志的记者会蜂拥而至给你大肆宣扬，那有多风光，那才赚着了呢。”

神村象牧师或者神父似地替我祝福。

“你说受了冤枉，我很难过。因为，说自己冤枉的是山石那样懦夫干的事，而你是个勇敢的人，珍惜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推翻死刑的。你是个可喜可贺的死刑囚犯，我祝贺你。”

山石却和古川以及神村的兴高采烈的情绪相反，他忧心忡忡地说道：

“你应该寻找真犯人，象我这样，告诉检察官谁是真正的犯人。虽然检察官不好对付，但他还是替我去侦查了。我相信，新海和三津本早晚会抓住，我的冤案一定能昭雪。”

辩护人最后辩论开始了。几个辩护人各执己见，意见分歧。Q派的辩护人反对守屋等3名被告被定为共谋共同主犯，新干线爆炸事件与Q派毫无关系，是雪森厚夫把Q派给牵连进去的。池端和香子的月冈律师坚持她神志不清，她是无罪的，而且说案发当天池端和香子不在现场，是雪森厚夫一人所为。阵内勇吉的夏木律师认为阵内勇吉与爆炸事件毫无关系，而且也没有盗窃事实。饭野律师忠实地按照我的意见，全面否认了犯罪。但他在最后向法官垂头施礼，请求“宽大”。狗屁，宽大什么，我根本无罪。

至此，审理结束。4月6日，星期二宣判。

大概监狱向小营转移的日期临近了，看守通知我们整理随身行李。其实，我身边没有什么东西，深大寺公寓里的物品已经委托末子全部卖掉了。现在只有日语辞典、六法全书、圣经、万叶集^①、古今集^②、新古今集^③、几本笔记、换洗衣服和洗脸用具等。收拾起来只装一个小纸箱，简直象前线士兵的背包。我随时都能搬走。

去年12月本来是定期转房的日期，大概也由于搬家临近而停止了。看守们整理管区内部，大动干戈，牢房里到处都弥漫着灰尘。未决犯1700人、职员400人，这样大的家业，怎样搬家呀？

①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老的诗歌集。

② 又名古今和歌集，据云于公元905年集成。

③ 新古今和歌集，集于建仁年间，即公元13世纪初。

3月20日，在起床的同时，广播里传达了搬家的命令。人们还没睡醒，脸也不用洗了，昏头昏脑地就收拾行李。已经判了死刑的与尚未判刑的分开，全都戴手铐，系腰绳，连成一串行进，在庭院里登上护送车。不知从什么地方集中来那么多的救护车，和全副武装的看守，这一突然措施使我们连抱怨也来不及，就匆忙行动，这是官方的一大胜利。我们被强制地向左、向右，当清醒过来时，已被塞进巴士里了。

警车、摩托车围护着护送车，有点象保护重要人物。我环顾了一下周围，古川荣治、冈安由助、上田俊太郎、神村胜美、山石义夫都在车上。零号区的人这样一起相聚是很稀罕的，不由得气氛活跃随便谈了起来。看守虽然叫道：“不许说话。”但是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终于无法控制了。

我发现身旁就是横须贺线爆炸事件的若林干雄，我向他打招呼，他知道我是什么案子的被告，所以不必自我介绍就可以对话了。

“神村向我传达了您的话，不胜感谢。”

“传话？怎么回事。”若林诧异地问道。

“您不是告诉我好好照顾她嘛。”

“我没说过那样的话呀。”

“神村说的，说是您转告我的。”

“大概弄错了吧。好好照顾她……胡说八道。”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我笑道。若林也笑了。但他忽然严肃起来。他瘦得形同骷髅，双眼深深地内陷。“我想起来了。是我和神村谈起您的事件时，我说‘他比我幸福得多了，因为他的情人也是被告啊。’我爆炸电车惹恼了女人，所以被女人厌弃了。”

“我也差不多一样了，因为我作了假供，把她也牵累成共犯了。”

“不过，那也不是事实，你和她都是无辜的吧。”

“当然。不过检察官根本不承认、不相信。”

“我相信你是无辜的。”

听他这样一说，我很吃惊。因为零号区里的人们对于我声称无罪都抱嘲笑态度，有人对我说“相信你”，这还是头一次。“你怎么知道我是无辜的呢？”

“我只凭……直感。虽然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声称他们是无罪的。但是真正无罪人只是少数，而你就是这少数之中的一个。”

若林干雄眨了眨他那深邃的双目。

“你们安静些吧。”坐在司机身旁的年轻看守斥责着。但是，他那战战兢兢的声音，表明他在沙丁鱼罐头般装在车里的未决犯面前，有些怯懦，大家的声音反而更大了。古川荣治大声地、毫不含蓄地讲他那“新古久”的老故事；山石义夫哭哭啼啼地说“我冤枉啊，真犯人是新海……”；上田俊太郎警惕地环顾四周，好象要发现是否有人背地里说他的坏话，如果发现绝不轻饶；冈安由助思念被他伤害的妹妹，愁眉苦脸，咳声叹气。

我忽然发现，囚犯们的思想都局限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他们絮絮叨叨、反反复复、竟说转圈儿话，就连若林干雄也不例外。他们的谈话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和他们的犯罪有关，他们的罪恶已经停滞在他们的头脑里或者内心里不动了。所以，如果把囚犯们的罪恶去掉，他们每个人的头脑都将变得空空荡荡，而不会思考了。

街道向后飞逝，行人一齐回过头来，望着我们气势汹汹的护送车车队，鸣警笛的警车为先导，直闯红灯，这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光荣的监狱队伍的大检阅。

路旁的垂柳、信用金库的专用停车场、面包店、饭店、四喜饭铺……宁静的清晨的街道。人们为了保证这街道的宁静而建造

监狱，并把囚犯关进去，却又忘却了监狱和囚犯的存在，好象在世界上根本不曾有过监狱和囚犯似地生活着。

然而，我依然生存着。而且，在这灰色的护送车里的都是活生生的人。

囚犯们把自己的犯罪深藏在脑子里，因为犯罪是这个街镇与他们发生联系的唯一的原因，否则的话，他们是不必和这个街镇结缘的。

但是，我又是怎样的呢。以前，我自觉有罪，这种意识是我呆在监狱里的主要理由，我被监狱之外的一条强大的绳索捆绑着。现在，我并不是罪犯，我与这个街镇没有任何关系，我被流放到此地来了，我陷进忧郁之中了。

渡过架在荒川^①上的千住新桥，对岸出现了黑压压一片奇怪的建筑群，中央监视塔象怪兽似地伸着脖子。河上飘来水臭，潮湿加酸臭，反而更象是大海。海鸥飞翔，仿佛来到海边了似地。

“我还想见到你，怎样才能相见啊？”我对若林干雄说道。

“奥田神父每月作两次忏悔，你来吧。”

“那是基督教忏悔，好象神村也去呢。”我瞥了正在和古川荣治说笑的神村胜美一眼。

“不，他最近逃避了。”

“那样的话，我就去看看吧。”我说道。

不论往哪边看，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没有绿色、没有花朵、也没有小鸟，仿佛是住在沙漠当中的工厂亭子间里。能够洗澡，新浴室很漂亮，但是热水散发着水泥味儿。

夜，听得见蒸汽机车的声音，那大概是根室本线的吧。我小

① 贯穿埼玉县和东京都的河流，全长约 140 公里。

的时候，常常跑到铁路上去看火车。后来，到钏路铁路局当雇员时，仍然喜欢观看开进站里来的火车。

给末子、彻吉、饭野辩护律师写信，告诉他们我们的监狱转移了。

新的单人牢房窗子很大、没有铁网，窗外也没有遮天蔽日的雪松，能够尽情地眺望天空。我每天晚上都隔窗仰望，寻觅星星；但是，今晚什么也看不见。这里没有我和她在风莲湖所见到的那么亮晶晶的天空。

判决日期接近了，我很希望平静，但是还是焦躁。楼上牢房里的家伙天不亮就打开水龙头，我真受不了。他从4点就开始，水龙头开到最大，哗哗地放6次水。他既不是喝水，也不是洗脸，好象就是为了激怒我，哗哗地放水。

再过3天就要公审判决了，不到70个小时就该决定我的命运了。如果象求刑那样判我死刑，上诉么？一审就用了两年，我精疲力竭了。与其受单人牢房之苦而等待二审三审，不有如处刑来得痛快。我51岁了，这些年来没有交过任何好运，今后也不可能有好运的。

不信神的我向神祈祷了。保佑我能够得到昭雪，国家能够相信我，让我相信神吧。

再过40小时就要判决了。

接到公审日期变更决定通知。原定于昭和 46 年（1971）4 月 6 日下午 1 点 10 分开庭的公审宣判，根据审判长、检察官及辩护人意见，变更为昭和 46 年（1971）4 月 22 日下午 2 时 40 分开庭了。

明天开庭，今天忽然改变日期。给末子和彻吉发急电，如果他俩已经来东京，就来不及了。前天法院书记员电话通知过辩护人，饭野辩护律师为什么不立刻通知我啊。

宣判为什么延期，我思虑着不能入睡。难道是审判官判处死刑还需要一些时间来下决心么？

4 月 22 日。今天是沐浴日，允许我先洗了澡，然后出庭。在临时监里等候 4 小时，去小便 10 多次。尿并不多，但是总有尿意，坐不住。饭盒里的炸土豆也乏味，难以下咽。说老实话，我害怕宣判。忽然，门开了，法警把我叫出去，法院书记员送来公审变更日期通知，要我签名盖章。又改为 5 月 11 日公审了。

公审一再延期，使我恼火，只顾审判官方便而任意延迟重要的日期，那些大学毕业的少爷们根本不理解被告为等待那一天而焦虑不安的可怜心情，何况按照正常的礼节改变日期是应该有所解释的呢。

下午，末子和彻吉来探视。冬季蛰居，末子脸色苍白，简直象这里的囚犯。彻吉却是风吹日晒，好象饮酒似地红扑扑的脸庞。他说 4 月浮冰已经消逝，出海打渔了。

他俩早上先去看勇吉，然后依次等待看我。因为探视室有限，探视的人多，所以要等待。他俩和我之间被一道有机玻璃隔开，通过小孔透过来的声音好象是人工合成的。末子一边留意着在我身

旁记录的看守，一边急促地说：

“前天来东京，昨天去地方法院，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来了3个学生，他们问了一下事务所，才知道改期了。从北海道来，累坏了。改变日期就该早点儿通知嘛……”

“已经改变过两次，急死人了。”

“为什么改期？”

“不知道。大概是法官有什么事情不能马上判决吧。”

“那不是对哥哥有利么？”

“我倒希望快些宣判，我不愿再打官司了。未决犯，我够了。”

“如果不是判无罪……”

“怎样判都行，死刑也无所谓了。”

“哥哥，”末子大声地说。“别胡说了，你肯定是无罪的。我相信。”

“相信法官么？”

“我相信哥哥啊。”

“光相信我是无济于事的呀，对方是国家。国家使我无法信任呀。”

“不要说泄气话。国家也罢、什么也罢，总得实事求是吧。”

“国家才不实事求是呢，我对国家已经绝望了。”

我本不想和末子争论，却又争了起来。她争论不过我就哭起来。末子哭泣时，耸动着消瘦了的肩膀。

我想和彻吉说话，却又找不出话来。身材魁伟的外甥木然呆望着舅父和母亲的争论。粗壮的手腕上戴着镶宝石的豪华手表，大概光景不坏。临走时，他轻蔑地嘟囔着：

“狗屁，什么国家！”

不知他这话是对谁说的。末子和我都惊呆了，那看守好象骂了他似地皱起眉头。

我去参加奥田神父主持的教诲。只有我和若林干雄两个人坐在神父面前。他用宏亮的声音诵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和耶苏复活，唱第 188 号赞美诗。与彻吉魁伟的身材相比，神父非常瘦小，但他的声音那样好，使我钦佩。我爱对别人的仪表品头论足，这毛病总是去不掉。

“你以前听过基督的教诲么？”

“很惭愧，我是头一次。”

“你常常诵读圣经么？”

“只读过一次。从创世记浏览到约翰默示录。”

“浏览……”

神父露出诧异的样子。我只是象看小说似地粗略地看了一遍，大概是这样的人居然前来参加基督教的教诲，使他感到惊异了吧。其实我已经开始第二遍通读圣经了，不过我没说。也许读圣经就应该象今天这样选读，但是我喜欢把一本书从头到尾反复地读。

听完教诲，在看守来叫我之前，我和若林干雄谈了 15 分钟。他说他从前是木工，不愿雨天干活儿，所以每逢下雨，他就不参加志愿劳动。他喜爱写短歌，给基督教报纸投稿，刊登了他的新作：

抚着死囚用手摸脏的桌子，我的指关节嘎嘎作响，心中无限忧伤。

我未擅加评论，只是对他说我也喜欢短歌，将来把新作给他看。入狱以来，我还是初次遇到能够安静地、认真地交谈的人。

奥田神父的教诲。这次除了若林干雄之外，冈安由助也来参

加了。

“你读圣经了么？”

“哈啾。”

“每天都读么？”

“哈啾，每天读。”

我说了假话。这两周忙于劳动，我顺口说谎，会受罚么？

若林干雄给我讲了很有趣的事。前年，他一审被判死刑、去年二审驳回上诉宣判，但是，和我一样，已经延期两次了。其实，这只是由于审判官审议未了的事太多，并不是为了关心这些人慎重审查才延期的。

公审判决之日，5月11日的清晨来临了。当我犯盗窃罪、侵占罪，宣判一两年的徒刑时，我已经感到极大的不安。今天，我是死刑求刑之人，更强烈的不安压得我的心脏都要炸裂了。我带着癌症患者前去聆听医师诊断的心情爬上了护送的巴士。

公审延期过两次了，今天凭直感也感到不会再延期了。法院门前围观的大批群众证实了这一点。报导部门的、激进派学生、看热闹的、机动队，简言之，所有关心国家对我们如何判刑的国民，以及统治他们的权力机构，都齐集在那里了。

独自一人在临时监里，解小手三次。普通的被告都是三、五人一起收在监里，我却是单独收监，既不能干活儿，也不能看书，只有盯着那似乎安装着窃听器的换气孔，呆呆地熬过这难堪的时间。不论怎样，我也不相信我是一个被求刑为死刑的重罪被告，我抚摸我的全身，好象在抚摸别人。手、脸、腿，都象是别人的，一切都不正常了。如果有镜子，我很想照一照脸，也许那半似僵尸的脸很难看，但我想证实一下我依然存在。

看守来了，大概到了开庭时间了，手腕上又戴上冰冷的手铐。

过去是两个看守，今天却是四个，前后左右都把我看得紧紧地。我正在惊异，又看到前边和香子也被四名女看守围着。守屋、田川、深谷、勇吉，都是同样的待遇，6名被告由24名看守押送，戒备森严的队伍啊。这次再也不象往常那样分散着入庭了。

大法庭的门一打开，一切都明白了。从门边到被告席之间，报导界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照像闪光象闪电一般袭来，看守们高声喊喝着“躲开”、“往后退”，但是，照像的记者们象抢夺鲜肉的野狗似地你争我夺，镜头挤在一起，从上到下地乱照，镜头和手臂妨碍了我们，脚下几乎绊倒，简直手足失措了。当我终于在被告席上坐下时，面前组成了照像机的圆阵，上百部照像机、摄像机、16毫米摄影机都对准了我。

书记官命令看守给我们摘下手铐。在审判官出庭之前就摘下手铐，这是破格的了。开始摄影了，发光器照得我目眩，聚光点灼热，眼底象被烫了似是疼痛。我闭住眼，低下了头。“请你睁开眼睛。”“喂，睁开眼睛嘛！”他们向我提出要求，我仍然紧闭着双眼，马达声、快门声无情地钻进耳朵里来。

“你们停止吧，”和香子的声音。“你们太不懂礼貌，我是人，不是玩物。”

她那美丽的大眼睛闪闪发光，照像师们不但不理会，反而认为现在才是最佳镜头，不停地拍摄。但是，忽然一切声响都嘎然而止，记者们散了，又给我们戴上了手铐。

巨大的门开了，走出来三个与那门不相称的、过于渺小的审判官。他们装模作样地十分滑稽。我感觉到背后的满员的旁听人站起来了。审判官入席，我们站立着打开了手铐，让坐下的旁听人看见。“被告往前来。”审判长一声号令，6名被告站在坛上。

开始宣读判决理由了，声音那么小。这是怎么回事，简直是检察官起诉书的翻版。宣读一半时，我已经明白过来，我已逃

不了定罪了。旁听席里大吵大嚷起来，法庭的门频频地开闭。“有罪”、“要赶上出晚报”，走廊里的呼叫声一下子清晰地传了进来。审判长的声调毫无变化，在喧嚣之中很难听清，只听到守屋和我判处死刑，田川、深谷和池端无期，阵内判5年（也许是6年）。

“……因此，不得不依据主文，判处被告人雪森厚夫死刑……”这几句话带着回声钻进我的耳朵。死刑两个字好似锐利的剑，刺进我的心脏，把血喷了出去。我觉得血管里已经空了，勉强支撑着站起来。

……中国俘虏在挖坑，2米宽、4米长、深1.5米的坑，俘虏明知挖那坑是埋自己的，但由于恐惧，他拼命地挖。一会儿，他被倒背着绑起，把头伸向坑边，跪在那里。少尉拔刀出鞘，那时我很感兴趣，想要看一看少尉的日本刀怎样砍掉俘虏的头。但是，刀落下来，俘虏的颈上溅出鲜血，我觉得我的颈子也疼起来。也许是少尉的本领不强，也许是那刀太钝，砍了两三次头还没掉下来，那俘虏狂叫着……

和香子不是死刑，这一点给了我一点安慰。但是，这一点点安慰立刻变成了无比的忿怒。审判官的大脑是怎样工作的，根据什么断定她策划了爆炸？我觉得他们不是人，不论是那个戴眼镜的中年审判长还是那两名年轻的陪审判官，我从来没把他们当做人。他们只不过是附属于国家的小小的零件。

审判官和检察官离席之后，5位辩护律师象逆水里的石头似地还在那里呆坐着。过了一会儿，饭野律师醒了过来，他站起身，猫着腰递给我一份文件。这一动作来得突然，我不由得往后一躲。

“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这是什么？”

“上诉申请书。如此不合理的判决，必须上诉驳回。”

“不，我已经累坏了。不要上诉了，我希望就这样处刑吧。”

“不，法律规定判决死刑和无期时不得放弃上诉。”

“可是，我再也不愿公审了。”我强调说。

“但是……”饭野律师十分尴尬。但是，他摸了摸白头发，忽然在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上诉期限是两周，如果超过可就定刑了。”

“我知道。”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作为辩护人，此人无能，他替我只是作了敷衍的辩护而已。我再也不想见这个人了。其实，我已经没有钱再去私聘律师，不能再见他了。

又一次遭到记者们的总攻，对于闪光灯我不再目眩了，我觉得人们的压力象满员的电车一样平庸了。闪光灯向我和和香子集中。和香子，可怜的和香子，她是一个那样纤细、柔弱、瘦小的无力的女孩子。我流泪了。把我看做懦夫，说我有失体面，我已不在意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哭起来了。

我从早晨起一直没去放风，躲在狭窄的牢房里，苦思冥想。我查阅了六法全书，上面写着判决死刑和无期时，不得放弃上诉。但是，撤消上诉是自由的。我情愿这样接受死刑死去，我希望得到解脱，这样的想法就象一团乌云，把我压倒了。我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呀，战争和犯罪、无数次的牢狱生活之后又是死刑。虽然上诉就可以多活几年，但是，那要生存在最终仍然可能被处死刑的威胁之下呀。痛苦、艰辛、羞辱的未决犯生活，我已经度过812天了。我没有勇气再度过两千天或者三千天了。私聘律师并没有表现过更大的热情，为穷人辩护的官派辩护人就更不必指望了。要想推翻国家已经钉死了的死刑判决，只靠一般的法庭斗争是办不到的。

而且，使我的阴暗的思想更趋浓重的，是我自己认为我应该被处极刑而心灰意冷了。在宣判的那一瞬间，在我头脑中浮现的

幻影并非只那一件，我本身也是杀过人的。我杀过难以数计的名为敌人的人。我的九二式机枪班朝着逃在山坡上的敌军，逃跑的人，残酷地开枪射击，我开枪打倒的人多得连自己都有些腻烦了。我是个杀人犯，那么多的死者的亡灵在判我的罪，我被杀是应该的，我罪孽深重啊。

看守的巡逻比平时频繁了，大概怕我自杀吧。忽然，牢门开了。“接见，今天来的是一位基督徒呢。”大月看守长说道。

切替四郎，这个名字我毫无印象，而且正在伤心沮丧到了极点的这时候去会见一位素不相识的人，我觉得太麻烦了。但是，对于探亲人很少的我来说，多少引起了一点好奇心。

走进接见室，看见那里坐着一个人30多岁的一个清瘦的先生。他身穿黑西服，面颊和下颚上都生满了胡须。他很有礼貌地点头致意，微笑着，目光很和善。

“请您恕我冒昧。我在报上看到您的判决，就想一定要见您。”

我不明白他的来意，我沉默着。他慢条斯理地接着说道：“我愿为您祈祷，可以么？”

“……请吧。”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我还没遇到过初次见面的人就提出这样问题的。

他合起掌来，闭目、垂首、祈祷了好大一会儿。不知他祈祷些什么，只听到他露出个别字眼：“神”，“为了我的兄弟”，“请格外恩顾”……但是，我对他的唐突行为并不欣赏，反而感到有些屈辱。他最后念了一句“阿门”，睁开了眼睛。我粗鲁地问道：

“你祈祷了些什么？”

“为你祈求平安。”

“我没有什么平安，判决是错误的，我是无辜的。”

“我相信。”

“相信……那，为什么不祈祷我的冤案得到昭雪？”

“昭雪要靠斗争去争取，而在取胜之前，内心的平静是重要的。”

“相反，得不到昭雪，内心就无法平静。”我在刁难他。

他不回答，用怜悯的目光望着我。当他看到我挑衅似的眼光时，他悲伤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平静地对我说：

“我冒昧地祈祷，又冒昧地阐述我的意见，请您原谅。不过，我想过，只要见到你就一定要这样做。我是R大学的副教授，池端和香子是我的学生，我很了解她。她在我的研究室。”

突然听到和香子的名字，我惊喜得发呆了。

“所以，我相信她不是这一事件的犯人，并且也相信你与此案无关。”

“您见到她了么？”

“哈啾，刚才见过了。也听到了关于您的情况，她说你和这案子毫无关系。”

“她……说到我……”

“是的。”

我欣喜若狂，仿佛浮冰解冻，看到了春天湛蓝的海水。

“她身体好么？”

“很好。”切替副教授深深地点了点头。

“对你直接了当地说吧，在宣判之前，我一直没去看她。因为辩护律师提出被告心神丧失，我怕公审当中给她添麻烦。”

“我也是如此，所以，一直没给她写信。”

“我们是同样的心情啊。”切替副教授微微一笑。

“今后，我要给她写信了。不过，我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她不恨我么？由于我做了伪供才害得她被捕。”

“她丝毫也不恨你。她涉嫌，并不仅仅是因为你，别的被告们的供述也是原因，而且，她保持沉默也是原因。”

“那么，我可以写信了……”

“放心吧。她不恨你。”长脸的切替副教授又点了点头。他的相貌和动作，更象一位卜者，而不象大学里的老师。

回到牢房，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了。一切都从头做起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我立刻给和香子写了一封信，写完之后等不及明天星期四发信日，要求以特殊信件发快信。不料值班的一看，他说囚犯之间禁止通信。我向他抗议，我说巢鸭监狱里就允许我发信。于是，他告诉我，那些信都被管区没收了。就是说，我给和香子的信，她连一封也没收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饭野律师来，让我在上诉申请书上签名盖章。我按他的意见做了。我告诉他，今后我付不出辩护费了。他吃惊地瞪大眼睛，嘟囔着：“只好选任官派辩护律师了。”我向他致谢，告别了。

新闻记者、杂志记者、报导文学家，各种各样头衔的人物求见，我一概拒绝了。因为他们在报刊上怎样描写我和和香子，我是略知一二的。虽然刊载我的记事的报纸被涂抹了，杂志不许带入监内，但是，从古川等囚犯的谈话当中也可以察觉出来。

判决书副本寄来了，格纸、打字、装订成一大厚册。文章写得十分严谨、有条有理。但是，代表国家的审判官居然写出如此虚伪臆测、歪曲事实的材料，太可怕了。第一遍，我象阅读别人的详细的行动记录似地看了一遍，我觉得和我的事实相差太远了，禁不住笑了出来。但是，当这篇虚构的文章的主文写到“判处被告人以死刑”时，它就有足够的暴力把我送上绞刑架了。

在那硬性的，而且对于我这样的平民百姓具有威慑力的文章里罗列了判处我死刑的理由：

一、对社会的危害性。二、后果严重。三、社会影响。四、模仿性犯罪的诱发性。五、“未必故意”性犯罪的存在。六、被告犯罪时心神状态正常……所以，是“周密计划的犯罪”，适用于电车、火车颠覆破坏致死罪所规定的死刑。

由于切替副教授的来访而稍见晴朗的思绪，当我反复读过几次判决书副本、对那些有些难懂的汉语和充满自信的判断仔细推敲之后，又消沉了。虽然在二审当中和香子否认了犯罪，又有什么效果呢？我想起大贯检察官那副趾高气扬、傲视一切的神态。辩护人一方的反证，不是全都被给推翻了么？我失去了自信，越发失望了。阴晴不定，我的心情坏极了。

已是五月中旬，却还这样冷。墙壁上的寒气使我感到透心地凉。我要设法和和香子取得联络。虽然切替副教授会把我的话转告给她，但是，我渴望直接对话。不，我想通信。

因为冷得熬不过，我去放风了。古川荣治一如既往，向我喋喋不休地说起来。

“判了死刑啦，这就好啦，太好啦。这样一来，你和我就对等了。作为爆炸新干线的犯人，你名垂青史啦。我知道，记者去找过你了。要给你写文章呢。他们将会半真半假地描写经济高度成长之花如何爆炸新干线。你赚着啦，你每天都可以吃私费购买的盒饭了，尽吃好的，大腹便便啦。那样一来，吊起来的时候你的体重能把脖子一下子坠断，死得痛快啦。”

我躲开古川，来到正在晒太阳的山石义夫身旁。他一反常态，满面带笑，得意扬扬。

“我，判了无期啦。我交待了，反正真犯人也抓不到了。”

我并没向他致贺。这个强盗杀人犯居然向我宣称他判了无期，我嫉妒。我强忍住没把他一拳打倒，走进阴影中徘徊着。

奥田神父的教诲。若林干雄没来，我很诧异。冈安由助告诉我，若林三审判决，确定死刑了。确定犯和未决犯不放在一起，这是官家的方针，我们被隔离了。

说教和唱赞美诗结束之后，神父躲在一旁，我和冈安自由交谈。

冈安的脸色灰突突地，就象古老的素陶器。他流着眼泪对我小声说道：

“我问我妹妹，伤口疼么，她说有点儿疼。今年春天气候不顺，天气寒冷，说不定她的伤口又疼了。那伤是我给她造成的，真对不起她。妹妹是依靠救济生活的，为了节省，不吃肉，光吃糙米和豆腐。糙米有营养，可是比白米价钱贵，没办法。是啦，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了。”

冈安把神父叫过来，并且点头示意，让我也听他的自白。

“其实，我的母系是有麻疯病的，母亲大概也有。父亲很厌恶她，所以，母亲受气，早早就死去了。家里的这件事，也就是母亲有病这件事，对谁也没说。但是，邻居们似乎发觉了，我和妹妹在学校里有时被同学们吐唾沫，父亲送到农协去的青菜有时也被退回来，一家人受了不少窝囊气。后来，父亲也不下地干活儿了，成了酒鬼，辱骂接受了母亲血统的我和妹妹，说是就因为我们有才败坏了他的农业。后来终于酿成了这件事。我用厨刀杀了父亲，又伤了前来阻止的妹妹的脸部。但是，公审时我没提有病的事，如果说了，审判官会产生偏见，对妹妹也不利，所以没说。而且，我和妹妹都接受过好几次诊查，都说没有病。麻疯病以现在的医术是完全能治好的，而且几乎没有什么传染性。但是，社会上的人们却不那样看。他们说这是癞病，象毒蛇一样恐惧。譬如最近看守们也有所察觉，我和妹妹见面时看守看见妹妹脸上的

伤疤就象看见什么秽物似地。”

“你对别人讲过母亲的病么？”神父问他。

“没有，对任何人都没讲过。自从被捕，今天是头一次对神父先生说。”

“那，你未免有点过虑了吧。”

“不，这是事实。牢房里的人们也在说我的闲话呢。”

“我可没听说呀。”我说道。

跪在神父面前的冈安由助，忽然凶恶地向我叫道：

“雪森，你要把刚才的事泄露出去，我可饶不了你。我本想单独向神父先生忏悔的，但是这里没有忏悔室，无可奈何才在你面前说的。”

末子来信了：

哥哥，终于落得这个地步，谅你一定很失望吧。但是，我不认为哥哥是爆炸犯。警官、检察官、审判官的头脑都出了毛病了。勇吉与爆炸和盗窃根本无关，也被指控为犯人，太可气了。

我一直坐在法庭，观看了整个过程。人们为什么那样喧闹，记者和摄影师们欢蹦乱跳，举止轻浮。根室的家里也有报刊记者打来电话或是采访，想打听哥哥和勇吉的前科啦、少年院啦等等经历以及朋友关系，什么都问。我嫌他们讨厌，不接电话，关门闭户，他们就在店门口拍照。我出去买东西，他们也到处乱拍，说什么她是爆炸犯的妹妹，笑脸后面隐藏着凶象。他们太狠毒了，还在公审当中，而且哥哥再三声明不是犯人，可是他们把你们完全按照犯人对待，审判还有什么意义？难道审判不应该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来裁决是不是犯人么？

唉，因为这个社会太狠毒、太卑鄙，我反而更加相信哥哥是无辜的了，我更有自信了。我看到他们那样不尽人情地陷害无辜，我看清那些警官、检察官、审判官和社会上的那些人，都是一丘之貉了。

公审那天的晚报太不象话了。听说监狱里把有关审判的报导都涂抹掉不让犯人看，记者大概也知道本人看不到，所以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他们说哥哥是下流的玩弄女性的人、前科犯、激进派、两面派，爆炸迷……数不清的坏话，我恨呀，我恨！关于勇吉的报导也大同小异，说那个笨拙的死心眼孩子是狡猾的惯犯。彻吉看了比我们还生气，三把两把就把报纸撕了，气坏了。

哥哥，彻吉说这个案子很可疑，要进行彻底地斗争。是啊，开始的时候，他和我一样，相信了警察，以为哥哥和勇吉干了意想不到的事。可是，后来，自从那位池端和香子有了精神鉴定，彻吉就起了疑心，他特地到东京去见N医大的松田先生。他回来对我说，审判有问题，池端桑、哥哥、勇吉都与爆炸无关，是冤案。

不过，公审已进行到这地步，要搞清案情是相当难的了，勇吉的夏木律师也这样说。哥哥，其实，我写信的主要目的是说这件事，因为我总爱说车轱辘话，实在对不起。不过，彻吉说，为了哥哥和勇吉，他要请一位律师。我深知哥哥素来不依赖别人，会嫌我们罗嗦。但是，这也是为了勇吉、为了池端桑，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昭雪。所以，必须选任优秀的私人律师。这是彻吉的愿望。彻吉的快船打渔收入很大，有钱，请你把一切都交给我们办吧。

这次，我没去看哥哥就回根室了。因为我怕见到哥

哥太悲伤。我明知见到哥哥就忍不住哭泣，所以没去。请原谅吧。

彻吉一直留在东京，他和他在小学和中学里的同学、C大学法学部毕业、去年春天出任律师的阿久津纯先生商议，他接受了这个辩护，最近要去访问哥哥，所以才写这封信通知你。

阿久津先生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他常常从营林署前边他家出来，走下坡道，到咱们家来玩。他父亲是根室市府的官员，家庭很有教养，可是他很顽皮，所以和孩子王彻吉是好朋友。他上了札幌高中之后，就和彻吉分手了。不过，彻吉一直和他保持通信，这次为了这案子，彻吉经常去东京找他，细致地交换过意见。

喏，哥哥，请你辞退饭野先生，改聘阿久津先生吧。他现在在名律师石川贞之介法律事务所工作，那里有不少优秀的年轻人，必要时都能指得上帮忙。

我思考了一夜，写了回信，同意了末子的建议。根据一审的经验，辩护律师的能力对于我们这样的冤案该有多么重要，我有切身的体会了。官派辩护律师会形成他来选择我，而我就失去自主性了。值此社会上的人们都指我们为犯人、对我们横加责难、弹劾，甚至打算把我们抹杀的现在，恐怕不敢奢望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接受这个辩护吧。因此，必须选任私人辩护人，为了勇吉，不，最重要的是为了和香子，斗争吧。

见到阿久津律师了。他很年轻，既然和彻吉同班，也就是二十五、六岁，不过，彻吉有些成人气，而他看上去只不过二十来岁。尤其是他西装衣领上佩带的律师徽章是崭新的，和饭野老先

生那镀皮脱落露出铅底的相比，仿佛是夜市上买的便宜货。

初次见面，互相寒暄，他那深度的近视眼神经质地眨着，瘦弱的身体晃晃悠悠。然而，他的声音是坚定的。

“全部材料我都阅读过了。这案子要提出反证的话，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证明交待没有任意性，要追究警官、检察官在审讯和侦察过程中的违法事例；另一个是提出事件发生当天不在出事现场的证明，找出能证明你在现场之外的证人。”

“那当然是正确的了，但是，在一审时，这两方面都没提出任何反证。”这些我早就知道，不由得露出讥讽的笑。

“你是在家里被捕的么？”

“哈，在公寓里，由那儿就带到御成门警察署了。”

“当时戴手铐了么？”

“不，那时刑事警察还很和气，没戴手铐，他们说相信我，任意同行……”

“任意同行，不是逮捕么？”

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对刑事警察说，“请给我看一下逮捕证。”刑警说：“没有逮捕证，是任意同行。”我把这情况告诉阿久津律师，他那小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的睫毛很长，是个肿眼泡。

“可是，你向检察官交待说是因为爆炸案被捕的啊。”

“那是错误的。唉，我为什么没想起来呀，我给忘得干干净净的了。那时没给我看逮捕证，我坐在车里还一直想，为什么带我去警察署呢。”

“那完全是违法的，那是限制人身自由。不说明理由就把人带上车。不，更为违法的是那时他们已经办了盗窃嫌疑的逮捕证，但是没向你出示。”

“我想起来了。我是在刑事科的审讯室里看到盗窃嫌疑逮捕证的。因为他们一直不说明理由，我说既然是任意同行，‘就请你们

放我回去吧’，他们急忙从抽屉里拿出来逮捕证。”

“从抽屉里拿出来，真是藏在一个绝妙的地方了。是带你来的那个人把逮捕证从衣袋里取出来放进抽屉的么？”

“那个刑警一直监视我，我想他没有那样的空当。”

“这是你的一大发现啊。”阿久津律师那晶亮的眼睛又眨了一眨。“是谁从抽屉里拿出逮捕证的？”

“肥野警部补。”

“啊，在法庭上当过证人的，他一直审讯你么？”

“是的。我对他作了伪供……是他叫我作的。”

“是他逮捕，不，是他使你任意同行的么？”

“不，是别人。一个年纪大的大鼻子头巡查部长和年轻的警察，还有一个司机，一共三个人。”

“那就是说，盗窃嫌疑的逮捕证已经签出，但那三个人没有携带，却和你任意同行的。”

“……他们为什么这样干啊。”

“这很清楚。他们从一开始就带着偏见判断你是爆炸犯，盗窃只不过是借口。那三名刑警漫不经心地忘了带逮捕证，这是典型的另案侦察啊。”

“的确有理。”我对年轻律师的细致的推理感到敬佩了。

“还有。御成门警署门前的照片——当天晚报刊载——上面你戴着手铐，既然是任意同行，戴铐就是违法行为。”

“是这样的，记者和摄影师挤过来了，就急急忙忙戴了手铐。”

“就是说，开始审讯之前的所有步骤都是违法的。”

“还有，取了我的指纹、脚纹，连肛门也检查了，在出示逮捕证之前。”

“简直是胡作非为。这说明警察事前已把你当作犯人了。然后就用尽一切办法，让你坦白，给你施加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

“为什么……要把无辜的我……”

“因为你的交待才是唯一的证据啊。肥野警部补是罪魁祸首吧，他在那案子的第三年，也就是今年退休了。他为了退休之前办一件大案给他的最后增添光彩，急不可待，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你弄成犯人啊。”

“是啊，他们过分地热心了，没完没了地逼问。”

“人家叫他‘攻坚之神’呢，他不让你坦白他就树不起面子来，他求功心切，所以在拘留嫌疑犯时发生了违法行为。在下次二审时我来捅他们。参加逮捕，不，参加任意同行的三名刑事、报纸上的照片、抽屉里的逮捕证，都是有效的反证材料。当然，从审讯内容和审讯经过上也要发现一些问题，提交检察官吧。可是，不在现场证明方面怎么样？”

“唉，根本没希望，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我。”我自己也觉得可怜，不禁叹了一口气。

“当天，昭和44年（1969）2月11日下午4点。更加限定来说就是下午3点50分，停在站台上的新干线光33号列车开门至关门之间的10分钟，能找到这10分钟你不在现场的证明就行了。”阿久津律师好象在鼓励我似地点点头。这个象我儿子的年轻人在鼓励我。但是，我象一个不能给儿子任何东西的无奈的父亲似地垂着头，嗓子里也涌上痰来，沙哑地说：

“那时我正在神代植物园，因为梅花盛开，园子游人很拥挤。人太多了，反而无法找到目击者了。而且，团体游园的也很多。”

“团体很多么？”

“嗯，因为是节日，有的组成赏梅的旅游团乘旅游巴士来的。园前的停车场上，停满了巴士。”

“有哪些团体？”

“许许多多啦，有养老院的、家庭妇女团体，……当然，我并

不知道那些团体的名称。”

“你没看到什么特殊的团体么？譬如穿黑衣的宗教团体，手持日本旗庆祝纪念节的右翼团体之类。没看到什么特别惹人注目的人群？”

“这个……太多了，噢，想起来了，精神病医院的病人也由女护士带着去园里了。”

“女护士……穿白衣服么？”

“不，只是从外表和态度上看出来的。因为我的公寓旁有一家Y精神病医院，我经常看到那里的病人和女护士。病人肥胖、动作迟钝，不少人手脚发抖，服伺他们和指挥他们的女人就是护士。那时也是……”

我的记忆的深渊里猛然蹦出一个字眼，浮到水面上来了——“护士长”。

“我想起来了。那时，病人们排起来照像，当中有人朝着一个胖胖的小个子中年妇女叫了一声‘护士长进来呀’。”

“这是很重要的事实啊。”阿久津律师停下记录，他那明亮的眸子望着我。他每一眨眼，我的心似乎就随着一闪一闪地发亮。

“病人们都是女的么？”

“不，有男也有女。很多，女护士也有十多个，好象住院的病人差不多都去了似地。”

“不是你的公寓旁的精神病医院的么？”

“说不清。那个精神病医院因为离植物园近，所以在梅、樱、牡丹、玫瑰、菊花开放时就带病人去散步。因为我也喜欢花，常去，所以常遇着他们。”

“那一定是Y医院的病人，不会错的。”冷静的阿久津律师高兴地叫起来，脸也涨红了。“你看，得知梅花盛开而又能带领大批病人前去的只有附近的病院才能办到啊。调查一下植物园附近有

哪些精神病医院吧。”

“可是，即使调查出来，人家也不知道我呀。他们无法证明我在那里呀。”

“他们不是照像了么？那就有把你照进去的可能性，要找到那照片。”

“照片……”

“那天在那里照的照片，这是最可靠的物证了。”

“你说得对……可是，……我不可能被照进去啊。”

“那可说不定，我看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零。”

精神病医院的病人们在红、白梅林之间悠缓地走着，他们和普通人混杂在一起，并没有特别分开。但是，因为我多年看到那类病人，所以一眼就看出他们是病人了。他们走路摇摇摆摆，湿润的嘴角上垂着唾液，动作迟缓，却带着惊恐的目光。梅林的对面是山茶花林，我望见那里已有几处早开的山茶花，就急匆匆地走过去，忽然在身旁响起了照像机快门声，排在梅花下面的病人们用责备的眼光盯着我。就在我从那个拿照像机的女护士面前走过时，病人们正在呼唤那个中年矮个子胖胖的“护士长”。

“我想起来，我从女护士的照像机前穿过时，她按了快门。不过，对于她们来说，那是一张失败了的照片，一定扔掉了。病人们就在那时呼唤护士长的。可是，我为什么把这些都忘了啊。”

“人能记忆很多事情，但是，在那当中能够再现的就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总而言之，这张失败的照片是关键物证。找一找看看吧。那位护士长是怎样一个人啊，有什么特征么？”

“嗯……我只记得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脸型不记得了。大概是个快活的人，她说了一句笑话，把病人们逗笑了。”

“一定是一个深受病人们喜爱的人了，照纪念像要请她站在当

中嘛。好吧，有了这些线索总能找出点儿什么吧。”阿久津微笑着。这时，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已经消失了，我觉得他胸前佩带的金光闪闪的向日葵律师徽章上洋溢着新的力量了。